

魏

書

北齊魏
收撰

魏書

第 五 冊
卷六九至卷八八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魏書卷六十九

列傳第五十七

崔休 裴延儁 袁翻

崔休，字惠盛，清河人，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。祖靈和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。父宗伯，世宗初，追贈清河太守。休少孤貧，矯然自立。舉秀才，入京師，與中書郎宋弁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。尙書王凝欽其人望，爲長子娉休姊，贍以貨財，由是少振。高祖納休妹爲嬪，以爲尙書主客郎。轉通直正員郎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。休好學，涉歷書史，公事軍旅之際，手不釋卷，崇尚先達，愛接後來，常參高祖侍席，禮遇次于宋、郭之輩。

高祖南伐，以北海王爲尙書僕射，統留臺事，以休爲尙書左丞。高祖詔休曰：「北海年少，未閑政績，百揆之務，便以相委。」轉長史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。後從駕南行。及車駕還，幸彭城，汎舟泗水，詔在侍筵，觀者榮之。

世宗初，休以弟亡，祖父未葬，固求勃海，於是除之。性嚴明，雅長治體，下車先戮豪猾數人，廣布耳目，所在姦盜，莫不擒翦，百姓畏之，寇盜止息，清身率下，勃海大治。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，四方學士咸相宗慕，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。生徒既衆，所在多不見容。休乃爲設俎豆，招延禮接，使肄業而還，儒者稱爲口實。

入爲吏部郎中，遷散騎常侍，權兼選任。休愛才好士，多所拔擢。廣平王懷數引談宴，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，免官。後除龍驤將軍、洛州刺史。在州數年，以母老辭州，許之。尋行幽州事，徵拜司徒右長史。休聰明強濟，雅善斷決，幕府多事，辭訟盈几，剖判若流，殊無疑滯，加之公平清潔，甚得時談。復除吏部郎中，加征虜將軍、冀州大中正。遷光祿大夫，行河南尹。肅宗初，卽眞，加平東將軍。尋除平北將軍、幽州刺史，進號安北將軍。遷安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青州九郡民單擲、李伯徽、劉通等一千人，上書訟休德政，靈太后善之。休在幽青州五六年，皆清白愛民，甚著聲績，二州懷其德澤，百姓追思之。

徵爲安南將軍、度支尚書，尋進號撫軍將軍、七兵尚書，又轉殿中尚書。休久在臺閣，明習典禮，每朝廷疑議，咸取正焉。諸公咸相謂曰：「崔尚書下意處，我不能異也。」正光四年卒，年五十二。贈帛五百匹，贈車騎將軍、尚書僕射、冀州刺史，諡文貞侯。

休少而謙退，事母孝謹。及爲尚書，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，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祕。

書郎稚舒，挾持二家，志氣微改，內有自得之心，外則陵藉同列。尚書令李崇、左僕射蕭寶夤、右僕射元欽，皆以雍、叉之故，每憚下之。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，休不欲，乃違其母情，以妻叉子，議者非之。休有九子。

長子悽，字長儒。武定中，七兵尚書、武城縣開國公。

悽弟仲文，散騎常侍。

仲文弟叔仁，性輕俠，重衿期。歷通直散騎侍郎、司徒司馬、散騎常侍，出爲驃騎將軍、潁州刺史。以貪汙爲御史所劾。興和中，賜死於宅。臨刑，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，以其不甚營救故也。

叔仁弟叔義，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。坐兄悽鑄錢事發，合家逃逸，數日，叔義遂見執獲。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，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，驟爲致言，徽不從，乃殺之。

叔義弟子侃，以竊級爲中書郎，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，失官。後兼通直常侍，使於蕭衍，還，路病卒。

子侃弟子聿，武定末，東莞太守。卒。

子聿弟子約，開府祭酒。

休弟 賁，字敬禮。太子舍人，早卒。贈樂安太守。妻，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，貞烈有德行。

子長謙，好學修立，少有令名。仕歷給事中，仍還鄉里。久之，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。晚頗以酒爲損。天平中，被徵兼主客郎，接蕭衍使張臯等。後兼散騎常侍，使蕭衍。還，卒於宿豫，時人歎惜之。以死王事，贈驃騎將軍、南青州刺史。

裴延儁，字平子，河東聞喜人，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。曾祖天明，諮議參軍、并州別駕。祖雙虎，河東太守。卒，贈平遠將軍、雍州刺史，諡曰順。父崧，州主簿，行平陽郡事。以平蜀賊丁虫功，贈東雍州刺史。

延儁少偏孤，事後母以孝聞。涉獵墳史，頗有才筆。舉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著作佐郎。遷尚書儀曹郎，轉殿中郎、太子洗馬，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。太子恂廢，以宮官例免。頃之，除太尉掾，兼太子中舍人。世宗初，爲散騎侍郎，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，加建威將軍，入爲中書侍郎。

時世宗專心釋典，不事墳籍，延儁上疏諫曰：「臣聞有堯文思，欽明稽古；嬀舜體道，慎

典作聖。漢光神叡，軍中讀書；魏武英規，馬上玩籍。先帝天縱多能，克文克武，營遷謀伐，手不釋卷。良以經史義深，補益處廣，雖則劬勞，不可暫輟。斯乃前王之美實，後王之水鏡，善足以遵，惡足以誡也。陛下道悟自深，淵鑒獨得，昇法座於宸闈，釋覺善於日宇，凡在聽矚，塵蔽俱開。然五經治世之模，六籍軌俗之本，蓋以訓物有漸，應時匪妙，必須先粗後精，乘近卽遠。伏願經書玄覽，孔釋兼存，則內外俱周，眞俗斯暢。」

後除司州別駕，加鎮遠將軍。及詔立明堂，羣官博議，延儁獨著一堂之論。太傅、清河王懌時典衆議，讀而笑曰：「子故欲遠符僕射也。」兼太子中庶子，尋卽正，別駕如故，加冠軍將軍。肅宗初，遷散騎常侍，監起居注，加前將軍，又加平西將軍，除廷尉卿。轉平北將軍、幽州刺史。

范陽郡有舊督亢渠，徑五十里；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，廣袤三十里。皆廢毀多時，莫能修復。時水旱不調，民多飢餓，延儁謂疏通舊跡，勢必可成，乃表求營造。遂躬自履行，相度水形，隨力分督，未幾而就，溉田百萬餘畝，爲利十倍，百姓至今賴之。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，禮教大行，民歌謠之。在州五年，考績爲天下最。

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，時遇重患，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。至都未幾，拜太常卿。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，正平、平陽二郡尤被其害，以延儁兼尙書，爲西北道行臺，節度討胡諸

軍。尋遇疾，敕還。三鷁羣蠻寇掠不已，車駕欲親征之，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。尋除七兵尚書、安南將軍，徙殿中尚書，加中軍將軍，轉散騎常侍、中書令、御史中尉。又以本官兼侍中、吏部尚書。延儁在臺閣，守職而已，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。莊帝初，於河陰遇害。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、儀同三司、本將軍、雍州刺史。

子元直，尚書郎中。元直弟敬猷，員外常侍。兄弟並有學尚，與父同時遇害。元直贈光州刺史。敬猷妻，丞相、高陽王雍外孫，超贈尚書僕射。

延儁從叔桃弓，亦見稱於鄉里。

子夙，字買興，沉雅有器識。儀望甚偉，高祖見而異之。自司空主簿，轉尚書左主客郎中。時吏部尚書、任城王澄有知人鑒，每歎美夙，以遠大許之。高祖南伐，爲行臺吏部郎，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。轉爲河北太守，以忠恕接下，百姓感之。卒於郡，年四十三。

長子範，字宗模。早卒。

範子凝，字長儒。卒於武平鎮將。

範弟昇之、鑒。武定末，昇之，太尉掾；鑒，司徒右長史。

延儁從祖弟良，字元賓。起家奉朝請，〔一〕轉北中府功曹參軍。世宗初，南絳縣令，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，入爲中散大夫，領尚書考功郎中。

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，以良兼尚書左丞，爲西北道行臺。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，良入汾州，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，憑城自守。賊併力攻逼，詔遣行臺裴延儁，大都督章武王融，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。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、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，假稱帝號，服素衣，持白傘白幡，率諸逆衆，於雲臺郊抗拒王師。融等與戰敗績，賊乘勝圍城。良率將士出戰，大破之，於陣斬回成，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。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，胡人信之，咸相影附，旬日之間，逆徒還振。德龍議欲拔城，良不許，德龍等乃止。景和薨，以良爲汾州刺史，加輔國將軍，行臺如故。都督高防來援，復敗於百里候。先是官粟貸民，未及收聚，仍值寇亂。至是城民大飢，人相食。賊知倉庫空虛，攻圍日甚，死者十三四。良以飢窘，因與城人奔赴西河。汾州之治西河，自良始也。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，自號建始王，與大都督長孫稚、〔二〕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。詔良解州，爲慰勞使。轉太中大夫、本郡中正。

孝莊末，除光祿大夫。余朱榮死，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，乃詔良持節、假安西將軍、潼關都督，又兼尚書，爲河東、恒農、河北、宜陽行臺以備之。前廢帝時，除征東將軍、金紫光

祿大夫。尋轉衛將軍，又加散騎常侍、車騎將軍、右光祿大夫，轉驃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出帝末，除汲郡太守。孝靜初，衛大將軍、太府卿。天平二年秋卒，時年六十一。贈使持節、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、吏部尚書、本將軍、雍州刺史，諡曰貞。又重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僕射，餘如故。

子叔祉，武定末，太子洗馬。

良從父兄子慶孫，字紹遠。少孤，性倜儻，重然諾。釋褐員外散騎侍郎。

正光末，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、馬牒騰並自立爲王，聚黨作逆，衆至數萬。詔慶孫爲募人別將，招率鄉豪，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。胡賊屢來逆戰，慶孫身先士卒，每摧其鋒，遂深入至雲臺郊。諸賊更相連結，大戰郊西，自旦及夕，慶孫身自突陳，斬賊王郭康兒。賊衆大潰。敕徵赴都，除直後。

於後賊復鳩集，北連蠡升，南通絳蜀，兇徒轉盛，復以慶孫爲別將，從軹關入討。至齊子嶺東，賊帥范多、范安族等率衆來拒，慶孫與戰，復斬多首。乃深入二百餘里，至陽胡城。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，衿要之所，肅宗末，遂立邵郡，因以慶孫爲太守、假節、輔國將軍、當郡都督。民經賊亂之後，率多逃竄，慶孫務安緝之，咸來歸業。永安中，還朝，除太中大夫。

余朱榮之死也，世隆擁衆北渡，詔慶孫爲大都督，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。軍次太行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，事泄，追還河內而斬之，時年三十六。

慶孫任俠有氣，鄉曲壯士及好事者，多相依附，撫養咸有恩紀。在郡之日，值歲飢凶，四方遊客常有百餘，慶孫自以家糧贍之。性雖粗武，愛好文流，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，輕財重義，座客常滿，是以爲時所稱。

子瑩，永安中，太尉行參軍。

延儁從祖弟仲規，少好經史，頗有志節。起家奉朝請，領侍御。咸陽王禧爲司州牧，辟爲主簿，仍表行建興郡事。車駕自代還洛，次於郡境，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。高祖詔仲規曰：「朕開置神畿，畿郡望重，卿既首應司隸美舉，復督我名邦，何能自致也？」仲規對曰：「陛下窮神盡聖，應天順民，棄彼玄壤，來宅紫縣。臣方罄心力，躍馬吳會，冀功銘帝籍，勳書王府，豈一郡而已。」高祖笑曰：「冀卿必副此言。」車駕達河梁，見咸陽王，謂曰：「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，六軍豐贍，元弟之寄，殊副所望。」尋除司徒主簿。仲規父在鄉疾病，棄官奔赴，以違制免。久之，中山王英征義陽，引爲統軍，奏復本資。於陳戰歿，時年四十八。贈河東太守，諡曰貞。無子，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，伯茂在文苑傳。

叔義，亦有學行。高祖末，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，累遷太山太守，爲政清靜，吏民安之。遷司空從事中郎。正光五年夏卒，時年五十七。贈征虜將軍、東秦州刺史，諡曰宣。

子景融，字孔明，篤學好屬文。正光初，舉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學博士。永安中，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，啓除著作佐郎，稍遷輔國將軍、諫議大夫，仍領著作。出帝時，議孝莊諡，事遂施行。時詔撰四部要略，令景融專典，竟無所成。元象中，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。弟景顏被劾廷尉獄。景融入選，吏部擬郡，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，云其貪昧苟進，遂坐免官。武定四年冬，病卒，年五十二。景融卑退廉謹，無競於時。雖才不稱學，而緝綴無倦，文詞汎濫，理會處寡。所作文章，別有集錄。又造鄴都、晉都賦云。

景顏，頗有學尚。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。孝莊初，爲廣州防蠻別將，行漢廣郡事。元顥入洛，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，事寧，賜爵保城子。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，轉諮議參軍。孝靜初，徙司空長史，在官貪穢。武定二年，爲中尉崔暹所劾，事下廷尉，遇疾死於獄，年四十五。

仲規弟子伯珍，歷襄威將軍、員外散騎郎、河西太守。孝靜初，爲平東將軍、滎陽太守，卒官，時年三十二。贈本將軍、雍州刺史。

延儒族子禮和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，遷謁者僕射。身長九尺，腰帶十圍，於羣衆之中，魁然有異。出爲陳留太守。卒於金紫光祿大夫。

延儒族兄聿，字外興。以操尚貞立，爲高祖所知。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。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，欲以幹祿優之，乃以亮帶野王縣，聿帶溫縣，時人榮之。轉尚書郎，遷太尉諮議參軍，出爲平秦太守。卒，贈冠軍將軍、洛州刺史。子子袖，歿關西。

延儒族人瑗，字珍寶。太和中，析屬河北郡。少孤貧，而清苦自立，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。悅爲別將，軍征義陽，引爲中兵參軍。瑗夙夜恭勤，爲悅所知。軍還，除奉朝請，轉給事中，汝南王悅郎中令。悅散費無常，每國俸初入，一日之中分賜極意。瑗每隨例，恒辭多受少，伺悅虛竭，還來奉貢。悅雖性理不恒，然亦相賞愛。悅遷太尉，請爲從事中郎，轉驍騎將軍。肅宗末，出爲汝南太守，不行，轉太原太守。屬肅宗崩，余朱榮初謀赴洛，瑗豫其事，封五原縣開國子，邑三百戶。尋行并州事，轉平北將軍、殷州刺史。孝靜初，除衛將軍、東雍州刺史。興和元年卒，年七十三。

子夷吾，武定末，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。

袁翻，字景翔，陳郡項人也。父宣，有才筆，爲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。皇興中，東陽平，〔六〕隨文秀入國。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，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，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。宣時孤寒，甚相依附。及翻兄弟官顯，與濟子洸、演遂各凌競，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。

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。初爲奉朝請。景明初，李彪在東觀，翻爲徐紇所薦，彪引兼著作佐郎，以參史事。及紇被徙，尋解。後遷司徒祭酒、揚烈將軍、尙書殿中郎。正始初，詔尙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，翻與門下錄事常景、孫紹，廷尉監張虎，律博士侯堅固，治書侍御史高綽，前軍將軍邢苗，奉車都尉程靈虬，羽林監王元龜，尙書郎祖瑩、宋世景，員外郎李琰之，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。又詔太師、彭城王勰，司州牧、高陽王雍，中書監、京兆王愉，前青州刺史劉芳，左衛將軍元麗，兼將作大匠李韶，國子祭酒鄭道昭，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。後除豫州中正。

是時修明堂辟雍，翻議曰：

謹案明堂之義，今古諸儒論之備矣，異端競構，莫適所歸，故不復遠引經傳、傍採紀籍以爲之證，且論意之所同，以訓詁旨耳。〔七〕蓋唐虞已上，事難該悉；夏殷已降，校可知之。謂典章之極，莫如三代，郁郁之盛，從周斯美。制禮作樂，典刑在焉，遺風

餘烈，垂之不朽。

案周官考工所記，皆記其時事，具論夏殷名制，豈其紕繆？是知明堂五室，三代同焉，配帝象行，義則明矣。及淮南、呂氏與月令同文，雖布政班時，有堂、个之別，然推其體例，則無九室之證。既而世衰禮壞，法度淆弛，正義殘隱，妄說斐然。明堂九室，著自戴禮，探緒求源，罔知所出，而漢氏因之，自欲爲一代之法。故鄭玄云：「周人明堂五室，是帝一室也，合於五行之數。周禮依數以爲之室。德行於今，〔雖有不同，時說眈然，本制著存，而言無明文，欲復何責。〕本制著存，是周五室也；於今不同，是漢異周也。漢爲九室，略可知矣。但就其此制，猶竊有懵焉。何者？張衡東京賦云：「乃營三宮，布教班常，複廟重屋，八達九房。」此乃明堂之文也。而薛綜注云：「房，室也，謂堂後有九室。」堂後九室之制，非巨異乎？裴頠又云：「漢氏作四維之个，不能令各處其辰，就使其像可圖，莫能通其居用之禮，此爲設虛器也。」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，捐棄舊章，改物創制，故不復拘於載籍。且鄭玄之詁訓三禮，及釋五經異義，並盡思窮神，故得之遠矣。覽其明堂圖義，皆有悟人意，察察著明，確乎難奪，諒足以扶微闡幽，不墜周公之舊法也。伯喈損益漢制，章句繁雜，既違古背新，又不能易玄之妙矣。魏晉書紀，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，而不記其經始之制，又無坦然可準。觀夫今之

基址，猶或髣髴，高卑廣狹，頗與戴禮不同，何得以意抑必，便謂九室可明？且三雍異所，復乖廬、蔡之義，進退亡據，何用經通？晉朝亦以穿鑿難明，故有一屋之論，並非經典正義，皆以意妄作，茲爲曲學家常談，不足以範時軌世。

皇代既乘乾統曆，得一馭宸，自宜稽古則天，憲章文武，追蹤周孔，述而不作，四彼三代，使百世可知。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，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，而欲以支離橫議，指畫妄圖，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。

又北京制置，未皆允帖，繕修草創，以意良多。事移禮變，所存者無幾，理苟宜革，何必仍舊。且遷都之始，日不遑給，先朝規度，每事循古，是以數年之中，倛換非一，良以永法爲難，數改爲易。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，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，建立之辰，復未可知矣。既猥班訪逮，輒輕率瞽言。明堂五室，請同周制；郊建三雍，求依故所。庶有會經誥，無失典刑。識偏學疏，退慚謬浪。

後議選邊戍事，翻議曰：

臣聞兩漢警於西北，魏晉備在東南。是以鎮邊守塞，必寄威重；伐叛柔服，實賴溫良。故田叔、魏尚聲高於沙漠，當陽、鉅平績流於江漢，紀籍用爲美談，今古以爲盛德。自皇上以叡明纂御，風凝化遠，威厲秋霜，惠霑春露，故能使淮海輸誠，華陽卽序，

連城請面，〔九〕比屋歸仁。懸車劍閣，豈伊曩載；鼓譟金陵，復在茲日。然荆揚之牧，宜盡一時才望；梁郢之君，尤須當今秀異。

自比緣邊州郡，官至便登；疆場統戍，階當即用。或值穢德凡人，或遇貪家惡子，不識字民溫恤之方，唯知重役殘忍之法。廣開戍邏，多置帥領，或用其左右姻親，或受人貨財請屬，皆無防寇禦賊之心，唯有通商聚斂之意。其勇力之兵，驅令抄掠。若值強敵，卽爲奴虜；如有執獲，奪爲己富。其羸弱老小之輩，微解金鐵之工，少閑草木之作，無不搜營窮壘，苦役百端。自餘或伐木深山，或耘草平陸，販賣往還，相望道路。此等祿既不多，資亦有限，皆收其實絹，給其虛粟，窮其力，薄其衣，用其工，節其食，綿冬歷夏，加之疾苦，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。是以吳楚間伺，審此虛實，皆云糧匱兵疲，易可乘擾，故驅率犬羊，屢犯疆場。頻年已來，甲冑生蟻，十萬在郊，千金日費，爲弊之深，一至於此，皆由邊任不得其人，故延若斯之患。賈生所以痛哭，良有以也。

夫潔其流者清其源，理其末者正其本，既失之在始，庸可止乎？愚謂自今已後，荆、揚、徐、豫、梁、益諸蕃，及所統郡縣、府佐、統軍至于戍主，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，必選其才，不拘階級。若能統御有方，清高獨著，威足臨戎，信能懷遠，撫循將士，得其忻心，不營私潤，專修公利者，則就加爵賞，使久於其任，以時褒賚，厲其忠款。所

舉之人亦垂優異，獎其得士，嘉其誠節。若不能一心奉公，才非捍禦，貪憚日富，經略無聞，人不見德，兵厭其勞者，卽加顯戮，用彰其罪。所舉之人隨事免降，責其謬薦，罰其僞薄。如此，則舉人不得挾其私，受任不得孤其舉，善惡既審，沮勸亦明，庶邊患永消，譏議攸息矣。

遭母憂，去職。熙平初，除冠軍將軍、廷尉少卿，尋加征虜將軍，後出爲平陽太守。翻爲廷尉，頗有不平之論，及之郡，甚不自得，遂作思歸賦曰：

日色黯兮，高山之岑。月逢霞而未皎，霞值月而成陰。望他鄉之阡陌，非舊國之池林。山有木而蔽月，川無梁而復深。悵浮雲之弗限，何此恨之難禁。於是雜石爲峯，諸煙共色。秀出無窮，煙起不極。錯翻花而似繡，網遊絲其如織。蝶兩戲以相追，燕雙飛而鼓翼。怨驅馬之悠悠，歎征夫之未息！

爾乃臨峻壑，坐層阿。北眺羊腸詰屈，南望龍門嵯峨。疊千重以聳翠，橫萬里而揚波。遠揮颺與麤麝，走鯨鼈及龜鼉。彼曖然兮鞏洛，此邈矣兮關河。心鬱鬱兮徒傷，思搖搖兮空滿。思故人兮不見，神翻覆兮魂斷。斷魂兮如亂，憂來兮不散。俯鏡兮白水，水流兮漫漫。異色兮縱橫，奇光兮爛爛。下對兮碧沙，上覩兮青岸。岸上兮氤氲，駁霞兮絳氛。風搖枝而爲弄，日照水以成文。行復行兮川之畔，望復望兮望夫君。

君之門兮九重門。余之別兮千里分。願一見兮導我意，我不見兮君不聞。魄恫怛兮知何語，氣繚戾兮獨縈縕。

彼鳥馬之無知，尙有情於南北。雖吾人之固鄙，豈忘懷於上國？去上國之美人，對下邦之鬼域。形既同於魍魎，心匪殊於蝥賊。欲修之而難化，何不殘之云克。知進退之非可，徒終朝以默默。願生還於洛濱，荷天地之厚德。

神龜末，遷冠軍將軍、涼州刺史。時蠕蠕主阿那瓌、後主婆羅門，並以國亂來降，朝廷問翻安置之所。翻表曰：

謬以非才，忝荷邊任，猥垂訪逮，安置蠕蠕主阿那瓌、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。竊惟匈奴爲患，其來久矣，雖隆周、盛漢莫能障服，衰弱則降，富強則叛。是以方叔、召虎不遑自息，衛青、去病勤亦勞止。或修文德以來之，或興干戈以伐之，而一得一失，利害相侔。故呼韓來朝，左賢入侍，史籍謂之盛事，千載以爲美談。至于皇代勃興，威馭四海，爰在北京，仍梗疆場。自卜惟洛食，定鼎伊瀍，高車、蠕蠕迭相吞噬。始則蠕蠕衰微，高車強盛，蠕蠕則自救靡暇，高車則僻遠西北。及蠕蠕復振，反破高車，主喪民離，不絕如綫。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，復摧蠕蠕者，正由種類繁多，不可頓滅故也。然鬪此兩敵，卽卞莊之算，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，抑此之由也。

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，外憑大國之威靈，兩主投身，一期而至，百姓歸誠，萬里相屬。進希朝廷哀矜，克復宗社；退望庇身有道，保其妻兒。雖乃遠夷荒桀，不識信順，終無純固之節，必有孤負之心。然興亡繼絕，列聖同規；撫降卹附，綿經共軌。若棄而不受，則虧我大德；若納而禮待，則損我資儲。來者既多，全徙內地，非直其情不願，迎送艱難。然夷不亂華，殷鑒無遠，覆車在於劉石，毀轍固不可尋。且蠕蠕尚存，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，未暇窺竄上國。若蠕蠕全滅，則高車跋扈之計，豈易可知。今蠕蠕雖主奔於上，民散於下，而餘黨實繁，部落猶衆，處處碁布，以望今主耳。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，盡令率附。

又高車士馬雖衆，主甚愚弱，上不制下，下不奉上，唯以掠盜爲資，陵奪爲業。河西捍禦強敵，唯涼州、敦煌而已。涼州土廣民希，糧仗素闕，燉煌、酒泉空虛尤甚，若蠕蠕無復豎立，令高車獨擅北垂，則西顧之憂，匪旦伊夕。愚謂蠕蠕二主，皆宜存之，居阿那瓌於東偏，處婆羅門於西裔，分其降民，各有攸屬。那瓌住所，非所經見，其中事勢，不敢輒陳。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。西海郡本屬涼州，今在酒泉直北，張掖西北千二百里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，漢家行軍之舊道，土地沃衍，大宜耕殖。非但今處婆羅門，於事爲便，即可永爲重戍，鎮防西北。宜

遣一良將，加以配衣，^{〔三〕}仍令監護婆羅門。凡諸州鎮應徙之兵，隨宜割配，且田且戍。雖外爲置蠕蠕之舉，內實防高車之策。一二年後，足食足兵，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。若婆羅門能自克厲，使餘燼歸心，收離聚散，復興其國者，乃漸令北轉，徙渡流沙，卽是我之外蕃，高車勁敵。西北之虞，可無過慮。如其姦回返覆，孤恩背德者，此不過爲逋逃之寇，於我何損。今不早圖，戎心一啓，脫先據西海，奪我險要，則酒泉、張掖自然孤危，長河以西終非國有。不圖厥始，而憂其終，噬臍之恨，悔將何及。

愚見如允，乞遣大使往涼州、燉煌及於西海，躬行山谷要害之所，親閱亭障遠近之宜，商量士馬，校練糧仗，部分見定，處置得所。入春，西海之間卽令播種，至秋，收一年之食，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。且西海北垂，卽是大磧，野獸所聚，千百爲羣，正是蠕蠕射獵之處。殖田以自供，籍獸以自給，彼此相資，足以自固。今之豫度，微似小損，歲終大計，其利實多。高車豺狼之心，何可專信？假令稱臣致款，正可外加優納，而復內備彌深，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。管窺所陳，懼多孟浪。

時朝議是之。

還，拜吏部郎中，加平南將軍、光祿大夫。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，無多政績。孝昌中，除安南將軍、中書令，領給事黃門侍郎，與徐紇俱在門下，並掌文翰。翻旣才學名重，又善

附會，亦爲靈太后所信待。是時蠻賊充斥，六軍將親討之，翻乃上表諫止。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，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，存而還者并加賑賚。後拜度支尚書，尋轉都官。翻表曰：「臣往忝門下，翼侍帳幄。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，蒙數階之陟。唯臣奉辭，非但直去黃門，今爲尚書後，更在中書令下。於臣庸朽，誠爲叨濫，準之倫匹，或有未盡。竊惟安南之與金紫，雖是異品之隔，實有半階之校，加以尚書清要，位遇通顯，準秩論資，似加少進。語望比官，人不願易。臣自揆自顧，力極求此，伏願天地成造，有始有終，矜臣疲病，乞臣骸骨，願以安南、尚書換一金紫。」時天下多事，翻雖外請閑秩，而內有求進之心，識者怪之。於是，加撫軍將軍。

肅宗、靈太后曾醺於華林園，舉觴謂羣臣曰：「袁尚書朕之杜預，欲以此杯敬屬元凱，今爲盡之。」侍座者莫不羨仰。翻名位俱重，當時賢達咸推與之，然獨善其身，無所獎拔，排抑後進，懼其凌已，論者鄙之。建義初，遇害於河陰，年五十三。所著文筆百餘篇，行於世。贈使持節、侍中、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

嫡子寶首，武定中，司徒記室參軍。

寶首兄叔德，武定末，太子中舍人。

翻弟躍，語在文苑傳。

躍弟颺，本州治中、別駕，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。〔二〕

颺弟昇，太學博士、司徒記室、尚書儀曹郎中、正員郎、通直常侍。颺死後，昇通其妻。翻慚恚，爲之發病，昇終不止，時人鄙穢之。亦於河陰見害。贈左將軍、齊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崔休立身有本，當官著聞，朝之良也。裴儻器業位望，有可稱乎？袁翻文高價重，其當時之才秀歟？

校勘記

〔一〕起家奉朝請 諸本「奉」作「今」，獨局本作「奉」。按奉朝請是起家官，屢見諸傳，「今」字顯誤，今從局本。

〔二〕與大都督長孫稚 諸本「稚」作「雅」。按長孫稚卷二五有傳，他鎮壓這次起義見本傳和卷九肅宗紀孝昌二年六月。「雅」是「稚」的形訛，今改正。

〔三〕斬賊王郭康兒 諸本脫「斬」字，今據冊府卷三九五上四六八六頁補。又諸本「王」下旁注「闕」字，其實「闕」在句首，今刪旁注。

〔四〕朕開置神畿畿郡望重。諸本「畿」字不重，「望」字下百衲本空格，他本旁注「闕」字。冊府卷六七二八〇三五頁重「畿」字，北史卷三八裴延儻附裴仲規傳節去「朕開置神畿」句，下也作「畿郡望重」。按上云「咸陽王禧爲司州牧，辟爲主簿，仍表行建興郡事」，則建興郡屬司州。故元宏稱之爲「畿郡」。這裏闕的是一「畿」字，諸本又誤空或誤注「闕」於「望」字下，今據補。

〔五〕爲廣州防蠻別將行漢廣郡事。諸本「漢廣」作「廣漢」。錢氏考異卷二八云：「『廣漢』當作『漢廣』」。按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廣州屬郡有「漢廣」，無「廣漢」，錢說是，今乙正。

〔六〕東陽平。諸本「東陽」下有「州」字。錢氏考異卷二八云：「青州治東陽城，東陽非州郡之名，當云『青州平』或『東陽平』，詞意乃通」。按錢說是，這裏衍「州」字，今刪。

〔七〕以訓詔旨耳。諸本「旨」字缺，今據冊府卷五八一六九六二頁補。

〔八〕德行於今。諸本「行」下旁注「疑」字。冊府卷五八一六九六三頁「德」作「禮」。李慈銘云：「賈思伯傳本書卷七二亦引鄭君語，作『施行於今』，南按當作『北』，史卷四七思伯傳作『思行於今』」。按北史百衲本、殿本思伯傳也作「施行於今」，李所見北史「施」作「思」，當誤。這裏「德」字疑誤，「禮」施「不知孰是。旁注「疑」字刪。

〔九〕連城請面。北史卷四七袁翻傳「請」作「革」。按「請面」意不明，疑作「革」是。

〔一〇〕加以配衣。諸本「衣」下旁注「疑」字。按卷九肅宗紀孝昌元年十一月詔有云：「其配衣六軍，分

隸熊虎」，卷七四余朱榮傳，榮上書稱「惟願廣其配衣」。「配衣」是當時專詞，似指禁軍。這裏是說以禁軍出戍，並無可疑，今刪「疑」字。

〔二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李慈銘云：「『而』當作『早』。」

魏書卷七十

列傳第五十八

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

劉藻，字彥先，廣平易陽人也。六世祖遐，從司馬叡南渡。父宗之，劉裕廬江太守。藻涉獵羣籍，美談笑，善與人交，飲酒至一石不亂。永安中，與姊夫李疑俱來歸國，賜爵易陽子。擢拜南部主書，號爲稱職。

時北地諸羌數萬家，恃險作亂，前後牧守不能制，姦暴之徒，並無名實，朝廷患之，以藻爲北地太守。藻推誠布信，諸羌咸來歸附。藻書其名籍，收其賦稅，朝廷嘉之。遷龍驤將軍、雍城鎮將。先是氏豪徐成、楊黑等驅逐鎮將，故以藻代之。至鎮，擒獲成、黑等，斬之以徇，羣氏震懼。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驂奴戍主。詔曰：「選曹已用人，藻有惠政，自宜他敘。」在任八年，遷離城鎮將。〔二〕

太和中，改鎮爲岐州，以藻爲岐州刺史。轉秦州刺史。秦人恃嶮，率多粗暴，或拒課輸，或害長吏，自前守宰，率皆依州遙領，不入郡縣。藻開示恩信，誅戮豪橫，羌氏憚之，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。遇車駕南伐，以藻爲東道都督。秦人紛擾，詔藻還州，人情乃定。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，頻破賊軍，長驅至南鄭，垂平梁州，奉詔還軍，乃不果克。

後車駕南伐，以藻爲征虜將軍，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。辭於洛水之南，高祖曰：「與卿石頭相見。」藻對曰：「臣雖才非古人，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，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。」高祖大笑曰：「今未至曲阿，且以河東數石賜卿。」後與高聰等戰敗，俱徙平州。景明初，世宗追錄舊功，以藻爲太尉司馬。是年六月卒，年六十七，贈錢六萬。

子紹珍，無他才用，善附會，好飲酒。結託劉騰，騰啓爲其國郎中令。襲子爵。稍遷本州別駕、司空屬，以事免官。建義初，詔復，尋除太中大夫。永安二年，除安西將軍、河北太守。還朝，久之，拜車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出爲黎陽太守。所在無政績。天平中，坐子尙書郎洪業入於關中，率衆侵擾，伏法。

傅永，字脩期，清河人也。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，尋復南奔。有氣幹，拳勇

過人，能手執鞍橋，倒立馳騁。年二十餘，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，請於洪仲，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。永乃發憤讀書，涉獵經史，兼有才筆。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，與道固俱降，入爲平齊民。父母並老，飢寒十數年，賴其強於人事，勦力傭丐，得以存立。晚乃被召，兼治禮郎，詣長安，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，賜爵貝丘男，加伏波將軍。未幾，除中書博士，又改爲議郎。轉尚書考功郎中，爲大司馬從事中郎。尋轉都督、任城王澄長史，兼尚書左丞。

王肅之爲豫州，以永爲建武將軍、平南長史。咸陽王禧慮肅難信，言於高祖。高祖曰：「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，雖威儀不足，而文武有餘矣。」肅以永宿士，禮之甚厚。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，盡心事之，情義至穆。蕭鸞遣將魯康祚、趙公政衆號一萬，侵豫州之太倉口。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。時康祚等軍於淮南，永舍淮北十有餘里。永量吳楚之兵，好以斫營爲事，卽夜分兵二部，出於營外。又以賊若夜來，必應於渡淮之所，以火記其淺處。永旣設伏，乃密令人以瓠盛火，渡淮南岸，當深處置之，教之云：「若有火起，卽亦然之。」其夜，康祚、公政等果親率領，來斫永營。東西二伏夾擊之，康祚等奔趨淮水。火旣競起，不能記其本濟，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。水深，溺死，斬首者數千級，生擒公政。康祚人馬墜淮，曉而獲其屍，斬首，并公政送京師。公政，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。

時裴叔業率王茂先、李定等來侵楚王。永適還州，肅復令永討之。^{〔三〕}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，至卽令填塞外塹，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。曉而叔業等至，頓於城東，^{〔四〕}列陳，將置長圍。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，破之。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，自率精甲數千救之。永上門樓，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，便開門奮擊，遂摧破之。叔業進退失圖，於是奔走。左右欲追之，永曰：「弱卒不滿三千，彼精甲猶盛，非力屈而敗，自墮吾計中耳。既不測我之虛實，足喪其膽。俘此足矣，何假逐之。」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。兩月之中，遂獻再捷，高祖嘉之，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、鎮南府長史、汝南太守、貝丘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高祖每歎曰：「上馬能擊賊，下馬作露布，唯傅脩期耳。」

裴叔業又圍渦陽，時高祖在豫州，遣永爲統軍，與高聰、劉藻、成道、益、任莫問等往救之。軍將逼賊，永曰：「先深溝固壘，然後圖之。」聰等不從，裁營輜重，便擊之，一戰而敗。聰等棄甲，徑奔懸瓠。永獨收散卒徐還，賊追至，又設伏擊之，挫其鋒銳。四軍之兵，多賴之以免。永至懸瓠，高祖俱鎖之。聰、藻徙爲邊民，永免官爵而已。不經旬日，詔曰：「脩期在後少有擒殺，可揚武將軍、汝陰鎮將，帶汝陰太守。」

景明初，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，密通於永，永具表聞。及將迎納，詔永爲統軍，與楊大眼、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。同日而永在後，故康生、大眼二人並賞列土，永唯清河男。

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，沿淮爲寇。時司徒、彭城王、勰、廣陵侯、元衍同鎮壽春，以九江初附，人情未洽，兼臺援不至，深以爲憂。詔遣永爲統軍，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。永總勒士卒，水陸俱下，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。永去二十餘里，牽船上汝南岸，以水牛挽之，直南趨淮，下船便渡。適上南岸，賊軍亦及。會時已夜，永乃潛進，曉達壽春城下。勰、衍聞外有軍，共上門樓觀望，然不意永至，永免胄，乃信之，遂引永上。勰謂永曰：「北望以久，恐洛陽難復可見，不意卿能至也。」勰令永引軍入城。永曰：「執兵被甲，固敵是求，若如教旨，便共殿下同被圍守，豈是救援之意？」遂孤軍城外，與勰并勢以擊伯之，頻有克捷。

中山王 英之征義陽，永爲寧朔將軍、統軍，當長圍遏其南門。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，規解城圍。永謂英曰：「凶豎豕突，意在決戰。雅山形要，宜早據之。」英沉吟未決，永曰：「機者如神，難遇易失，今日不往，明朝必爲賊有，雖悔無及。」英乃分兵，通夜築城於山上，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。至曉，仙琕果至，懷等戰敗，築城者悉皆奔退，仙琕乘勝直趨長圍，義陽城人復出挑戰。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，令守營壘，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。擐甲揮戈，單騎先入，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，餘人無有及者。突陳橫過，賊射永洞其左股，永拔箭復入，遂大破之，斬仙琕子。仙琕燒營席卷而遁。英於陳謂永曰：「公傷矣，且還營。」永曰：「昔漢祖捫足，不欲人知。下官雖微，國家一帥，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！」遂與諸

軍追之，極夜而返，時年七十餘矣。三軍莫不壯之。義陽既平，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，意謂不可，令永改之。永亦不增文彩，直與之改陳列軍儀，處置形要而已。而英深賞之，歎曰：「觀此經算，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。」還京復封，永先有男爵，至是以品不累加，賜帛二千匹。除太中大夫，行秦梁二州事，代邢巒鎮漢中。

後還京師，於路除恒農太守，非心所樂。時英東征鍾離，連表請永，求以爲將，朝廷不聽。永每言曰：「文淵、充國竟何人哉！吾獨白首見拘此郡。」深用扼腕。然於治民非其所長，故在任無多聲稱。未幾，解郡，還爲太中大夫，行南青州事，遷左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猶能馳射，盤馬奮稍。時年踰八十，常諱言老，每自稱六十九。還京，拜平東將軍、光祿大夫。熙平元年卒，年八十三。贈安東將軍、齊州刺史。

永嘗登北邙，於平坦處奮稍躍馬，盤旋瞻望，有終焉之志。遠慕杜預，近好李沖、王肅，欲葬附其墓，遂買左右地數頃，遺敕子叔偉曰：「此吾之永宅也。」永妻賈氏留於本鄉，永至代都，娶妾馮氏，生叔偉及數女。賈後歸平城，無男，唯一女。馮恃子事賈無禮，叔偉亦奉賈不順，賈常忿之。馮先永亡，及永之卒，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。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，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。事經司徒，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，感其所慕，許叔偉葬焉。賈乃邀訴靈太后，靈太后遂從賈意。事經朝堂，國珍理不能得，乃葬於東清河。又永昔

營宅兆，葬父母於舊鄉，賈於此強徙之，與永同處，永宗親不能抑。葬已數十年矣，棺爲桑棗根所遶束，去地尺餘，甚爲周固，以斧斬斫，出之於坎，時人咸怪。未三年而叔偉亡。

叔偉，九歲爲州主簿。及長，膂力過人，彎弓三百斤，左右馳射，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。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。正光中，叔偉子豐生襲封。

傅豎眼，本清河人。七世祖仙。仙子邁，石虎太常。祖父融南徙渡河，家于磐陽，爲鄉閭所重。性豪爽。有三子，靈慶、靈根、靈越，並有才力。融以此自負，謂足爲一時之雄。嘗謂人曰：「吾昨夜夢有一駿馬，無堪乘者，」人曰：「何由得人乘之？」有一人對曰：「唯有傅靈慶乘此馬。」又有弓一張，亦無人堪引，人曰：「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。」又有數紙文書，人皆讀不能解，人曰：「唯傅靈越可解此文。」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。常密謂鄉人曰：「汝聞之否？鬲虫之子有三靈，此圖讖之文也。」好事者然之，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。

劉駿將蕭斌、王玄謨寇碭碭，時融始死，玄謨強引靈慶爲軍主。將攻城，攻車爲城內所燒，靈慶懼軍法，詐云傷重，令左右輿之還營，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。斌、玄謨命追之。左

右諫曰：「靈慶兄弟並有雄才，兼其部曲多是壯勇，如彭超、戶生之徒，皆一當數十人，援不虛發，不可逼也。不如緩之。」玄謨乃止。靈慶至家，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。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，斌遣乾愛誘呼之，以腰刀爲信，密令壯健者隨之，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。既至靈慶間，對坐未久，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。靈慶將死，與母崔訣，言「法曹殺人，不可忘也」。

靈根、靈越奔河北。靈越至京師，高宗見而奇之。靈越因說齊民慕化，青州可平，高宗大悅。拜靈越鎮遠將軍、青州刺史、貝丘子，鎮羊蘭城；靈根爲臨齊副將，鎮明潛壘。靈越北入之後，母崔氏遇赦免。劉駿恐靈越在邊，擾動三齊，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，乾愛爲樂陵太守。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，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。靈越與母分離思積，遂與靈根相要南走。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，乾愛遣船迎之，得免。靈根差期，不得俱渡，臨齊人覺知，剉斬殺之。乾愛出郡迎靈越，問靈根愆期之狀，而靈越殊不應答，但言不知而已。乾愛不以爲惡，敕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，令靈越代所常服。靈越言不須。乾愛云：「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？」時垣護之爲刺史。靈越奮聲言：「垣公！垣公！著此當見南方國主，豈垣公也。」竟不肯著。及至丹陽，劉駿見而禮之，拜員外郎、兗州司馬，帶魯郡，而乾愛亦遷青、冀司馬，帶魏郡。後二人俱還建康。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，而乾愛

初不疑防，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，乃爲作之，下以毒藥，乾愛飯還而卒。

後數年而靈越爲太原太守，戍升城。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，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。子勛敗，靈越軍衆散亡，爲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，厲聲曰：「我傳靈越也，汝得賊何不卽殺！」廣之生送詣或輔國府司馬劉劭。劭躬自慰勞，詰其叛逆，對曰：「九州唱義，豈獨在我？」劭又問：「四方阻逆，無戰不擒，主上皆加以大恩，卽其才用，卿何不早歸天闕，乃逃命草間乎？」靈越答曰：「薛公舉兵淮北，威震天下，不能專任智勇，委付子姪，致敗之由，實在於此。然事之始末，備皆參預，人生歸於一死，實無面求活。」劭壯其意，送詣建康。劉彧欲加原宥，靈越辭對如一，終不改，乃殺之。

豎眼，卽靈越子也。沉毅壯烈，少有父風。入國，鎮南王肅見而異之，且奇其父節，傾心禮敬，表爲參軍。從肅征伐，累有戰功，稍遷給事中、步兵校尉、左中郎將，常爲統軍，東西征伐。世宗時爲建武將軍，討揚州賊破之，仍鎮於合肥，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。

後武興氏楊集義反叛，推其兄子紹先爲主，攻圍關城。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。集義衆逆戰，頻破走之，乘勝追北，仍克武興。還洛，詔假節，行南兗州事。豎眼善於綏撫，南人多歸之。

轉昭武將軍、益州刺史。以州初置，境逼巴獠，給羽林虎賁三百人，進號冠軍將軍。及

高肇伐蜀，假豎眼征虜將軍、持節，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。蕭衍聞大軍西伐，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，欲擾動氐蜀，以絕運路。乘國諱班師，遂扇誘土民，奄破東洛、除口二戍，因此詐言南軍繼至，氐蜀信之，翕然從逆。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，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。軍次白護，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，邀險拒戰，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。興孫分遣諸統，隨便掩擊，皆破之。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，攻逼興孫柵，興孫力戰，爲流矢所中，死。豎眼又遣統軍姜喜、季元度從東嶠潛入，回出西崗，邀賊之後，表裏合擊，大破之，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。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。

豎眼性既清素，不營產業，衣食之外，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，賑恤士卒。撫蜀人以恩信爲本，保境安民，不以小利侵竊。有掠蜀民入境者，皆移送還本土。檢勒部下，守宰肅然。遠近雜夷相率款謁，仰其德化，思爲魏民矣。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。世宗甚嘉之。肅宗初，屢請解州，乃以元法僧代之。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。至洛，拜征虜將軍、太中大夫。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，以逼壽春。鎮南將軍崔亮討之，以豎眼爲持節、鎮南軍司。

法僧既至，大失民和。蕭衍遣其信武將軍、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，〔五〕入寇晉壽，

頻陷葭萌、小劍諸戍，進圍州城。朝廷以西南爲憂，乃驛徵豎眼於淮南。旣至，以爲右將軍、益州刺史，尋加散騎常侍、平西將軍、假安西將軍、西征都督，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。給銅印千餘，須有假職者，聽六品已下板之。豎眼旣出梁州，衍冠軍將軍勾道侍、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，豎眼三日之中，轉戰二百餘里，甲不去身，頻致九捷。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，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。張齊引兵西退，遂奔葭萌。蜀民聞豎眼復爲刺史，人人喜悅，迎於路者日有百數。豎眼至州，白水已東，民皆寧業。

先是，蕭衍信義將軍、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，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。豎眼遣虎威將軍强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，夜渡白水，旦而交戰，大敗賊軍，斬興起首，克復舊城。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。張齊仍阻白水，屯寇葭萌。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。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，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，乘勝追奔，遂臨夾谷三柵。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，三柵俱潰。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，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。軍主許暢、斬衍、雄信將軍牟興祖，軍主孔領、周射、齊中足，於是大破賊軍，斬獲甚衆。齊乃柵於虎頭山下，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。豎眼復遣討之，令崇棄衆夜遁。乃進討齊，破其二柵，斬首萬餘，齊被重創，奔竄而退。小劍、大劍賊亦捐城西走，益州平。靈太后璽書慰勞，賜驊騮馬一匹，寶劍一口。

豎眼表求解州，不許，復轉安西將軍、岐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仍轉梁州刺史，常侍、將軍如故。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爲牧，人咸自賀。而豎眼至州，遇患不堪綜理，其子敬紹險暴不仁，聚貨耽色，甚爲民害，遠近怨望焉。尋假鎮軍將軍、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。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、司馬魚和、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，率衆三萬，入寇直城。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，倍道而進，至直城，而賊襲據直口。敬紹以賊斷歸路，督兼統軍高徹、吳和等與賊決戰，大破之，擒斬三千餘人，休儒等走還魏興。

敬紹頗覽書傳，微有膽力，而奢淫倜儻，輕爲殘害。又見天下多事，陰懷異圖，欲杜絕四方，擅據南鄭，令其妾兄唐崐崙扇攪於外，聚衆圍城，敬紹謀爲內應。賊圍既合，其事泄露，在城兵武執敬紹，白豎眼而殺之。豎眼耻恚發疾，遂卒。永安中，贈征東將軍、吏部尚書、齊州刺史。出帝初，重贈散騎常侍、車騎將軍、司空公、相州刺史，開國如故。

長子敬和，敬和弟敬仲，並好酒薄行，傾側勢家。敬和，歷青州鎮遠府長史。孝莊時，復爲益州刺史，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。至州，聚斂無已，好酒嗜色，遠近失望。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，敬和以城降，送於江南。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，令敬和還國，以申和通之意。久之，除北徐州刺史，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，棄城走。徵詣廷尉，遇恩免，遂廢棄卒於家。

乾愛子三寶，與房法壽等同効盤陽，^{〔七〕}賜爵貝丘子。

三寶弟法獻，高祖初南叛，爲蕭鸞右中郎將、直閣將軍。從崔慧景至鄧城，爲官軍所殺。

琰曾孫文驥，勇果有將領之才。隨豎眼征伐，累有軍功，自強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。胸山內附，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胸山，樵米旣竭，而昶軍不進。文驥遂棄母妻，以城降蕭衍。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，衡爲渡其母妻。

李神，恒農人。父洪之，秦益二州刺史。神少有膽略，以氣尚爲名。早從征役，其從兄崇深所知賞。累遷威遠將軍、新蔡太守，領建安戍主。轉寧遠將軍、陳留太守，領狄丘戍主。頻有軍功，封長樂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遷征虜將軍、驍騎將軍、直閣將軍。

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，神爲別將，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，與都督崔亮、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克之。進平北將軍、太中大夫。

孝昌中，行相州事，尋正，加撫軍將軍，假鎮東將軍、大都督。建義初，除衛將軍。時葛

榮充斥，民多逃散。先是，州將元鑒反叛引賊，後都督源子邕、裴衍戰敗被害，朝野憂惶，人不自保。而神志氣自若，撫勞兵民，小大用命。既而葛榮盡銳攻之，久不能克。會尔朱榮擒葛榮於鄴西，事平。除車騎將軍，以功進爵爲公，增邑八百，通前一千戶。

元顥入洛，莊帝北巡，以神爲侍中，又除殿中尙書，仍行相州事。車駕還宮，改封安康郡開國公，加封五百戶。普泰元年，進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相州大中正。永熙中薨。天平元年，賜使持節、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

子士約，襲齊受禪，爵例降。

史臣曰：劉藻、傅永、豎眼文武器幹，知名於時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，風化尤美，方之二子，固以優乎？抑又魏世之良牧。李神據危城，當大難，其氣概亦足稱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 按下文云「太和中，改鎮爲岐州」。查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岐州條注云：「治雍城鎮。」自漢以來，卽置雍縣，地由雍水得名，別無所謂「離城」。這裏「離」字顯爲「雍」

之訛。但上文已稱他「遷龍驤將軍、雍城鎮將」，所謂「在任八年」，即指在雍城鎮將之任，怎麼能以雍城鎮將遷雍城鎮將呢？而且疑問尚不止鎮名之異。上文於劉藻遷雍城鎮將後，說「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駸奴戍主。詔曰：「選曹已用人，藻有惠政，自宜他敘。」戍主品級比鎮將低，王叔保等是表示對他好感才乞求任他爲戍主的，怎麼會要他降級調任呢？細觀此段，實是文字錯簡，又有衍文。上文「遷龍驤將軍、雍城鎮將」至「羣氏震懼」四十二字當在「在任八年」下。這裏「遷離城鎮將」五字則是衍文。原文當作：

……朝廷嘉之。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駸奴戍主。詔曰：「選曹已用人，藻有惠政，自宜他敘。」在任八年，遷龍驤將軍、雍城鎮將。先是氏豪徐成、楊黑等驅逐鎮將，故以藻代之。至鎮，擒獲成、黑等，斬之以徇，羣氏震懼。太和中，改鎮爲岐州，以藻爲岐州刺史。

〔二〕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 諸本「廟」下有「令」字，北史卷四五傳永傳無。按拜燕宣王廟加官賜爵屢見卷五六鄭義傳，卷七二陽尼附陽藻傳、李叔虎附李述傳、卷八九酷吏高遵傳。若授廟令，則廟本在長安，不必贅言「詣長安」，且廟令卑官，史例也不稱「拜」。「令」字衍，今據刪。

〔三〕肅復令永討之 諸本「永」訛「大」，今據北史卷四五、冊府卷三六四四三二七頁改。

〔四〕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 諸本「頓」作「江」。冊府同上卷頁、通典卷一五三示無備設伏取之條作「頓」，通鑑卷一四一四四一七頁無「江」字。按戰事在豫州，今河南汝南一帶，楚王戍不得旁長江，

「江」字乃「頓」之訛，今據改。

〔五〕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，按張齊，梁書卷一七有傳，從未爲衡州刺史，梁之衡州也不在此，疑有誤。參卷九校記〔一〕。

〔六〕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，按下文說「斬太洪」，自卽此「王太洪」。然卷九肅宗紀熙平元年五月及卷九八蕭衍傳都作「斬其將任太洪」。紀於上年景明四年二月稱「蕭衍寧州刺史任太洪率衆寇關城」，卷九八同，應卽此被斬之梁將。這裏「王」字乃「任」字之訛。

〔七〕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盤陽，諸本「効」下旁注「疑」字。按房法壽襲取盤陽以降魏，事見卷四三本傳，「同効盤陽」意謂同在盤陽立功。並無可疑，今刪旁注。

魏書卷七十一

列傳第五十九

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

淳于誕 李苗

裴叔業，河東聞喜人也。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。五代祖苞，晉秦州刺史。祖邕，自河東居于襄陽。父順宗、兄叔寶仕蕭道成，並有名位。

叔業少有氣幹，頗以將略自許。仕蕭蹟，歷右軍將軍、東中郎將諮議參軍。蕭鸞見叔業而奇之，謂之曰：「卿有如是志相，何慮不大富貴。深宜勉之。」鸞爲豫州，引爲司馬，帶陳留太守。鸞輔政，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。及鸞廢昭文，叔業率衆赴之。鸞之自立也，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，封武昌縣開國伯，食邑五百戶。高祖南巡，車駕次鍾離。鸞拜叔業持節、冠軍將軍、徐州刺史，以水軍入淮。去王師數十里，高祖令尙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。

叔業盛飾左右服玩以夸聿曰：「我在南富貴正如此，豈若卿彼之儉陋也。」聿云：「伯父儀服誠爲美麗，但恨不晝遊耳。」徙輔國將軍、豫州刺史，屯壽陽。

鸞死，子寶卷自立，遷叔業本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會陳顯達圍建鄴，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，其實應顯達也。顯達敗而還。叔業慮內難未已，不願爲南兗，以其去建鄴近，受制於人。寶卷嬖人茹法珍、王暄之等疑其有異，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。叔業兄子植、颺、粲等，棄母奔壽陽。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場，急則引魏，力不能制，且欲羈縻之，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，許不復回換。

叔業雖云得停，而憂懼不已，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。雍州刺史蕭衍曰：「天下之事，大勢可知，恐無復自立理。雍州若能堅據襄陽，輒當勦力自保；若不爾，回面向北，不失作河南公。」衍遣文範報曰：「羣小用事，豈能及遠。多遣人相代，力所不辦；少遣人，又於事不足。意計回惑，自無所成。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，自然無患。若意外相逼，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，以斷其後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。若欲北向，彼必遣人相代，以河北一地相處，河南公寧復可得？如此，則南歸之望絕矣。」叔業沉疑未決，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，具訪入國可否之宜。真度答書，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，知卿非無款心，自不能早決捨南耳。但恐臨迫而來，便不獲多賞。

叔業遲遲數反，眞度亦遣使與相報復。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。景明元年正月，世宗詔曰：「叔業明敏秀發，英款早悟，馳表送誠，忠高振古，宜加褒授，以彰先覺。可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、征南將軍、豫州刺史，封蘭陵郡開國公，食邑三千戶。」又賜叔業璽書曰：「前後使返，有敕，想卿具一二。寶卷昏狂，日月滋甚，虐遍宰輔，暴加戚屬，淫刑既逞，朝無孑遺，國有瓦解之形，家無自安之計。卿兼茲智勇，深具禍萌，翻然高舉，去彼危亂。朕興居在念，深嘉乃勳。前卽敕豫州緣邊諸鎮兵馬，行往赴援。楊大眼、奚康生鐵騎五千，星言卽路；彭城王勰、尙書令肅精卒十萬，絡繹繼發。將以長驅淮海，電擊衡巫。卿其并心勦力，同斯大舉。殊勳茂績，職爾之由，崇名厚秩，非卿孰賞？并有敕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，其有微功片效，必加褒異。」

軍未渡淮，叔業病卒，年六十三。李元護、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。乃贈開府儀同三司，餘如故。諡忠武公，給東園溫明祕器、朝服一襲、錢三十萬、絹一千匹、布五百匹、蠟三百斤。

子蒨之，字文聰。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，先卒。子譚紹封。

譚，粗險好殺，所乘牛馬爲小驚逸，手自殺之。然孝事諸叔，盡於子道，國祿歲入，每以分贍，世以此稱之。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、王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。肅宗踐祚，轉員外

常侍。遷輔國將軍、中散大夫。卒，贈平南將軍、豫州刺史，諡曰敬。

子測，字伯源，襲。歷通直散騎侍郎。天平中，走於關西。

蒨之弟芬之，字文馥。長者，好施，篤愛諸弟。仕蕭鸞，歷位羽林監。入國，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，上蔡縣開國伯，食邑七百戶。除廣平內史，固辭不拜。轉輔國將軍、東秦州刺史，在州有清靜之稱。入爲征虜將軍、太中大夫。徙封山莊縣。出爲後將軍、岐州刺史。正光末，元志西討隴賊，軍敗退守岐州，爲賊所圍。城陷，志與芬之並爲賊擒，送於上邽，爲莫折念生所害。贈平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

子涉，字仲昇，襲。卒。

子僑尼，襲。武定中，員外羽林監。齊受禪，爵例降。

芬之弟簡之、英之，並早卒。

英之弟藹之，字幼重。性輕率，好琴書。其內弟柳諧善鼓琴，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。歷通直散騎侍郎，平東將軍，安廣、汝陽二郡太守。卒。

叔業長兄子彥先，少有志尚。叔業以壽春入國，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。朝廷嘉之，除通直散騎常侍，封雍丘縣開國子，食邑三百戶。出爲趙郡太守，爲政舉大綱而已。正始中，

轉勃海相。屬元愉作逆，徵兵郡縣，彥先不從，爲愉拘執，踰獄得免。仍爲沙門，潛行至洛。愉平，敕還郡。延昌中卒，時年六十一。熙平中，贈持節、左將軍、南青州刺史，諡曰惠恭。

子約，字元儉，性頗剛鯁。起家員外郎，轉給事中。永平中，丹陽太守。後襲爵。冀州大乘賊起，敕爲別將，行勃海郡事。後州軍爲賊所敗，遂圍郡城，城陷見害，年三十六。神龜中，贈平原太守。出帝時，復贈前將軍、揚州刺史。

長子英起，武定末，洛州刺史。

英起弟威起，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，年三十二。贈鴻臚少卿。

彥先弟絢，揚州治中。時揚州霖雨，水入州城，刺史李崇居於城上，繫船憑焉。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，避水高原。謂崇還北，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，自號豫州刺史。衍將馬仙琕遣軍赴之。崇聞絢反，未測虛實，乃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。絢聞崇在，悵然驚恨。報崇曰：「比因大水，蹢躅不免，羣情所逼，推爲盟首。今大計已爾，勢不可追。恐民非公民，吏非公吏。願早行，無犯將士。」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、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。絢率衆逆戰，神等大破之，斬其將帥十餘人。絢衆奔營，神乘勝克柵，衆皆潰散。絢匹馬單逃，爲村民所獲。至尉升湖，絢曰：「吾爲人吏，反而見擒，有何面目得視公也。」投水而死。并鄭祖起等皆斬之。

植，字文遠，叔業兄叔寶子也。少而好學，覽綜經史，尤長釋典，善談理義。仕蕭寶卷，以軍勳至長水校尉，隨叔業在壽春。叔業卒，僚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，一二日謀不決定，唯席法友、柳玄達、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，恐有異志，共舉植監州。祕叔業喪問，敕命處分皆出於植。於是開門納國軍，城庫管籥悉付康生。詔以植爲征虜將軍、兗州刺史、崇義縣開國侯，食邑千戶。

尋進號平東將軍，入爲大鴻臚卿。後以長子昕南叛，有司處之大辟。詔曰：「植闔門歸款，子昕愚昧，爲人誘陷，雖刑書有常，理宜矜恤，可特恕其罪，以表勳誠。」尋除揚州大中正，出爲安東將軍、瀛州刺史。罷州，復除大鴻臚卿。遷度支尚書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

植性非柱石，所爲無恒。兗州還也，表請解官，隱於嵩山，世宗不許，深以爲怪。然公私集論，自言人門不後王肅，怏怏朝廷處之不高。及爲尚書，志意頗滿，欲以政事爲己任，謂人曰：「非我須尚書，尚書亦須我。」辭氣激揚，見於言色。入參議論，時對衆官面有譏毀。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，言華夷異類，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。率多侵侮，皆此類也。侍中于忠、黃門元昭覽之切齒，寢而不奏。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，尚書又奏：「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，云受植旨，詐稱被詔，率合部曲，欲圖領軍于忠。臣等窮治，辭不伏引。然衆證明

眎。案律，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，身猶尙斬，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，誼惑都邑，駭動人情。量其本意，不可測度。按詐僞律：詐稱制者死。今依衆證，處仲達入死。金紫光祿大夫、尙書、崇義縣開國侯裴植，身居納言之任，爲禁司大臣，仲達又稱其姓名，募集人衆，雖名仲達切讓，「」無忿懼之心。衆證雖不見植，皆言仲達爲植所使。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，推論情狀，不同之理不可分明。不得同之常獄，有所降減。計同仲達，處植死刑。又植親率城衆，附從王化，依律上議，唯恩裁處。」詔曰：「凶謀旣爾，罪不合恕。雖有歸化之誠，無容上議，亦不須待秋分也。」時于忠肅擅朝權，旣構成其禍，又矯爲此詔，朝野怨之。臨終，神志自若，遺令子弟命盡之後，翦落鬚髮，被以法服，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。年五十。

初，植與僕射郭祚、都水使者韋儒等同時見害，於後祚儒事雪加贈，而植追復封爵而已。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，於是贈植征南將軍、尙書僕射、揚州刺史。乃改葬。

植母，夏侯道遷之姊也，性甚剛峻，於諸子皆如嚴君。長成之後，非衣帔不見，小有罪過，必束帶伏閣，經五三日乃引見之，督以嚴訓。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，旦夕溫清。植在瀛州也，其母年踰七十，以身爲婢，自施三寶，布衣麻菲，手執箕箒，於沙門寺洒掃。植弟瑜、粲、衍並亦奴僕之服，泣涕而從，有感道俗。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。於是出家爲比丘尼，入嵩高，積歲乃還家。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，而各別資財，同居異爨，一門數

竈，蓋亦染江南之俗也。植母既老，身又長嫡，其臨州也，妻子隨去，分違數歲。論者譏焉。

子淡，字道則，襲爵。

植弟颺，壯果有謀略。常隨叔業征伐，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。叔業之歸誠也，遣颺率軍於外，外以討蠻楚爲名，內實備寶卷之衆。景明初，以颺爲輔國將軍、南司州刺史，擬成義陽，封義安縣開國伯，邑千戶。詔命未至，爲賊所殺。贈冠軍將軍，進爵縣侯，餘如故。世宗以颺勳効未立而卒，其子炯不得襲封。肅宗初，炯行貨於執事，乃封城平縣開國伯，食邑八百戶。

炯，字休光，小字黃頭。頗有文學，善事權門。領軍元叉納其金帛，除鎮遠將軍、散騎侍郎、揚州大中正，進伯爲侯，改封高城縣，增邑一千戶。尋兼尙書右丞。出爲東郡太守。孝昌三年，爲城民所害。贈散騎常侍、鎮東將軍、青州刺史，開國如故，諡曰簡。

子斌，襲。武定中，廣州長流參軍。齊受禪，爵例降。

颺弟瑜，字文琬。初拜通直散騎常侍，封下密縣開國子，食邑三百戶。尋試守滎陽郡，坐虐暴殺人免官。後徙封灌津子。卒於勃海太守，年四十五。贈平南將軍、豫州刺史，諡曰定。

子堪，字靈淵，襲爵。歷尙書郎。興和中，坐事死，爵除。

瑜弟粲，字文亮。景明初，賜爵舒縣子。沉重，善風儀，頗以驕豪爲失。歷正平、恒農二郡太守。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，粲不從，雍甚爲恨。後因九日馬射，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。雍時爲州牧，粲往修謁，雍含怒待之，粲神情閑邁，舉止抑揚，雍目之不覺解顏。及坐定，謂粲曰：「相愛舉動，可更爲一行。」粲便下席爲行，從容而出。坐事免官。後世宗聞粲善自標置，欲觀其風度，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，須臾之間，使者相屬，合家惶懼，不測所以，粲更恬然，神色不變。世宗歎異之。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，勢傾一時，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，粲候肇，惟長揖而已。及還，家人尤責之，粲曰：「何可自同凡俗也。」又曾詣清河王懌，下車始進，便屬暴雨，粲容步舒雅，不以霑濡改節。懌乃令人持蓋覆之，歎謂左右曰：「何代無奇人！」性好釋學，親升講座，雖持義未精，而風韻可重。但不涉經史，終爲知音所輕。

世宗末，除前將軍、太中大夫、揚州大中正，遷安南將軍、中書令。肅宗釋奠，以爲侍講。轉金紫光祿大夫。後元顥入洛，以粲爲西兗州刺史。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，棄州入嵩高山。

前廢帝初，徵爲驃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復爲中書令。後正月晦，帝出臨洛濱，粲起於御前再拜曰：「今年還節美，聖駕出遊，臣幸參陪從，豫奉醺樂，不勝忻戴，敢上壽酒。」帝曰：

「昔歲北海入朝，暫竊神器，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，今欲使我飲，何異於往情？」粲曰：「北海志在沉湎，故諫其所失。陛下齊聖溫克，臣敢獻微誠。」帝曰：「實乃寡德，甚愧來譽。」仍爲命酌。

出帝初，出爲驃騎大將軍、膠州刺史。屬時亢旱，士民勸令禱於海神。粲憚違衆心，乃爲祈請，直據胡床，舉杯而言曰：「僕白君。」左右云，前後例皆拜謁。粲曰：「五嶽視三公，四瀆視諸侯，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。」卒不肯拜。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，寇亂三齊。粲唯高談虛論，不事防禦之術。翔乘其無備，掩襲州城。左右白言賊至，粲云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左右又言已入州門，粲乃徐云：「耿王可引上廳事，自餘部衆且付城外。」其不達時變如此。尋爲翔所害，送首蕭衍，時年六十五。

子舍，字文若。員外散騎侍郎。

粲弟衍，字文舒。學識優於諸兄，才行亦過之。事親以孝聞，兼有將略。仕蕭寶卷，至陰平太守。景明二年，始得歸國，授通直郎。

衍欲辭朝命，請隱嵩高，乃上表曰：「臣幸乘昌運，得奉盛化，沐藉炎風，餐佩唐德，於生於運，已溢已榮。但攝性乖和，恒苦虛弱。比風露增加，精形侵耗。小人愚懷，有願閑養。」

伏見嵩岑極天，苞育名草，修生救疾，多遊此岫。臣質無靈分，性乖山水，非敢追踵輕舉，髣髴高蹤，誠希藥此沉痾，全養稟氣耳。若所療微痊，庶偶影風雲，永歌至德。荷衣葛屨，裁營已整；搖策納屣，便陟山途。謹附陳聞，乞垂昭許。」詔曰：「知欲養痾中岳，練石嵩嶺，栖素雲根，餌芝清壑，騰跡之操，深用嘉焉。但治缺古風，有愧山客耳。既志往難裁，豈容有抑，便從來請。」

世宗之末，衍稍以出山，干祿執事。肅宗除散騎侍郎，行河內郡事。尋除建興太守，轉河內太守，加征虜將軍。遭母憂解任。衍歷二郡，廉貞寡欲，善撫百姓，民吏追思之。

孝昌初，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，山蠻應之，大路斷絕。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，盤桓魯陽，不能前討。荊州危急，朝廷憂之。詔衍爲別將、假前將軍，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。賊逆戰於淅陽，衍大破之，賊遂退走，荊州圍解。除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平東將軍、假安東將軍、北道都督，鎮鄴西之武城，封安陽縣開國子，食邑三百戶。

時相州刺史、安樂王鑒潛圖叛逆，衍覺其有異，密表陳之。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。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、李神軌等討鑒，平之。除撫軍將軍、相州刺史，假鎮北將軍、北道大都督，進封臨汝縣開國公，增邑千二百戶，常侍如故。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。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，賊來拒戰，衍軍敗見害。朝野人情，莫不駭惋。贈使持節、車騎大將軍、司空、

相州刺史。

子嵩，襲武定中，河內太守。齊受禪，爵例降。

又天水冀人尹挺，仕蕭鸞，以軍勳至陳郡太守。遂與叔業參謀歸誠。景明初，除輔國將軍、南司州刺史，擬戍義陽，亦封宋縣開國伯，食邑八百戶。轉冠軍將軍、東郡太守。未拜而卒。賜布帛一百匹，贈本將軍、涇州刺史。

子循，歷太原太守。循弟彖，饒安令、遼西太守。兄弟皆有政事才。

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，頗涉經史。仕蕭鸞，歷諸王參軍。與叔業姻婭周旋，叔業之鎮壽春，委以管記。及叔業之被猜疑，將謀獻款，玄達贊成其計，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。景明初，除輔國將軍、司徒諮議參軍，封南頓縣開國子，邑二百戶。二年秋卒，時年四十三。後改封夏陽縣，邑戶如先。玄達曾著大夫論，備陳叔業背逆歸順、契闊危難之旨，又著喪服論，約而易尋。文多不錄。

子絺，襲武定中，東太原太守。齊受禪，爵例降。

絺弟遠，字季雲。性粗疏無拘檢，時人或謂之「柳癲」。好彈琴，耽酒，時有文詠。爲肅

宗挽郎。出帝初，除儀同開府參軍事。放情琴酒之間。每出返，家人或問有何消息，答云：「無所聞，縱聞亦不解。」元象二年，客遊項城，遇患卒，時年四十。

玄達弟玄瑜，景明初，除正員郎，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，帶汝陰太守。延昌二年卒，年五十五。

子諧，頗有文學。善鼓琴，以新聲手勢，京師士子翕然從學。除著作佐郎。建義初，於河陰遇害，時年二十六。

又武都人楊令寶，有膂力，善射。仕蕭鸞，數爲小將，征戰著效，至譙郡太守，遂參叔業歸誠之謀。景明初，除輔國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擬戍淮陰，封寧陵縣開國子，食邑五百戶。在淮南征戰，累著勞捷。徵拜冠軍將軍，試守京兆內史。卒，追封邵陵縣開國子，邑二百戶，賜帛三百匹，贈征虜將軍、華州刺史。

子彪，襲爵。永熙中，征虜將軍、中散大夫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令寶弟令仁，亦隨令寶立效。前將軍、汝南內史。

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，學尚，有壯氣。自以才智優於裴植，常輕之，植疾之如讎。卽彥

先之妹壻也。叔業以其有大志，故遣送子芬之爲質。景明初，封雲陵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，拜南陽太守。數歲，坐事免。久之，拜員外散騎常侍，加中壘將軍。延昌末，告尙書裴植謀爲廢黜，植坐死。後百餘日，伯昕亦病卒。臨亡，見植爲祟，口云：「裴尙書死，不獨見由，何以見怒也？」

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：裴智淵，左中郎將，封浚儀縣；王昊，左軍將軍，封南汝陰縣；趙革，右中郎將，封西宋縣。並開國男，食邑各二百戶。李道真，右軍將軍，封睢陽縣開國子，食邑五百戶；胡文盛，右軍將軍，封剛陽縣；魏承祖，右軍將軍，封平春縣。並開國子，食邑各三百戶。

承祖，廣陵寒人也。依隨叔業，爲趨走左右。壯健，善事人，叔業待之甚厚。及出爲州，以爲防閤。善撫士卒，兼有將用，自景明以後，常爲統軍，南北征伐，累有戰功。歷太原太守，至光祿大夫、安南將軍。蕭衍遣將圍義陽，士民應之。三關旣陷，州城時甚縣急。以承祖持節，行撫軍將軍，率師討之。大破賊衆，解義陽之圍，還復三關，遂爲名將。終於并州刺史。

衣冠之士，預叔業勲者：安定皇甫光，北地梁祐，清河崔高客，天水閭慶胤，河東柳僧習等。

光，美鬚髯，善言笑。仕蕭鸞，以軍勲至右軍將軍。入國，爲輔國將軍，假南兗州刺史。卒於勃海太守。

兄椿齡，薛安都壻也。隨安都於彭城內附，歷位司徒諮議、岐州刺史。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。

椿齡子璋，鄉郡相。

璋弟瑒，爲司徒胡國珍所拔，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。性貪婪，多所受納，鬻賣吏官，皆有定價。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，超拜持節、冠軍將軍、豫州刺史。爲政殘暴，百姓患之。罷州後，仍遇風病。久之，除安南將軍、光祿大夫。太昌初卒，年五十八。贈衛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、雍州刺史。子長卿，司州主簿、祕書郎中、太尉司馬。

祐，叔業之從姑子也。好學，便弓馬。隨叔業征伐，身被五十餘創。景明初，拜右軍將軍，賜爵山桑子。出爲北地太守，清身率下，甚有治稱。歷驍騎將軍、太中大夫、右將軍。從容風雅，好爲詩詠，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，以詩酒自娛。遷光祿大夫，加平北將軍。端然養志，不歷權門。出爲平西將軍、京兆內史，當世歎其抑屈。卒官，贈本將軍、涇州刺史。

高客，博學，善文札，美風流。景明初，拜散騎侍郎。出爲楊州開府掾，帶陳留太守。卒官。

慶胤，父汪，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。安都入國，聽汪還南。慶胤博識洽聞，善於談論，聽其言說，不覺忘疲。景明初，爲李元談輔國府司馬。卒於敷城太守。

僧習，善隸書，敏於當世。景明初，爲裴植征虜府司馬。稍遷北地太守，爲政寬平，民羌悅愛。肅宗時，至太中大夫，加前將軍，出爲潁川太守。卒官。

夏侯道遷，譙國人。少有志操。年十七，父母爲結婚韋氏，道遷云：「欲懷四方之志，不願取婦。」家人咸謂戲言。及至婚日，求覓不知所在。於後訪問，乃云逃入益州。仕蕭鸞，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、輔國將軍。隨裴叔業至壽春，爲南譙太守。兩家雖爲姻好，而親情不協，遂單騎歸國。拜驍騎將軍，隨王肅至壽春，遣道遷守合肥。肅薨，道遷棄戍南叛。

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、梁秦二州刺史，鎮南鄭，黑請道遷爲長史，帶漢中郡。會黑死，衍以王鎮國爲刺史，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。先是，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，戰敗南奔。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，假武都王，助戍漢中，有部曲六百餘人，道遷憚之。衍時又遣其

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。道遷乃僞會使者，請靈珍父子，靈珍疑而不赴。道遷乃殺使者五人，馳擊靈珍，斬其父子，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。

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、冠軍將軍、梁秦二州刺史。道遷表曰：「臣聞知機其神，趨利如響，臣雖不武，敢忘機利。伏惟陛下澤被區宇，德濟蒼生，八表同忻，品物咸賴。臣頃亡蟻賊，匹馬歸闕，自斯搏噬，罄竭丹款。但中於壽陽，橫爲韋纘所謗。理之曲直，並是楊集朗、王秉所悉。臣實愚短，豈能自安，便逃竄江吳，苟存視息。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，申臣爲長史。值黑亡歿專任，天時素願，機會在茲。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，臣卽披露誠款，與其共契機要，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，請其遣軍以爲腹背。卽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，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。臣聞其至，知事必克。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間，密參機舉。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，知臣懷誠，將歸大化，遂與府司馬嚴思、臧恭，典籤吳宗肅、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，期當取臣。臣幸先覺，悉得戮思、恭等。臣卽遣鄭猥馳告集朗，急求軍援。而武興軍未到之間，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，固執愚迷，乃率部曲驅掠民丁，敢爲不逞。臣卽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、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。而樹銳氣難裁，違悅之節度，輕進失脫，天寶因此直到南鄭，重圍州城。梁秦士庶，僉云危棘，以義逼臣，勸爲刺史，須藉此威，鎮靖內外。臣赤誠奉國，苟取濟事，輒

捐小跡，且從權宜，假當州位。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。臣卽親率士卒，四日三夜，交鋒苦戰。武興之軍，乘虛躡後。天寶兇徒，因宵鳥散，進旣摧破，退失巢穴，潛捨軍衆，依山傍險，突入白馬。集朗與二弟躬擐甲冑，率其所領，登卽擒斬。戍內戶口，卽放還民。斯由皇威遐振，罪人授首，凶狡時殄，公私慶快，非但梁秦竭力，實關集朗赴接之機。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，構合徒黨，誘結鄉落，令晉壽土豪王僧承、王文粲等還至西關，共興大義。當今庸蜀虛弱，楚鄧懸危，開拓九區，掃清六合，形要之利，在於此時，進趣之略，願速處分。臣以愚陋，猥當推舉，事定之後，便卽束身馳歸天闕。但物情草創，猶有參差。蕭衍魏興太守范珣、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，屯聚川東，尙規舉斧，登遣討襲，具於別啓。集朗兄弟並議留臣權相綏獎，「須得撲滅珣等，便卽首路。伏願聖慈特垂鑒照。」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。」

詔曰：「得表，聞之。將軍前識機運，已投誠款，而中途猜間，致有播越，復翻然風返，建茲殊效，忠貫古烈，義動遐邇。漢鄭旣開，勢翦庸蜀，混同之略，方自斯始。擒凶掃惡，何快如之。想餘黨悉平，西南清盪，經算淹朔，當有劬勞。所請軍宜，別敕一二。」又賜道遷璽書曰：「得表，具誠節之懷。卿忠義夙挺，期委自昔。中有事因，以致乖舛。知能乘機豹變，翻然改圖，獎率同心，萬里投順，遠舉漢中，爲開蜀之始。洪規茂略，深有嘉焉。今授卿持

節、散騎常侍、平南將軍、豫州刺史、豐縣開國侯，食邑一千戶。并同義諸人，尋有別授。王師數道，絡繹電邁，遣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征梁漢諸軍事、鎮西將軍、尚書邢巒，指授節度。卿其善建殊效，稱朕意焉。」道遷表受平南、常侍，而辭豫州、豐縣侯，引裴叔業公爵爲例。世宗不許。

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，引見於太極東堂，免冠徒跣謝曰：「臣往日歸誠，誓盡心力，超蒙榮獎，灰殞匪報。但比在壽春，遭韋續之酷，申控無所，致此猖狂。是段之來，希酬昔遇。勳微恩重，有覲心顏。」世宗曰：「卿建爲山之功，一簣之玷，何足謝也。」道遷以賞報爲微，逡巡不拜。詔曰：「道遷至止既淹，未恭州封，可敕吏部速令召拜。」道遷拜日，詔給百五十人供。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，邑戶如先。歲餘，頻表解州，世宗許之。除南兗州大中正，不拜。

道遷雖學不淵洽，而歷覽書史，閑習尺牘，札翰往還，甚有意理。好言宴，務口實，京師珍羞，罔不畢有。於京城之西，水次之地，大起園池，殖列蔬果，延致秀彥，時往遊適，妓妾十餘，常自娛興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，專供酒饌，不營家產。每誦孔融詩曰：「坐上客恒滿，樽中酒不空」，餘非吾事也。」識者多之。

出爲散騎常侍、平西將軍、華州刺史，轉安東將軍、瀛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爲政清嚴，善禁盜賊。熙平年，病卒，年六十九。贈撫軍將軍、雍州刺史，贈帛五百匹，諡曰明侯。

初，道遷以拔漢中歸誠，本由王穎興之計，求分邑戶五百封之，世宗不許。靈太后臨朝，道遷重求分封。太后大奇其意，議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興，會卒，遂寢。道遷不娉正室，唯有庶子數人。

長子夔，字元廷。歷位前軍將軍、鎮遠將軍、南兗州大中正。夔性好酒，居喪不戚，醇醪肥鮮，不離於口。沽買飲噉，多所費用。父時田園，貨賣略盡，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，穀食至常不足，弟妹不免飢寒。初，道遷知夔好酒，不欲傳授國封。夔未亡前，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，直上廳事，與其父坐，屏人密言。夔心驚懼，謂人曰：「世寶至官間，必擊我也。」尋有人至，云「官呼郎」。隨召即去，遣左右杖之二百，不勝楚痛，大叫良久乃寤，流汗徹於寢具。至明，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，見其衣濕，謂夔曰：「卿昨夕當大飲，溺衣如此。」夔乃具陳所夢。先是旬餘，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。夔聞，謂卓曰：「人生何常，唯當縱飲耳。」於是昏酣遂甚。夢後二日，不能言，針之，乃得語，而猶虛劣。其從兄巢等並營視之，皆言危而獲振。俄而心悶，旋轉而死。爲洗浴者視其尸體，大有杖處，青赤隱起二百下許。贈鉅鹿太守。初夔與南人辛譔、庾道、江文遙等終日遊聚，酣飲之際，恒相謂曰：「人生局促，何殊朝露，坐上相看，先後之間耳。脫有先亡者，當於良辰美景，靈前飲宴。儻或有知，庶共歆饗。」及夔亡後，三月上巳，諸人相率至夔靈前酌飲。時日晚天陰，室中微闇，咸見夔在坐，

衣服形容不異平昔，時執杯酒，似若獻酬，但無語耳。時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，披簾欲出，便即僵仆，狀若被毆。夫從兄欣宗云：「今是節日，諸人憶弟疇昔之言，故來共飲，僧明何罪而被瞋責？」僧明便寤。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，并怒家人皆得其罪，又發摘陰私竊盜，咸有次緒。夫妻，裴植女也，與道遷諸妾不穆，訟閱徹于公庭。

子籍，年十餘歲，襲祖封。已數年，而夫妻脊等言其眇目癘疾，不任承繼，自以與夫同庶，已應紹襲。尚書奏籍承封。元象中，平東將軍、太中大夫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奭，道遷兄子也。位至咸陽太守。

李元護，遼東襄平人。八世祖胤，晉司徒、廣陸侯。胤子順、璠及孫沉、志，皆有名宦。沉孫根，慕容寶中書監。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，居青州，數世無名位，三齊豪門多輕之。

元護以國家平齊後，隨父懷慶南奔。身長八尺，美鬚髯，少有武力。仕蕭道成，歷官馬頭太守、後軍將軍、龍驤將軍。雖以將用自達，然亦頗覽文史，習於簡牘。高祖至鍾離，元護時在城中，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，高祖見而善之。後爲裴叔業司馬，帶汝陰

太守。叔業歸順，元護贊同其謀。及叔業疾病，外內阻貳，元護督率上下，以俟援軍。壽春克定，元護頗有力焉。

景明初，以元護爲輔國將軍、齊州刺史、廣饒縣開國伯，食邑一千戶，便道述職。其年入朝。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，元護馳還歷城，至卽擒殄，誅戮所加，微爲濫酷。值州內飢儉，民人困弊，志存隱恤，表請賑貸，蠲其賦役。但多有部曲，時爲侵擾，城邑苦之，故不得爲良刺史也。三年夏卒，年五十一。病前月餘，京師無故傳其凶問。又城外送客亭柱，有人書曰「李齊州死」。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，後復如此。

元護妾妓十餘，聲色自縱。情慾旣甚，支骨消削，鬚長二尺，一時落盡。贈平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元護爲齊州，經拜舊墓，巡省故宅，饗賜村老，莫不欣暢。及將亡，謂左右曰：「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，士女屬目。若喪過東陽，不可不好設儀衛，哭泣盡哀，令觀者改容也。」家人遵其誠。

子會，襲。正始中，降爵爲子，邑五百戶。延昌中，除宣威將軍、給事中。會頑駭好酒，其妻，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，甚有姿色，會不答之。房乃通於其弟機，因會飲醉，殺之。子景宣襲。天平中，除給事中。齊受禪，例降。機與房遂如夫婦。積十餘年，房氏色衰，乃更婚娶。

元護弟靜，景明初，以歸誠勳拜前將軍。性甚貪忍，兄亡未斂，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。歷齊州內史、天水太守。靜子鉉，羽林監。

元護從叔恤，卒於東代郡太守。子曠之。

席法友，安定人也。祖父南奔。法友仕蕭鸞，以膂力自效軍勳，稍遷至安豐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建安戍主。〔三〕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。法友遂留壽春，與叔業同謀歸國。景明初，拜冠軍將軍、豫州刺史、苞信縣開國伯，食邑千戶。始叔業卒後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，淮南克定，法友有力焉。尋轉冠軍將軍、華州刺史，未拜，改授并州刺史。歲餘代還。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，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。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。後假法友前將軍、持節，爲別將出淮南，欲解朐山之圍。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，遂停散十年。恬靜自處，不競勢利。世宗末，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。在州廉和著稱。又徙封乘氏。肅宗初，拜光祿大夫。熙平二年卒。贈平西將軍、秦州刺史，贈帛三百匹，諡襄侯。

子景通，襲。善事元叉，兼以貨賂叉父繼，繼爲司空，引景通爲掾。後加右軍將軍、鎮

軍將軍，卒官。贈輔國將軍、衛尉少卿。

子鷗，襲。永安末，尚書郎。走關西。

王世弼，京兆霸城人也。劉裕滅姚泓，其祖父從裕南遷。世弼身長七尺八寸，魁岸有壯氣。善草隸書，好愛墳典。仕蕭鸞，以軍勳至游擊將軍，爲軍主，助戍壽春，遂與叔業同謀歸誠。景明初，除冠軍將軍、南徐州刺史，擬戍鍾離，懸封慎縣開國伯，食邑七百戶。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，治任於刑，爲民所怨，有受納之響。歲餘，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，會赦免。久之，拜太中大夫，加征虜將軍。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，治有清稱。轉勃海相，尋遷中山內史，加平北將軍。直閣元羅，領軍又弟也，曾行過中山，謂世弼曰：「二州刺史，翻復爲郡，亦當恨恨耳。」世弼曰：「儀同之號，起自鄧騭，平北爲郡，始在下官。」正光元年卒官。贈本將軍、豫州刺史，諡曰康。

長子會，汝陽太守。

次子由，字茂道。好學，有文才，尤善草隸。性方厚，有名士之風。又工摹畫，爲時人所服。歷給事中、尚書郎、東萊太守。罷郡後寓居潁川。天平初，元洪威構逆，大軍攻討，

爲亂兵所害，時年四十三。名流悼惜之。

江悅之，字彥和，濟陽考城人也。七世祖統，晉散騎常侍。劉淵、石勒之亂，南徙渡江。祖興之，父範之，並爲劉裕所誅。

悅之少孤。仕劉駿，歷諸王參軍。好兵書，有將略，善待士，有部曲數百人。蕭道成初，以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，領臺軍主。遷屯騎校尉，轉後軍將軍。部曲稍衆，千有餘人。蕭蹟遣戍漢中，就遷輔國將軍。蕭衍初，劉季連據蜀反叛，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，以功進號冠軍將軍。武興氏破白馬，進圖南鄭，悅之率軍拒戰，大破氏衆，還復白馬。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，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、軍主李忻榮、張元亮、士孫天與等，謀以梁州內附。旣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，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。悅之與樹、忻榮勒衆逆戰，爲天寶所敗，遂圍南鄭。戰經四日，衆心危沮，咸懷離貳。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，身當矢刃，晝夜督戰。會武興軍至，天寶敗走。道遷之克全勳款，悅之實有力焉。正始二年夏，與道遷俱至洛陽。尋卒，年六十一。贈輔國將軍、梁州刺史，追封安平縣開國子，食邑三百戶，諡曰莊。悅之二子，文遙、文遠。

文遙，少有大度，輕財好士，士多歸之。道遷之圖楊靈珍也，文遙奮劍請行，遂手斬靈珍。正始二年，除步兵校尉。遭父憂解官。永平初，襲封，拜前軍。出爲咸陽太守。勤於禮接，終日坐廳事，至者見之，假以恩顏，屏人密問。於是民所疾苦、大盜姓名、姦猾吏長，無不知悉，郡中震肅，姦劫息止，治爲雍州諸郡之最。徵拜驍騎將軍、輔國將軍，進號征虜將軍。肅宗初，拜平原太守。在郡六年，政理如在咸陽。

遷後將軍、安州刺史。文遙善於綏納，甚得物情。時杜洛周、葛榮等相繼叛逆，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，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，孤城獨守。鳩集荒餘，且耕且戰，百姓皆樂爲用。建義元年七月遘疾，卒於州，年五十五。

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，復推其子果行州事。旣攝州任，乃遣使奉表。莊帝嘉之，除果通直散騎侍郎、假節、龍驤將軍、行安州事、當州都督。旣而賊勢轉盛，臺援不接，果以阻隔強寇，內徙無由，乃攜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。天平中，〔四〕詔高麗送果等。元象中，乃得還朝。

果弟昂，武定三年襲爵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文遠，善騎射，勇於攻戰。以軍勳致效，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、龍驤將軍。

龐樹，南安人。世宗追錄謀勳，封其子景亮，襄邑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

李忻榮，漢中人。與樹俱擊天寶，同時戰歿。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，食邑二百戶。

張元亮，漢中人。便弓馬，善戰鬪。以勳封撫夷縣開國子，食邑二百戶。拜東萊太守，入爲平遠將軍、左中郎將。遷中散大夫，加龍驤將軍。卒，贈左將軍、巴州刺史。

士孫天與，扶風人。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拜武功太守。

又襄陽羅道珍、北海王安世、潁川辛諶、漢中姜永等，皆參其勳末。

道珍，除齊州東平原相，有治稱。卒於鎮遠將軍、屯騎校尉。

安世，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。歷涉書傳，敏於人間。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、北華州刺史。卒，贈本將軍、梁州刺史。

諶，魏衛尉辛毗之後。有文學。歷步兵校尉，濮陽、上黨二郡太守。卒，贈征虜將軍、梁州刺史。

子儒之，濟州司馬。

永，善彈琴，有文學。員外郎、梁州別駕、漢中太守。

永弟漾，亦善士。性亦至孝，爲漢中所歎服。元羅之陷也，永入於建鄴，遂死焉。

時有潁川庾道者，〔五〕亦與道遷俱入國，雖不參謀，亦爲奇士。歷覽史傳，善草隸書，輕財重義。仕蕭衍，右中郎將，助戍漢中。及至洛陽，環堵弊廬。多與儒秀交舊，積二十餘歲，殊無宦情。正光中，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，饒安令。罷縣後，仍客遊齊魯之間。天平中，卒於青州。

時有皇甫徽，字子玄，安定朝那人。仕蕭衍，歷諸王參軍、郡守。及道遷之入國也，徽亦因地內屬。徽妻卽道遷之兄女，道遷列上勳書，欲以徽爲元謀。徽曰：「創謀之始，本不關預，雖貪榮賞，實內愧於心。」遂拒而不許。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，卒官。

子和，武定末，司空司馬。

和弟亮，儀曹郎中。

淳于誕，字靈遠。其先太山博人，後世居於蜀漢，或家安固之桓陵縣。〔六〕父興宗，蕭蹟南安太守。誕年十二，隨父向揚州。父於路爲羣盜所害。誕雖童稚，而哀感奮發，傾資結客，旬朔之內，遂得復讎，由是州里歎異之。蹟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簿。蕭衍除步兵校尉。

景明中，自漢中歸國。旣達京師，陳伐蜀之計，世宗嘉納之。延昌末，王師大舉，除驍騎

將軍，假冠軍將軍，都督別部司馬，領鄉導統軍。誕不願先受榮爵，乃固讓實官，止參戎號。及奉辭之日，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，若克成都，卽以益州許之。師次晉壽，蜀人大震。屬世宗晏駕，不果而還。後以客例，起家除羽林監。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，詔誕爲統軍，與刺史傅豎眼赴援。事寧還朝。

正光中，秦隴反叛，詔誕爲西南道軍司、假冠軍將軍、別將，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，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。時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、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，益州刺史郗虬令子達拒之。^{〔七〕}因轉營，爲文熾所掩，統軍胡小虎、崔珍寶並見俘執。子建遣誕助討之。誕勒兵馳赴，相對月餘，未能摧殄。文熾軍行之谷，東峯名龍鬚山，置柵其上以防歸路。誕以賊衆難可角力，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，令夜登山攻其柵。及時火起，^{〔八〕}煙焰漲天。賊以還途不守，連營震怖。誕率諸軍鳴鼓攻擊，文熾大敗，俘斬萬計，擒世澄等十一人。文熾爲元帥，先走獲免。

孝昌初，子建以誕行華陽郡，帶白馬戍。二年，復以誕行巴州刺史。三年，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，要害之所，分置東梁州，仍以誕爲鎮遠將軍、梁州刺史。永安二年四月卒，時年六十。贈安西將軍、益州刺史，諡曰莊。

長子亢。

亢弟胤，字□館。武定末，梁州驃騎府司馬。

李苗，字子宣，梓潼涪人。父膺，蕭衍尚書郎、太僕卿。苗出後叔父略。略爲蕭衍寧州刺史，大著威名。王足伐蜀也，衍命略拒足於涪，許其益州。及足還退，衍遂改授。略怒，將有異圖，衍使人害之。苗年十五，有報雪之心，延昌中遂歸闕。仍陳圖蜀之計。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，詔假苗龍驤將軍、鄉導統軍。師次晉壽，世宗晏駕，班師。後以客例，除員外散騎侍郎，加襄威將軍。

苗有文武才幹，以大功不就，家耻未雪，常懷慷慨。乃上書曰：「昔晉室數否，華戎鼎沸，三燕兩秦，咆勃中夏，九服分崩，五方圯裂。皇祚承歷，自北而南，誅滅姦雄，定鼎河洛，唯獨荆揚，尙阻聲教。今令德廣被於江漢，威風遠振於吳楚，國富兵強，家給人足。以九居八之形，有兼弱攻昧之勢，而欲逸豫，遺疾子孫，違高祖之本圖，非社稷之深慮。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，計量疆場險易安危之理，探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，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，然後去我所短，避彼所長，釋其至難，攻其甚易，奪其險要，割其膏壤，數年之內，荆揚可并。若捨舟楫，卽平原，斂後疏前，則江淮之所短，棄車馬，游飛浪，乘流馳逐，非中國之

所長。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，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。若俱去其短，各恃其長，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，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。且夫滿昃相傾，陰陽恒理；盛衰遞襲，五德常運。今以至強攻至弱，必見吞并之理；如以至弱禦至強，焉有全濟之術？故明王聖主，皆欲及時立功，爲萬世之業。去高而就下，百川以之常流；取易而避難，兵家以之恒勝。今巴蜀孤懸，去建鄴遼遠，偏兵獨戍，泝流十千，牧守無良，專行劫剝，官由財進，獄以貨成，士民思化，十室而九，延頸北望，日覬王師。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，風塵不接，可傳檄而定。守白帝之阨，據上流之險，循士治之迹，蕩建鄴之逋，然後偃武修文，制禮作樂，天下幸甚，豈不盛哉！於時肅宗幼冲，無遠略之意，竟不能納。

正光末，二秦反叛，侵及三輔。時承平既久，民不習戰。苗以隴兵强悍，且羣聚無資，乃上書曰：「臣聞食少兵精，利於速戰；糧多卒衆，事宜持久。今隴賊猖狂，非有素蓄，雖據兩城，本無德義。其勢在於疾攻，日有降納，遲則人情離阻，坐受崩遺。夫颺至風起，逆者求萬一之功；高壁深壘，王師有全制之策。但天下久泰，人不曉兵，奔利不相待，逃難不相顧，將無法令，士非教習。以驕將御惰卒，不思長久之計，務奇正之通，必有莫敖輕敵之志，恐無充國持重之規。如令隴東不守，汧軍敗散，則二秦遂強，三輔危弱，國之右臂，於斯廢矣。今且宜勒大將，深溝高壘，堅守勿戰。別命偏師精兵數千，出麥積崖以襲其後，則汧

岐之下，羣妖自散。」於是詔苗爲統軍，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，隸行臺魏子建。子建以苗爲郎中，仍領軍，深見知待。

孝昌中，還朝，除鎮遠將軍、步兵校尉。俄兼尚書右丞，爲西北道行臺，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、絳蜀賊，平之。還除司徒司馬，轉太府少卿，加龍驤將軍。

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，相率請討巴、蜀之間，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、冠軍將軍、西南道慰勞大使。未發，會殺余朱榮，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，還逼都邑。孝莊親幸大夏門，集羣臣博議。百僚恆懼，計無所出。苗獨奮衣而起曰：「今小賊唐突如此，朝廷有不測之危，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。臣雖不武，竊所庶幾。請以一旅之衆，爲陛下徑斷河。」梁。城陽王徽、中尉高道穆讚成其計。莊帝壯而許焉。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，去橋數里便放火船，河流旣駛，倏忽而至。賊於南岸望見火下，相蹙爭橋，俄然橋絕，沒水死者甚衆。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。旣而官軍不至，賊乃涉水，與苗死鬪。衆寡不敵，左右死盡，苗浮河而歿，時年四十六。帝聞苗死，哀傷久之，曰：「苗若不死，當應更立奇功。」贈使持節、都督梁、益、巴、東、梁四州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梁州刺史，河陽縣開國侯，邑一千戶，贈帛五百匹、粟五百石。諡忠烈侯。

苗少有節操，志尙功名。每讀蜀書，見魏延請出長安，諸葛不許，常歎息謂亮無奇計。

及覽周瑜傳，未曾不咨嗟絕倒。太保、城陽王徽，司徒、臨淮王彧重之，二王頗或不穆，苗每諫之。及徽寵勢隆極，猜忌彌甚。苗謂人曰：「城陽蜂目先見，豺聲今轉彰矣。」解鼓琴，好文詠，尺牘之敏，當世罕及。死之日，朝野悲壯之。及莊帝幽崩，世隆入洛，主者追苗贈封，以白世隆。世隆曰：「吾爾時羣議，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，任其採掠。賴苗京師獲全。天下之善一也。不宜追之。」

子曇，襲爵。武定末，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。齊受禪，爵例降。

史臣曰：壽春形勝，南鄭要險，乃建鄴之肩髀，成都之喉嚨。裴叔業、夏侯道遷，體運知機，翻然鵲起，舉地而來，功誠兩茂。其所以大啓茅賦，兼列旄旗，固其宜矣。植不恒其德，器小志大，斯所以顛覆也。衍才行將略，不遂其終，惜哉！李、席、王、江雖復因人成事，亦爲果決之士。淳于誕好立功名，有志者竟能遂也。李苗以文武幹局，沉斷過人，臨難慨然，奮其大節，蹈忠履義，歿而後已。仁必有勇，其斯人之謂乎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雖名仲達切讓 按「名」當是「召」字之訛，下文劾裴植「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」，可證。

〔二〕集朗兄弟並議留臣權相綏獎 百納本、南本、汲本「並議」下錯簡，羈入下文「曰臣往日歸誠至初，道遷以拔漢」共三百二十三字，乃接「留臣權相攝獎」以下文字，顛倒錯亂不可通。北本也在「並議」下錯入「曰臣往日歸誠至灰隕匪報但」十九字，始接「留臣權相綏獎」，似乎勉強可通，故殿、局二本都從北本。今按冊府卷四一七四九七五頁，北本錯入的十九字實非表中語，乃在下文「免冠徒跣謝」下，「比在壽春」句上。由於錯簡，「謝曰」的「曰」字錯到上文去了，故北本又於「謝」下增一「曰」字。今據冊府乙正北、殿、局三本十九字的錯簡，並刪所增「曰」字。

〔三〕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 按下云「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」，則景略之官卽同法友。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稱「席法友攻北新蔡、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」。「新蔡」上有「北」字。南齊書卷一四州郡志豫州有北新蔡、安豐二郡。這裏「新蔡」上當脫「北」字。

〔四〕天平中 諸本「天」作「太」，北史卷四五江悅之傳作「天」。按魏無「太平」年號，下稱「元象中」，顯爲「天平」之訛，今據改。

〔五〕時有潁川庾道者 諸本「道」作「導」，北史卷四五江悅之傳作「道」。按上夏侯夬傳內也作「道」。北史夬傳作「導」，當是「導」之訛。「道」「導」本一字，今統一作「道」。

〔六〕或家安固之桓陵縣 諸本及北史卷四五淳于誕傳「固」都作「國」。洪氏考異卷一〇云：「地形志無此郡縣，南齊書州郡志卷一五益州安固郡有桓陵縣，『安國』卽『安固』之訛。」按洪說是，宋書卷三七及卷三八州郡志載秦州、益州並有安固郡、桓陵縣。「國」字訛，今改正。

〔七〕益州刺史 郗虬令子達拒之 諸本「達」作「建」，應卽指魏子建。按卷九肅宗紀孝昌元年四月及卷九八蕭衍傳並作「益州刺史 郗虬遣子子達，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。」則郗虬所遣者其子名子達。魏子建此時已是行臺，卷一〇四自序稱子建爲行臺，「梁、巴、二益，兩秦之事皆所節度」，郗虬身受節度，豈能「令」子建。且觀下文稱魏軍被掩擊，二將被俘，「子建遣誕助討之」。若上文作「子建」，則被掩擊致敗者卽是子建，何云「遣誕助討」？知這裏「建」乃「達」之訛。其人本名「子達」，單稱爲「達」。今據改。

〔八〕及時火起 諸本「起」作「赴」，獨局本作「起」。按冊府卷三六八四三八二頁正作「起」，今從局本。

〔九〕苗出後叔父略 北史卷四五李苗傳「略」作「畎」。按卷六五邢巒傳也作「畎」，疑「略」乃「畎」之訛。參卷八校記〔九〕。

魏書卷七十二

列傳第六十

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

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

陽尼，字景文，北平無終人。少好學，博通羣籍，與上谷侯天護、頓丘李彪同志齊名。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，乃表薦之。徵拜祕書著作郎，奏佛道宜在史錄。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，時中書監高閭、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，舉爲國子祭酒。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，詔尼侍聽，賜帛百匹。尼後兼幽州中正。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，帶漁陽太守，未拜，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。尼每自傷曰：「吾昔未仕，不曾羨人，今日失官，與本何異？」然非吾宿志，命也如何！既而還鄉，遂卒於冀州，年六十一。有書數千卷。所造字釋數十篇，未就而卒，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，行於世。

子介，字天佐。奉朝請，冀州默曹參軍。早卒。

尼從子鳴鵠，鳴鵠弟季智，俱有名於時，前後並爲幽州司馬。

季智子璠，通直散騎常侍。

季智從弟荆，范陽太守，有吏能。卒，贈平西將軍、東益州刺史。

季智從子伯慶，汝南太守。

伯慶從父弟藻，字景德。少孤，有雅志，涉獵經史。太和初，舉秀才，射策高第。以母疾還。徵拜中書博士，詔兼禮官，拜燕宣王廟於長安。還，授寧遠將軍，賜爵魏昌男。選爲廷尉正，轉考功郎中。除建德太守。以清貧，賜帛六十匹。尋假寧遠將軍，領統軍，外防內撫，甚得居邊之稱。解任還家，久之，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，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，加揚烈將軍。藻以年老歸家，闔門不關世事。孝昌中，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，發病卒。永熙中，贈征虜將軍、幽州刺史。

子貞，字世幹。早卒。

貞弟弼，字世輔。長於吏事。本州別駕，加輕車將軍。屬洛周陷城，弼遂率宗親南渡河，居於青州。值邢杲起逆，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，遂害弼，時年四十八。子撝，襲

祖爵。

弼弟斐，武定末，尚書右丞。

藻從弟令鮮，京兆王愉郎中令。坐同愉反，逃竄免。會赦，除名。

子世和，武定末，齊州驃騎司馬。

藻從弟延興，南幽州刺史。

延興從弟固，字敬安。性倨儻，不拘小節，少任俠，好劍客，弗事生產。年二十六，始折節好學，遂博覽篇籍，有文才。

太和中，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，板府法曹行參軍，假陵江將軍。昶嚴暴，治軍甚急，三軍戰慄無敢言者。固啓諫，并面陳事宜。昶大怒，欲斬之，使監當攻道。固在軍勇決，志意閑雅，了無懼色。昶甚奇之。軍還，言之高祖。年三十餘，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，署城局，仍從昶鎮彭城，板兼長史。俄以憂去任。

裴叔業以淮南內附，世宗詔平南將軍、廣陵侯元衍與司徒、彭城王勰同鎮壽春，敕固爲行司馬。還，除太尉西閣祭酒，兼廷尉評。上改定律令議。除給事中。出爲試守北平太守，甚有惠政。久之，以公事免。後除給事中，領侍御史。轉治書，劾奏廣平王懷、汝南王

悅、南陽長公主。及使懷荒，鎮將萬貳望風逃走。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。

時世宗廣訪得失，固上讜言表曰：「臣聞爲治不在多方，在於力行而已。當今之務，宜早正東儲，立師傅以保護，立官司以防衛，以係蒼生之心；攬權衡，親宗室，強幹弱枝，以立萬世之計；舉賢良，黜不肖，使野無遺才，朝無素餐，孜孜萬幾，躬勤庶務，使民無謗讟之響；省徭役，薄賦斂，修學官，遵舊章，貴農桑，賤工賈，絕談虛窮微之論，簡桑門無用之費。以存元元之民，以救飢寒之苦，上合昊天之心，下悅億兆之望。然後備器械，修甲兵，習水戰，滅吳會，撰封禪之禮，襲軒唐之軌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，協定鼎嵩河之心，副高祖殷勤之寄，上與三皇比隆，下與五帝齊美，豈不茂哉！臣位卑識昧，言不及義，屬聖明廣訪，敢獻瞽言。伏願陛下留神，少垂究察。」

初，世宗委任羣下，不甚親覽，好桑門之法。尙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，專決朝事；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，宗室大臣，相見疏薄；而王畿民庶，勞弊益甚。固乃作南、北二都賦，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，節以中京禮儀之式，因以諷諫。辭多不載。

世宗末，中尉王顯起宅既成，集僚屬饗宴。酒酣問固曰：「此宅何如？」固對曰：「晏嬰湫隘，流稱于今；豐屋生災，著於周易。此蓋同傳舍耳，唯有德能卒。願公勉之。」顯默然。他日又謂固曰：「吾作太府卿，庫藏充實，卿以爲何如？」固對曰：「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，州

郡賊贖悉入京藏，以此充府，未足爲多。且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，豈不戒哉！顯大不悅，以此銜固。又有人間固於顯，顯因奏固剩請米麥，免固官。

既無事役，遂闔門自守，著演蹟賦，以明幽微通塞之事。其詞曰：

紹有周之遐軌兮，初錫世於河陽。建甸侯而列爵兮，與王室而並昌。遭季葉之紛亂兮，仍矯迹於良鄉。棄侯衛之楨弼兮，乃殖根於幽方。自祖考而輝烈兮，逮余躬而翳微。懼堂構之頽撓兮，恐崩毀其洪基。心惴惴而慄慄兮，若臨深而履薄。登喬木而長吟兮，抗幽谷而靡託。何身輕而任重兮，懼顛墜於峻壑。憑神明之扶助兮，雖幽微而獲存。賴先后之醇德兮，乃保護其遺孫。

伊日月之屢遷兮，何四時之相逼。知年命之有期兮，慨幹流之不息。傷艱蹟之相承兮，悲屯蹇而日臻。心惻愴而不懌兮，乃有懷於古人。

或垂綸於渭濱兮，有胥靡於傅巖。既應繇而赴兆兮，作殷周之元鑒。孔栖栖而不息兮，終見黜於庶邦。墨馳騁而不已兮，亦舉世而不容。有鸞孤而爭國兮，有讓位而採薇。有躍馬而赴會兮，有棲遲以俟時。曹納辛而袁亡兮，袁戮田而曹盛。鮑授州而得時兮，韓棄牧而失性。趙堯門而誕聖兮，終天隱而不繁。衛泯軀於世難兮，啓洪業於宣元。釋臯繇之法憲兮，見蓼六之先亡。練疑枉於怨獄兮，寧于公之獨昌。明禍福

之同門兮，知休咎之異塗。尋倚伏之無源兮，或先詘而後舒。

賜憑軒而策駟兮，撫清琴而自娛。憲服弊於陋巷兮，蘊六藝於蓬廬。勃計行而致位兮，錯謀合而身傾。蕭功成而福集兮，韓勳立而禍并。紛回平而綿結兮，亮未識其幽情。有積毀而恩昵兮，有積譽而寵衰。或形乖而意合兮，或身密而志離。情與貌而紛競兮，體與識而交馳。

旦流言而見疑，先緣謗而益信。樂食子而中疏兮，巴放麀而日進。或舉世而稱賢兮，偶不合於主心。或居鄉而三黜兮，獨爲時之所欽。或負鼎而干主兮，或杖策於幽林。或望旗而色阻兮，或臨危而撫琴。道有大而由小兮，義有顯而必微。理貴在於得要兮，事終成於會機。每一日而三省兮，亦有念而九思。孰有是而可是兮，孰有非而可非。

石育子而啓夏兮，馭遺卵而孕殷。鳥藉冰而存棄兮，虎乳孩以字文。發昇舟而魚躍兮，季潛軀而覆雲。或揮戈而爭帝兮，或洗耳而辭君。道曲成而不一兮，神參差而異兆。茲聖達之未明兮，豈前修之克了。迷白日之近遙兮，方有闕於天表。且臨海而觀瀾兮，何津源之杳杳。

文遷繹而身徂兮，景守節而災移。湯改祝而革命兮，靈投策而詬龜。圉據胎而爲

巨兮，友發文而自相。風吹鴟而襄墜兮，神壓紐而平王。被羸縮之由人兮，信吉凶之在己。或勤憂以減齡兮，亦安樂而獲祉。

弟成師而害兄兮，父純臣而烹子。識同命於三君兮，兆先見於裔姒。始樓桑而發輝兮，終龍變於巴庸。繞閭門而結慶兮，鬱蟬蛻於三江。水浩浩而襄陵兮，竊息壤而瘠之。鯀殛死於羽山兮，禹宣力而營之。鑿龍門以通河兮，疏九江而入海。總九州以攸同兮，甄五都之所在。雖父子之同氣兮，乃業行之丕改。

以患蹇爲福兮，痛比干之殘軀。以佞諛爲獲安兮，哂宰嚭之見屠。以舉士而受賞兮，悼史遷之腐刑。以進爲無益兮，見鄂秋之專城。以仁義爲桎梏兮，信揖讓之勞疲。以放曠爲懸解兮，傷六親之乖離。哀越種之被戮兮，嘉范蠡之脫羈。欽四皓之高尙兮，歎伊周之涉危。望仗鉞而先鋒兮，光安車而弗顧。求封賞於寸心兮，夢台袞於遠慮。或忌賢而獨立，或篡君以自樹。旣思匿而名揚兮，亦求清而反汙。

見衆兆之紛錯兮，覩變化之無方。心營營而擾擾兮，乃探衷而準常。儼端坐於弊筵兮，始拂龜而整策。冀靈鑒之祐余兮，願告余以忠益。龜發兆以施靈兮，利去華而守約。著布列而成卦兮，保龍潛而勿躍。踵嘉遁之玄蹤兮，追考盤於巖壑。登名山以恬澹兮，辭朝市之紛若。奉貞吉於占繇兮，翻夕警而晨裝。

揖許公於箕嶺兮，諮夷齊於首陽。瞻嵩華之嵯峨兮，眺恒碣之硤磳。陵江湖之駭浪兮，昇醫閭之尙羊。乘玄虬之奔奔兮，鳴玉鑾之瑯瑯。浮滄波而濯足兮，入三山而解裳。謁伯禹於塗山兮，詰三苗於三危。登蒼梧而遐眺兮，訪二妃於有嬌。追祝融於荆芊兮，問洛宓於馮夷。

陵回飈而上驤兮，窮深谷而下馳。沿扶水而遠矚兮，見虞淵之威微。乘閭風之峻坂兮，覲王母於崦嵫。昇瑤臺而奏歌兮，坐瓊室而賦詩。託赤水以寄命兮，附光風以傳辭。出琨岫之崢嶸兮，入汜林之杳鬱。採鍾山之玉瑛兮，收珠澤之珂玳。

攜羽民而遠遊兮，探長生之妙術。騰雲霧而窈冥兮，變域中之穢質。望玄闕之寂寥兮，過寒門而懷悲。揖若士於霄際兮，求霧塵於海湄。憑帝臺而肆眺兮，歷層冰而風馳。越弱水之渟滢兮，躡不周之嶮巇。屑瓊蘂以爲糧兮，斟玉液以爲漿。結秋蘭以爲珮兮，攬白蜺以爲裳。

聳景雲而上征兮，撫閭闔而啓扉。肅百神而警策兮，奏中皇於紫微。聆鈞天而九變兮，耽廣樂而忘歸。忽心移而志駭兮，戀舊京而依依。握招搖以爲旂兮，巡天漢而下遊。建雲旗之逶迤兮，御回風之瀏瀏。策王良以斂轡兮，命風伯以挾轉。符屏翳以清路兮，告河鼓以具舟。

聊右次於析木兮，遙回駕於青丘。訪古人以首陽兮，亦問道於鸛鳴。覩三韓之累累兮，見卉服之悠悠。瞻雒常之鬱鬱兮，貢楛矢之啾啾。心怵怵而惕惕兮，志憫憫而綿綿。伊五嶽之埴埴兮，何四海之涓涓。瞻九河其如帶兮，觀三江其沉然。夫五都之總總兮，尙何足以遊盤。彼八方之局促兮，殊無可以達觀。方吞霞而棄粒兮，亦屑玉而鍊丹。漱醴泉以養氣兮，吸沆瀣以當餐。蔭建木之長柯兮，援木禾之修莖。咀玉髓而充渴兮，嚼正陽以長生。參松喬而撫翰兮，侶浮丘而上征。

嗟域中之默默兮，詎攄寫其深情。情盤桓而猶豫兮，志狐疑而未決。久放蕩而不還兮，心惆悵而不悅。憶慈親於故鄉兮，戀先君於丘墓。回遊駕而改轅兮，縱歸轡而緩御。僕眷眷於短銜兮，馬依依於跬步。還故園而解羈兮，入茅宇而返素。耕東臯之沃壤兮，釣北湖之深潭。養慈顏於婦子兮，競獻壽而薦甘。朝樂酣於濁酒兮，夕寄忻於素琴。誦風雅以導志兮，蘊六籍於胸襟。敦儒墨之大教兮，崇逸民之遠心。播仁聲於終古兮，流不朽之徽音。進不求於聞達兮，退不營於榮利。泛若不繫之舟兮，湛若不用之器。不潔其身兮，不屑於位。不拘小節兮，不求曲備。資靈運以託己兮，任性命之遭隨。既聽天而委化兮，無形志之兩疲。除紛競而靖默兮，守沖寂以無爲。寄後賢以籍賞兮，寧怨時之弗知。

亂曰：稟元承命，人最靈兮。夭壽否泰，本天成兮。體源究道，歸聖哲兮。隨化委遇，能達節兮。顯親揚名，德之上兮。保家全身，亦厚量兮。趣世浮動，違性命兮。鑒始究終，同水鏡兮。志願不合，思遠遊兮。陵虛騁志，從所求兮。周歷四極，騰八表兮。形勞志沮，未衷道兮。反我遊駕，養慈親兮。躬耕練藝，齊至人兮。

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：

巧佞！巧佞！〔一〕讒言興兮。營營習習，似青蠅兮。以白爲黑，在汝口兮。汝非蠅蠹，毒何厚兮。巧佞！巧佞！一何工矣。司閭司忿，言必從矣。朋黨噂嗜，自相同矣。浸潤之譖，傾人墉矣。成人之美，君子貴焉。〔二〕攻人之惡，君子耻焉。汝何人斯？譖毀日繁。予實無罪，騁汝詭言。番番緝緝，讒言側入。君子好讒，如或弗及。天疾讒說，汝其至矣。無妄之禍，行將及矣。泛泛遊鳧，弗制弗拘。行藏之徒，或智或愚。維予小人，未明茲理。毀與行俱，言與釁起。我其懲矣，我其悔矣。豈求人兮，忠恕在己。

彼諂諛兮，人之蠹兮。刺促昔粟，罔顧耻辱，以求媚兮。邪干側入，如恐弗及，以自容兮。志行褊小，好習不道。朝挾其車，夕承其輿。或騎或徒，載奔載趨。或言或笑，曲事親要。正路不由，邪徑是蹈。不識大猷，不知話言。其朋其黨，其徒實繁。有

詭其行，有佞其音。蘧蔭戚施，邪媚是欽。旣詭且妬，以逞其心。是信是任，敗其以多。不始不慎，末如之何。習習宰嚭，營營無極。梁丘寡智，王鮒淺識。伊戾、息夫，異世同力。江充、趙高，甘言似直。豎刁、上官，擅生羽翼。乃如之人，僭爽其德。豈徒喪邦，又亦覆國。嗟爾中下，其親其昵。不謂其非，不覺其失。好之有年，寵之有日。我思古人，心焉若疾。凡百君子，宜其慎矣。覆車之鑒，近可信矣。言旣備矣，事旣至矣。反是不思，維塵及矣。

肅宗卽位，除尙書考功郎，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敍，自固始。大軍征硤石，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。平奇固勇敢，軍中大事悉與謀之。又命固節度水軍，固設奇計先期乘賊，獲其外城。軍罷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，除步兵校尉，領汝南王悅郎中令。尋加寧遠將軍。時悅年少，行多不法，屑近小人。固上疏切諫，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，以感動悅，悅甚敬憚之。懌大悅，以爲舉得其人。熙平二年，除洛陽令，將軍如故。在縣甚有威風。丁母憂，號慕毀病，杖而能起。練禪之後，猶酒肉不進。時固年踰五十，而喪過於哀，鄉黨親族咸歎服焉。

神龜末，清河王懌領太尉，辟固從事中郎。屬懌被害，元叉秉政，朝野震悚。懌諸子及門生吏僚莫不慮禍，隱避不出，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。固以嘗被辟命，遂獨詣喪所，盡

哀慟哭，良久乃還。僕射游肇聞而歎曰：「雖欒布、王脩何以尚也，君子哉若人！」及汝南王悅爲太尉，選舉多非其人，又輕肆撻撻，固以前爲元卿，雖離國，猶上疏切諫。事在悅傳。悅辟固爲從事中郎，不就。

正光二年，京兆王繼爲司徒，高選官僚，辟固從事中郎，加鎮遠將軍。府解，除前軍將軍，鎮遠如故。又典科揚州勳賞。初硤石之役，固有先登之功，而朝賞未及，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。崇雖貴盛，固據理不撓，談者稱焉。四年九月卒，時年五十七。贈輔國將軍、太常少卿，諡曰文。

固剛直雅正，不畏強禦，居官清潔，家無餘財，終歿之日，室徒四壁，無以供喪，親故爲其棺斂焉。初，固著終制一篇，務從儉約。臨終，又敕諸子一遵先制。固有三子。長休之，武定末，黃門郎。

休之弟詮之，字子衡。少著才名，辟司徒行參軍。早爲門生所害，時人悼惜之。

賈思伯，字士休，齊郡益都人也。世父元壽，高祖時中書侍郎，有學行，見稱於時。思伯釋褐奉朝請，太子步兵校尉、中書舍人，轉中書侍郎。頗爲高祖所知，常從征伐。

及世宗卽位，以待從之勤，轉輔國將軍。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，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。及澄失利，思伯爲後殿。澄以思伯儒者，謂之必死。及至，大喜，曰：「仁者必有勇，常謂虛談，今於軍司見之矣。」思伯託以失道，不伐其功，時論稱其長者。後爲河內太守，不拜。尋除鴻臚少卿，以母憂免。服闋，徵爲滎陽太守，有政績。遷征虜將軍、南青州刺史。初，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，無資酬之，鳳遂質其衣物。及思伯之部，送縑百匹遺鳳，因具車馬迎之，鳳慚不往。時人稱嘆焉。尋以父憂免。後除征虜將軍、光祿少卿，仍拜左將軍、兗州刺史。

肅宗時，徵爲給事黃門侍郎。因請拜掃，還鄉里。未拜，以風聞免。尋除右將軍、涼州刺史。思伯以州邊遠，不樂外出，辭以男女未婚。靈太后不許，舍人徐紇言之，得改授太尉長史。又除安東將軍、廷尉卿。思伯自以儒素爲業，不好法律，希言事。俄轉衛尉卿。

于時議建明堂，多有同異。思伯上議曰：「按周禮考工記云：夏后氏世室，殷重屋，周明堂，皆五室。鄭注云：『此三者，或舉宗廟，或舉王寢，或舉明堂，互言之，以明其制同也。』若然，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。唐虞以前，其事未聞。戴德禮記云：明堂凡九室，十二堂。蔡邕云：『明堂者，天子太廟，饗功養老，教學選士，皆於其中，九室十二堂。』按戴德撰記，世所不行。且九室十二堂，其於規制，恐難得厥衷。周禮營國，左祖右社，明堂在國之陽，則

非天子太廟明矣。然則禮記月令，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，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。又王制云：『周人養國老於東膠。』鄭注云：東膠卽辟雍，在王宮之東。又詩大雅云：『邕邕在宮，肅肅在廟。』鄭注云：『宮，謂辟雍宮也，所以助王。養老則尙和，助祭則尙敬。』又不在明堂之驗矣。按孟子云：『齊宣王謂孟子曰，吾欲毀明堂。』若明堂是廟，則不應有毀之間。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：『堂方一百四十尺，象坤之策；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，象乾之策；方六丈，徑九丈，象陽陰九六之數；九室以象九州；屋高八十一尺，象黃鍾九九之數；二十八柱以象宿；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。』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，而室獨象九州，何也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，豈不快也？如此，蔡氏之論非爲通典，九室之言或未可從。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，相承已久，諸儒注述無言非者，方之後作，不亦優乎？且孝經援神契、五經要義、舊禮圖，皆作五室，及徐劉之論，同考工者多矣。朝廷若獨絕今古，自爲一制作者，則所願也。若猶祖述舊章，規摹前事，不應捨殷周成法，襲近代妄作。且損益之極，極於三王，後來疑議，難可準信。鄭玄云：『周人明堂五室，是帝各有一室也，合於五行之數，周禮依數以爲之室。施行于今，雖有不同，時說然耳。』尋鄭此論，非爲無當。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，原其制置，不乖五室。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，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，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，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。如此，則室猶是五，而布政十二。五室之理，謂爲可安。其方圓

高廣，自依時量。戴氏九室之言，蔡子廟學之議，子幹靈臺之說，裴逸一屋之論，及諸家紛紜，並無取焉。」學者善其議。

又遷太常卿，兼度支尚書，轉正都官。時太保崔光疾甚，表薦思伯爲侍講，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。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。思伯少雖明經，從官廢業，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。性謙和，傾身禮士，雖在街途，停車下馬，接誘恂恂，曾無倦色。客有謂思伯曰：「公今貴重，寧能不驕？」思伯曰：「衰至便驕，何常之有？」當世以爲雅談。爲元叉所寵，論者譏其趨勢。孝昌元年卒。贈鎮東將軍、青州刺史，又贈尚書右僕射，諡曰文貞。

子彥始，武定中，淮陽太守。

思伯弟思同，字士明。少厲志行，雅好經史。釋褐彭城王國侍郎，五遷尚書考功郎，青州別駕。久之，遷鎮遠將軍、中散大夫、試守滎陽太守。尋卽眞。後除平南將軍、襄州刺史。雖無明察之譽，百姓安之。及元顥之亂也，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並不降。莊帝還宮，封營陵縣開國男，邑二百戶，除撫軍將軍、給事黃門侍郎、青州大中正。又爲鎮東、金紫光祿大夫，仍兼黃門。尋加車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遷鄴後，除黃門侍郎、兼侍中、河南慰勞大使。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，授靜帝杜氏春秋。又加散騎常侍，兼七兵尚

書。尋拜侍中。興和二年卒。贈使持節、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右僕射、司徒公、青州刺史，諡曰文獻。

初，思同之爲別駕也，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，自恃資地，耻居其下，聞思同還鄉，遂便去職。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。及光韶之亡，遺誠子姪不聽求贈。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，登時蒙贈諡。論者歎尙焉。

思同之侍講也，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，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。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。互相是非，積成十卷。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，事未竟而思同卒。卒後，魏郡姚文安、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。冀隆亦尋物故，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。至今未能裁正焉。

李叔虎，勃海蓆人也。從祖金，世祖神廡中與高允俱被徵，位至征南從事中郎。叔虎好學博聞，有識度，爲鄉閭所稱。太和中，拜中書博士，與清河崔光、河間邢巒並相親友。轉議郎。久之，遷太尉從事中郎，轉國子博士、本國中正，攝樂陵中正。性清直，甚有公平之稱。後兼散騎侍郎、太極都將。事訖，除高陽太守，固辭不拜。尋除顯武將軍、太尉高陽

王雍諮議參軍事，雍以其器操重之。尋除假節、行華州事，爲吏民所稱。永平四年卒，年五十四。贈冠軍將軍、南青州刺史，諡曰穆。

兄叔寶，州舉秀才，拜頓丘公國郎中令。遷太常丞。延昌末，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，陷破郡縣，叔寶當坐，遇病死於洛陽獄。

子伯胄，光祿大夫。

叔寶從弟鳳，歷尚書郎中、國子博士。坐弟同京兆王愉逆，除名。

鳳從子長仁，字景安。頗有學涉。舉秀才，射策高第。拜中書博士，轉中書侍郎。累遷平南將軍、沛郡太守，仍爲彭城太守。又從尉元討定南境，賜爵延陵男。徵拜員外散騎常侍，使於劉準。行還，以疾除北海內史，詔賜醫藥。凡在三郡，吏民安之。尋卒。武定中，贈安南將軍、七兵尚書、冀州刺史，男如故。

長仁從弟述，字道興，有學識。州舉秀才。拜太常博士，使詣長安，冊祭燕宣王廟。還，除尚書儀曹郎，賜爵蔣縣男，稍遷建興太守。卒。

子象，字孟則。清簡有風概，博涉羣書。初襲爵，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。遷冀州治中，有勤績。久之，拜散騎侍郎，加寧朔將軍，尋轉中書侍郎。出爲青州太傅，開府諮議參

軍、行北徐州事、本將軍、光祿大夫。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，加征東將軍。興和二年，兼散騎常侍，使於蕭衍。三年卒，贈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諡曰文簡，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。

子貞，歷司空長史、武邑太守、司徒右長史、陽平太守。入爲吏部郎中。出爲驃騎將軍、兗州刺史。坐貪汙賜死。

路恃慶，字伯瑞，陽平清淵人也。祖綽，陽平太守。恃慶有幹用，與廣平宋翻俱知名，爲鄉閭所稱，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。太和中，除奉朝請。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，因推讓之。高祖遂並拜焉。稍遷尙書儀曹郎，轉左民郎，行潁川郡。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。尋以母憂去職。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。琛貪暴肆意，恃慶每進苦言。年四十八，卒。贈左將軍、安州刺史，諡曰襄。子祖璧，給事中。

恃慶弟仲信，亦好學。爲太尉參軍，稍遷奉車都尉、開府掾。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，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。融敗歿，仲信遂亦免棄。

仲信弟思略，字叔約，有識尚。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。

子祖遺，武定末，太學博士。

思略弟思令，字季儁。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，轉司空城局參軍、司徒記室、威遠將軍、尙書左民郎，轉右民。

時天下多事，思令乃上疏曰：「臣聞國之大事，唯祀與戎。戎之有功，在於將帥。三代不必別民，取治不等；五霸不必異兵，各能克定。有湯武之賢，猶須伊望之佐；堯舜之聖，尙有稷契之輔。得其人也，六合唾掌可清；失其人也，三河方爲戰地。何者？動之甚易，靖之至難。竊以比年以來，將帥多是寵貴子孫，軍幢統領，亦皆故義託附。貴戚子弟未經戎役，至於銜杯躍馬，志逸氣浮，軒眉攘腕，便以攻戰自許。及臨大敵，怖懼交懷，雄圖銳氣，一朝頓盡。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，強壯居後以安身。兼復器械不精，進止不集，任羊質之將，驅不練之兵，當負險之衆，敵數戰之虜，欲令不敗，豈有得哉！是以兵知必敗，始集而先逃；將又怖敵，遷延而不進。國家便謂官號未滿，重爵屢加，復疑賞賚之輕，金帛日賜。帑藏空虛，民財殫盡。致使賊徒更增，膽氣益盛，生民損耗，荼毒無聊。主歎臣哀，何心寢食。臣雖位微，竊不遑舍。臣聞孝行出於忠貞，節義率多果決。德可感義夫，恩可勸死士。」

今若捨上所輕，求下所重。黜陟幽明，賞罰善惡。搜徒簡卒，練兵習武，甲密弩強，弓調矢勁。謀夫既設，辯士先陳，曉以安危，示其禍福。如其不悛，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，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，鼓洪爐而燎毛髮，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。敢以愚短，昧死陳誠。」

尋拜假節、征虜將軍、陽平太守。又割冀州之清河、相州之陽平、齊州之平原以爲南冀州，^{〔五〕}仍以思令爲左將軍、南冀州刺史、假平東將軍、都督。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，^{〔六〕}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，出其不意，遂大破之，徐乃收衆南還。又詔思令并領冀州流民。及葛榮滅，還鎮平原。

後除征東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轉衛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天平三年三月卒，時年五十。一。贈驃騎將軍、定州刺史。

侍慶從叔景略，起家中書博士。太和中，尙書郎、本郡中正。出爲齊州魏郡、平原二郡太守。卒。

景略弟雄，字仲略，容貌偉異。以軍功爲給事中。高祖曾對羣臣云：「路仲略好尙書郎才。」僕射李冲云：「其人宜爲武職。」遂停。轉太尉咸陽王錄事參軍，遷伏波將軍、奉車都尉。卒，贈頓丘太守。

景略從祖弟法常，幼而修立。爲郡功曹。早卒。儀同李神儁與之有舊，每云：「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，謂必遠至，而竟無年，天下事誠難知也。」

房亮，字景高，清河人也。父法延，譙郡太守。亮好學，有節操。太和中，舉秀才，爲奉朝請。拜祕書郎，又兼員外散騎侍郎，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蹟。還，除尚書二千石郎中、濟州中正。兼員外常侍，使高麗，高麗王託疾不拜。以亮辱命，坐白衣守郎中。後除濟北太守，轉平原太守，以清嚴稱。時冀州刺史、京兆王愉據州反，平原界在河北，與愉接壤。愉乃遣人說亮，啖以榮利。亮卽斬其使人，發兵防捍。愉怒，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。亮督厲兵民，喻以逆順，出城拒擊，大破之。尋遭憂解任。服終，除左將軍、汲郡太守。遷前將軍、東荊州刺史。亮留心撫納，夷夏安之。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，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朝請。議者稱之。轉平東將軍、滄州刺史，入爲光祿大夫，加安東將軍。永安二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贈撫軍將軍、齊州刺史。

子東，字元約。卒於光祿大夫。

亮弟詮，字鳳舉。尚書郎、本州中正。卒，贈撫軍將軍、齊州刺史。

詮弟悅，字季欣。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，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，加宣威將軍。遷高陽太守，轉廣川太守，加鎮遠將軍。普泰中，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，仍請悅爲太守，朝廷從之。凡歷三郡，民吏安之。遷平東將軍、太中大夫。興和二年卒，年七十。贈征東將軍、濟州刺史。

長子超，字伯穎。武定末，司徒錄事參軍、濟州大中正。

超弟昭，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。

曹世表，字景昇，東魏郡魏人也。魏大司馬休九世孫。祖謨，父慶，並有學名。世表少喪父，舉止有禮度。性雅正，工尺牘，涉獵羣書。

太和二十三年，尙書僕射、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，頗失意。後轉司徒記室。與武威賈思伯、范陽盧同、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。侍中崔光，鄉里貴達，每稱美之。遇患歸鄉。永平中，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，非其所願，復以病解。延昌中，除清河太守，治官省約，百姓安之。正光中，拜前將軍、通直散騎常侍。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，以爲從事中郎，攝中水兵事，自當煩劇，論者皆稱其能。還都，拜司空長史。孝昌中，青齊頻年反亂，詔世表持節

慰喻。還都，轉尚書右丞。

後加征虜將軍，出行豫州刺史。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，州民劉獲、鄭辯反於州界，爲之內應。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，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，率元安平、元顯伯、皇甫鄧林等討之。於時賊衆強斷小殷關，驛使不通。諸將以士馬單少，皆敗散之餘，不敢復戰，咸欲保城自固。世表時患背腫，乃輿病出外，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：「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，以獲、辯皆州民之望，爲之內應。向有驛至，知劉獲移軍歡迎僧珍，去此八十里。今出其不意，一戰可破。獲破，則僧珍自走，東南清服，卿之功也。」乃簡選兵馬，付寶討之。促令發軍，日暮出城，比曉兵合。賊不意官軍卒至，一戰破獲，諸賊悉平，湛僧珍退走。唯鄭辯與子恭親舊，亡匿子恭所。世表召諸將吏，衆責子恭，收辯斬之，傳首京師。敕遣中使宣旨慰喻，賜馬二匹、衣服被褥。復以世表行豫州事，行臺如故。

還朝，加左將軍，兼尚書東道行臺，沿河分立鎮戍，以備葛榮。行達青州，遇患卒，時年五十四。永熙中，贈平東將軍、齊州刺史。

潘永基，字紹業，長樂廣宗人也。父靈虬，中書侍郎。永基性通率，輕財好施。爲冀州

鎮東府法曹行參軍，遷威烈將軍、揚州曲陽戍主，轉西硤石戍主，治陳留、南梁二郡事，頗有威惠。轉揚州車騎府主簿。累遷虎賁中郎將、直寢、前將軍。出爲持節、平北將軍、冀州防城都督、長樂太守。于時葛榮攻信都，長圍遏水以灌州城。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，晝夜防拒。外無軍援，內乏糧儲，從春至冬，力窮乃陷。榮欲害孚，永基請以身代孚死。

永安二年，除潁川太守，遷鎮東將軍、東徐州刺史。時蕭衍將曹世宗、馬洪武等率衆來寇，永基出討，破之。永熙中，爲征東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遷車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尋加衛大將軍，復除東徐州刺史。前後在州，爲吏民所樂。代還京師，元象初卒，年五十六。贈散騎常侍、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右僕射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

長子子禮，州主簿。

子禮弟子智，武定中，太尉士曹參軍。

朱元旭，字君昇，本樂陵人也。祖霸，〔七〕眞君末南叛，投劉義隆，遂居青州之樂陵。元旭頗涉子史，開解几案。起家清河王國常侍。太學博士、員外散騎侍郎。頻使高麗。除尚書度支郎中。神龜末，以郎選不精，大加沙汰。元旭與隴西辛雄、范陽祖瑩、泰山羊深、西

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。尋加鎮遠將軍、兼尚書右丞，仍郎中、本州中正。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：「所統十萬，食唯一月。」於是肅宗大怒，召問所由。錄、令以下，皆推罪於元旭。元旭入見，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，事乃得釋。除通直散騎常侍。永安初，加平東將軍、尚書左丞、光祿大夫。後轉司農少卿。遷衛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天平中，復拜尚書左丞。既無風操，俛仰隨俗，性多機數，自容而已。於時朝廷分汲郡、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，安置關西歸款之戶，除元旭使持節、驃騎將軍、義州刺史。武定三年夏，卒於州，年六十七。贈本將軍、幽州刺史。

子敬道，武定中，司徒長流參軍。

史臣曰：陽尼學義之迹，世不乏人。固遠氣正情，文學兼致。賈思伯門有舊業，經明行修，唯兄及弟，並標儒素。李、路器尚所及，俱可觀者。象風彩詞涉，亦當年之俊民。房亮、曹世表、潘永基、朱元旭，拔萃從宦，咸享名器，各有由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巧佞巧佞 諸本此句作「巧巧佞佞」，獨南本作「巧佞巧佞」，北史卷四七陽尼附陽固傳同南本。

按古時像「巧佞巧佞」這類重疊句常寫作「巧二佞二」，傳抄刻板時就往往成爲「巧巧佞佞」。今從南本。

〔二〕君子貴焉 百衲本、汲本、局本「君子貴焉」作「殺身行焉」，南、北、殿三本及北史卷四七作「君子貴焉」。張森楷云：「『貴』與『耻』韻，若『行』則失諧矣。」按張說是，今從南、北、殿三本。

〔三〕固著終制一篇 諸本「終」作「緒」，北史卷四七、冊府卷八九八—〇六三四頁作「終」。按這篇文章是說他死後的喪制，故下云：「臨終，又敕諸子一遵先制。」「緒制」無義，今據改。

〔四〕固有三子 北史卷四七「三子」作「五子」。按此傳三子舉休之、詮之二人，北史五子，舉休之、緄之、俊之三人，加此傳的「詮之」，已有四人，疑作「五子」是。

〔五〕又割冀州之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以爲南冀州 諸本「平原」的「平」字在「清河」上，獨局本如上摘句。按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濟州平原郡下云：「武泰初立南冀州，永安中罷州。」洪氏考異據此以爲傳寫脫誤。今乙正。

〔六〕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 諸本「據」字在「季虎」上，獨局本在「季虎」下，冊府卷六九四八二七四頁同局本，但「季」作「李」。按「據」字依文義當在「季虎」下，今從局本。「季」

也當是「李」之訛。但無他證，今不改。

〔七〕祖霸 墓誌集釋有朱岱林墓誌圖版二三八，乃元旭弟，誌稱「曾祖霸」，云霸宋元嘉時降宋，「仍居青州之樂陵郡」，敘事與此傳合。霸乃元旭曾祖，這裏「祖」上當脫「曾」字。

魏書卷七十三

列傳第六十一

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

奚康生，河南洛陽人。其先代人也，世爲部落大人。祖直，平遠將軍、柔玄鎮將。入爲鎮北大將軍，內外三都大官，賜爵長進侯。卒，贈幽州刺史，諡曰簡。父普憐，不仕而卒。

太和十一年，蠕蠕頻來寇邊，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。康生性驍勇，有武藝，弓力十石，矢異常箭，爲當時所服。從兜爲前驅軍主，頻戰陷陳，壯氣有聞，由是爲宗子隊主。

從駕征鍾離，駕旋濟淮，五將未渡，蕭鸞遣將率衆據渚，邀斷津路。高祖敕曰：「能破中渚賊者，以爲直閣將軍。」康生時爲軍主，謂友人曰：「如其克也，得暢名績，脫若不捷，命也在天。」丈夫今日何爲不決！遂便應募，縛筏積柴，因風放火，燒其船艦，依烟直進，飛刀亂斫，投河溺死者甚衆。乃假康生直閣將軍。後以勲除中堅將軍、太子三校、西臺直後。

吐京胡反，自號辛支王。康生爲軍主，從章武王彬討之。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，康生率五百人拒戰，破之，追至石羊城，斬首三十級。彬甲卒七千，與胡對戰，分爲五軍，四軍俱敗，康生軍獨全。遷爲統軍。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，詐爲墜馬，胡皆謂死，爭欲取之。康生騰騎奮矛，殺傷數十人，胡遂奔北。辛支輕騎退走，去康生百餘步，彎弓射之，應弦而死。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。

蕭鸞置義陽□，招誘邊民。康生復爲統軍，從王肅討之，進圍其城。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，言辭不遜，肅令康生射之。以強弓大箭望樓射窗，扉開卽入，應箭而斃。彼民見箭，皆云狂弩。以殺伏護，賞帛一千匹。又頻戰再退其軍，賞三階，帛五百匹。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，欲解義陽之急。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，後遣都督、廣陵侯元衍，並皆敗退。時刺史孟表頻啓告，高祖敕肅遣康生馳往赴援。一戰大破之，賞二階，帛一千匹。及壽春來降也，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，給龍廐馬兩匹，馳赴壽春。旣入其城，命集城內舊老，宣詔撫賚。俄而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，陳伯之據峽石，民心駭動，頗有異謀。康生乃防禦內外，音信不通。固城一月，援軍乃至。康生出擊桓和、伯之等二軍，並破走之，拔梁城、合肥、洛口三戍。以功遷征虜將軍，封安武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

出爲南青州刺史。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，康生率將出討，破之，生擒濟。賞帛

千匹。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強弓，力至十餘石，故特作大弓兩張，送與康生。康生得弓，便會集文武，乃用平射，猶有餘力。其弓長八尺，把中圍尺二寸，箭粗殆如今之長笛，觀者以爲希世絕倫。弓卽表送，置之武庫。

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，時康生遭母憂，詔起爲別將、持節、假平南將軍，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。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，〔二〕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，又假宋黑徐州刺史，領衆二萬，水陸俱進，徑圍高塚戍。詔授康生武衛將軍、持節、假平南將軍，爲別將，領羽林三千人，騎、步甲士隨便割配。康生一戰敗之。還京，召見宴會，賞帛千匹，賜驊騮御胡馬一匹。

出爲平西將軍、華州刺史，頗有聲績。轉涇州刺史，仍本將軍。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，削除官爵。尋旨復之。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戍於郁洲，殺其刺史張稷，以城內附。詔遣康生迎接，賜細御銀纏槩一張并棗柰果。面敕曰：「果者，果如朕心；棗者，早遂朕意。」未發之間，郁洲復叛。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，除康生平東將軍，爲別將，領羽林四千討之，會事平不行。

遭父憂，起爲平西將軍、西中郎將。是歲，大舉征蜀，假康生安西將軍，領步騎三萬郿趣緜竹。至隴右，世宗崩，班師。除衛尉卿。出爲撫軍將軍、相州刺史。在州，以天旱令人

鞭石虎畫像；復就西門豹祠祈雨，不獲，令吏取豹舌。未幾，二兒暴喪，身亦遇疾，巫以爲虎、豹之祟。

徵拜光祿卿，領右衛將軍。與元又同謀廢靈太后。遷撫軍大將軍、河南尹，仍右衛，領左右。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，卽元又妹夫也。又以其通姻，深相委託，三人率多俱宿禁內，時或迭出。又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。

康生性粗武，言氣高下，又稍憚之，見于顏色，康生亦微懼不安。正光二年三月，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，文武侍坐，酒酣迭舞。次至康生，康生乃爲力士舞，及於折旋，每顧視太后，舉手、蹈足、瞋目、領首爲殺縛之勢。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。日暮，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。侯剛曰：「至尊已朝訖，嬪御在南，何勞留宿？」康生曰：「至尊，陛下兒，隨陛下將東西，更復訪問誰？」羣臣莫敢應。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。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，近侍皆唱萬歲。肅宗引前入閣，左右競相排，閣不得閉。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，斫直後元思輔，乃得定。肅宗既上殿，康生時有酒勢，將出處分，遂爲又所執，鎖於門下。至曉，又不出，令侍中、黃門、僕射、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，處康生斬刑，難處絞刑。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。康生如奏，難恕死從流。難哭拜辭父，康生忻子免死，又亦慷慨，了不悲泣。語其子云：「我不反死，汝何爲哭也？」有司驅逼，奔走赴市。時已昏闇，行刑人注刀數

下不死，於地刻截。咸言稟又意旨，過至苦痛。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，亦就市絞刑。

康生久爲將，及臨州尹，多所殺戮。而乃信向佛道，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。凡歷四州，皆有建置。死時年五十四。

子難，年十八。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，竟徙安州。後尚書盧同爲行臺，又令殺之。〔三〕

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，先死忽夢崩壞。沙門有爲解云：「檀越當不吉利，無人供養佛圖，故崩耳。」康生稱然。竟及禍。靈太后反政，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，食邑一千戶。

子剛，襲。武定中，青州開府主簿。齊受禪，爵例降。

剛弟定國，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。

楊大眼，武都氏難當之孫也。少有膽氣，跳走如飛。然側出，不爲其宗親顧待，頗有飢寒之切。太和中，起家奉朝請。時高祖自代將南伐，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，大眼往求焉。冲弗許，大眼曰：「尚書不見知，聽下官出一技。」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，繩直如矢，馬馳

不及，見者莫不驚歎。沖曰：「自千載以來，未有逸材若此者也。」遂用爲軍主。大眼顧謂同僚曰：「吾之今日，所謂蛟龍得水之秋，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。」未幾，遷爲統軍。從高祖征宛、葉、穰、鄧、九江、鍾離之間，所經戰陳，莫不勇冠六軍。世宗初，裴叔業以壽春內附，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，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，食邑三百戶。除直閭將軍，尋加輔國將軍、游擊將軍。

出爲征虜將軍、東荊州刺史。時蠻酋樊秀安等反，詔大眼爲別將，隸都督李崇，討平之。大眼妻潘氏，善騎射，自詣軍省大眼。至於攻陳遊獵之際，大眼令妻潘戎裝，或齊鑣戰場，或並驅林壑。及至還營，同坐幕下，對諸僚佐，言笑自得，時指之謂人曰：「此潘將軍也。」

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，招誘蠻夏，規立宛州，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、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。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、假平南將軍、持節，都督統軍曹敬、郗虬、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，大破之，斬衍輔國將軍王花、龍驤將軍申天化，俘馘七千有餘。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衆軍，「竊據宿豫」。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，與都督邢巒討破之。遂乘勝長驅，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。大眼軍城東，守淮橋東西二道。屬水汎長，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、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，大眼不能禁，相尋

而走，坐徙爲營州兵。

永平中，世宗追其前勳，起爲試守中山內史。時高肇征蜀，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，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、持節、假平南將軍、東征別將，隸都督元遙，遏禦淮肥。大眼至京師，時人思其雄勇，喜其更用，臺省閭巷，觀者如市。大眼次譙南，世宗崩。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，規浸壽春，詔加大眼光祿大夫，率諸軍鎮荆山，復其封邑。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，不能克。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，加平東將軍。

大眼善騎乘，裝束雄竦，擐甲折旋，見稱當世。撫巡士卒，呼爲兒子，及見傷痍，爲之流泣。自爲將帥，恒身先兵士，衝突堅陳，出入不疑，當其鋒者，莫不摧拉。南賊前後所遣督將，軍未渡江，預皆畏懾。傳言淮泗、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，恐之云「楊大眼至」，無不卽止。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，謂大眼曰：「在南聞君之名，以爲眼如車輪。及見，乃不異人。」大眼曰：「旗鼓相望，瞋眸奮發，足使君目不能視，何必大如車輪。」當世推其驍果，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。然征淮堰之役，喜怒無常，捶撻過度，軍士頗憾焉。識者以爲性移所致。

又以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。常縛蒿爲人，衣以青布而射之。召諸蠻渠指示之曰：「卿等若作賊，吾政如此相殺也。」又北渚郡嘗有虎害，大眼搏而獲之，斬其頭懸於穰市。自是荆蠻相謂曰：「楊公惡人，常作我蠻形以射之。又深山之虎尙所不免。」遂不敢復爲寇盜。

在州二年而卒。

大眼雖不學，恒遣人讀書，坐而聽之，悉皆記識。令作露布，皆口授之，而竟不多識字也。有三子，長甌生，次領軍，次征南，皆潘氏所生，氣幹咸有父風。

初，大眼徙營州，潘在洛陽，頗有失行。及爲中山，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，大眼怒，幽潘而殺之。後娶繼室元氏。大眼之死也，甌生等問印綬所在。時元始懷孕，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：「開國當我兒襲之，汝等婢子，勿有所望！」甌生深以爲恨。及大眼喪將還京，出城東七里，營車而宿。夜二更，甌生等開大眼棺，延寶怪而問之，征南射殺之。元怖走入水，征南又彎弓射之。甌生曰：「天下豈有害母之人。」乃止。遂取大眼屍，令人馬上抱之，左右扶挾以叛。荆人畏甌生等驍勇，不敢苦追。奔於襄陽，遂歸蕭衍。

崔延伯，博陵人也。祖壽，於彭城陷入江南。延伯有氣力，少以勇壯聞。仕蕭蹟，爲緣淮遊軍，帶濠口戍主。太和中入國，高祖深嘉之，常爲統帥。膽氣絕人，兼有謀略，所在征討，咸立戰功。積勞稍進，除征虜將軍、荊州刺史，賜爵定陵男。荊州土險，蠻左爲寇，每有聚結，延伯輒自討之，莫不摧殄，由是穰土帖然，無敢爲患。

永平中，轉後將軍、幽州刺史。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石，詔延伯爲別將，與都督崔亮討之。亮令延伯守下蔡。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。延伯遂取車輪，去輜，削銳其輻，兩兩接對，揉竹爲絙，貫連相屬，並十餘道，橫水爲橋，兩頭施大轆轤，出沒任情，不可燒斫。旣斷祖悅等走路，又令舟舸不通，由是衍軍不能赴救，祖悅合軍咸見俘虜。於軍拜平南將軍、光祿大夫。

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，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。太后曰：「卿等志尙雄猛，皆國之名將，比平峽石，公私慶快，此乃卿等之功也。但淮堰仍在，宜須豫謀，故引卿等親共量算，各出一圖以爲後計。」大眼對曰：「臣輒謂水陸二道，一時俱下，往無不克。」延伯曰：「臣今輒難大眼，旣對聖顏，答旨宜實，水南水北各有溝瀆，陸地之計如何可前？愚臣短見，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，給復一年，專習水戰，脫有不虞，召便可用，往無不獲。」靈太后曰：「卿之所言，深是宜要，當敕如請。」

二年，除安北將軍、并州刺史。在州貪汙，聞於遠近。還爲金紫光祿大夫。出爲鎮南將軍、行岐州刺史，假征西將軍，賜驃騮馬一匹。正光五年秋，以往在揚州，建淮橋之勳，封當利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，尋增邑一百戶，改封新豐，進爵爲子。

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，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，賊衆甚盛，進屯黑水。詔延

伯爲使持節、征西將軍、西道都督，與行臺蕭寶夤討之。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，南北相去百餘步。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，延伯每云「賊新制勝，難與爭鋒」。寶夤正色責之曰：「君荷國寵靈，總戎出討，便是安危所繫，每云賊不可討，以示怯懦，損威挫氣，乃君之罪。」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，仍云：「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。」延伯選精兵數千，下渡黑水，列陳西進，以向賊營。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，以示後繼。於時賊衆大盛，水西一里營營連接。延伯徑至賊壘，揚威脅之，徐而還退。賊以延伯衆少，開營競追，衆過十倍，臨水逼蹙。寶夤親觀之，懼有虧損。延伯不與其戰，身自殿後，抽衆東渡，轉運如神，須臾濟盡，徐乃自渡。賊徒奪氣，相率還營。寶夤大悅，謂官屬曰：「崔公，古之關張也。今年何患不制賊。」延伯馳見寶夤曰：「此賊非老奴敵，公但坐看。」後日，延伯勒衆而出，寶夤爲後拒。天生悉衆來戰，延伯申令將士，身先士卒，陷其前鋒。於是勇銳競進，大破之，俘斬十餘萬，追奔及於小隴。秦賊勁強，諸將所憚，朝廷初議遣將，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，果能克敵。授右衛將軍。

於時万俟醜奴、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。先是，盧祖遷、伊盆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，同時發雍，從六陌道將取高平。志敗，仍停涇部。延伯旣破秦賊，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，甲卒十二萬，鐵馬八千匹，軍威甚盛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，時或輕騎暫來挑戰，大兵未交，便示奔北。延伯矜功負勝，遂唱議先驅。伐木別造大排，內爲鎖柱，教習

強兵，負而趨走，號爲排城，戰士在外，輜重居中，自涇州緣原北上。衆軍將出討賊，未戰之間，有賊數百騎，詐持文書，云是降簿，乞且緩師。寶資、延伯謂其事實，遂巡未閱。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，乞降之賊從西競下，諸軍前後受敵。延伯上馬突陳，賊勢摧挫，便爾逐北，徑造其營。賊本輕騎，延伯軍兼步卒，兵力疲惫，賊乃乘間得入排城。延伯軍遂大敗，死傷者將有一萬。寶資斂軍退保涇州。延伯修繕器械，購募驍勇，復從涇州西進，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。延伯耻前挫辱，不報寶資，獨出襲賊，大破之，俄頃間平其數柵。賊皆逃遁，見兵人採掠，散亂不整，還來衝突，遂大奔敗。延伯中流矢，爲賊所害，士卒死者萬餘人。

延伯善將撫，能得衆心，與康生、大眼爲諸將之冠，延伯末路功名尤重。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，朝野歎懼焉。贈使持節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諡曰武烈。

又有王足者，驍果多策略。隸邢巒伐蜀，所在克捷。詔行益州刺史。遂圍涪城，蜀人大震。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，足聞而引退，後遂奔蕭衍。次有王神念，足之流也。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。

又冀州人李叔仁，叔仁弟龍瓌，以勇壯爲將統。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陳郡

開國公。後爲梁州刺史，歿於關西。龍瓌，正光中北征，戰死白道。其平州刺史王買奴、南秦州刺史曹敬、南兗州刺史樊魯、益州刺史邴虬、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、嚴思達、呂叵、崔襲、柴慶宗、宗正珍孫、盧祖遷、高智方，俱爲將帥，並有攻討之名，而事迹不存，無以編錄。然未若康生、大眼、延伯尤著也。

史臣曰：人主聞鞞鼓之響，則思將帥之臣。何則？夷難平暴，折衝禦侮，爲國之所繫也。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，奮征伐之氣，亦一時之驍猛，壯士之功名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。冊府卷三五三四一九二頁「宏」作「密」。按蕭宏，梁書卷二二有傳，本傳及同書卷二武帝紀天監五年記載這次戰事。本書卷九八蕭衍傳稱之爲「臨川王蕭密」，卷六五邢巒傳也有「蕭密餘軍，猶自在彼」的話。當是魏書避元宏諱改「宏」爲「密」，非字訛。他處如卷八世宗紀正始三年四月條作「蕭容」，也是諱改，九月條作「蕭宏」，乃後人所改。這裏舊本當作「蕭密」，但其人本名宏，今不不改。

〔二〕又令殺之。北史卷三七奚康生傳「又」作「叉」。按作「叉」像是盧同令殺之，語意不明，疑當作「叉」。

〔三〕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衆軍。按卷九八蕭衍傳說「惠紹，衍舅子也」，不知是此脫或彼衍。然梁書卷一一張弘策傳，弘策乃蕭衍從舅，范陽方城人。同書卷一八張惠紹傳，義陽人，不言和蕭衍有親，且不載其父名位。魏書以惠紹爲蕭衍舅或舅子，實誤。

魏書卷七十四

列傳第六十二

尒朱榮

尒朱榮，字天寶，北秀容人也。其先居於尒朱川，因爲氏焉。常領部落，世爲酋帥。高祖羽健，登國初爲領民酋長，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，定中山。論功拜散騎常侍。以居秀容川，詔割方三百里封之，長爲世業。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，欲令居之，羽健曰：「臣家世奉國，給侍左右。北秀容旣在剗內，差近京師，豈以沃墾更遷遠地。」太祖許之。所居之處，曾有狗舐地，因而穿之，得甘泉焉，至今名狗舐泉。羽健，世祖時卒。曾祖鬱德，祖代勤，繼爲領民酋長。代勤，世祖敬哀皇后之舅。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，給復百年，除立義將軍。曾圍山而獵，部民射虎，誤中其髀，代勤仍令拔箭，竟不推問，曰：「此旣過誤，何忍加罪。」部內聞之，咸感其意。高宗末，假寧南將軍，除肆州刺史。高祖賜爵梁郡公。以老

致仕，歲賜帛百匹以爲常。年九十一，卒。賜帛五百匹、布二百匹，贈鎮南將軍、并州刺史，諡曰莊。孝莊初，榮有翼戴之勳，追贈太師、司徒公、錄尚書事。

父新興，太和中，繼爲會長。家世豪擅，財貨豐贏。曾行馬羣，見一白蛇，頭有兩角，遊於馬前。新興異之，謂曰：「爾若有神，令我畜牧蕃息。」自是之後，日覺滋盛，牛羊駝馬，色別爲羣，谷量而已。朝廷每有征討，輒獻私馬，兼備資糧，助裨軍用。高祖嘉之，除右將軍、光祿大夫。及遷洛後，特聽冬朝京師，夏歸部落。每入朝，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，新興亦報以名馬。轉散騎常侍、平北將軍、秀容第一領民會長。新興每春秋二時，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，射獵自娛。肅宗世，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，朝廷許之。正光中卒，年七十四。贈散騎常侍、平北將軍、恒州刺史，諡曰簡。孝莊初，贈假黃鉞、侍中、太師、相國、西河郡王。

榮潔白，美容貌，幼而神機明決。及長，好射獵，每設圍誓衆，便爲軍陳之法，號令嚴肅，衆莫敢犯。秀容界有池三所，在高山之上，清深不測，相傳曰祁連池，魏言天池也。父新興，曾與榮遊池上，忽聞簫鼓之音。新興謂榮曰：「古老相傳，凡聞此聲皆至公輔。吾今年已衰暮，當爲汝耳。汝其勉之。」

榮襲爵後，除直寢、游擊將軍。正光中，四方兵起，遂散畜牧，招合義勇，給其衣馬。蠕

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，詔假榮節，冠軍將軍、別將，隸都督李崇北征。榮率其所部四千人追擊，度磧，不及而還。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，殺太守；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眞反叛，殺太僕卿陸延，并州牧子素和婆嶮嶮作逆。榮並前後討平之。遷直閣將軍、冠軍將軍，仍別將。內附叛胡乞步落堅、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，勅勒北列步若反於沃陽，榮並滅之。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，食邑一千戶。尋加通直散騎常侍。勅勒斛律洛陽作逆，桑乾西，與費也頭牧子迭相犄角，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，逐牧子於河西。進號平北將軍、光祿大夫，假安北將軍，爲北道都督。尋除武衛將軍，俄加使持節、安北將軍、都督恒朔討虜諸軍、假撫軍將軍，進封博陵郡公，增邑五百戶。其梁郡前爵，聽賜第二子。時榮率衆至肆州，刺史尉慶賓畏惡之，閉城不納。榮怒，攻拔之，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，執慶賓於秀容。自是榮兵威漸盛，朝廷亦不能罪責也。尋除鎮北將軍。

鮮于脩禮之反也，榮表東討，復進號征東將軍、右衛將軍、假車騎將軍、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，進爲大都督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時杜洛周陷中山，於時車駕聲將北討，以榮爲左軍，不行。及葛榮吞洛周，凶勢轉盛。榮恐其南逼鄴城，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，肅宗不許。又遷車騎將軍、右光祿大夫，尋進位儀同三司。

榮以山東賊盛，慮其西逸，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。復上書曰：「臣前以二州頻反，大

軍喪敗，河北無援，實慮南侵，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，京師影響，斷其南望，賊聞此衆，當亦息圖。使還，奉敕云：『念生梟勦，寶賁受擒，醜奴、明達並送誠款，三輔告謐，關隴載寧。費穆虎旅，大翦妖蠻，兩絳狂蜀，漸已稽顙。』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。北海皇孫，名位崇重，鎮撫鄴城，實副羣望。惟願廣其配衣，及機早遣。今關西雖平，兵未可役，山南隣賊，理無發召，王師雖衆，頻被摧北，人情危怯，實謂難用，若不更思方略，無以萬全。如臣愚量，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，未應忘報，求乞一使慰喻那瓌。卽遣發兵東引，直趣下口，揚威振武，以躡其背；北海之軍，鎮撫相部，嚴加警備，以當其前；臣麾下雖少，輒盡力命，自井陘以北，隘口以西，分防險要，攻其肘腋。葛榮雖并洛周，威恩未著，人類差異，形勢可分。』於是榮遂嚴勒部曲，廣召義勇，北捍馬邑，東塞井陘。

尋屬肅宗崩，事出倉卒，榮聞之大怒，謂鄭儼、徐紇爲之，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，討定之。乃抗表曰：『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，奉諱號躋，五內摧剝。仰尋詔旨，實用驚惋。今海內草草，異口一言，皆云大行皇帝，鳩毒致禍。臣等外聽訟言，內自追測。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，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。卽事觀望，實有所惑。且天子寢疾，侍臣不離左右，親貴名醫，瞻仰患狀，面奉音旨，親承顧託。豈容不豫初不召醫，崩棄曾無親奉，欲使天下不爲怪愕，四海不爲喪氣，豈可得乎？復皇后女生，稱爲儲兩，疑惑朝野，虛行慶宥，宗

廟之靈見欺，兆民之望已失，使七百危於累卵，社稷墜於一朝，方選君嬰孩之中，寄治乳抱之日，使姦豎專朝，賊臣亂紀，惟欲指影以行權，假形而弄詔，此則掩眼捕雀，塞耳盜鍾。今秦隴塵飛，趙魏霧合，寶賁、醜奴勢逼幽雍，葛榮、就德憑陵河海，楚兵、吳卒密邇在郊。古人有言：邦之不臧，隣之福也。一旦聞此，誰不闕閤？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，繼體正君，猶邊烽迭舉，妖寇不滅，況今從佞臣之計，隨親戚之談，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，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，欲使海內安父，愚臣所未聞也。伏願留聖善之慈，回須臾之慮，照臣忠誠，錄臣至款，聽臣赴闕，預參大議，問侍臣帝崩之由，訪禁旅不知之狀，以徐、鄭之徒付之司敗，雪同天之耻，謝遠近之怨。然後更召宗親，推其年德，聲副遐邇，改承寶祚，則四海更蘇，百姓幸甚。」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。靈太后甚懼，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，將於大行杜防。

榮抗表之始，遣從子天光、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，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。天光乃見莊帝，具論榮心，帝許之。天光等還北，榮發晉陽。猶疑所立，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，成者當奉爲主，惟莊帝獨就。師次河內，重遣王相密來奉迎，帝與兄彭城王勔、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。榮軍將士咸稱萬歲。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。

十一日，榮奉帝爲主，詔以榮爲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將軍、開府、兼尙書令、領軍將軍、領左右，太原王，食邑二萬戶。十二日，百官皆朝於行宮。十三日，榮惑武衛

將軍費穆之說，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，云欲祭天。朝士既集，列騎圍遶，責天下喪亂，明帝卒崩之由，云皆緣此等貪虐，不相匡弼所致。因縱兵亂害，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，死者千三百餘人，皇弟、皇兄並亦見害，靈太后、少主其日暴崩。榮遂有大志，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，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。至夜四更中，復奉帝南還營幕。帝憂憤無計，乃令人喻旨於榮曰：「帝王迭襲，盛衰無常，既屬屯運，四方瓦解。將軍杖義而起，前無橫陳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也。我本相投，規存性命，帝王重位，豈敢妄希，直是將軍見逼，權順所請耳。今璽運已移，天命有在，宜時卽尊號。將軍必若推而不居，存魏社稷，亦任更擇親賢，共相輔戴。」榮既有異圖，遂鑄金爲己像，數四不成。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，爲榮所信，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。榮亦精神恍惚，不自支持，久而方悟，遂便愧悔。於是獻武王、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，陳不可之理。榮曰：「愆誤若是，惟當以死謝朝廷，今日安危之機，計將何出？」獻武王等曰：「未若還奉長樂，以安天下。」於是還奉莊帝。十四日，輿駕入宮。

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，或云欲肆兵大掠，迭相驚恐，人情駭震，京邑士子不一存，率皆逃竄，無敢出者。直衛空虛，官守廢曠。榮聞之，上書曰：「臣世荷蕃寄，征討累年，奉忠王室，志存效死。直以太后淫亂，孝明暴崩，遂率義兵，扶立社稷。陛下登祚之始，人情未安，大兵交際，難可齊一，諸王朝貴橫死者衆，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。然追榮褒

德，謂之不朽，乞降天慈，微申私責。無上王請追尊帝號，諸王、刺史乞贈三司，其位班三品，請贈令僕，五品之官各贈方伯，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。諸死者無後聽繼，卽授封爵。均其高下節級別科，使恩洽存亡，有慰生死。」詔曰：「覽表不勝鯁塞。朕德行無感，致茲酷濫，尋繹往事，貫切於懷。可如所表。」自茲已後，贈終叨濫，庸人賤品，動至大官，爲識者所不貴。武定中，齊文襄王始革其失，追褒有典焉。榮啓帝遣使循城勞問，於是人情遂安，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。榮又奏請番直，朔望之日引見三公、令僕、尙書、九卿及司州牧、河南尹、洛陽河陰執事之官，參論國治，經綸王道，以爲常式。

五月，榮還晉陽。七月，詔曰：「乾坤統物，星象贊其功；皇王御運，股肱匡其業。是以周道中缺，齊晉立濟世之忠；殷祚或虧，彭韋振救時之節。自前朝失御，厄運荐臻。太原王榮爰戴朕躬，推臨萬國，勳踰伊霍，功格二儀，王室不壞，伊人是賴。可柱國大將軍、兼錄尙書事，餘如故。」

時葛榮將向京師，衆號百萬。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。〔五〕賊鋒已過汲郡，所在村塢悉被殘略。榮啓求討之。九月，乃率精騎七千，馬皆有副，倍道兼行，東出滏口。葛榮爲賊旣久，橫行河北，時衆寡非敵，議者謂無制賊之理。葛榮聞之，喜見於色，乃令其衆曰：「此易與耳。諸人俱辦長繩，至便縛取。」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，箕張而進。榮潛軍山谷爲

奇兵，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，處有數百騎，令所在揚塵鼓譟，使賊不測多少。又以人馬逼戰，刀不如棒，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，〔六〕置於馬側。至於戰時，不聽斬級，以棒棒之而已，慮廢騰逐也。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，號令嚴明，戰士同奮。榮身自陷陳，出於賊後，表裏合擊，大破之。於陳擒葛榮，餘衆悉降。榮以賊徒既衆，若卽分割，恐其疑懼，或更結聚，乃普告勒各從所樂，親屬相隨，任所居止。於是羣情喜悅，登卽四散，數十萬衆一朝散盡。待出百里之外，乃始分道押領，隨便安置，咸得其宜。擢其渠帥，量力授用，新附者咸安。時人服其處分機速。乃檻車送葛榮赴闕。詔曰：「功格天地，錫命之位必崇；道濟生民，褒賞之名宜大。是以有莘贊、亳，不次之號；爰歸、渭叟、翼周，殊世之班載集。況導源積石，襲構崑山，門踵英猷，弼成鴻業，抗高天之摧柱，振厚地之絕維，德冠五侯，勳高九伯者哉！太原王榮代荷蕃寵，世載忠烈，入匡頽運，出剿元兇，使積年之霧條焉滌蕩，數載之塵一朝清謐。燕恒既泰，趙魏還蘇，比績況功，古今莫二，若不式稽舊典，增是禮數，將何以昭德報功，遠明國範？可大丞相、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，增邑一萬戶，通前三萬，餘官悉如故。」

初，榮之將討葛榮也，軍次襄垣，遂令軍士列圍大獵。有雙兔起於馬前，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：「中之則擒葛榮，不中則否。」既而並應弦而殪，三軍咸悅。及破賊之後，卽命立

碑於其所，號「雙兔碑」。榮將戰之夜，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，而葛榮初不肯與。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，汝何敢違。葛榮乃奉刀，此人手持授榮。既寤而喜，自知必勝。

又詔曰：「我皇魏道契神元，德光靈範，源先二象，化穆五才，玉歷與日月惟休，金鼎共乾坤俱永。而正光之末，皇運時屯，百揆咸亂，九宮失敘，朝野撫膺，士女嗟怨，遂使四海土崩，九區瓦解。逆賊杜周，虔劉燕代；妖寇葛榮，假噬魏趙。常山、易水，戎鼓夜驚；冰井、叢臺，胡塵晝合。朔南久已丘墟，河北殆成灰燼。宗廟懷匪安之慮，社稷急不測之憂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，德光區外，神昭藏往，思實知來，義踵先勳，忠資曩烈。遂能大建義謀，收集忠勇，熊羆競逐，虎豹爭先，軒翥南溟，搏風北極，氣震林原，勢動山岳，弔民伐罪，殲此鯨鯢。戮卒多於長平，積器高於熊耳。秦晉聞聲而喪膽，齊莒側聽而響息。中興之業是乎再隆，太平之基茲焉更始。雖復伊霍宣翼之功，桓文崇贊之道，何足以髣髴鴻蹤，比勳盛烈。道格普天，仁沾率土，振古以來，未有其比。若不廣錫山河，大開土宇，何以表大義之崇高，標盛德之廣遠？可以冀州之長樂、相州之南趙、定州之博陵、滄州之浮陽、平州之遼西、燕州之上谷、幽州之漁陽等七郡，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。」又進位太師，餘如故。

建義初，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，衍乃立爲魏主，資以兵將。時邢杲寇亂三齊，與顥應

接。朝廷以顥孤弱，不以爲慮。永安二年春，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，然後回師征顥。顥以大軍未還，乘虛徑進，既陷梁國，鼓行而西，滎陽、虎牢並皆不守。五月，車駕出幸河北。事出不虞，天下改望。滎聞之，卽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，行其部分。輿駕於是南轅，滎爲前驅，旬日之間，兵馬大集，資糧器仗，繼踵而至。天穆既平邢，亦渡河以會車駕。顥都督宗正珍孫、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，滎攻而克之，斬珍孫、元襲以徇。帝幸河內城。滎與顥相持於河上，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。滎既未有舟船，不得卽渡，議欲還北，更圖後舉。黃門郎楊侃、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，失天下之望，固執以爲不可。語在侃等傳。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，求爲鄉導，滎乃令都督余朱兆等率精騎夜濟，登岸奮擊。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，兆大破之，臨陳擒冠受。延明聞冠受見擒，遂自逃散，顥便率麾下南奔。事在其傳。

車駕渡河，入居華林園。詔曰：「周武奉時，藉十亂以纂曆；漢祖先天，資三傑以除暴。理民濟治，斯道未爽。使持節、柱國大將軍、大丞相、太原王滎，蘊伏風煙，抱含日月，總奇正以成術，兼文武而爲資。昔處亂朝，韜光戢翼，秣馬冀北，厲兵晉陽，佇龍顏而振腕，想日角以歎息。忠勇奮發，虎士如林，義功始立，所向風靡。故能芟夷羣惡，振此頽綱，俾朕寡昧，獲承鴻緒。雖大位克正，而衆盜未息。葛滎跋扈，仍亂中原，建旗伐罪，授首殲馘。元

顯凶頑，構成巨釁，阻弄吳楚，虧汙宗社。朕徙御北徂，劬勞鞍甲。王聞難星奔，一舉大定，下洽民和，上匡王室。鴻勳巨績，書契所未紀；飲至策勳，事絕於比況。非常之功，必有非常之賞，可天柱大將軍。此官雖訪古無聞，今員未有，太祖已前增置此號，式遵典故，用錫殊禮。又宜開土宇，可增封十萬，通前二十萬，加前後部羽葆鼓吹。餘如故。」榮尋還晉陽。

先是，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，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。時賊帥万俟醜奴、蕭寶夤擁衆幽涇，兇勢日盛。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，令率都督賀拔岳、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。天光既至雍州，以衆少不敵，逡巡未集。榮大怒，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，加天光杖罰。天光等大懼，乃進討，連破之，擒醜奴、寶夤，並檻車送闕。天光又擒王慶雲、万俟道樂，關西悉平。於是天下大難，便以盡矣。

榮性好獵，不舍寒暑，至於列圍而進，必須齊一，雖遇阻險，不得回避，虎豹逸圍者坐死。其下甚苦之。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：「大王勳濟天下，四方無事，惟宜調政養民，順時蒐狩，何必盛夏馳逐，傷犯和氣。」榮便攘肘謂天穆曰：「太后女主，不能自正，推奉天子者，此是人臣常節。」葛榮之徒，本是奴才，乘時作亂，妄自暑假，譬如奴走，擒獲便休。頃來受國大寵，未能開拓境土，混一海內，何宜今日便言勳也！如聞朝士猶自寬縱，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，校獵嵩原，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。仍出魯陽，歷三荊，悉擁生蠻北填六鎮。回軍

之際，因平汾胡。明年簡練精騎，分出江淮，蕭衍若降，乞萬戶侯。如其不降，徑渡數千騎，便往縛取。待六合寧一，八表無塵，然後共兄奉天子，巡四方，觀風俗，布政教，如此乃可稱勳耳。今若止獵，兵士懈怠，安可復用也。」

榮身雖居外，恒遙制朝廷，廣布親戚，列爲左右，伺察動靜，小大必知。或有僥倖求官者，皆詣榮承候，得其啓請，無不遂之。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，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，別更擬人。榮聞大怒，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。榮使入京，雖復微蔑，朝貴見之莫不傾靡；及至闕下，未得通奏，恃榮威勢，至乃忿怒。榮曾啓北人爲河南諸州，莊帝未許，天穆入見，面啓曰：「天柱既有大功，若請普代天下官屬，恐陛下亦不得違之，如何啓數人爲州，便停不用！」帝正色曰：「天柱若不爲人臣，朕亦須代；如其猶存臣節，無代天下百官理。此事復何足論。」榮聞所啓不允，大爲悲恨，曰：「天子由誰得立？今乃不用我語。」莊帝外迫於榮，恒怏怏不悅，兼懲榮河陰之事，恐終難保。又城陽王徽、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，懼榮害之，復相間構，日月滋甚，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。

三年九月，榮啓將入朝。朝士慮其有變，莊帝又畏惡之。榮從弟世隆與榮書，勸其不來，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，榮並不從。帝旣圖榮，榮至入見，卽欲害之，以天穆在并，恐爲後患，故隱忍未發。榮之入洛，有人告榮，云帝欲圖之。榮卽具奏，帝曰：「外人告云亦

言王欲害我，我豈信之？」於是榮不自疑，每入謁帝，從人不過數十，又皆挺身不持兵仗。及天穆至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，引榮及榮長子菩提、天穆等俱入。坐定，光祿少卿魯安、典御李侃等抽刀而至，榮窘迫，起投御坐。帝先橫刀膝下，遂手刃之，安等亂斫，榮與天穆、菩提同時俱死。榮時年三十八。於是內外喜叫，聲滿京城。既而大赦。

前廢帝初，世隆等得志，乃詔曰：「故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、天柱大將軍、大丞相、太師、領左右、兼錄尚書、北道大行臺、太原王榮，功濟區夏，誠貫幽明，天不憖遺，奄從物化。追終褒績，列代通謨，紀德銘勳，前王令範。可贈假黃鉞、相國、錄尚書事、司州牧，使持節、侍中、將軍、王如故。」又詔曰：「故假黃鉞、持節、侍中、相國、錄尚書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天柱大將軍、司州牧、太原王榮，惟岳降靈，應期作輔，功侔伊霍，德契桓文。方籍棟梁，永康國命，道長運短，震悼兼深。前已褒贈，用彰厥美。然禮數弗窮，文物有闕，遠近之望，猶或未盡。宜循舊典，更加殊錫。可追號爲晉王，加九錫，給九旒轡輅、虎賁、班劍三百人、輜輶車，準晉太宰、安平獻王故事，諡曰武。」詔曰：「武泰之末，乾樞中圯，丕基寶命，有若綴旒。晉王榮固天所縱，世秉忠誠，一匡邦國，再造區夏，俾我頽綱，於斯復振。雖勳銘王府，德被管絃，而從祀之禮，於茲尙闕，非所以酬懋賞於當時，騰殊績於不朽。宜遵舊典，配享高祖廟庭。」

菩提，肅宗末，拜羽林監。尋轉直閣將軍。孝莊初，以榮翼戴之勳，超授散騎常侍、平北將軍、中書令。轉太常卿，遷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加侍中、特進。死時年十四。前廢帝初，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諡曰惠。

菩提弟叉羅，孝莊初，除散騎常侍、武衛將軍。初襲梁郡公，又進爵爲王。尋卒，贈侍中、車騎將軍、司空公、雍州刺史。

叉羅弟文殊，建義初，封平昌郡開國公，進爵爲王。孝靜初，轉襲榮爵太原王。薨於晉陽，時年九歲。

文殊弟文暢，初封昌樂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。以榮破葛賊之勳，進爵爲王，增邑千戶。超授散騎常侍、撫軍將軍。後除肆州刺史，仍本將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武定三年春，坐與前東郡太守任胄等謀反，〔〕伏誅。時年十八。

文暢弟文略，襲爵梁郡王。武定末，撫軍將軍、光祿大夫。

史臣曰：太祖撫運乘時，奄開王業。世祖以武功一海內，高祖以文德革天下。世宗之後，政道頗虧。及明皇幼沖，女主南面。始則于忠專恣，繼以元叉權重，握賞罰之柄，擅生殺之威，榮悴在親疏，貴賤由離合，附會者結之以子女，進趨者要之以金帛。且佞諛用事，

功勤不賞，居官肆其聚斂，乘勢極其陵暴。於是四海囂然，已有羣飛之漸矣。逮於靈后反政，宣淫於朝。鄭儼手運天機，口吐王制。李軌、徐紇刺促以求先，元略、元徽喔咻以競入。私利畢舉，公道盡亡，遐邇怨憤，天下鼎沸。傾覆之徵，於此至矣。

余朱榮緣將帥之列，藉部衆之用，屬肅宗暴崩，民怨神怒，遂有匡頹拯弊之志，援主逐惡之圖，蓋天啓之也。於時，上下離心，文武解體，咸企忠義之聲，俱聽桓文之舉。勞不汗馬，朝野靡然，扶翼懿親，宗祏有主，祀魏配天，不殞舊物。及夫擒葛榮，誅元顥，戮邢杲，翦韓婁，醜奴、寶夤咸梟馬市。此諸魁者，或據象魏，或僭號令，人謂秉皇符，身各謀帝業，非徒鼠竊狗盜，一城一聚而已。苟非榮之致力，克夷大難，則不知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也。然則榮之功烈，亦已茂乎。而始則希覬非望，睥睨宸極，終乃靈后、少帝沉流不反。河陰之下，衣冠塗地。此其所以得罪人神，而終於夷戮也。向使榮無姦忍之失，修德義之風，則彭、韋、伊、霍夫何足數。至於末迹見猜，地逼貽斃，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真反叛 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八月丁酉條「萬子乞真」作「于乞真」。按卷一「三官氏志」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，廣韻十虞引魏志「勿」作「万」。肅宗紀正光五年七月見涼

州幢帥于菩提」，卷一〇一吐谷渾傳補作「万于菩提」。這裏「萬子」乃「万于」之訛。

〔三〕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。按「乞」字上或下當有脫文，故姓名不全。「瓜」當是「汾」之訛。

〔三〕敕勒北列步若反於沃陽。按本書卷八〇有叱列延慶傳，周書卷二〇有叱列伏龜傳，北齊書卷二〇有叱列平傳，並云代西部人。叱列平字殺鬼，北史卷四八稱他爲「西部高車叱列殺鬼」。高車卽敕勒，叱列是敕勒姓，這裏「北列」乃「叱列」之訛。

〔四〕敕勒斛律洛陽作逆桑乾西。諸本「斛」作「解」，卷九肅宗紀孝昌二年三月甲寅條作「斛」。按斛律是敕勒有名的部落，見卷一〇三高車傳補、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。「解」乃「斛」字形訛，今據本紀改。

〔五〕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。北史卷四八「神軌」作「神儁」。張贍讀史舉正云：「按神軌死於河陰之難，贈相州刺史，見本書列傳卷六六，河陰事在此先，傳亦不言其曾爲相州刺史，當由贈相州刺史致誤耳。考神儁傳卷三九，肅宗末，行相州事。時葛榮南逼，神儁憂懼，故墜馬傷脚，仍停汲郡，有詔追還。莊帝纂統，拜散騎常侍。據此，神儁刺相州，在孝莊卽位之先，且身未至相州，安得有『閉門自守』之事。而本書李神傳卷七〇云：孝昌中，行相州事。建義初，葛榮盡銳攻之，久不能克。會尔朱榮擒葛榮，事平，以功進爵。然則李神及神軌、神儁姓名略同，事又並在一時前

後，必有乖錯。獨神傳有『久不能克』等語，與『閉門自守』之文頗合，疑當是李神也。」按卷六八甄琛傳附見張宣軌，亦記李神守相州事，張說是。魏收是同時人，未必乖誤至此，原文當是「李神」，「軌」「儁」或是後人妄加。

〔六〕馬上各齎神棒一枚 北史卷四八、通鑑卷一五二四七五二頁「神」作「袖」，疑作「袖」是。

〔七〕永安二年春 諸本「二」作「三」，北史卷四八作「二」。按事見卷一〇孝莊紀永安二年三月，「三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〔八〕坐與前東郡太守任胄等謀反 諸本「胄」作「曹」，北史卷四八作「胄」。按北齊書卷二神武紀補武定三年正月、卷一九任延敬傳、卷四八余朱文暢傳補記此事，並作「任胄」，「曹」乃「胄」字形訛，今據改。

魏書卷七十五

列傳第六十三

余朱兆 余朱彥伯 余朱度律 余朱天光

余朱兆，字萬仁，榮從子也。少驍猛，善騎射，手格猛獸，躡捷過人。數從榮遊獵，至於窮巖絕澗，人所不能升降者，兆先之。榮以此特加賞愛，任爲爪牙。榮曾送臺使，見二鹿，乃命兆前，止授二箭，曰：「可取此鹿供今食也。」遂停馬構火以待之。俄然兆獲其一。榮欲矜夸，使人責兆曰：「何不盡取？」杖之五十。

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、步兵校尉。榮之入洛，兆兼前鋒都督。及孝莊卽阼，特除中軍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又假驍騎將軍、建興太守。尋除使持節、車騎將軍、武衛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都督、潁川郡開國公，食邑千二百戶。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。及元顥之屯於河橋，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，襲擊顥子冠受，擒之。又進破安豐王延明，顥

於是退走。莊帝還宮，論功除散騎常侍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增邑八百戶。爲汾州刺史，復增邑一千戶。尋加侍中、驃騎大將軍，又增邑五百戶。

及余朱榮死也，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。元暉立，授兆大將軍，爵爲王。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，兆遂率衆南出。進達太行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忸龍開壘降兆，子恭退走。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，掩襲京邑。先是，河邊人夢神謂己曰：「余朱家欲渡河，用爾作灋波津令，爲之縮水脉。」月餘，夢者死。及兆至，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，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。忽失其所在。兆遂策馬涉渡。是日，暴風鼓怒，黃塵漲天，騎叩宮門，宿衛乃覺。彎弓欲射，袍撥弦，矢不得發，一時散走。帝步出雲龍門外，爲兆騎所繫，幽於永寧佛寺。兆撲殺皇子，汙辱妃嬪，縱兵虜掠。停洛旬餘，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。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，遂害帝於三級寺。〔三〕

初，兆將向洛也，遣使招齊獻武王，欲與同舉。王時爲晉州刺史，謂長史孫騰曰：「臣而伐君，其逆已甚。我今不往，彼必致恨。卿可往申吾意，但云山蜀未平，今方攻討，不可委之而去，致有後憂。」定蜀之日，當隔河爲犄角之勢。如此報之，以觀其趣。」騰乃詣兆，及之於并州大谷，具申王言。兆殊不悅，且曰：「還白高兄，弟有吉夢，今段之行必有克獲。」騰問：「王夢如何？」兆答曰：「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，堆旁之地悉皆耕熟，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

在。吾父問言何故不拔，左右云堅不可去。吾父顧我令下拔之，吾手所至，無不盡出。以此而言，往必有利。」騰還具報，王曰：「兆等猖狂，舉兵犯上，吾今不同，猜忌成矣，勢不可反事余朱。今也南行，天子列兵河上，兆進不能渡，退不得還。吾乘山東下，出其不意，此徒可以一舉而擒。」俄而，兆克京師，孝莊幽繫。都督尉景從兆南行，以書報王。王得書大驚，召騰示之曰：「卿可馳驛詣兆，示以謁賀，密觀天子今在何處，爲隨兆軍府，爲別送晉陽。脫其送并，卿宜馳報，吾當於路邀迎，唱大義於天下。」騰晨夜驅馳，已遇帝於中路。王時率騎東轉，聞帝已渡，於是西還。仍與兆書，陳其福禍，不宜害天子，受惡名。兆怒不納，帝遂暴崩。

初，榮旣死，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。兆入洛後，步蕃兵勢甚盛，南逼晉陽，兆所以不暇留洛，回師禦之。兆雖驍果，本無策略，頻爲步蕃所敗，於是部勒士馬，謀出山東。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，乃分三州六鎮之人，令王統領。旣分兵別營，乃引兵南出，以避步蕃之銳。步蕃至於樂平郡，王與兆還討破之，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，其衆退走。兆將數十騎詣王，通夜宴飲。後還營招王，王知兆難信，未能顯示，將欲詣之。臨上馬，長史孫騰牽衣而止。兆乃隔水責罵騰等。於是各去，王還自襄垣東出，兆歸晉陽。

及前廢帝立，授兆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柱國大將軍、領軍將軍、領左右、并

州刺史、兼錄尚書事、大行臺。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，兆謂人曰：「此是叔父終官，我何敢受。」遂固辭不拜。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，世襲并州刺史。

齊獻武王之克殷州也，兆與仲遠、度律約共討之。仲遠、度律次於陽平，兆出井陘，屯於廣阿，衆號十萬。王廣縱反間，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，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，於是兩不相信，各致猜疑，徘徊不進。仲遠等頻使斛斯椿、賀拔勝往喻之，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，同坐幕下。兆性粗獷，意色不平，手舞馬鞭，長嘯凝望，深疑仲遠等有變，遂趨出馳還。仲遠遣椿、勝等追而曉譬，兆遂拘縛將還，經日放遣。仲遠等於是奔退。王乃進擊兆，兆軍大敗。

兆與仲遠、度律遂相疑阻，久而不和。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，兆乃大喜。世隆厚禮喻兆赴洛，深示卑下，隨其所爲，無敢違者。兆與天光、度律更自信約，然後大會於韓陵山。戰敗，復奔晉陽，遂大掠并州城內。獻武王自鄴進討之，兆遂走於秀容。王又追擊，度赤洪嶺，破之，衆並降散。兆竄於窮山，殺所乘馬，自縊於樹。王收而葬之。

兆果於戰鬪，每有征伐，常居鋒首，當時諸將伏其材力。而粗脫少智，無將領之能。榮雖奇其膽決，然每云「兆不過將三千騎，多則亂矣」。

兆弟智虎，前廢帝封爲安定王，驃騎大將軍、肆州刺史、開府儀同三司。與兆俱走，獻

武王擒之於梁郡 岢嵐 南山，赦之。後死於晉陽。

余朱彥伯，榮從弟也。祖侯眞，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、始昌侯。父買珍，世宗時武衛將軍，出爲華州刺史。

彥伯性和厚，釋褐奉朝請，累遷奉車都尉，爲榮府長史。元曄立，以爲侍中。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，彥伯敦喻往來，尤有勤款。廢帝既立，余朱 兆以己不預謀，大爲忿恚，將攻世隆。詔令華山王鷲兼尙書僕射、北道大使慰喻兆，兆猶不釋。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，兆乃止。及還，帝醺彥伯於顯陽殿。時侍中源子恭、黃門郎 竇瑗並侍坐，彥伯曰：「源侍中比爲都督，與臣相持於河內，當爾之時，旗鼓相望，眇如天隔，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。」子恭曰：「蒯通有言，犬吠非其主。他日之事永安，猶今日之事陛下耳。」帝曰：「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。」遂令二人極醉而罷。尋除使持節、驃騎大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、馬場大都督，封博陵郡開國公。後進爵爲王。又遷司徒，于時炎旱，有勸彥伯解司徒者，乃上表遜位，詔許之。俄除儀同三司、侍中。彥伯於兄弟之中，差無過患。

天光等敗於韓陵，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，世隆不從。及張勸等掩襲世隆，彥

伯時在禁直從。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，將除余朱。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。彥伯狼狽出走，爲人所執。尋與世隆同斬於闔闔門外，懸首於斛斯椿門樹，傳首於齊獻武王。先是，洛中謠曰：「三月末，四月初，揚灰簸土覓眞珠。」又曰：「頭去項，脚根齊，驅上樹，不須梯。」至是並驗。

彥伯弟仲遠，頗知書計。肅宗末年，余朱榮兵威稍盛，諸有啓謁，率多見從。而仲遠摹寫榮書，又刻榮印，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，造榮啓表，請人爲官，大得財貨，以資酒色，落魄無行。

及孝莊卽阼，除直寢、寧遠將軍、步兵校尉。尋特除平北將軍、建興太守，頓丘縣開國侯，邑五百戶。後加散騎常侍。及改郡立州，遷使持節、車騎將軍、建州刺史。加侍中，進爵爲公，增邑五百戶。尋改封清河郡，又加車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轉使持節、本將軍、徐州刺史、兼尚書左僕射、三徐州大行臺。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，餘如故。仲遠上言曰：「將統參佐，人數不足，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。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，在軍定第，斟酌授官。今求兼置，權濟軍要。」詔從之。於是隨情補授，肆意聚斂。余朱榮死，仲遠勒衆來向京師，攻陷西兗州，將逼東郡。莊帝詔諸督將駱驛進討，並爲仲遠所敗。又詔都

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。勝戰不利，仍降仲遠。尋余朱兆入洛，先護衆散而走。

前廢帝立，除使持節，侍中，都督三徐、二兗諸軍事，驃騎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徐州刺史，東道大都督，大行臺，進爵彭城王。尋加大將軍，又兼尙書令。竟不之州，遂鎮於大梁。仲遠遣使請準朝式，在軍鳴騶。帝覽啓，笑而許之。其肆情如此。復進督東道諸軍、本將軍、兗州刺史，餘如故。

仲遠天性貪暴，大宗富族，誣之以反，歿其家口，簿籍財物，皆以入己，丈夫死者投之河流，如此者不可勝數。諸將婦有美色者，莫不被其淫亂。自滎陽以東，輸稅悉入其軍，不送京師。時天光控關右，仲遠在大梁，兆據并州，世隆居京邑，各自專恣，權強莫比焉。所在並以貪虐爲事，於是四方解體。又加太宰，解大行臺。仲遠專恣尤劇，方之彥伯、世隆最爲無禮，東南牧守下至民俗，比之豺狼，特爲患苦。

後移屯東郡，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。余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，軍次陽平，王縱以間說，仲遠等迭相猜疑，狼狽遁走。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，南走東郡，仍奔蕭衍。死於江南。

仲遠弟世隆，字榮宗。肅宗末，爲直齋。轉直寢，後兼直閣，加前將軍。余朱榮表請入朝，靈太后惡之，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，榮因欲留之。世隆曰：「朝廷疑兄，故令世隆來，今若遂住，便有內備，非計之善者。」榮乃遣之。榮舉兵南出，世隆遂遁走，會榮於上黨。

建義初，除給事黃門侍郎。莊帝卽位，乃特除侍中、領軍將軍、左衛將軍、領左右、肆州大中正，封樂平郡開國公，食邑一千二百戶。又除車騎將軍、兼領軍，俄授左光祿大夫、兼尙書右僕射，尋卽眞。元顥逼大梁，詔假儀同三司、前軍都督，鎮虎牢。世隆不關世事，無將帥之略。顥既克滎陽，擒行臺楊昱，世隆懼而遁還。莊帝倉卒北巡，世隆之罪也。駕在河內，假驃騎大將軍、行臺右僕射、都督相州諸軍事、相州刺史、當州都督。及車駕還宮，除驃騎大將軍、尙書左僕射，攝選，左右廂出入。又以停年格取士，頗爲猥滯所稱。又請解侍中，詔加散騎常侍。

莊帝之將圖余朱榮也，或有勝世隆門以陳其狀者，世隆封以呈榮，勸其不入。榮自恃威強，不以爲意，遂手毀密書，唾地曰：「世隆無膽，誰敢生心！」及榮死，世隆奉榮妻，燒西陽門率衆夜走，北攻河橋，殺武衛將軍奚毅，率衆還戰大夏門外。朝野震懼，憂在不測。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，世隆斬之以徇。會李苗燒絕河梁，世隆乃北遁。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，世隆攻克之，盡殺城人以肆其忿。及至長子，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，曄以

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、尙書令、樂平郡王，加太傅，行司州牧，增邑五千戶。先赴京師，會兆於河陽。兆旣平京邑，自以爲功，讓世隆曰：「叔父在朝多時，耳目應廣，如何不知不聞，令天柱受禍！」按劍瞋目，聲色甚厲。世隆遜辭拜謝，然後得已。世隆深恨之。

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，世隆與兄弟密謀，以元曄疏遠，欲推立前廢帝。而余朱度律意在寶炬，乃曰：「廣陵不言，何以主天下？」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，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，後知能語，遂行廢立。

初，世隆之爲僕射，自憂不了，乃取尙書文簿在家省閱。性聰解，積十餘日，然後視事。又畏余朱榮威，深自克勉，留心几案，傍接賓客，遂有解了之名。榮死之後，無所顧憚。及爲尙書令，常使尙書郎宋遊道、邢昕在其宅廳視事，東西別坐，受納訴訟，稱命施行。其事恣如此。旣總朝政，生殺自由，公行淫佚，無復畏避，信任羣小，隨其與奪。又欲收軍人之意，加汎除授，皆以將軍而兼散職，督將兵吏無虛號者。自此五等大夫，遂致猥濫，又無員限，天下賤之。武定中，齊文襄奏皆罷，於是始革其弊。

世隆兄弟羣從，各擁強兵，割剝四海，極其暴虐。姦諂蛆酷多見信用，溫良名士罕預腹心。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。世隆尋讓太傅，改授太保，又固辭，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，次上公之下，以世隆爲之。贈其父買珍使持節、侍中、相國、錄尙書事、都督定相、青

齊濟五州諸軍事、大司馬、定州刺史。

及齊獻武王起義兵，仲遠、度律等愚戇，恃強不以爲慮，而世隆獨深憂恐。及天光戰敗，世隆請出收兵，前廢帝不許。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，簡閱敗衆，以次內之。而斛斯椿未得入城，詭說叔淵曰：「天光部下皆是西人，聞其欲掠京邑，遷都長安。宜先內我，以爲其備。」叔淵信而內之。椿旣至橋，盡殺世隆黨附，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，別使都督賈智、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，俱斬之。時年三十三。

初，世隆曾與吏部尙書元世儁握槊，忽聞局上歙然有聲，一局之子盡皆倒立，世隆甚惡之。世隆又曾晝寢，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，奚氏驚怖就視，而世隆寢如故也。旣覺，謂妻曰：「向夢人斷我頭去，意殊不適。」又此年正月晦日，令僕並不上省，西門不開。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：「『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，終日於洛濱遊觀。至晚，王還省，將車出東掖門，』」始覺車上無轡，請爲記識。時世隆封王，故呼爲令王。亭長以令、僕不上，西門不開，無車入省，兼無車跡。此奴固陳不已，公文列訴。尙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，白世隆付曹推檢。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，奴言：「初來時至司空府西，欲向省，令王嫌遲，遣二防閣捉儀刀催車。車入，到省西門，王嫌牛小，繫於闕下槐樹，更將一青牛駕車。令王著白紗高頂帽，短小黑色，」儼從皆裙襦袴褶，握板，不似常時服章。遂

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。」其屋先常閉籥。子容以西門不開，忽言從入；此屋常閉，奴言在中。詰其虛罔。奴云：「此屋若閉，求得開看，屋中有一板牀，牀上無席，大有塵土，兼有一甕米。奴拂牀而坐，兼畫地戲弄，甕中之米亦握看之。定其閉者，應無事驗。」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，戶閉極久，全無開跡。及入，拂牀畫地，蹤緒歷然，米亦符同，方知不謬。具以此對。世隆悵然，意以爲惡。未幾見誅。

世隆弟世承。莊帝初，爲寧朔將軍、步兵校尉，欒城縣開國伯。又特除撫軍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左衛將軍。尋加侍中，領御史中尉。世承人才猥劣，備員而已。及元顥內逼，詔世承守轡轅。世隆棄虎牢，不暇追告，尋爲元顥所擒，轢殺之。莊帝還宮，贈使持節、都督冀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司徒、冀州刺史，追封趙郡公。

世承弟弼，字輔伯。前廢帝初，爲散騎常侍、左衛將軍，封朝陽縣開國伯。又除車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領左右，改封河間郡公。尋爲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天光等之赴韓陵也，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尙書，爲齊州行臺，召募士馬，以趣四瀆。闕弼總東陽之衆，亦赴亂城，疑揚聲北渡，以爲犄角之勢。及天光等敗，弼乃還州。世隆旣擒，弼欲奔蕭衍，數與左右割臂爲約。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，乃說弼曰：「今方同契闊，須更約盟。宜可當心瀝血，示衆以信。」弼乃從之，遂大集部下，弼乃踞胡牀，令紹隆持刀披

心。紹隆因推刃殺之，傳首京師。

余朱度律，榮從父弟也。鄙朴少言。爲統軍，從榮征伐。莊帝初，除安西將軍、光祿大夫，封樂鄉縣開國伯。尋轉安北將軍、朔州刺史，復除軍州刺史。〔九〕後加散騎常侍、右衛將軍。又除衛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兼京畿大都督。榮死，與世隆赴晉陽。元暉之立，以度律爲太尉公、四面大都督，封常山王。與余朱兆入洛，兆還晉陽，留度律鎮京師。前廢帝時，爲使持節、侍中、大將軍、太尉、兼尙書令、東北道大行臺，與仲遠出拒義旗。齊獻武王間之，與余朱兆遂相疑貳，自敗而還。度律雖在軍戎，聚斂無厭，所至之處，爲百姓患毒。其母山氏聞度律敗，遂恚憤而發病。及度律至，母責之曰：「汝旣荷國恩，無狀反叛，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。」言終而卒，時人怪異之。後解大行臺，總隸長孫稚，戰於韓陵，敗還。斛斯椿先據河梁，度律欲攻之，會大雨，晝夜不止，士馬疲頓，弓矢不得施用，遂西走於灋波津，爲人擒執。椿囚之，送於齊獻武王。王送於洛，斬之都市。

余朱天光，榮從祖兄子。少勇決，善弓馬，榮親愛之，每有軍戎事要，常預謀策。孝昌末，榮將擁衆南轉，與天光密議。既據并肆，仍以天光爲都將，總統肆州兵馬。肅宗崩，榮向京師，以天光攝行肆州，委以後事。建義初，特除撫軍將軍、肆州刺史，長安縣開國公，食邑一千戶。榮將討葛榮，留天光在州，鎮其根本。謂之曰：「我身不得至處，非汝無以稱我心。」

永安中，加侍中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北秀容第一酋長。尋轉衛將軍。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，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、假鎮東將軍、都督，隸天穆，討破之。元顥入洛，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。榮發之後，并肆不安，詔天光以本官兼尙書僕射，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，仍行并州，委以安靜之。天光至并州，部分約勒，所在寧輯。顥破，尋還京師，遷驃騎將軍，加散騎常侍，改封廣宗郡公，增邑一千戶，仍爲左衛將軍。

建義元年夏，万俟醜奴僭大號，朝廷憂之。乃除天光使持節、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雍州刺史，率大都督、武衛將軍賀拔岳，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。天光初行，唯配軍士千人，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。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，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，并徵其馬。侃雖入慰勞，而蜀持疑不下。天光遂入關擊破之，簡取壯健以充軍士，悉收其馬。至雍，又稅民馬，合得萬餘匹。以軍人寡少，停留未進。榮遣責之，杖天光一

百，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。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，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，遂破擒之，獲騎士三千，步卒萬餘。

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，置柵於平亭。天光發雍至岐，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，停軍牧馬，宣言遠近曰：「今時將熱，非可征討，待至秋涼，別量進止。」醜奴每遣窺覘，有執送者，天光寬而問之，仍便放遣。免者傳其待秋之言，醜奴謂以爲實，分遣諸軍散營農稼，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。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，據險立柵，且耕且守。在其左右，千人已下爲一柵者，乃復數處。天光知其勢分，遂密嚴備。晡時，潛遣輕騎先行斷路，以防賊知，於後諸軍盡發。昧旦，攻圍元進大柵，拔之，諸所俘執，並皆放散，須臾之間，左右諸柵悉來歸款。前去涇州百八十里，通夜徑進，後日至城，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仍以城降。醜奴棄平亭而走，欲趨高平。天光遣岳輕騎急追，明日，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，一戰擒之。天光明便共逼高平，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。

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。時高平大旱，天光以馬乏草，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，息衆牧馬。於是涇、豳、二夏，北至靈州，賊黨結聚之類，並來歸降。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。道洛招誘城人來掩，襲殺邪利并其所部。天光與岳、悅等馳赴之，道洛出城拒戰，暫交便退，追殺千餘人，道洛還走入山，城復降附。天光遣慰喻，道

洛不從，乃率衆西依牽屯山，據險自守。榮責天光失邪利，不獲道洛，復遣使杖之一百，詔降爲散騎常侍、撫軍將軍、雍州刺史，削爵爲侯。

天光與岳、悅等復向牽屯討之。天光身討道洛，道洛戰敗，率數千騎而走，天光追之不及，遂得入隴，投略陽賊帥王慶雲。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，得之甚喜，便謂大事可圖，乃自稱皇帝，以道洛爲大將軍。天光欲討之，而莊帝頻敕榮復有書，以隴中險邃，兼天盛暑，令待冬月。而天光知其可制，乃率諸軍入隴，至慶雲所居水洛城。慶雲、道洛出城拒戰，天光復射中道洛臂，失弓還走。破其東城，賊遂併趨西城，城中無水，衆聚熱渴。有人走降，言慶雲、道洛欲突出死戰。天光恐失賊帥，燼爨未已，乃遣謂慶雲曰：「力屈如此，可以早降，若未敢決，當聽諸人今夜共議，明晨早報。」而慶雲等冀得小緩，待夜突出，報天光云，「請待明日」。天光因謂曰：「相知須水，今爲小退，任取河飲。」賊衆安悅，無復走心。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，各長七尺，至黃昏時，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，周匝立槍，要路加厚。又伏人槍中，備其衝突，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。其夜，慶雲、道洛果便突出，馳馬先進，不覺至槍，馬各傷倒，伏兵便起，同時擒獲。餘衆皆出城南，遇槍而止。城北軍士登梯上城，賊徒路窮乞降，至明盡收其仗。天光、岳、悅等議悉坑之，死者萬七千人，分其家口。於是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涼、鄯善咸來款順。天光頓軍略陽，詔復天光前官爵，尋加侍中、儀同三司，增邑

至三千戶。

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，超覺，走歸天光。天光復與岳、悅等討平之。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，^{〔三〕}琛顯走赴天光。天光遣師臨之，往皆克定。初，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，後復北走，收聚部類謀爲逆，攻降人叱干麒麟，欲并其衆。麒麟請救於天光，天光遣岳討之，未至，明達走於東夏。岳聞榮死，故不追之，仍還涇州以待天光。天光亦下隴，與岳圖入洛之策。進至雍州北，破叛已疑。

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。天光與岳謀，欲令帝外奔，別更推立。乃頻啓云：「臣實無異心，惟仰奉天顏，以申宗門之罪。」又其下僚屬啓云：「天光密有異圖，願思勝算以防微意。」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，元暉又以爲隴西王。及聞余朱兆已入京師，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，尋便還雍。世隆等議廢元暉，更舉親賢，遣使告天光。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，又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兼尚書令、關西大行臺。天光北出夏州，遣將討宿勤明達，擒之送洛。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、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，^{〔四〕}未有所附。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，內懷憂恐，不復北事伊利等，但微遣備之而已。又除大司馬。

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，余朱兆、仲遠等既經敗退，世隆累使徵天光，天光不從。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：「非王無以能定，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。」天光不得已而東下，與仲遠等敗

於韓陵。斛斯椿等先還，於河梁拒之。天光既不得渡，西北走，遇雨不可前進，乃執獲之，與度律送於獻武王。王致於洛，斬於都市，年三十七。余朱專恣，分裂天下，各據一方。天光有定關西之功，差不酷暴，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。

史臣曰：余朱兆之在晉陽，天光之據隴右，仲遠鎮捍東南，世隆專秉朝政，于時立君廢主，易於奔棊，慶賞威刑咸出於己。若使布德行義，憂公忘私，脣齒相依，同心協力，則磐石之固，未可圖也。然是庸才，志識無遠，所爭唯權勢，所好惟財色，譬諸溪壑，有甚豺狼，天下失望，人懷怨憤，遂令勁敵得容覘間，心腹內阻，形影外合。是以廣阿之役，葉落冰離，韓陵之戰，土崩瓦解。一旦殄滅，豈不哀哉！傳稱「師克在和」，詩云「貪人敗類」，貪而不和，難以濟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元曄立 諸本「曄」作「暉」，北史卷四八余朱榮附余朱兆傳作「曄」。按余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帝，歷見本卷世隆傳、卷一〇孝莊紀永安三年十月條、卷一九下南安王楨附元曄傳，「曄」字

訛，今據改。

〔二〕遂害帝於三級寺 諸本「三」作「五」，卷一〇莊帝紀及通鑑卷一五四四七九三頁作「三」。按洛陽伽藍記卷一永寧寺條敘述此事也作「三級寺」。本書卷一一二上靈徵志上稱永熙三年三月「并州三級寺南門災」。「五」字訛，今改正。

〔三〕及張勸等掩襲世隆 北史卷六齊紀神武紀、卷四九斛斯椿傳、北齊書卷一神武紀補、通鑑卷一五五四八二〇頁「張勸」作「張歡」。按「張歡」又見北史卷一四后妃傳下周文皇后元氏傳，其人卽北齊書卷二〇、北史卷五三張瓊傳所記，「瓊子忻」。錢氏考異卷四〇認爲「齊史避諱，改『歡』爲『忻』」。此傳和下世隆傳的「張勸」當亦魏收避齊諱改，本名實是「歡」。

〔四〕顥既克滎陽擒行臺楊昱 百衲本「楊昱」作「陽回」，他本都作「陽回」。按卷一〇孝莊紀永安二年五月丁巳記楊昱以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，乙丑又記「元顥陷滎陽，執楊昱」。其事亦見卷五八楊播附昱傳。雖「行臺」和「大都督」官稱有異，其時被元顥所擒的守滎陽的主將只有「楊昱」，「陽回」或「陽回」都是「楊昱」之訛，今改正。

〔五〕姦諂蛆酷多見信用 按「蛆」當作「狙」，意謂狡詐。

〔六〕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 北史卷四八余朱榮附世隆傳作「帖」，與「怙」通，冊府卷九五一一二八九頁作「怙」。按卷八〇賀拔勝傳見「田怙」。又北齊書卷二二李元忠附李愍傳說

他曾奉命襲擊葛榮，所署廣州刺史田怙。其人當卽在此時叛降魏軍。「怙」疑是「怙」之訛。

〔七〕將軍出東掖門 諸本「軍」訛「軍」，今據北史卷四八、冊府同上卷頁改。

〔八〕短小黑色 諸本脫「小」字，今據北史卷四八、冊府同上卷頁補。

〔九〕復除軍州刺史 按地志無此州名，也不見紀傳，「軍」字當訛。

〔一〇〕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仍以城降 諸本「長貴」下旁注「疑」字。按周書卷一四賀拔岳傳也作「侯幾長貴」，並無可疑，今刪。

〔一一〕率數千騎而走 諸本「率」訛「牽」，今據冊府卷四三二五一四四頁改。

〔一二〕至慶雲所居水洛城 諸本「水洛」作「永洛」。按卷一〇孝莊紀三朝本永安三年六月、周書卷一四賀拔岳傳、卷一七若干惠傳百衲本作「水洛」。今據改，參卷一〇校記〔一〇〕。

〔一三〕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 通鑑卷一五四四七七頁作「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」。按南秦州之滑城不見記載，疑「滑」字衍，通鑑「琛顯」作「顯」當是雙名單稱。

〔一四〕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 諸本及北史卷四八「干」作「于」。按北齊書卷二七万俟普傳補云：「子洛，字受洛干」，北史卷六齊紀一、北齊書卷二神武紀下並作「受洛干」。「于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魏書卷七十六

列傳第六十四

盧同 張烈

盧同，字叔倫，范陽涿人，盧玄之族孫。父輔，字顯元，本州別駕。同身長八尺，容貌魁偉，善於處世。太和中，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。稍遷司空祭酒、昌黎太守。尋爲營州長史，仍帶郡。入除河南尹丞，遷太尉屬。

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，都督中山王英、尙書邢巒等討之，詔同爲軍司。事平，除冀州鎮東府長史。遭父憂解任。後除司空諮議參軍，兼司馬，爲營構東宮都將。延昌中，秦州民反，詔同兼通直常侍，持節慰諭之，多所降下。還轉尙書右丞，進號輔國將軍，以父諱不拜，改授龍驤。熙平初，轉左丞，加征虜將軍。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，皆七八十尺，以邀奉公之譽，部內患之。同於歲祿官給長絹，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。書奏，詔科康生之

罪，兼褒同在公之績。

肅宗世，朝政稍衰，人多竊冒軍功。同閱吏部勳書，因加檢覆，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。同乃表言：

竊見吏部勳簿，多皆改換。乃校中兵奏按，並復乖舛。臣聊爾揀練，已得三百餘人，明知隱而未露者，動有千數。愚謂罪雖恩免，猶須刊定。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，總集吏部、中兵二局勳簿，對勾奏按。若名級相應者，卽於黃素楷書大字，具件階級數，令本曹尙書以朱印印之。明造兩通，一關吏部，一留兵局，與奏按對掌。進則防揩洗之僞，退則無改易之理。從前以來，勳書上省，唯列姓名，不載本屬，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。今請征職白民，具列本州、郡、縣、三長之所；其實官正職者，亦列名貫，別錄歷階。仰本軍印記其上，然後印縫，各上所司，統將、都督並皆印記，然後列上行臺。行臺關太尉，太尉檢練精實，乃始關刺省重究括，然後奏申。奏出之日，黃素朱印，關付吏部。

頃來非但偷階冒名，改換勳簿而已，或一階再取，或易名受級，凡如此者，其人不少。良由吏部無簿，防塞失方。何者？吏部加階之後，簿不注記，緣此之故，易生僥倖。自今敘階之後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，尙書印記，然後付曹。郎中別作抄目，〔二〕印

記一如尙書，郎中自掌，遞代相付。此制一行，差止姦罔。

詔從之。同又奏曰：

臣頃奏以黃素爲勳，具注官名、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，事目三條，已蒙旨許。臣伏思黃素勳簿，政可粗止姦僞，然在軍虛詐，猶未可盡。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，行臺、軍司、監軍、都督各明立文按，處處記之。斬首成一階已上，卽令給券。一紙之上，當中大書，起行臺、統軍位號，動人甲乙。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，亦具書於券。各盡一行，當行豎裂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，破某處陳，某官某勳，印記爲驗。一支付勳人，一支付行臺。記至京，卽送門下，別函守錄。

又自遷都以來，戎車屢捷，所以征勳轉多，敍不可盡者，良由歲久生姦，積年長僞，巧吏階緣，偷增遂甚。請自今爲始，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，卽廣下遠近，云某處勳判，咸令知聞。立格酬敍，以三年爲斷。其職人及出身，限內悉令銓除；實官及外號，隨才加授。庶使酬勳者速申，立功者勸，事不經久，僥倖易息。或遭窮難，州無中正者，不在此限。

又勳簿之法，征還之日卽應申送。頃來行臺、督將，至京始造，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。姦僞之原，實自由此。於今以後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，不聽隔月。

詔復依行。

元叉之廢靈太后也，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起兵於鄴。熙敗，以同爲持節、兼黃門侍郎、慰勞使，乃就州刑熙。還授平東將軍，正黃門，營明堂副將。尋加撫軍將軍、光祿大夫、本州大中正。同善事在位，爲叉所親，戮熙之日，深窮黨與，以希叉旨，論者非之。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。同兄琇，少多大言，常云「公侯可致」。至此始爲都水使者。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，琇遂除安州刺史。論者稱之。

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，除同度支尚書，黃門如故，持節使營州慰勞，聽以便宜從事。同頻遣使人，皆爲賊害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，齎書諭德興，德興乃降。安輯其民而還。德興復反，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，兼尚書行臺慰勞之。同慮德興難信，勒衆而往，爲德興所擊，大敗而還。

靈太后反政，以同叉黨，除名。孝昌三年，除左將軍、太中大夫、兼左丞，爲齊亮二州行臺，節度大都督李叔仁。闕「三」莊帝踐祚，詔復本秩，除都官尚書，復兼七兵。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，封章武縣開國伯，邑四百戶。正除七兵，尋轉殿中，加征南將軍。普泰初，除侍中，進號驃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同時久病，強牽從務，啓乞儀同。初同之爲黃門也，與前廢帝俱在門下，同異其爲人，素相款託。廢帝以恩舊許之，除儀同三司，餘官如故。永熙初

薨，年五十六。贈侍中、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開國伯如故，賜帛四百匹，諡曰孝穆。三年，復加贈尚書右僕射。有四子。

長子斐，武定中，文襄王大將軍府掾。

斐弟筠，青州治中。

同兄靜，太常丞。

靜子景裕，在儒林傳。

張烈，字徽仙，清河東武城人也。高祖賜名曰烈，仍以本名爲字焉。高祖稀，爲慕容儼尚書右僕射。曾祖恂，散騎常侍，隨慕容德南渡，因居齊郡之臨淄。烈少孤貧，涉獵經史，有氣概。時青州有崔徽伯、房徽叔，與烈並有令譽，時人號曰「三徽」。高祖時，入官代都，歷侍御、主文中散。遷洛，除尚書儀曹郎、彭城王功曹史、太子步兵校尉。

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，謀將入寇。時順陽太守王青石官江南，荊州刺史、廣陽王嘉慮其有異，表請代之。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，互有申薦者。高祖曰：「此郡今當必爭之地，須得堪濟之才，何容汎舉也。」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，時有會人意處，朕欲用之，

何如？彭城王勰稱贊之，遂敕除陵江將軍、順陽太守。烈到郡二日，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，七十餘日，烈撫厲將士，甚得軍人之和。會車駕南討，慧景遁走。高祖親勞烈曰：「卿定可，遂能不負所寄。」烈拜謝曰：「若不值鑾輿親駕，臣將不免困於犬羊。自是陛下不負臣，非臣能不負陛下。」高祖善其對。

世宗卽位，追錄先勳，封清河縣開國子，邑二百戶。尋以母老歸養。積十餘年，頻值凶儉，烈爲粥以食飢人，蒙濟者甚衆，鄉黨以此稱之。肅宗初，除龍驤將軍、司徒右長史。又轉征虜將軍、司空長史。先是，元又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，及又當權，烈託故義之懷，遂相諂附。除前將軍、給事黃門侍郎，尋加平南將軍、光祿大夫。後靈太后反政，以烈又黨，出爲鎮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，僮客甚多，慮其怨望，不宜出爲本州，改授安北將軍、瀛州刺史。爲政清靜，吏民安之。

更滿還朝，因辭老還鄉里。兄弟同居怡怡然，爲親類所慕。元象元年，卒於家，時年七十七。烈先爲家誡千餘言，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，臨終敕子姪不聽求贈，但勒家誡立碣而已。其子質奉行焉。

質，博學多才藝。解褐奉朝請，員外郎、龍驤將軍、諫議大夫。未襲爵。興和中，卒於家。

質弟登，州主簿。

烈弟僧皓，字山客。歷涉羣書，工於談說，有名於當世。熙平初，徵爲諫議大夫。正光五年，以國子博士徵之。孝昌二年，徵爲散騎侍郎。並不赴。世號爲徵君焉。好營產業，孜孜不已，藏鏹巨萬，他資亦稱是。兄弟自供儉約，車馬瘦弊，身服布裳，而婢妾紈綺。僧皓尤好蒲弈，戲不擇人，是以獲譏於世。前廢帝時，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，僧皓與同。事敗，死於獄，籍沒家產。出帝初，訴復業。

子軌，州主簿。

史臣曰：盧同質器洪厚，卷舒兼濟。張烈早標名輩，氣尚見知。趨捨深沉，俱至顯達，雅道正路，其殆病諸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郎中別作抄目 諸本「目」訛「自」，不可通，今據北史卷三〇盧同傳改。

〔二〕臣頃奏以黃素爲勳 按「勳」下當脫「簿」字，下云「黃素勳簿」可證。

〔三〕節度大都督李叔仁闕 諸本下旁注「闕」字。按卷九肅宗紀孝昌三年二月庚申稱東郡民趙顯德

反，詔都督李叔仁討之；三月辛未，又稱齊州廣川民劉鈞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；六月，稱詔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。東郡屬西兗州。盧同以齊兗二州行臺節度李叔仁，所闕必卽鎮壓，這兩支起義軍事，但紀不書盧同以行臺節度事。

魏書卷七十七

列傳第六十五

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

宋翻，字飛鳥，廣平列人人也，吏部尚書弁族弟。少有操尚，世人以剛斷許之。世宗初，起家奉朝請，本州治中、廣平王郎中令。尋拜河陰令。

翻弟道璵，先爲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，愉反，逼道璵爲官，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。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，猶坐身死，翻、世景除名。久之，拜翻治書侍御史、洛陽令、中散大夫、相州大中正，猶領治書。又遷左將軍、南兗州刺史。時蕭衍遣將先據荊山，規將寇竊。屬壽春淪陷，賊遂乘勢徑趨項城。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，頻戰破之，自是州境帖然。

孝莊時，除司徒左長史、撫軍將軍、河南尹。初，翻爲河陰令，順陽公主家奴爲劫，攝而不送，翻將兵圍主宅，執主壻馮穆，步驅向縣。時正炎暑，立之日中，流汗霑地。縣舊有大

枷，時人號曰「彌尾青」，及翻爲縣主，吏請焚之。翻曰：「且置南牆下，以待豪家。」未幾，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，辭色不遜，命取尾青以鎮之。旣免，入訴於世宗。世宗大怒，敕河南尹推治其罪。翻具自陳狀。詔曰：「卿故違朝法，豈不欲作威以買名？」翻對：「造者非臣，買名者亦宜非臣。所以留者，非敢施於百姓，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。」於是威振京師。及爲洛陽，迄於爲尹，畏憚權勢，更相承接，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。永安三年，卒於位。贈侍中、衛將軍、相州刺史。出帝初，重贈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尚書左僕射、雍州刺史，諡曰貞烈。

子思遠，卒於司空從事中郎。

翻弟毓，字道和，敦篤有志行。平西將軍、太中大夫。

子世軌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。

毓弟世景，在良吏傳。

世景弟叔集，亦有學行。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，表爲員外散騎侍郎，引同戎役。及衍敗，同時遇害。

叔集弟道璵，少而敏雋。世宗初，以才學被召，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，考正同異。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。臨死，作詩及挽歌詞，寄之親朋，以見怨痛。道璵又

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，其末章云：「子深懷璧憂，余有當門病。」道璵既不免難，始均亦遇世禍，時咸怪之。無子，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。

辛雄，字世賓，隴西狄道人。父暢，字幼達，大將軍諮議參軍、汝南鄉郡二郡太守，太和中，本郡中正。雄有孝性，頗涉書史，好刑名，廉謹雅素，不妄交友，喜怒不形於色。釋褐奉朝請。父於郡遇患，雄自免歸，晨夜扶抱。及父喪居憂，殆不可識，爲世所稱。

正始初，除給事中，十年不遷職，乃以病免。清河王懌爲司空，辟戶曹參軍，攝田曹事。懌遷司徒，仍隨授戶曹參軍。並當煩劇，諍訟填委。雄用心平直，加以閑明政事，經其斷割，莫不悅服。懌重之，每謂人曰：「必也無訟乎，辛雄其有焉。」由是名顯。懌遷太尉，又爲記室參軍。神龜中，除尚書駕部郎中，轉三公郎。其年，沙汰郎官，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，餘悉罷遣，更授李琰等。

先是，御史中尉、東平王元匡復欲興棺諫諍，尚書令、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，詔恕死爲民。雄奏理匡曰：「竊惟白衣元匡，歷奉三朝，每蒙寵遇。謇諤之性，簡自帝心；鷹鷂之志，形於在昔。故高祖錫之以匡名，陛下任之以彈糾。至若茹皓昇輦，匡斥宜下之言；高肇當

政，匡陳擅權之表。剛毅忠款，羣臣莫及；骨鯁之跡，朝野共知。當高肇之時，匡造棺致諫，主聖臣直，卒以無咎。假欲重造，先帝已容之於前，陛下亦宜寬之於後，況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。脫終貶黜，不在朝廷，恐杜忠臣之口，塞諫者之心，乖琴瑟之至和，違鹽梅之相濟。祁奚云，叔向之賢，可及十世，而匡不免其身，實可嗟惜。」未幾，匡除龍驤將軍、平州刺史。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：「至如辛郎中才用，省中諸人莫出其右。」寶夤曰：「吾聞游僕射云：『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，足矣。』今日之賞，何其晚哉！」

初，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，經恩競訴，枉直難明，遂奏曾染風聞者，不問曲直，推爲獄成，悉不斷理。詔令門下、尚書、廷尉議之。雄議曰：

春秋之義：不幸而失，寧僭不濫。僭則失罪人，濫乃害善人。今議者不忍罪姦吏，使出入縱情，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，豈所謂賞善罰惡，殷勤隱恤者也。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，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，所以小大用情，貴在得所。失之千里，差在毫釐。雄久執按牘，數見疑訟，職掌三千，願言者六。

一曰：御史所糾，有注其逃走者。及其出訴，或爲公使，本曹給過所有指，如不推檢，文按灼然者，雪之。二曰：御史赦前注獲見贓，不辨行賕主名，檢無賂以置直之主，宜應洗復。三曰：經拷不引，傍無三證，比以獄按既成，因卽除削。或有據令奏復

者，與奪不同，未獲爲通例。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。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，然後成證，則於理太寬。若傳聞卽爲證，則於理太急。今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，物及證狀顯著，準以爲驗。四曰：赦前斷事，或引律乖錯，使除復失衷，雖按成經赦，宜追從律。五曰：經赦除名之後，或邀駕訴枉，被旨重究，或訴省稱冤，爲奏更檢。事付有司，未被研判，遂遇恩宥。如此之徒，謂不得異於常格，依前按爲定。若不合拷究，已復之流，請不追奪。六曰：或受辭下檢反覆，使鞫獄證占分明，理合清雪，未及告按，忽逢恩赦。若從證占而雪，則違正格；如除其名，罪濫潔士。以爲罪須按成，雪以占定，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，不得爲占定。

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，未聞知冤而不理。今之所陳，實士師之深疑，朝夕之急務，願垂察焉。

詔從雄議。自後每有疑議，雄與公卿駁難，事多見從，於是公能之名甚盛。

又爲祿養論，稱仲尼陳五孝，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。禮記：「八十，一子不從政；九十，家不從政。」鄭玄注云：「復除之。」然則，止復庶民，非公卿大夫士之謂。以爲宜聽祿養，不約其年。」書奏，肅宗納之。以母憂去任。卒哭，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。俄兼司州別駕，加前軍將軍。

孝昌元年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，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。時遣大都督、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，盤桓不進。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誨爲使，給齊庫刀，持節、乘驛催軍，有違卽令斬決。肅宗謂雄曰：「誨，朕家諸子，標以親懿。籌策機計，仗卿取勝耳。」到軍，勒令並進徐州，綜送降款。冀州刺史侯剛啓爲長史，肅宗以雄長於世務，惜不許之，更除司空長史。於時，諸公皆慕其名，欲屈爲佐，莫能得也。

時諸方賊盛，而南寇侵境，山蠻作逆，肅宗欲親討，以荊州爲先，詔雄爲行臺左丞，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趣葉城，別將裴衍西通鵠路。衍稽留未進，彧師已次汝濱。北溝求救，「彧以處分道別，不欲應之。雄曰：『今裴衍未至，王士衆已集，蠻左唐突，撓亂近畿，梁汝之間，民不安業，若不時撲滅，更爲深害。王秉麾閫外，唯利是從，見可而進，何必守道，苟安社稷，理可專裁。所謂臣率義而行，不待命者也。』」彧恐後有得失之責，要雄符下。雄以駕將親伐，蠻夷必懷震動，乘彼離心，無往不破，遂符彧軍，令速赴擊。賊聞之，果自走散。

在軍上疏曰：「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，觸白刃而不憚者，一則求榮名，二則貪重賞，三則畏刑罰，四則避禍難。非此數事，雖聖王不能勸其臣，慈父不能厲其子。明主深知其情，故賞必行，罰必信，使親疏、貴賤、勇怯、賢愚，聞鍾鼓之聲，見旌旗之列，莫不奮激，競赴敵場，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，利害懸於前，欲罷不能耳。自秦隴逆節，將歷數年，蠻左亂常，稍

已多載。凡在戎役，數十萬人，三方師衆，敗多勝少，跡其所由，不明賞罰故也。陛下欲天下之早平，懲征夫之勤悴，乃降明詔，賞不移時。然兵將之勳，歷稔不決；亡軍之卒，晏然在家。致令節士無所勸慕，庸人無所畏懼。進而擊賊，死交而賞賒；退而逃散，身全而無罪。此其所以望敵奔沮，不肯進力者矣。若重發明詔，更量賞罰，則軍威必張，賊難可弭。臣聞必不得已，去食就信。以此推之，信不可斯須廢也。賞罰，陛下之所易，尙不能全而行之；攻敵，士之所難，欲其必死，寧可得也？臣旣庸弱，忝當戎使，職司所見，輒敢上聞。惟陛下審其可否。」

會右丞闕，肅宗詔僕射、城陽王徽舉人，徽遙舉雄。仍除輔國將軍、尙書右丞。尋轉吏部郎中，遷平東將軍、光祿大夫，郎中如故。上疏曰：「帝王之道，莫尙於安民，安民之本，莫加於禮律。禮律旣設，擇賢而行之，天下雍熙，無非任賢之功也。故虞舜之盛，穆穆標美；文王受命，濟濟以康。高祖孝文皇帝，天縱大聖，開復典謨，選三代之異禮，採二漢之典法。端拱而四方安，刑措而兆民治。世宗重光繼軌，每念聿修，官人有道，萬里清謐。陛下劬勞日昃，躬親庶政，求瘼恤民，無時暫憩，而黔首紛然，兵車不息。以臣愚見，可得而言。自神龜末來，專以停年爲選。士無善惡，歲久先敍；職無劇易，名到授官。執按之吏，以差次日月爲功能；銓衡之人，以簡用老舊爲平直。且庸劣之人，莫不貪鄙。委斗筭以共治之重，託

碩鼠以百里之命，皆貨賄是求，肆心縱意。禁制雖煩，不勝其欲。致令徭役不均，發調違謬，箕斂盈門，囚執滿道。二聖明詔，寢而不遵，畫一之法，懸而不用。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。豈有餘憾哉？蓋由官授不得其人，百姓不堪其命故也。當今天下黔黎，久經寇賊，父死兄亡，子弟淪陷，流離艱危，十室而九，白骨不收，孤嫠靡恤，財殫力盡，無以卒歲。宜及此時，早加慰撫。蓋助陛下治天下者，惟在守令，最須簡置，以康國道。但郡縣選舉，由來共輕，貴遊儁才，莫肯居此。宜改其弊，以定官方。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，中等爲第二清，下等爲第三清。選補之法，妙盡才望，如不可並，後地先才。不得拘以停年，竟無銓革。三載黜陟，有稱者補在京名官，如前代故事，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。則人思自勉，上下同心，枉屈可申，強暴自息，刑政日平，民俗奉化矣。復何憂於不治，何恤於逆徒也。竊見今之守令，清慎奉治，則政平訟理，有非其才，則綱維荒穢。伏願陛下暫留天心，校其利害，則臣言可驗，不待終朝。昔杜畿寬惠，河東無警；蘇則分糧，金城克復。略觀今古，風俗遷訛，罔不任賢以相化革，朝任夕治，功可立待。若遵常習故，不明選典，欲以靜民，便恐無日。」書奏，會肅宗崩。

初，蕭寶夤在雍州起逆，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，多蒙爵賞。武泰中，詔雄兼尚書，爲關西賞勳大使。未行之間，會尔朱榮入洛，及河陰之難，人情未安，雄潛竄不出。莊帝欲以雄

爲尙書，門下奏曰：「辛雄不出，存亡未分。」莊帝曰：「寧失亡而用之，不可失存而不用也。」遂除度支尙書，加安南將軍。元顥入洛也，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，莊帝以侃爲度支尙書。及乘輿反洛，復召雄上。雄面辭曰：「臣不能死事，俛眉從賊，乃是朝廷罪人，縱陛下不賜誅罰，而北來尙書勳高義重，臣宜避賢路。」莊帝曰：「卿且還本司，朕當別有處分。」遂解侃尙書。

未幾，詔雄以本官兼侍中、關西慰勞大使。將發，請事五條。一言逋懸租調，宜悉不徵。二言簡罷非時徭役，以紓民命。三言課調之際，使豐儉有殊，令州郡量檢，不得均一。四言兵起歷年，死亡者衆，或父或子，辛酸未歇，見存耆老，請假板職，悅生者之意，慰死者之魂。五言喪亂既久，禮儀罕習，如有閨門和穆、孝悌卓然者，宜表其門閭。仍啓曰：「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，一曰利之，二曰成之，三曰生之，四曰與之，五曰樂之，六曰喜之。使民不失其時，則成之也；省刑罰，則生之也；薄賦斂，則與之也；無多徭役，則樂之也；吏靜不苛，則喜之也。伏惟陛下道邁前王，功超往代，敷春風而鼓俗，旌至德以調民。生之養之，正當茲日；悅近來遠，亦是今時。臣既忝將命，宣揚聖澤，前件六事，謂所宜行。若不除煩收疾，〔三〕惠孤恤寡，便是徒乘官驛，虛號王人，往還有費於郵亭，皇恩無逮於民俗。謹率愚管，敢以陳聞，乞垂覽許。」莊帝從之，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，八十者授郡，九十加四品將軍，

百歲從三品將軍。

三年，遷鎮南將軍、都官尚書、行河南尹。普泰時，爲鎮軍將軍、殿中尚書，又加衛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、秦州大中正。太昌中，又除殿中尚書、兼吏部尚書。尋除車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仍尚書。永熙二年三月，又兼吏部尚書。於時近習專恣，請託不已，雄懼其讒慝，不能確然守正，論者頗譏之。

出帝南狩，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。永熙末，兼侍中。帝入關右，齊獻武王至洛，於永寧寺集朝士，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、劉欽、楊機等曰：「爲臣奉主，扶危救亂，若處不諫諍，出不陪隨，緩則耽寵，急便竄避，臣節安在？」諸人默然不能對。雄對曰：「當主上信狎近臣，雄等不與謀議。及乘輿西邁，若卽奔隨，便恐跡同佞黨，留待大王，便以不從蒙責。雄等進退如此，不能自委溝壑，實爲慚負。」王復責曰：「卿等備位納言，當以身報國，不能盡忠，依附諂佞，未聞卿等諫諍一言，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，罪欲何歸也！」乃誅之，時年五十。沒其家口。二子士璨、士貞，逃入關中。

雄從父兄纂，字伯將。學涉文史，溫良雅正。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。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、有舊，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，逃竄投纂。事覺，坐免官。積十餘年，除奉朝請。稍轉太

尉騎兵參軍，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。及欲定考，懌曰：「辛騎兵有學有才，宜爲上第。」轉越騎校尉。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，引爲錄事參軍。臨淮王彧北征，以纂隨崇有稱，啓爲長史。及廣陽王淵北伐，又引爲長史。尋拜諫議大夫。雅爲彧所稱歎，屢在朝廷薦舉之。

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，詔纂持節、兼尚書左丞、南道行臺，率衆赴接，至便破之。義宗等以其勁速，不敢復進。於時海內多虞，京師更無繼援，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。又詔爲荊州軍司，除驍騎將軍，加輔國將軍。纂善撫將士，人多用命，賊甚憚之。會肅宗崩諱至，咸以對敵，欲祕凶問。纂曰：「安危在人，豈關是也。」遂發喪號哭，三軍縞素。還入州城，申以盟約。尋爲義宗所圍，相率固守。莊帝卽位，除通直散騎常侍、征虜將軍、兼尚書，仍行臺。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，擒之。入城，因舉酒屬纂曰：「微辛行臺之在斯，吾亦無由建此功也。」入朝，言於莊帝，稱纂固節危城，宜蒙爵賞，以勸將來。帝乃下詔慰勉之。

尋除持節、平東將軍、中郎將，賜絹五十匹，金裝刀一口。永安二年，元顥乘勝，卒至城下，余朱世隆狼狽退還，城內空虛，遂爲顥擒。及莊帝還宮，纂謝不守之罪。帝曰：「於時朕亦北巡。東軍不守，豈卿之過。」還鎮虎牢，俄轉中軍將軍、滎陽太守。民有姜洛生、康乞得者，舊是太守 鄭仲明左右，豪猾偷竊，境內爲患。纂伺捕擒獲，梟於郡市，百姓忻然。加鎮東將軍。太昌中，除左光祿大夫。纂僑寓洛陽，乃爲河南邑中正。

永熙三年，除使持節、河內太守。齊獻武王赴洛，兵集城下，纂出城謁王曰：「纂受詔於此，本有禦防。大王忠貞王室，扶獎顛危，纂敢不匍匐。」王曰：「吾志去姦佞，以康國道，河內此言，深得王臣之節。」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：「吾行途疲弊，宜代吾執河內手也。」便入洛。

九月，行西荊州事、兼尚書、南道行臺，尋正刺史。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，應宇文黑獺。纂議欲出軍討之，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：「析陽四面無民，唯一城之地耳。山路深險，表裏羣蠻。今若少遣軍，則力不能制賊；多遣，則減徹防衛，根本虛弱。脫不如意，便大挫威名。人情一去，州城難保。」纂曰：「豈得縱賊不討，令其爲患日深！」廣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唯須萬全。且慮在心腹，何暇疥癬。聞臺軍已破洪威，計不久應至。公但約勒屬城，使各修完壘壁，善撫百姓，以待救兵。雖失析陽，如棄雞肋。」纂曰：「卿言自是一途，我意以爲不爾。」遂遣兵攻之，不克而敗，諸將因亡不返。城人又密招西賊，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，突入州城，遂至廳閣。纂左右惟五六人，短兵接戰，爲賊所擒，遂害之。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、司徒公、定州刺史。

子子炎，武定中，博陵太守。

雄從祖曇護，以謹厚見稱。卒於并州州都。

子熾，武定中，衛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

雄族祖琛，字僧貴。父敬宗，延興中代郡太守。琛少孤，曾過友人，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，垂涕久之。釋褐奉朝請，滎陽郡丞。太守元麗性頗使酒，琛每諫之。麗後醉，輒令閉閣，曰：「勿使丞入也。」高祖南征，麗從輿駕，詔琛曰：「委卿郡事，如太守也。」景明中，爲伏波將軍、濟州輔國府長史。轉奉車都尉，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。刺史李崇，多事產業，琛每諍折，崇不從，遂相糾舉，詔並不問。後加龍驤將軍，帶南梁太守。崇因置酒，謂琛曰：「長史後必爲刺史，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。」琛對曰：「若萬一叨忝，得一方正長史，朝夕聞過，是所願也。」崇有慚色。卒於官。琛寬雅有度量，涉獵經史，喜愠不形於色，當官奉法，在所有稱。

長子悠，字元壽，早有器業。爲侍御史，監揚州軍。賊平，錄勳書，時崇猶爲刺史，欲寄人名，悠不許。崇曰：「我昔值其父，今復逢其子。」早卒。

悠弟俊，字叔義，有文才。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。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，以爲郎中，有軍國機斷。還京，於滎陽爲人劫害。贈征虜將軍、東秦州刺史。

俊弟術，武定末，散騎常侍。

術弟休，字季令。休弟脩，字季緒。俱有學尚，亦早卒，時人傷惜之。

琛族子珍之，少有氣力。太尉鎧曹行參軍，稍遷中堅將軍、司徒錄事參軍、廣州大中。丁憂去任。尋起爲汝北太守。永安中，司空諮議參軍、通直常侍。永熙中，襄城太守。天平初，洛州以南人情駭懼，敕爲大使，持節慰諭廣洛二州。三年，除征東將軍、行陽平郡事。郡民路黑奴起逆，攻郡，爲黑奴所執。諸賊勸殺之，黑奴曰：「成敗未可知，何爲先殺太守也？」乃將珍之自隨，待遇以禮。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，乃得免。興和中，爲衛將軍、司徒司馬。武定三年，除驃騎將軍、北海太守。還爲儀同開府長史、兼光祿少卿。未幾，詔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、北荆鎮城、行廣州事，招納有稱。齊文襄王遣書慰勉，賜以衣帛。尋敕行平州，卒於官。贈驃騎大將軍、洛州刺史，諡曰恭。

子懿，〔五〕武定末，開府鎧曹參軍。

羊深，字文淵，太山平陽人，〔六〕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。早有風尚，學涉經史，好文章，兼長几案。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。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、尚書騎兵郎。尋轉駕部，加右軍將軍。于時沙汰郎官，務精才實，深以才堪見留。在公明斷，尚書僕射崔

亮、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。肅宗行釋奠之禮，講孝經，儕輩之中獨蒙引聽，時論美之。

正光末，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，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州。北海王顥爲都督、行臺討之，以深爲持節、通直散騎常侍、行臺左丞、軍司，仍領郎中。顥敗，還京。頃之，遷尚書左丞，加平東將軍、光祿大夫。蕭寶夤反，攻圍華州。正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，〔七〕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，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，規模進止。事平，以功賜爵新泰男。

靈太后曾幸邙山，集僧尼齋會，公卿盡在座。會事將終，太后引見深，欣然勞問之。深謝曰：「臣蒙國厚恩，世荷榮遇，寇難未平，是臣憂責，而隆私忽被，犬馬知歸。」太后顧謂左右曰：「羊深眞忠臣也。」舉坐傾心。孝昌末，徐方多事，以深爲東道慰勞使，卽爲二徐行臺。

莊帝踐祚，除安東將軍、太府卿，又爲二亮行臺。深處分軍國，損益隨機，亦有時譽。

初，余朱榮殺害朝士，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，性粗武，遂率鄉人外託蕭衍。深在彭城，忽得侃書，招深同逆。深慨然流涕，斬侃使人，并書表聞。莊帝乃下詔曰：「羊侃作逆，霧起瑕丘，擁集不逞，扇擾疆場，傾宗之禍，侃乃自貽，累世之節，一朝毀汙。羊深血誠奉國，秉操罔貳，聞弟猖勃，自劾請罪。此之丹款，實戢于懷。且叔向復位，春秋稱美，深之慷慨，氣同古人。忠烈遠彰，赤心已著。可令還朝，面受委敕。」乃歸京師，除名。久之，除撫軍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

元顥入洛，以深兼黃門郎。顥平，免官。後拜大鴻臚卿。普泰初，遷散騎常侍、衛將軍、右光祿大夫，監起居注。自天下多事，東西二省官員委積，前廢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、元晏、元法壽選人補定，自奉朝請以上，各有沙汰。尋兼侍中，廢帝甚親待之。

是時膠序廢替，名敎陵遲，深乃上疏曰：

臣聞崇禮建學，列代之所修，尊經重道，百王所不易。是以均塾洞啓，昭明之頌載揚；膠序大闢，都穆之詠斯顯。伏惟大魏乘乾統物，欽若奉時，模唐軌虞，率由前訓。重以高祖繼聖垂衣，儒風載蔚，得才之盛，如彼薪樁。固以追隆周而並驅，駕炎漢而獨邁。宣皇下武，式遵舊章，用能掄揚盛烈，聿修厥美。自茲已降，世極道消，風猷稍遠，澆薄方競，退讓寂寥，馳競靡節。進必吏能，升非學藝。是使刀筆小用，計日而期榮；專經大才，甘心於陋巷。然治之爲本，所貴得賢，苟值其人，豈拘常檢。三代、兩漢，異世間出。或釋褐中林，鬱登卿尹；或投竿釣渚，徑升公相。事炳丹青，義在往策。彼哉邈乎，不可勝紀。

竊以今之所用，弗修前矩。至如當世通儒，冠時盛德，見徵不過四門，登庸不越九品。以此取士，求之濟治，譬猶却行以及前，之燕而向楚。積習之不可者，其所由來漸矣。昔魯興泮宮，頌聲爰發；鄭廢學校，國風以譏。將以納民軌物，莫始於經禮；菁莪

育才，義光於篇什。自兵亂以來，垂將十載，干戈日陳，俎豆斯闕。四海荒涼，民物凋弊，名教頓虧，風流殆盡。世之陵夷，可爲歎息。

陛下中興纂曆，理運惟新，方隅稍康，實惟文德。但禮賢崇讓之科，沿世未備；還淳反樸之化，起言斯繆。夫先黃老而退六經，史遷終其成蠹；貴玄虛而賤儒術，應氏所以亢言。臣雖不敏，敢忘前載。且魏武在戎，尙修學校；宣尼確論，造次必儒。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，廣延胄子，使函丈之教日聞，釋奠之禮不闕。并詔天下郡國，興立儒教。考課之程，咸依舊典。苟經明行修，宜擢以不次。抑斗筭喋喋之才，進大雅汪汪之德。博收鴻生，以光顧問；繫維奇異，共精得失。使區寰之內，競務仁義之風；荒散之餘，漸知禮樂之用。豈不美哉！臣誠闇短，敢慕前訓，用稽古義，上塵聽覽。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，齊非煙之化，儻以臣言可採，乞特施行。

廢帝善之。

出帝初，拜中書令。頃之，轉車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永熙三年六月，以深兼御史中尉、東道軍司。及出帝入關，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。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，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，招引山齊之民。太平二年正月，大軍討破之，於陳斬深。子肅，武定末，儀同開府東閣祭酒。

楊機，字顯略，天水冀人。祖伏恩，郡功曹，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，因以家焉。機少有志節，爲士流所稱。河南尹李平、元暉並召署功曹，暉尤委以郡事。或謂暉曰：「弗躬弗親，庶人弗信，何得委事於機，高臥而已。」暉曰：「吾聞君子勞於求士，逸於任賢。故前代有坐嘯之人，主諾之守。吾既委得其才，何爲不可？」由是聲名更著。

解褐奉朝請。於時皇子國官，多非其人，詔選清直之士，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，愉甚敬憚之。遷給事中、伏波將軍、廷尉評。延昌中，行河陰縣事。機當官正色，不避權勢，明達政事，斷獄以情，甚有聲譽。平東將軍、荊州刺史楊大眼啓爲其府長史。熙平中，爲涇州平西府長史。尋授河陰令，轉洛陽令，京輦伏其威風，希有干犯。凡訴訟者，一經其前，後皆識其名姓，并記事理，世咸異之。遷鎮軍將軍、司州治中，轉別駕。荊州蠻叛，兼尙書左丞、南道行臺討之。還，除中散大夫，復爲別駕，州牧、高陽王雍事多委機。出除清河內史，轉左將軍、河北太守，並有能名。建義初，拜平南將軍、光祿大夫、兼廷尉卿。又除安南將軍、司州別駕。未幾，行河南尹。轉廷尉卿，徙衛尉卿，出除安西將軍、華州刺史。永熙中，衛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尋除度支尙書。

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，奉公正己，爲時所稱。家貧無馬，多乘小犢車，時論許其清白。與辛雄等並誅，年五十九。

子毗羅，解褐開府參軍事，卒於鎮遠將軍。

機兄順，字元信。梁郡太守。

順子僧靜，武定中，太中大夫。

機兄子虬，少有公幹。頻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。早卒。

高崇，字積善，勃海蓆人。四世祖撫，晉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於高麗。父潛，顯祖初歸國，賜爵開陽男，居遼東，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，封武威公主。拜駙馬都尉，加寧遠將軍，卒。崇少聰敏，以端謹見稱。徵爲中散，稍遷尙書三公郎。家資富厚，僮僕千餘，而崇志尙儉素，車馬器服，充事而已。自修潔，與物無競。初崇舅氏坐事誅，公主痛本生絕胤，遂以崇繼牧犍後，改姓沮渠。景明中，啓復本姓，襲爵，遷領軍長史、伏波將軍、洛陽令。爲政清斷，吏民畏其威風，每有發摘，不避強禦，縣內肅然。朝廷方有遷授，會病卒，年三十七。贈漁陽太守。永安二年，復贈征虜將軍、滄州刺史，諡曰成。初崇謂友人曰：「仲尼四

科，德行爲首。人能立身約己，不忘典訓，斯亦足矣。故吾諸子。闕」

子謙之，字道讓。少事後母李以孝聞，李亦撫育過於己生，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。論者兩重之。及長，屏絕人事，專意經史，天文算曆、圖緯之書，多所該涉，日誦數千言，好文章，留意老易。襲爵，釋褐奉朝請，加宣威將軍，轉奉車都尉、廷尉丞。

正光中，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，反被拘留。及蠕蠕大掠而還，置孚歸國。事下廷尉，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，惟謙之以孚辱命，□以流罪。尚書同卿執，詔可謙之奏。

孝昌初，行河陰縣令。先是，有人囊盛瓦礫，指作錢物，詐市人馬，因逃去。詔令追捕，必得以聞。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，宣言是前詐市馬賊，今欲刑之。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。有二人相見忻然曰：「無復憂矣。」執送按問，具伏盜馬，徒黨悉獲。并出前後盜竊之處，資貨甚多，遠年失物之家，各來得其本物。具以狀奏。尋詔除寧遠將軍，正河陰令。在縣二年，損益治體，多爲故事。弟道穆爲御史，在公亦有能名，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。

舊制，二縣令得面陳得失，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，遂共奏罷。謙之乃上疏曰：「臣以無庸，謬宰神邑，實思奉法不撓，稱是官方，酬朝廷無貲之恩，盡人臣守器之節。但豪家

支屬，戚里親媾，縲紲所及，舉目多是，皆有盜憎之色，咸起怨上之心。縣令輕弱，何能克濟。先帝昔發明詔，得使面陳所懷。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，常得入奏是非，所以朝貴斂手，無敢干政。近日以來，此制遂寢，致使神宰威輕，下情不達。今二聖遠遵堯舜，憲章高祖。愚臣望策其驚蹇，少立功名。乞新舊典，更明往制。庶姦豪知禁，頗自屏心。」詔曰：「此啓深會朕意，付外量聞。」

謙之又上疏曰：

臣聞夏德中微，少康成克復之主；周道將廢，宣王立中興之功。則知國無常安，世無恒弊，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，化之有道耳。

自正光已來，邊城屢擾，命將出師，相繼於路，軍費戎資，委輸不絕。至如弓格賞募，咸有出身；槊刺斬首，又蒙階級。故四方壯士，願征者多，各各爲己，公私兩利。若使軍帥必得其人，賞勳不失其實，則何賊不平，何征不捷也！諸守帥或非其才，多遣親者妄稱入募，別倩他人引弓格，虛受征官。身不赴陳，惟遣奴客充數而已，對寇臨敵，曾不彎弓。則是王爵虛加，征夫多闕，賊虜何可殄除，忠貞何以勸誡也？且近習、侍臣、戚屬、朝士，請託官曹，擅作威福。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，咸共譖毀，橫受罪罰。在朝顧望，誰肯申聞？蔽上擁下，虧風壞政。使讒諂甘心，忠讜息義。

況且頻年以來，多有徵發，民不堪命，動致流離，苟保妻子，競逃王役，不復顧其桑井，憚比刑書。〔八〕正由還有必困之理，歸無自安之路。若聽歸其本業，徭役微甄，則還者必衆，墾田增闢，數年之後，大獲課民。今不務以理還之，但欲嚴符切勒，恐數年之後，走者更多，安業無幾。

故有國有家者，不患民不我歸，唯患政之不立，不恃敵不我攻，唯恃吾不可侮。此乃千載共遵，百王一致。且琴瑟不韻，知音改弦更張；駢驂未調，善御執轡成組。諺云：「迷而知反，得道不遠。」此言雖小，可以諭大。陛下一日萬機，事難周覽，元、凱結舌，莫肯明言。臣雖庸短，世受榮祿，竊慕前賢匪躬之義，不避斧鉞之誅，以希一言之益。伏願少垂覽察，略加推採，使朝章重舉，軍威更振，海內起惟新之歌，天下見復禹之績，則臣奏之後，笑入下泉。

靈太后得其疏，以責左右近侍。諸寵要者由是疾之，乃啓太后云：「謙之有學藝，宜在國學，以訓胄子。」詔從之，除國子博士。

謙之與袁翻、常景、酈道元、溫子昇之徒，咸申款舊。好於贍恤，言諾無虧。居家僮隸，對其兒不撻其父母，生三子便免其一，世無髡黥奴婢，常稱俱稟人體，如何殘害。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，國書漏闕，謙之乃修涼書十卷，行於世。涼國盛事佛道，爲論貶之，

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。當世名士，競以佛理來難，謙之還以佛義對之，竟不能屈。以時所行歷，多未盡善，乃更改元修撰，爲一家之法，雖未行於世，議者歎其多能。

於時朝議鑄錢，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。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：

蓋錢貨之立，本以通有無，便交易。故錢之輕重，世代不同。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，至景王時更鑄大錢。秦兼海內，錢重半兩。漢興，以秦錢重，改鑄榆莢錢。至文帝五年，復爲四銖。孝武時，悉復銷壞，更鑄三銖，至元狩中，變爲五銖。又造赤仄之錢，以一當五。王莽攝政，錢有六等，大錢重十二銖，次九銖，次七銖，次五銖，次三銖，次一銖。魏文帝罷五銖錢，至明帝復立。孫權江左，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權赤烏年，復鑄大錢，一當千。輕重大小，莫不隨時而變。

竊以食貨之要，八政爲首，聚財之貴，詒訓典文。是以昔之帝王，乘天地之饒，御海內之富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，藏朽貫於泉府，儲畜旣盈，民無困敝，可以寧謐四極，如身使臂者矣。昔漢之孝武，地廣財豐，外事四戎，遂虛國用。於是草萊之臣，出財助國，興利之計，納稅廟堂。市列榷酒之官，邑有告緡之令。鹽鐵旣興，錢幣屢改，少府遂豐，上林饒積。外關百蠻，內不增賦者，皆計利之由也。今羣妖未息，四郊多壘，徵稅旣煩，千金日費，資儲漸耗，財用將竭，誠楊氏獻說之秋，桑、兒言利之日。夫以西京

之盛，錢猶屢改，並行小大，子母相權，況今寇難未除，州郡淪敗，民物凋零，軍國用少，別鑄小錢，可以富益，何損於政，何妨於人也？且政興不以錢大，政衰不以錢小，惟貴公私得所，政化無虧，既行之於古，亦宜效之於今矣。昔禹遭大水，以歷山之金鑄錢，救民之困。湯遭大旱，以莊山之金鑄錢，贖民之賣子者。今百姓窮悴，甚於曩日，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？

臣今此鑄，以濟交乏，五銖之錢，任使並用，行之無損，國得其益，穆公之言於斯驗矣。臣雖術愧計然，識非心算，暫充錢官，頗覩其理。苟有所益，不得不言。脫以爲疑，求下公卿博議。如謂爲允，卽乞施行。

詔將從之，事未就，會卒。

初，謙之弟道穆，正光中爲御史，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，大相挫辱，其家恒以爲憾。至是，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，直謙之家僮訴良，神軌左右之，入諷尙書，判禁謙之於廷尉。時將赦，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，於獄賜死，時年四十二。朝士莫不哀之。所著文章百餘篇，別有集錄。永安中，贈征虜將軍、營州刺史，諡曰康，又除一子出身，以明冤屈。謙之妻中山張氏，明識婦人也。教勸諸子，從師受業。常誡之曰：「自我爲汝家婦，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。汝等宜各修勤，勿替先業。」

謙之長子子儒，字孝禮。元顥入洛，其叔道穆從駕北巡，子儒後踰河至行宮，莊帝見之，具訪洛中事意，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。帝謂道穆曰：「卿初來日，何故不與子儒俱行？」對曰：「臣家百口在洛，須其經營。」且欲其今日之來，知京師後事。」帝曰：「子儒非直合卿本懷，亦大慰朕意。」仍授祕書郎中，轉通直郎。後除安東將軍、光祿大夫、司徒中兵參軍、兼祭酒。襲爵。興和初，除兼殿中侍御史。時四方多有流民，子儒爲梁州、北豫、西兗三州檢戶使，所獲甚多。後以公事去官。武定六年卒，時年四十一。

子儒弟緒，字叔宗，明悟好學。謙之常謂人曰：「興吾門者，當是此兒。」及長，涉獵書傳，好文詠。司空行參軍，轉長流參軍。除鎮遠將軍、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，爲府主封隆之所賞。隆之行梁州、濟州，引自隨，恒令總攝數郡。武定三年卒，年三十二。

緒弟孝貞，武定中，司徒士曹參軍。

孝貞弟孝幹，司空東閣祭酒。

謙之弟恭之，字道穆，行字於世。學涉經史，非名流儒士，不與交結。幼孤，事兄如父母。每謂人曰：「人生厲心立行，貴於見知，當使夕脫羊裘，朝佩珠玉者。若時不我知，便須退迹江海，自求其志。」

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，道穆奏記於匡曰：「道穆生自蓬簷，長於陋巷。頗獵羣書，無純碩之德；尙好章詠，乏彫琰之工。雖欲廁影髦徒，班名俊伍，其可得哉？然凝明獨斷之主，雄才不世之君，無藉朽株之資，求人屠釣之下，不牽闇投之誚，取士商歌之中。是以聞英風而慷慨，望雲路而低徊者，天下皆是也。若得身隸繡衣，名充直指，雖謝周生騎上之敏，實有茅氏就鑊之心。」匡大喜曰：「吾久知其人，適欲召之。」遂引爲御史。其所糾摘，不避權豪，臺中事物，多爲匡所顧問。道穆曾進說於匡曰：「古人有言，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，豺狼當道，不問狐狸。明公荷國重寄，宜使天下知法。」匡深然之。

正光中，出使相州。刺史李世哲卽尙書令崇之子，〔志〕貴盛一時，多有非法，逼買民宅，廣興屋宇，皆置鴟尾，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。道穆繩糾，悉毀去之，并發其贓貨，具以表聞。又尔朱榮討蠕蠕，道穆監其軍事，榮甚憚之。還，除奉朝請，俄除太尉鎧曹參軍。

蕭寶夤西征，以道穆爲行臺郎中，軍機之事，多以委之。大都督崔延伯敗後，賊勢轉强，屢請益兵，朝廷不許。寶夤謂道穆曰：「非卿一行，兵無益理。」遂令乘傳赴洛。靈太后親問賊勢，道穆具以狀對。太后怒曰：「比來使人皆言賊弱，卿何獨云其强也！」道穆曰：「前使不實者，當是冀陛下恩顏，望霑爵賞。臣旣忝使人，不敢虛妄。願令近臣親檢，足知虛實。」事訖當反，遇病不行。

後屬兄謙之被害，情不自安，遂託身於莊帝。帝時爲侍中，特相欽重，引居第中，深相保護。俄而，帝以兄事見出。道穆懼禍，乃攜家趣濟陰，變易姓名，往來於東平畢氏，以避時難。

莊帝卽位，徵爲尙書三公郎中，加寧朔將軍。尋兼吏部郎中，與薛曇尙書使晉陽，授朱榮職，賜爵龍城侯。九月，除太尉長史，領中書舍人。遭母憂去職，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，詔攝本任，表辭不許。三年，加前軍將軍。

及元顥逼虎牢城，或勸帝赴關西者，帝以問道穆，道穆對曰：「關中今日殘荒，何由可往。臣謂元顥兵衆不多，乘虛深入者，由國家將帥征捍不得其人耳。陛下若親率宿衛，高募重賞，背城一戰，臣等竭其股肱之力，破顥孤軍，必不疑矣。如恐成敗難測，非萬乘所履，便宜車駕北渡，循河東下。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，向虎牢，別徵朱王軍，令赴河內以犄角之。旬月之間，何往不克。臣竊謂萬全之計，不過於此。」帝曰：「高舍人語是。」其夜到河內郡北，未有城守可依，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，布告遠近，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。除中軍將軍、給事黃門侍郎、安喜縣開國公，食邑千戶。於時朱榮欲回師待秋，道穆謂榮曰：「元顥以葛爾輕兵，奄據京洛，使乘輿飄露，人神恨憤，主憂臣辱，良在於今。大王擁百萬之衆，輔天子而令諸侯，自可分兵河畔，縛筏造船，處處遣渡，徑擒羣賊，復主宮闕，此

桓文之舉也。且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，今若還師，令顯重完守具，徵兵天下，所謂養虺成蛇，悔無及矣。」榮深然之，曰：「楊黃門侃已陳此計，當更議決耳。」

及莊帝反政，因宴次謂余朱榮曰：「前若不用高黃門計，則社稷不安。可爲朕勸其酒令醉。」榮對曰：「臣本北征蠕蠕，高黃門與臣作監軍，臨事能決，實可任用。」除征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兼御史中尉。尋卽眞，仍兼黃門。道穆外秉直繩，內參機密，凡是益國利民之事，必以奏聞。諫諍極言，無所顧憚。選用御史，皆當世名輩，李希宗、李繪、陽休之、陽斐、封君義、邢子明、蘇淑、宋世良等四十人。

於時用錢稍薄，道穆表曰：「四民之業，錢貨爲本，救弊改鑄，王政所先。自頃以私鑄薄濫，官司糾繩，挂網非一。在市銅價，八十一文得銅一斤，私造薄錢，斤餘二百。既示之以深利，又隨之以重刑，罹罪者雖多，姦鑄者彌衆。今錢徒有五銖之文，而無二銖之實，薄甚榆莢，上貫便破，置之水上，殆欲不沉。此乃因循有漸，科防不切，朝廷之愆，彼復何罪。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，改鑄四銖，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。此皆以大易小，以重代輕也。論今據古，宜改鑄大錢，文載年號，以記其始，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。銅價至賤五十有餘，其中人功、食料、錫炭、鉛沙，縱復私營，不能自潤。直置無利，自應息心，況復嚴刑廣設也。以臣測之，必當錢貨永通，公私獲允。」後遂用楊侃計，鑄永安五銖錢。

僕射余朱世隆當朝權盛，因內見衣冠失儀，道穆便卽彈糾。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，執赤棒卒呵之不止，道穆令卒棒破其車。公主深以爲恨，泣以訴帝。帝謂公主曰：「高中尉清直之人，彼所行者公事，豈可私恨責之也。」道穆後見帝，帝曰：「一日家姊行路相犯，極以爲愧。」道穆免冠謝曰：「臣蒙陛下恩，守陛下法，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，以此負陛下。」帝曰：「朕以愧卿，卿反謝朕。」尋敕監儀注。又詔曰：「祕書圖籍所在，內典□書，又加繕寫，綑素委積，蓋有年載。出內繁蕪，多致零落。可令御史中尉、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總集帳目，并牒儒學之士，編比次第。」

道穆又上疏曰：「臣聞舜命皋陶，姦宄是託；禹泣罪人，堯心爲念。所以舉直措枉，事切曩賢；明德慎罰，議存先典。高祖太和之初，置廷尉司直，論刑辟是非，雖事非古始，交濟時要。所謂禮樂互興，不相沿襲者矣。臣以無庸，忝當今任，所思報效，未忘寢興。但識謝知今，業慚稽古，未能進一言以利國，說一策以興邦，索米長安，豈不知愧。至於職司其憂，猶望僂僂。竊見御史出使，悉受風聞，雖時獲罪人，亦不無枉濫。何者？得堯之罰，不能不怨。守令爲政，容有愛憎。姦猾之徒，恒思報惡，多有妄造無名，共相誣謗。御史一經檢究，耻於不成，杖木之下，以虛爲實，無罪不能自雪者，豈可勝道哉。臣雖愚短，守不假器，繡衣所指，冀以清肅。若仍踵前失，或傷善人，則尸祿之責，無所逃罪。所以夙夜爲憂，思

有悛革。如臣鄙見，請依太和故事，還置司直十人，名隸廷尉，秩以五品，選歷官有稱，心平性正者爲之。御史若出糾劾，卽移廷尉，令知人數。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，所到州郡，分居別館。御史檢了，移付司直覆問，事訖與御史俱還。中尉彈聞，廷尉科按，一如舊式。庶使獄成罪定，無復稽寬，爲惡取敗，不得稱枉。若御史、司直糾劾失實，悉依所斷獄罪之。聽以所檢，迭相糾發。如二使阿曲，有不盡理，聽罪家詣門下通訴，別加按檢。如此，則肺石之傍，怨訟可息，叢棘之下，受罪吞聲者矣。」詔從之，復置司直。

及余朱榮之死也，帝召道穆付赦書，令宣於外。因謂之曰：「自今日後，當得精選御史矣。」先是，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，故有此詔。及余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，道穆受詔督戰，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，世隆等於是北遁。加衛將軍、假車騎將軍、大都督、兼尙書右僕射、南道大行臺。又除車騎將軍，餘官如故。時雖外託征蠻，而帝恐北軍不利，欲爲南巡之計。未發，會余朱兆入洛，道穆慮禍及己，託病去官。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，遂害之，時年四十二。太昌中，贈使持節、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

子士鏡，襲爵。爲北豫州刺史。高仲密擁入關。

道穆弟謹之，繼沮渠氏後。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，年三十五。贈通直郎。無子。

謹之弟慎之，字道密。好學，有諸兄風。年二十三，卒，無子，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。

史臣曰：宋翻剛鯁自立，猛而斷務。辛雄以吏能歷職，任智效官。羊深以才幹從事，聲迹可紀。楊機清斷在公。高崇明濟爲用。謙之兄弟，咸政事之敏，飾學有聞，列于朝廷，豈徒然也。深失之晚節，至於顛覆，惜乎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北溝求救 按「北溝」不見記載。卷九肅宗紀孝昌元年十二月詔稱「北清懸危，南陽告急」，卽此傳所敘事。「北溝」當是「北清」之訛。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荊州有「北清郡」，錢氏考異卷三〇據上引肅宗紀及卷七三楊大眼傳以爲「清」當作「清」。其地在今河南南陽市之北，此傳上文說「裴衍西通鷄路」的第一鷄也卽在其地，可證。

〔二〕若不除煩收疾 冊府卷六五五七八四六頁「收」作「救」，疑是。

〔三〕東軍不守 冊府卷四一七四九七五頁「軍」作「中」。按上文稱永安二年元顥攻城，余朱世隆狼狽退還云云，據卷七五世隆傳稱：「元顥逼大梁，詔假儀同三司、前軍都督，鎮虎牢。」下文又說纂「還

鎮虎牢」，知辛纂所守之城卽虎牢。卷一〇六地形志中北豫州條，云太和十九年於虎牢置「東中府」。這裏「軍」當是「中」之訛。又上記辛纂官「平東將軍、中郎將」，「中郎將」上亦當有「東」字。

〔四〕父敬宗 北史卷五〇辛雄傳附辛琛作「祖敬宗，父樹寶」。按元和姓纂輯本卷三辛氏稱「敬宗曾孫術」，術卽琛子，又唐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也是敬宗、樹寶、琛分列三代，當是此傳脫去「樹寶」，「父敬宗」亦當作「祖敬宗」。

〔五〕子懿 北史卷五〇辛雄傳末「懿」作「慤」。按辛慤見北齊書卷四三源彪傳，元和姓纂輯本卷三、唐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。據姓纂，慤乃慤六世祖，不應同名。這裏「懿」當是「慤」之訛。

〔六〕太山平陽人 殿本考證云：「按北史羊祉傳卷三九社太山鉅平人。本書地形志卷一〇六中泰山郡有鉅平，若平陽則屬高平郡，又有陽平，則屬魯郡，當以鉅平爲是。」按本書卷八八良吏羊敦傳、卷八九酷吏羊祉傳並云「太山鉅平人」。羊氏本泰山南城人，羊祐封鉅平侯，後人或稱鉅平，或稱梁父，這裏「平陽」當誤。

〔七〕正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 諸本「正」作「王」，北史卷三九羊祉附羊深傳大德本作「正」，百衲本從他本改「王」。按通志卷一四九羊深傳也作「正」，知北史本是「正」字。本書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東雍州有正平郡。薛鳳賢於正平起事，見本書卷二五、北史卷二二長孫道生附長孫稚傳。北史避唐諱「稚」作「幼」。「王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〔八〕憚比刑書 北史卷五〇高道穆附高謙之傳「比」作「此」，疑是。

〔九〕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 北史卷五〇高道穆傳「刺史」上有「前」字。按卷六六李崇附李世哲傳，世哲此時已徵爲兼太常卿，疑此傳脫「前」字。

〔一〇〕與薛曇尚書使晉陽 按薛曇尚，附卷四四薛野睹傳，這時他以司徒左長史兼吏部尚書出使晉陽，授朱榮官。疑「書」字衍。但「曇尚」也可單稱「曇」，「尚書」作官名連讀，亦可通，今仍之。

魏書卷七十八

列傳第六十六

孫紹 張普惠

孫紹，字世慶，昌黎人。世仕慕容氏。祖志入國，卒於濟陽太守。父協，字文和，上黨太守。紹少好學，通涉經史，頗有文才，陰陽術數，多所貫涉。初爲校書郎，稍遷給事中，自長兼羽林監爲門下錄事。朝廷大事，好言得失，遂爲世知。曾著釋典論，雖不具美，時有可存。與常景等共修律令。

延昌中，紹表曰：

臣聞建國有計，雖危必安；施化能和，雖寡必盛；治乖人理，雖合必離；作用失機，雖成必敗。此乃古今同然，百王之定法也。伏惟大魏應天命，兆啓無窮，畢世後仁，祚隆七百。今二號京門，下無嚴防，南、北二中，復闕固守。長安、鄴城，股肱之寄，穰

城、上黨，腹背所憑。四軍五校之軌，領、護分事之式，徵兵儲粟之要，舟車水陸之資，山河要害之權，緩急去來之用，持平赴救之方，節用應時之法，特宜修置，以固堂堂之基。持盈之體，何得而忽？居安之辰，故應危懼矣。

且法開清濁，而清濁不平；申滯理望，而卑寒亦免。士庶同悲，兵徒懷怨。中正賣望於下里，主按舞筆於上臺，眞僞混淆，知而不糾，得者不欣，失者倍怨。使門齊身等，而涇渭奄殊；類應同役，而苦樂懸異。士人居職，不以爲榮；兵士役苦，心不忘亂。故有競棄本出，飄藏他土。或詭名託養，散在人間；或亡命山藪，漁獵爲命；或投仗強豪，寄命衣食。又應遷之戶，逐樂諸州；應留之徒，避寒歸暖。兼職人子弟，隨逐浮遊，南北東西，卜居莫定。關禁不修，任意取適。如此之徒，不可勝數。爪牙不復爲用，百工爭棄其業。混一之計，事實闕如；考課之方，責辦無日。流浪之徒，決須精校。今強敵窺時，邊黎伺隙，內民不平，久戍懷怨，戰國之勢，竊謂危矣。必造禍源者，北邊鎮戍之人也。

若夫一統之年，持平用之者，大道之計也；亂離之期，縱橫作之者，行權之勢也。故道不可久，須文質以換情；權不可恒，隨洿隆以收物。文質應世，道形自安；洿隆獲衷，權勢亦濟。然則，王者計法之趣，化物之規，圓方務得其境，人物不失其地。又先帝時，

律令並議，律尋施行，令獨不出，十餘年矣。臣以令之爲體，卽帝王之身也，分處百揆之儀，安置九服之節，經緯三才之倫，包羅六卿之職，措置風化之門，作用賞罰之要，乃是有爲之樞機，世法之大本也。然修令之人，亦皆博古，依古撰置，大體可觀，比之前令，精粗有在。但主議之家，太用古制。若全依古，高祖之法，復須昇降，誰敢措意，有是非哉？以是爭故，久廢不理。然律令相須，不可偏用，今律班令止，於事甚滯。若令不班，是無典法，臣下執事，何依而行？臣等修律，非無勤止，署下之日，臣乃無名。是謂農夫盡力，他食其秋，功名之所，實懷於悒。

未幾，出除濟陰太守。還，歷司徒功曹參軍，步兵、長水校尉。正光初，兼中書侍郎，使高麗。還，爲鎮遠將軍、右軍將軍。久之，爲徐兗和糴使。還朝，大陳軍國利害，不報。紹又表曰：「臣聞文質互用，治道以之緝熙；沔隆得時，人物以之通濟。故能事恢三靈，仁洽九服。伏惟陛下應靈踐阼，沖明照物，宰輔忠純，伊霍均美，旣致昇平之基，應成無爲之業。而漠北叛命，隴右構逆，中州驚擾，民庶竊議，其故何哉？皆由上法不通，下情怨塞故也。臣雖愚短，具鑒始末。往在代都，武質而治安，中京以來，文華而政亂。故臣昔於太和，極陳得失，具論四方華夷心態，高祖垂納，文應可尋。延昌、正光，奏疏頻上，主者收錄，不蒙報問，卽日事勢，乃至於此，盡微臣豫陳之驗。今東南有竊號之豎，西北有逆命之寇，豈得怨

天，實尤人矣。臣今不憂荒外，正慮中畿，急須改張，以寧其意。若仍持疑，變亂尋作，肘腋一乖，大事去矣。然臣奉國四世，欣戚是同，但職在冗散，不關樞密，寧濟之計，欲陳無所，可謂經緯甚多，無機可織。夫天下者，大器也。一正難傾，一傾難正。當今之危，躡足之急，臣備肉食，痛心無已。泣血上陳，願垂採察。若得言參執事，獻可替否，寇逆獲除，社稷稱慶，雖死如生，犬馬情畢。」

紹性抗直，每上封事，常至懇切，不憚犯忤。但天性疏脫，言乍高下，時人輕之，不見採納。紹兄世元早卒，世元善彈箏，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，捨之而去，世以此尚之。

除驍騎將軍，使吐谷渾。還，爲太府少卿。曾因朝見，靈太后謂曰：「卿年稍老矣。」紹曰：「臣年雖老，臣卿乃少。」太后笑之。遷右將軍、太中大夫。紹曾與百僚赴朝，東掖未開，守門候旦。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，竊謂之曰：「此中諸人，尋當死盡，唯吾與卿猶享富貴。」雄甚駭愕，不測所以。未幾有河陰之難。紹善推祿命，事驗甚多，知者異之。

建義初，除衛尉少卿，將軍如故。轉金紫光祿大夫。永安中，拜太府卿。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，賜爵新昌子。太昌初，遷左衛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永熙二年卒，時年六十九。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、冀州刺史，諡曰宣。

子伯元，襲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伯元弟叔利，右將軍、太中大夫。

紹從父弟瑜，濟州長史。

瑜弟彝，字鳳倫。太和中，舉秀才。稍遷步兵校尉。卒於武邑太守。贈征虜將軍、營州刺史。

子伯融，出繼瑜後。武定末，□□太守。

伯融嫡弟子寬，開府田曹參軍。

張普惠，字洪賑，常山九門人。身長八尺，容貌魁偉。父曄，爲齊州中水縣令，隨父之縣，受業齊土，專心墳典，克厲不息。及還鄉里，就程玄講習，精於三禮，兼善春秋，百家之說，多所窺覽，諸儒稱之。

太和十九年，爲主書，帶制局監，與劉桃符、石榮、劉道斌同員共直，頗爲高祖所知。轉尚書都令史。任城王澄重其學業，爲其聲價，僕射李冲曾至澄處，見普惠言論，亦善之。世宗初，轉積射將軍。澄爲安西將軍、雍州刺史，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，尋行馮翊郡事。

澄功衰在身，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，北園馬射。普惠奏記於澄曰：「竊聞三殺九親，別疏昵之敍；五服六術，等衰麻之心。皆因事飾情，不易之道者也。然則莫大之痛，深於終身之外；書策之哀，除於喪紀之內。外者不可無節，故斷之以三年；內者不可遂除，故敦之以日月。禮，大練之日，鼓素琴。蓋推以卽吉也。小功以上，非虞祔練除不沐浴，此拘之以制也。曾子問曰：『相識有喪服，可以與於祭乎？』孔子曰：『總不祭，又何助於人。』祭既不與，疑無宴食之道。又曰：『廢喪服，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？』子曰：『脫衰與奠，非禮也。』注云：『爲其忘哀疾。』愚謂除喪之始，不與饋奠，小功之內，其可觀射乎？雜記云：『大功以下，既葬適人，人食之，其黨也食之，非黨也不食。』食猶擇人，於射爲惑。伏見明敎，立射會之限，將以二七令辰，集城中文武，肄武藝於北園，行揖讓於中否。時非大閱之秋，景涉妨農之節，國家縞禪甫除，殿下功衰仍襲，釋而爲樂，以訓百姓，便是易先王之典敎，忘哀戚之情，恐非所以昭令德、視子孫者也。按射儀，射者以禮樂爲本，忘而從事，不可謂禮，鍾鼓弗設，不可謂樂。捨此二者，何用射爲？又七日之戲，令制無之，班勞所施，慮違事體。庫府空虛，宜待新調，二三之趣，停之爲便。乞至九月，備飾盡行，然後奏狸首之章，宜矚相之令，聲軒懸，建雲鉦，神民忻暢於斯時也。伏惟慈明遠被，萬民是望，舉動所書，發言唯則，願更廣訪，賜垂曲採，昭其管見之心，恕其讜言之責，則芻蕘無遺歌，輿人有獻誦矣。」澄意納其

言，託辭自罷，乃答曰：「文武之道，自昔成規，明耻教戰，振古常軌。今雖非公制，而此州承前，已有斯式，既不勞民損公，任其私射，復何失也？且纂文習武，人之常藝，豈可於常藝之間，要須令制乎？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，王務之暇，肄藝良辰，亦未言費用庫物也。禮，兄弟內除，明哀已殺，小功，客至主不絕樂。聽樂則可，觀武豈傷？直自事緣須罷，先以令停，方獲此請，深具來意。」

澄轉揚州，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，尋加威遠將軍。普惠既爲澄所知，歷佐二藩，甚有聲譽。旋京之日，裝束藍縷，澄賚絹二十四匹以充行資。還朝，仍羽林監。

又澄遭太妃憂，臣僚爲立碑頌，題碑欲云「康王元妃之碑」。澄訪於普惠。答曰：「謹尋朝典，但有王妃，而無元字。魯夫人孟子稱『元妃』者，欲下與『繼室聲子』相對。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，更無聲子、仲子之嫌，竊謂不假『元』字以別名位。且以氏配姓，愚以爲在生之稱。故春秋，『夫人姜氏至自齊』，既葬，以諡配姓，故經書『葬我小君文姜氏』，」又曰「來歸夫人成風之諡」。皆以諡配姓。古者婦人從夫諡。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，故特蒙褒錫，乃萬代之高事，豈容於定名之重，而不稱烈懿乎？」澄從之。

及王師大舉，重征鍾離，普惠爲安樂王諡別將長史。班師，除揚烈將軍、相州安北府司馬。遷步兵校尉。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。世宗崩，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，免官。驍騎將軍

刁整，家有舊訓，將營儉葬。普惠以爲矯時太甚，與整書論之。事在刁雍傳。故事：免官者，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，若才優擢授，不拘此限。熙平中，吏部尙書李韶奏：「普惠有文學，依才優之例，宜特顯敘，敕除寧遠將軍、司空倉曹參軍。朝議以不降階爲榮。」時任城王澄爲司空，表議書記，多出普惠。

廣陵王恭、北海王顥，疑爲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，博士執意不同，詔羣僚會議。普惠議曰：「謹按二王祖母，皆受命先朝，爲二國太妃，可謂受命於天子，爲始封之母矣。喪服『慈母如母』，在三年章。傳曰：『貴父命也。』鄭注云：『大夫之妾子，父在爲母大功，則士之妾子爲母期。父卒則皆得申。』此大夫命其妾子，以爲母所慈，猶曰貴父命，爲之三年，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，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，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？輕重顛倒，不可之甚者也。傳曰：『始封之君，不臣諸父昆弟』，則當服其親服。若魯衛列國，相爲服期，判無疑矣。何以明之？喪服：『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』，傳曰：『何以大功？尊同也。尊同，則得服其親服。諸侯之子稱公子，公子不得禰先君。』然則兄弟一體。位列諸侯，自以尊同得相爲服，不可還準公子，遠厭天王。故降有四品，君、大夫以尊降，公子、大夫之子以厭降。名例不同，何可亂也。禮，大夫之妾子，以父命慈已，申其三年。太妃既受命先帝，光昭一國，二王胙土茅社，顯錫大邦，舍尊同之高據，附不禰之公子，雖許蔡失位，亦不是過。

服問曰：『有從輕而重，公子之妻爲其皇姑。』公子雖厭，妻尚獲申，況廣陵、北海，論封則封君之子，語妃則命妃之孫。承妃纂重，遠別先皇，更以先后之正統，厭其所生之祖嫡，方之皇姑，不以遙乎？今既許其申服，而復限之以期，比之慈母，不亦爽歟！經曰：『爲君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長子』，傳曰：『何以期？父母長子君服斬，妻則小君。父卒，然後爲祖後者服斬。』今祖乃獻文皇帝，諸侯不得祖之，母爲太妃，蓋二王三年之證。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，差之毫毛，所失或遠。且天子尊則配天，莫非臣妾，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？記曰：『從服者，所從亡，則已。』又曰：『不爲君母之黨服，則爲其母之黨服。』今所從既亡，不以親服服其所生，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？若以諸王人爲公卿，便同大夫者，則當今之議，皆不須以國爲言也。今之諸王，自同列國，雖不之國，別置臣僚，玉食一方，不得以諸侯言之。敢據周禮，輒同三年。」

當時議者亦有同異。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，書難普惠。普惠據禮還答，鄭重三返，郁議遂屈。轉諫議大夫。澄謂普惠曰：「不喜君得諫議，唯喜諫議得君。」

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，贈相國、太上秦公。普惠以前世后父無「太上」之號，詣闕上疏，陳其不可，左右畏懼，莫敢爲通。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磐石，乃密表曰：

臣聞優名寶位，王者之所光錫；尊君愛親，臣子所以慎終。必使勳績相侔，號秩相

可，然後能顯揚當時，傳徽萬代者矣。竊見故侍中、司徒胡公，懷道含靈，實誕聖后，載育至尊，母儀四海，近樞克唯允之寄，居槐體論道之明。故以功餘九錫，褒假鑾纛，深聖上之加隆，極慈后之至愛，憲章天下，不亦可乎？而「太上」之號，竊謂未衷。何者？易稱：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」故曰「大哉乾元」，又曰「至哉坤元」。明乾坤不可並大。禮記曰：「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。嘗禘郊社，尊無二上。」明君臣不可並上。伏見詔書，以司徒爲太上秦公，夫人爲太上秦君。夫人蒙號於前，司徒繫之於後，尊光之美盛矣。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，故仰尊爲太上皇，此因上上而生名也。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，蓋取三從之道，遠同文母，列於十亂，則司徒之爲太上，恐乖繫敕之意。春秋傳曰：葬稱公，臣子辭。明不可復加上也。書曰：「茲予大饗于先王，爾祖其從與饗之。」司徒位尊屬重，必當配饗先朝，稱太上以爲臣，以事太上皇，恐非司徒翼翼之心。

漢祖創有天下，尊父曰「太上皇」，母曰「昭靈后」，乃帝者之事。晉有「小子侯」，尙曰僭之於天子。司徒，三公也，其可同號於帝乎？孔子曰：「必也正名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易曰：「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謙」，「謙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」，「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」。又曰：「困於上者必反於

下，故受之以井。」比剋吉定兆，而以淺改卜，羣心悲惋，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，啓聖情。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，察微臣之請，停司徒逼同之號，從卑下不踰之稱，畏困上之鑒，邀謙光之福，則天下幸甚。

臣聞見災修德，災變成善。此太戊所以興殷，桑穀以之自滅。況今卜遷方始，當修革之會，愚以爲無上之名，不可假之，脫譏於千載，恐貽不言之咎。且君之於臣，比葬三臨之，禮也。司徒誠爲后父，實人臣也。雖子尊不加於父，乃天下母以義斷恩，不可遂在室之意，故曰「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」。況乃應坤之載，承天之重，而朔望於司徒之殯，晨昏於郊墓之間，雖聖思蒸蒸，其不虞宜戒。離宸極之嚴居，疲雲蹕於道路，此亦億兆蒼生，瞻仰失圖。伏願尋載馳之不歸，存靜方之光大，則草木可繁，人靈斯穆。臣職忝諫司，敢獻狂瞽，謹冒上聞，不敢宣露，乞垂省覽，昭臣微款，脫得奉謁聖顏，曲盡愚衷者，死且不朽。

太后覽表，親至國珍宅，召集王公、八座、卿尹及五品已上，博議其事，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，又令侍中元叉、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。任城王澄問普惠曰：「漢高作帝，尊父爲太上皇。今聖母臨朝，贈父太上公，求之故實，非爲無準。且君舉作則，何必循舊。」對曰：「天子稱詔，太后稱令，故周臣十亂，文母預焉。仰思所難，竊謂非匹。」澄曰：「前代太后亦有稱詔，聖母

自欲存謙光之義，故不稱耳，何得以詔令之別，而廢嚴父之孝？」對曰：「后父太上，自昔未有。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，王何以不遠謨古義，而近順今旨。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，而不謙於太上。竊願聖后終其謙光。」太傅、清河王懌曰：「昔在僭晉，褚氏臨朝，殷浩遺褚裒書曰『足下，今之太上皇也』，況太上公而致疑。」對曰：「褚裒以女輔政，辭不入朝。淵源譏其不恭，故有太上之刺。本稱其非，不記其是。不謂殿下以此賜難。」侍中崔光曰：「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，出自鄭注，非爲正經。」對曰：「雖非正經之文，然述正經之旨。公好古習禮，復固斯難。」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：「張表云，晉之小子侯，以號同稱僭。今者，太上公名同太上皇，比晉小子，義似相類。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。」普惠對曰：「中丞旣疑其是，不正其非，豈所望於三獨。」尙書崔亮曰：「諫議所見，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。然周有太公尙父，亦兼二名。人臣尊重之稱，固知非始今日。」普惠對曰：「尙父者，有德可尙，太上者，上中之上。名同義異，此亦非並。」亮又曰：「古有文王、武王，亦有文子、武子。然則，太上皇、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？」普惠對曰：「文武者，德行之迹，故迹同則諡同。太上者，尊極之位，豈得通施於臣下？」廷尉少卿袁翻曰：「周官：上公九命，上大夫四命。命數雖殊，同爲上，何必上者皆是極尊？」普惠厲聲訶翻曰：「禮有下卿上士，何止大夫與公！但今所行，以太加上，二名雙舉，不得非極。雕蟲小藝，微或相許，至於此處，豈卿所及！」翻甚有慚色，

默不復言。任城王澄曰：「諫諍之體，各言所見，至於用捨，固在應時。卿向答袁氏，聲何太厲？」普惠對曰：「所言若是，宜見採用；所言若非，懼有罪及。是非須辨，非爲苟競。」澄曰：「朝廷方開不諱之門，以廣忠言之路。卿今意在向義，何云乃慮罪罰？」議者咸以太后當朝，志相崇順，遂奏曰：「張普惠辭雖不屈，然非臣等所同。渙汗已流，請依前詔。」太后復遣元叉、賈璆宣令謂普惠曰：「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，往復既終，皆不同卿表。朕之所行，孝子之志；卿之所陳，忠臣之道。羣公已有成議，卿不得苦奪朕懷。後有所見，勿得難言。」普惠於是拜令辭還。

初，普惠被召，傳詔馳驛驅馬來，甚迅速，佇立催去，普惠諸子憂怖涕泣。普惠謂曰：「我當休明之朝，掌諫議之職，若不言所難言，諫所難諫，便是唯唯，曠官尸祿。人生有死，死得其所，夫復何恨。然朝廷有道，汝輩勿憂。」及議罷，旨勞還宅，親故賀其幸甚。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：「毛「明侯淵儒碩學，身負大才，秉此公方，來居諫職，謇謇如也，諤諤如也。一昨承胡司徒第，當面折庭諍，雖問難鋒至，而應對響出，宋城之帶始縈，魯門之柝裁警，終使羣后逡巡，庶僚拱默，雖不見用於一時，固已傳美於百代。聞風快然，敬裁此白。」普惠美其此書，每爲口實。

普惠以天下民調，幅度長廣，尙書計奏，復徵綿麻，恐其勞民不堪命，上疏曰：

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，尊先皇之軌，夙宵惟度，忻戰交集。何者？聞復高祖舊典，所以忻惟新；俱可復而不復，所以戰違法。仰惟高祖廢大斗，去長尺，改重秤，所以愛萬姓，從薄賦。知軍國須綿麻之用，故云幅度之間，億兆應有綿麻之利，故絹上稅綿八兩，布上稅麻十五斤。萬姓得廢大斗，去長尺，改重秤，荷輕賦之饒，不適於綿麻而已，故歌舞以供其賦，奔走以役其勤，天子信於上，億兆樂於下。故易曰：悅以使民，民忘其勞。此之謂也。

自茲以降，漸漸長闊，百姓嗟怨，聞於朝野。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，陛下居諒闇之日，宰輔不尋其本，知天下之怨綿麻，不察其幅廣、度長、秤重、斗大，革其所弊，存其可存，而特放綿麻之調，以悅天下之心，此所謂悅之不以道，愚臣所以未悅者也。尚書既知國少綿麻，不惟法度之□易，民言之可畏，便欲去天下之大信，棄已行之成詔，追前之非，遂後之失，奏求還復綿麻，以充國用。不思庫中大有綿麻，而羣官共竊之。愚臣以爲於理未盡。何者？今宮人請調度，造衣物，必度付秤量。絹布，匹有尺丈之盈，一猶不計其廣；絲綿，斤兼百銖之剩，未聞依律罪州郡。若一匹之濫，一斤之惡，則鞭戶主，連三長，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。今百官請俸，人樂長闊，并欲厚重，無復準極。得長闊厚重者，便云其州能調，絹布精闊且長，橫發美譽，以亂視聽，不聞嫌長惡

廣，求計還官者。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。

今若必復綿麻者，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，明立嚴禁，復本幅度，新綿麻之典，依太和之稅。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，不依典制者，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、左右藏令，依今官度、官秤，計其斤兩、廣長，折給請俸之人。總常俸之數，千俸所出，以布綿麻，亦應其一歲之用。^{〔七〕}使天下知二聖之心，愛民惜法如此，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，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，則孰不幸甚。伏願亮臣慙慙之至，下慰蒼生之心。

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，時聽奉見。自此之後，月一陛見。又以肅宗不親視朝，過崇佛法，郊廟之事，多委有司，上疏曰：「臣聞明德卹祀，成湯光六百之祚；嚴父配天，孔子稱周公其人也。故能馨香上聞，福傳遐世。伏惟陛下重暉纂統，欽明文思，天地屬心，百神佇望，故宜敦崇祀禮，咸秩無文。而告朔朝廟，不親於明堂；嘗禘郊社，多委於有司。觀射遊苑，躍馬騁中，危而非典，豈清蹕之意。殖不思之冥業，損巨費於生民。減祿削力，近供無事之僧；崇飾雲殿，遠邀未然之報。味爽之臣，稽首於外；玄寂之衆，遨遊於內。愆禮忤時，人靈未穆。愚謂從朝夕之因，^{〔八〕}求祗劫之果，未若先萬國之忻心，以事其親，使天下和平，災害不生者也。伏願淑慎威儀，萬邦作式，躬致郊廟之虔，親紆朔望之禮，釋奠成均，竭心千畝，明發不寐，潔誠禋祫。孝悌可以通神明，德教可以光四海，則一人有喜，兆民賴之。然後精進

三寶，信心如來。道由禮深，故諸漏可盡；法隨禮積，故彼岸可登。量撤僧寺不急之華，還復百官久折之秩。已興之構，務從簡成；將來之造，權令停息。仍舊亦可，何必改作。庶節用愛人，法俗俱賴。臣學不經遠，言多孟浪，忝職其憂，不敢默爾。」尋別敕付外，議釋奠之禮。

時史官剋日蝕，豫敕罷朝。普惠以逆廢非禮，上疏陳之。又表論時政得失。一曰，審法度，平斗尺，租調務輕，賦役務省。二曰，聽輿言，察怨訟，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，請悉追改。三曰，進忠謇，退不肖，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。四曰，興滅國，繼絕世，勳親之胤，所宜收敘。書奏，肅宗、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，隨事難詰，延對移時。令曰：「寧有先皇之詔，一翻改？」普惠僂僂不言。令曰：「卿似欲致諫，故以左右有人，不肯苦言。朕爲卿屏左右，卿其盡陳之。」對曰：「聖人之養庶物，愛之如傷，況今二聖纂承洪緒，妻承夫，子承父，夫、父之不可，安然仍行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？仰惟先帝行事，或有司之謬，或權時所行，在後以爲不可者，皆追而正之。聖上忘先帝之自新，不問理之伸屈，一皆抑之，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？」太后曰：「小小細務，一一翻動，更成煩擾。」普惠曰：「聖上之養庶物，若慈母之養赤子。今赤子幾臨危壑，將赴水火，以煩勞而不救，豈赤子所望於慈母？」太后曰：「天下蒼生，寧有如此苦事？」普惠曰：「天下之親懿，莫重於太師彭城王，然遂不免枉死。微細之苦，何

可得無？」太后曰：「彭城之苦，吾已封其三子，何足復言！」普惠曰：「聖后封彭城之三子，天下莫不忻至德，知慈母之在上。臣所以重陳者，凡如此枉，乞垂聖察。」太后曰：「卿云『興滅國，繼絕世』，滅國絕世，竟復誰是？」普惠曰：「昔淮南逆終，漢文封其四子，蓋骨肉之不可棄，親親故也。竊見故太尉咸陽王、冀州刺史京兆王，乃皇子皇孫，一德之虧，自貽悔戾，沉淪幽壤，緬焉弗收，豈是興滅繼絕之意？乞收葬二王，封其子孫，愚臣之願。」太后曰：「卿言有理，朕深戢之，當命公卿博議此事。」

及任城王澄薨，普惠以吏民之義，又荷其恩待，朔望奔赴，至於禪除，雖寒暑風雨，無不必至。初澄嘉賞普惠，臨薨，啓爲尙書右丞。靈太后既深悼澄，覽啓從之。詔行之後，尙書諸郎以普惠地寒，不應便居管轄，相與爲約，並欲不復上省，紛紜多日乃息。

正光二年，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。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，上疏曰：「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，非義則不動；皇王以博施爲功，非類則不從。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。伏惟陛下叡哲欽明，道光虞舜，八表宅心，九服清晏。蠕蠕相害於朔垂，妖師扇亂於江外，此乃封豕長蛇，不識王度，天將悔其罪，所以奉皇魏。故荼毒之，辛苦之，令知至道之可樂也。宜安民以悅其志，恭己以懷其心。而先自勞擾，艱難下民，興師郊甸之內，遠投荒塞之外，救累世之勁敵，可謂無名之師。諺曰『唯亂門之無過』，愚情未見其可。當是邊將窺竊一時

之功，不思兵爲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者也。夫白登之役，漢祖親困之。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，季布以爲不可，請斬之。千載以爲美。況今旱酷異常，聖慈降膳，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，忤時而動，其可濟乎？阿那瓌投命皇朝，撫之可也，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。昔莊公納子糾，以致乾時之敗；魯僖以邾國，而有懸胃之耻。今蠕蠕時亂，後主繼立，雖云散亡，姦虞難抑。脫有井陘之慮，楊鈞之肉其可食乎！高車、蠕蠕，連兵積年，飢饉相仍，須其自斃，小亡大傷，然後一舉而并之。此卞氏之高略，所以獲兩虎，不可不圖之。今土山告難，簡書相續，蓋亦無能爲也，正與今舉相會，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，不欲使南北兩疆，並興大衆。脫狂狡構間於其間，而復事連中國，何以寧之？今宰輔專欲好小名，不圖安危大計，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。那瓌之不還，負何信義？此機之際，北師宜停。臣言不及義，文書所經過，不敢不陳。兵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。二虜自滅之形，可以爲殷鑒。伏願輯和萬國，以靜四疆，混一之期，坐而自至矣。臣愚昧多違，必無可採，匹夫之智，願以呈獻。」表奏，詔答曰：「夫窮鳥歸人，尙或興惻，況那瓌嬰禍流離，遠來依庇，在情在國，何容弗矜。且納亡興喪，有國大義，皇魏堂堂，寧廢斯德。後主亂亡，似當非謬，此送彼迎，想無拒戰。國義宜表，朝算已決，卿深誠厚慮，朕用嘉載。但此段機略，不獲相從，脫後不逮，勿憚匡言。」

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，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，衍將裴邃、湛僧率衆攻逼，詔普惠爲持節、東道行臺，攝軍司赴援之。軍始渡淮，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。軍罷還朝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，朝廷頗事當迎，普惠上疏，請赴揚州，移還蕭氏，不從。俄而，正德果逃還。涼州刺史石士基、行臺元洪超並贓貨被繩，以普惠爲右將軍、涼州刺史，卽爲西行臺。以病辭免。除光祿大夫，右丞如故。

先是，仇池武興羣氏數反，西垂郡戍，租運久絕。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、西道行臺。給秦、岐、涇、華、雍、豳、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，任其召發，送南秦、東益二州兵租，分付諸戍，其所部將統，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，軍資板印之屬，悉以自隨。普惠至南秦，停岐、涇、華、雍、豳、東秦六州兵武，召秦州兵武四千人，分配四統，令送租兵連營接柵，相繼而進，運租車驢，隨機輸轉。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，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勞東益氏民。於時，南秦氏豪吳富聚合兇類，所在邀劫。公熙旣至東益州，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，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胤，而諸氏與相見者，必有陰私言，宜加圖防。普惠乃符攝公熙，令赴南秦。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，又妄自說鄉里，紛動羣氏，託云與崔南秦有隙，拒而不赴。租達平落，吳富等果脅車營，實公熙所潛遣也。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，而徒黨猶盛。秦□所綰武都、武階，租頗得達。東益羣氏先款順，故廣業、仇鳩、河池三城粟便得入。其應

入東益十萬石租，皆稽留費盡，升斗不至，鎮戍兵武，遂致飢虛，咸恨普惠經略不廣。事訖，普惠拜表按劾公熙。還朝，賜絹布一百段。

時詔訪冤屈，普惠上疏曰：

詩稱「文王孫子，本枝百世」，易曰「大君有命，開國承家」。皆所以明德睦親，維城作翰。漢祖封爵之誓曰：「使黃河如帶，太山如礪，國以永存，爰及苗裔。」又申之以丹書之信，重之以白馬之盟。其以強大分王，罪犯蹙邑者，蓋有之矣，未聞父老子構，世載忠賢，一死一削，用爲恒典者也。故尙書令臣肇，未能遠稽古義，近究成旨，以初封之詔，有親王二千戶、始蕃一千戶、二蕃五百戶、三蕃三百戶，謂是親疏世減之法；又以開國五等，有所減之言，以爲世減之趣。遂立格奏奪，稱是高祖本意，仍被旨可。差謬之來，亦已甚矣。遂使勳親懷屈，幽顯同冤，紛訟彌年，莫之能息。

臣輒遠研旨格，深窮其事，世變減奪，今古無據。又尋詔書，稱昔未可采，今始列辭，「二」豈得混一，罔分久近也。「三」故樂良、樂安，同蕃異封；廣陽、安豐，屬別戶等。安定之嫡，邑齊親王；河間戚近，更從蕃食。是乃太和降旨，初封之倫級，勳親兼樹，非世減之大驗者也。博陵襲爵，亦在太和之年，時不世減，以父嘗全食，足戶充本，同之始封，減從今式。如此，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，足者足其所減之內。減足之旨，乃爲所貢

所食耳。欲使諸王開國，弗專其民，賦役之差，貴賤有等。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，王食其半，公食三分之一，侯、伯四分之一，子、男五分之一。是以新興得足充本，清淵更多減戶。故始封承襲俱稱。所減謂減之以貢，食謂食之於國，斯實高祖霈然之詔。減實之理，聖明自釋，求之史帛，猶有未盡。時尙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，旨又判之，以開訓所減之旨，可以不疑於世減矣。而臣肇弗稽往事，曰五等有所減之格，用爲世減之法，以王封有親疏之等，謂是代削之條。妄解成旨，雷同世奪。以此毒天下，民其從乎！故太傅、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，識洞今古，爲尙書之日，殷勤執請，孜孜於重議。被旨不許，於此遂停。

又律罪例減，及先帝之總麻，令給親恤，止當世之有服。律、令相違，威澤異品。使七廟曾玄，不治未恤，嫡封則爵祿無窮，枝庶則屬內貶絕。儀刑作孚，億兆何觀。夫一人吁嗟，尙曰虧治。今諸王五等，各稱其冤，七廟之孫，並訟其切。陳訴之案，盈於省曹，朝言巷議，咸云其苦。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，親諸侯，睦九族之義也。

臣猥忝今任，於茲五年，推尋旨格，謂無世減之理。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，遠循百代象賢之誥，退由九伐，進從九儀，則刑罰有倫，封不虛黜。斯乃文王所以克慎，不敢侮於鰥寡，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？今旨訪冤滯，愚以此爲大者。求尋光錫之詔，并諸

條格，所奪所請，事事窮審。諸王開國，非犯罪削奪者，並求還復。其昔嘗全食，足戶充本，減從令式者，從前則力多於親懿，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□之食而食之。若是則力少蕃王，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。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，^{〔二〕}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。親恤所哀，請依律斷。伏惟親親尊賢，位必功立。尊賢以司民，可不慎乎？親親以牧族，其可棄乎？如脫蒙允，求以旨判爲始，其前來吏秩，悉年久不追。

臣又聞明德慎罰，文王所以造周；咸有一德，殷湯所以革夏。故能上令下從，風動草偃，畏之如雷電，敬之如明神。是以天子家天下，綏萬國，若天之無不覆，地之無不載。遷都之構，庶方子來，汎澤所沾，降及陪臯。寧有岳牧、二千石、縣令、丞、尉、治中、別駕及諸軍幢，受命於朝廷，而可不預乎？此之班駁，雲雨之不平，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。何以明之？仰尋世宗詔書，百官普進一級，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，則內外貴賤，莫不同澤。又覆奏稱爰及陪臯，明無不逮。自後人率其心紛綸，盈庭嫌少，誤惑視聽。^{〔三〕}限以汎前，更爲年斷。六年、三年之考，以意折之；汎前、汎後之歲，隔而絕之。遂使如綸之旨，頓於一朝。汎前六 years 上第者全不得汎，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。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，無考者無折而全。汎前汎後，有考無考，並蒙全汎。

與否乖違，勤舊彌屈。差若毫釐，謬以千里，其此之謂乎？易曰：「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，」可不慎歟！言之不從，無以抑之，遂奏奪牧守外祿，全不與汎。散官改爲四年之考，汎前者八年一階。政令不一，冤訟惟甚，與而復奪，其本在茲。致使邀駕擊鼓者，無理以加其罪；誹謗公聽者，無辭以抑其言。噂噍所由生，慢勃所由起。

夫琴瑟不調，澆而更張。「善人，國之本也，其可棄乎？」詩云：「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」堯典曰：「克明俊德。」呂刑曰：「何擇非人。」周官曰：「官弗必備惟其人。」咎繇曰：「無曠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」詩云：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悴。」又曰：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」孔子曰：「不患貧而患不均。」如此，則官必擇人，汎則宜溥。請遠遵正始元旨，近準聖明二汎，內外百官，悉同一階，不以汎前折考，不以散任增年，則同雲共澍，四海均洽。如謂未可，宜以權理折之。

易曰：「聖人之大寶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。」春秋傳曰：「一曰擇人。」如此，則乃可無汎，不可無考。守宰之汎，旣以追奪，則百官之汎，不應獨霑。溥澤旣收，復誰敢怨！夫三載之考，興於太和；再周之陟，通於景明。閑劇祿力，自有加減。陪臣以事省降，而考則三年；朝官旣祿等平曹，更四周乃陟。考祿參差，各稱其枉。且一日從軍征戍，苦於煩任終年；專使決斷，重於陪臣恒上。若通爲三載之考，無汎隔折，則各盈其分，

亦足以近塞羣口，遠綏四方。

日昃求賢，猶有所失，況不遵擇人之訓，唯以停久而進乎？自今已後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，選進願以三儁居德。書曰：「舉能其官，惟爾之能，稱非其人，惟爾弗任。」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，敢不敬守。臣忝官樞副，毗察冤訟，寤寐惟省，謂宜追正，愚固所陳，萬無可採。

出除左將軍、東豫州刺史。淮南九戍、十三郡，猶因蕭衍前弊，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。普惠乃依次括比，省減郡縣，上表陳狀。詔許之。宰守因此綰攝有方，姦盜不起，民以爲便。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，軍主陳明祖等脅白沙、鹿城二戍，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、田僧達等竊陷石頭戍，徑據安陂城。郢州新塘之賊，近在州西數十里。普惠前後命將拒戰，並破之。普惠不營財業，好有進舉，敦於故舊。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，早終，其子長瑜，普惠每於四時請祿，無不減贍給其衣食。及爲豫州，啓長瑜解褐，攜其合門拯給之。孝昌元年三月，在州卒，時年五十八。贈平北將軍、幽州刺史，諡曰宣恭。

長子榮儁，武定末，齊王相府屬。

榮儁弟龍子，揚州驃騎府長史。

史臣曰：孫紹關右之士，〔二〕又能指論世務，亦其志也。張普惠明達典故，強直從官，侃然不撓，其有王臣之風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臣卿乃少 諸本「卿」作「節」，北史卷四六孫紹傳、冊府卷九四六一一四二頁作「卿」。按孫紹這時官太府少卿，故作此語，「節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〔二〕葬我小君文姜氏 北史卷四六張普惠傳無「氏」字。按春秋莊公二十二年經文本無「氏」字，這裏當是衍文。

〔三〕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 按禮記未見此語，唯服問云：「爲其母之黨服，則不爲繼母之黨服。」疑普惠卽用此文而倒其辭，則「君」字當是「繼」字之訛。普惠諸奏疏中引經文與今傳本間有出入，或是誤記，或當時傳抄本有異文，不悉出校記。

〔四〕禮有下卿上士 冊府卷五四一六四九四頁「下卿」作「上卿」。按這是張普惠駁袁翻「上公」「上大夫」的話，所重在「上」字，諸本作「下卿」當訛。

〔五〕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 北史卷四六「莊」作「杜」。按北齊書卷二四杜弼傳云：「中山曲陽人

也。」當卽其人。這裏「莊」字當是形近而訛。

〔六〕不適於綿麻而已 通鑑卷一四八四六三六頁「適」作「雷」，疑是。

〔七〕不惟法度之□易 冊府卷五三〇六三三六頁所闕字作「幅」，不可解，今不補。

〔八〕今宮人請調度 按上云「羣官共竊之」，下云「百官請俸」，疑「宮人」乃「官人」之訛。

〔九〕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 按語意晦澀，疑有訛脫。

〔一〇〕愚謂從朝夕之因 通鑑卷一四八四六三六頁「從」作「修」，疑是。

〔一一〕今始列辭 諸本「辭」作「璧」，旁注「疑」字，冊府卷四七二五六三七頁作「辭」。按「列璧」無義，今

據改，並刪「疑」字。

〔一二〕豈得混一罔分久近也 諸本「罔」訛「內」，今據冊府同上卷頁改。

〔一三〕若是則力少蕃王至既有全食足戶之異 按語不可解，疑有訛脫。

〔一四〕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 冊府卷四七二五六三八頁無「嫌少」二字。按「嫌少」上下

疑有脫文，冊府恐是以讀不可通，刪二字，但讀作「其心紛綸，盈庭嫌少」，亦可通，今仍之。

〔一五〕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 冊府卷四七二五六三九頁「天下」作「天地」。按今傳本易繫辭作「天

地」。然或是冊府據今傳本改，今仍之。

〔一六〕澆而更張 冊府卷四七二五六三九頁「澆」作「弛」，疑是。

〔二七〕不患貧而患不均。冊府同上卷，宋本同，明本「貧」作「寡」。按論語季氏作「寡」，與「不患貧而患不安」爲對文，這裏「貧」字當誤。

〔二八〕孫紹關右之士。北史卷四六孫紹傳論「右」作「左」。按孫紹昌黎人，「關右」「關左」皆不合，當是「閭左」之訛。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：「二世元年七月，發閭左適戍漁陽。」索隱以爲富強者居右，貧弱者居左。「閭左之士」指出身非世家大族。北史「左」字尙未訛，「閭」亦已訛「關」。

魏書卷七十九

列傳第六十七

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

張瓘

成淹，字季文，上谷居庸人也。自言晉侍中祭之六世孫。祖昇，家於北海。父洪，名犯顯祖廟諱，仕劉義隆，爲撫軍府中兵參軍。早卒。淹好文學，有氣尚。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，劉彧以爲員外郎，假龍驤將軍，領軍主，令援東陽、歷城。皇興中，降慕容白曜，赴闕，授兼著作郎。時顯祖於仲冬之月，欲巡漠北，朝臣以寒甚，固諫，並不納。淹上接輿釋遊論，顯祖覽之，詔尙書李訢曰：「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，通釋人意。」乃敕停行。

太和中，文明太后崩，蕭蹟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、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，欲以朝服行事。主客執之，云：「弔有常式，何得以朱衣入山庭！」昭明等言：「本奉朝命，不容改易。」

如此者數四，執志不移。高祖敕尙書李沖，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，沖奏遣淹。昭明言：「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，義出何典？」淹言：「吉凶不同，禮有成數，玄冠不弔，童孺共聞。昔季孫將行，請遭喪之禮，千載之下，猶共稱之。卿遠自江南奉慰，不能式遵成事，方謂議出何典，行人得失，何其異哉！」昭明言：「二國交和既久，南北皆須準望。齊高帝崩，魏遣李彪通弔，於時初不素服，齊朝亦不以爲疑，那得苦見要逼。」淹言：「彪通弔之日，朝命以弔服自隨，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，乃踰月卽吉，彪行弔之時，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，貂璫曜日，百僚內外，朱服煥然，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，復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？來責雖高，未敢聞命。我皇帝仁孝之性，侔於有虞，處諒闇以來，百官聽於冢宰，卿豈得以此方彼也。」昭明乃搖膝而言：「三皇不同禮，亦安知得失所歸。」淹言：「若如來談，卿以虞舜、高宗爲非也？」昭明遂相顧而笑曰：「非孝者，宣尼有成責，行人亦弗敢言。希主人裁以弔服，使人唯齋袴褶，比旣戎服，不可以弔，幸借緇衣帻，以申國命。今爲魏朝所逼，違負指授，還南之日，必得罪本朝。」淹言：「彼有君子也，卿將命折中，還南之日，應有高賞；若無君子也，但令有光國之譽，雖復非理見罪，亦復何嫌。」南史、董狐，自當直筆。」旣而，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，淹以狀對。高祖詔沖曰：「我所用得人。」仍敕送衣帽給昭明等，賜淹果食。明旦引昭明等入，皆令文武盡哀。後正侍郎。高祖以淹清貧，賜絹百匹。

十六年，蕭蹟遣其散騎常侍庾華、散騎侍郎何憲、主書邢宗慶朝貢，值朝廷有事明堂，因登靈臺以觀雲物。高祖敕淹引華等館南瞻望行禮，事畢，還外館，賜酒食。宗慶語淹言：「南北連和既久，而比棄信絕好，爲利而動，豈是大國善隣之義？」淹言：「夫爲王者，不拘小節。中原有菽，工採者獲多，豈眷眷守尾生之信。且齊先主歷事宋朝，荷恩積世，當應便爾欺奪？」宗慶、庾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。何憲知淹昔從南入，而以手掩目曰：「卿何爲不作于禁，而作魯肅？」淹言：「我捨危効順，欲追蹤陳、韓，何于禁之有？」憲亦不對。

王肅歸國也，高祖以淹曾官江表，詔觀是非。乃造肅與語，還奏言實。時議紛紜，猶謂未審。高祖曰：「明日引入，我與語，自當知之。」及鑾輿行幸，肅多扈從，敕淹將引，若有古跡，皆使知之。行到朝歌，肅問此是何城。淹言紂都朝歌城。肅言：「故應有殷之頑民也。」淹言：「昔武王滅紂，悉居河洛，中因劉石亂華，仍隨司馬東渡。」肅知淹寓於青州，乃笑而謂淹曰：「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。」淹以肅本隸徐州，言：「青州本非其地，徐州間今日重來，非所知也。」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，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：「向者聊因戲言，遂致辭溺。」思寧馳馬奏聞，高祖大悅，謂彭城王勰曰：「淹此段足爲制勝。」輿駕至洛，肅因侍宴。高祖戲肅曰：「近者行次朝歌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，卿試重敍之。」肅言：「臣前朝歌爲淹所困，不謂此事仰聞聽覽。臣爾日失言，一之已甚，豈宜再說。」遂皆大笑。高祖又謂肅曰：「淹能制

卿，其才亦不困。」肅言：「淹才詞便爲難有，聖朝宜應敍進。」高祖言：「若因此進淹，恐辱卿轉甚。」肅言：「臣屈已達人，正可顯臣之美。」高祖曰：「卿旣爲人所屈，欲求屈已之名，復於卿太優。」肅言：「淹旣蒙進，臣得屈已伸人，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。」遂酣笑而止。乃賜淹龍厩上馬一匹，并鞍勒宛具、朝服一襲，轉謁者僕射。

時遷都，高祖以淹家無行資，敕給事力，送至洛陽，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。行次靈丘，屬蕭鸞遣使，敕驛馬徵淹。車駕濟淮，淹於路左請見，高祖竚駕而進之。淹曰：「蕭鸞悖虐，幽明同棄，陛下俯應人神，按劍江涘，然敵不可小，蜂蠆有毒，而況國乎？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。」詔曰：「此前車之轍，得不慎乎？」淹曰：「伏聞發洛已來，諸有諫者，解官奪職，恐非聖明納下之義。」高祖曰：「此是我命耳，卿不得爲干斧鉞。」淹曰：「昔文王詢於芻蕘，晉文聽輿人之誦，臣雖卑賤，敢同匹夫。」高祖優而容之，詔賜絹百匹。

高祖幸徐州，敕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，將汎泗入河，泝流還洛。軍次碭碭，淹以黃河浚急，慮有傾危，乃上疏陳諫。高祖敕淹曰：「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，故京邑民貧。今移都伊洛，欲通運四方，而黃河急浚，人皆難涉。我因有此行，必須乘流，所以開百姓之心。知卿至誠，而今者不得相納。」敕賜驊騮馬一匹，衣冠一襲。除羽林監，領主客令，加威遠將軍。

于時宮殿初構，經始務廣，兵民運材，日有萬計，伊洛流澌，苦於厲涉，淹遂啓求，敕都

水造浮航。高祖賞納之，意欲榮淹於衆，朔旦受朝，百官在位，乃賜帛百匹，知左右二都水事。世宗初，司徒、彭城王勰曰：「先帝本有成旨，淹有歸國之誠，兼歷官著稱，宜加優陟。」高祖雖崩，詔猶在耳。」乃相聞選曹，加淹右軍，領左右都水，仍主客令。復授驍騎將軍，加輔國將軍，都水、主客如故。

淹小心畏法，典客十年，四方貢聘，皆有私遺，毫釐不納，乃至衣食不充。遂啓乞外祿。景明三年，出除平陽太守，將軍如故。還朝，病卒。贈本將軍、光州刺史，諡曰定。

子霄，字景鸞。亦學涉，好爲文詠，但詞彩不倫，率多鄙俗。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，詩賦間起。知音之士，共所嗤笑；閭巷淺識，頌諷成羣，乃至大行於世。歷治書侍御史而卒。

范紹，字始孫，敦煌龍勒人。少而聰敏。年十二，父命就學，師事崔光。以父憂廢業，母又誡之曰：「汝父卒日，令汝遠就崔生，希有成立。今已過期，宜遵成命。」紹還赴學。

太和初，充太學生，轉算生，頗涉經史。十六年，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，遷錄事，令掌奏文案，高祖善之。又爲侍中李沖、黃門崔光所知，出內文奏，多以委之。高祖曾謂近臣曰：「崔光從容，范紹之力。」稍遷強弩將軍、積弩將軍、公車令，加給事中，遷羽林監。

揚州刺史、任城王澄請征鍾離，敕紹詣壽春，共量進止。澄曰：「須兵十萬，往還百日，

渦陽、鍾離、廣陵、廬江，欲數道俱進，但糧仗軍資，須朝廷速遣。」紹曰：「計十萬之衆，往還百日，須糧百日。頃秋以向末，方欲徵召，兵仗可集，恐糧難至。有兵無糧，何以克敵？願王善思，爲社稷深慮。」澄沉思良久曰：「實如卿言。」使還，具以狀聞。後澄遂征鍾離，無功而返。

尋除長兼奉車都尉，轉右都水使者，錄事如故。丁母憂去職。值義陽初復，起紹除寧遠將軍、郢州龍驤府長史，帶義陽太守。其年冬，使還都，值朝廷有南討之計，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，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，廣開屯田。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，加步兵校尉。紹勤於勸課，頻歲大獲。又詔紹詣鍾離，與都督、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，英固言必克。紹觀其城隍防守，恐不可陷，勸令班師，英不從。紹還，具以狀聞。俄而英敗。詔以徐豫二境，民稀土曠，令紹量度處所，更立一州。紹以譙城形要之所，置州爲便，遂立南兗。

入爲主衣都統，加中堅將軍，轉前軍將軍。追賞營田之勤，拜游擊將軍。遷龍驤將軍、太府少卿，都統如故。轉長兼太府卿。紹量功節用，甄煩就簡，凡有賜給，千匹以上，皆別覆奏，然後出之。靈太后嘉其用心，敕紹每月入見，諸有益國利民之事，皆令面陳。出除安北將軍、并州刺史。清慎守法，頗得民和。值山胡來寇，不能擊，以此損其聲望。復入爲太

府卿。莊帝初，遇害河陰。

劉桃符，中山 盧奴人。生不識父，九歲喪母。性恭謹，好學。舉孝廉，射策甲科，歷辟職。景明中，羽林監，領主書。蕭寶夤之降也，桃符受詔迎接。歷奉車都尉、長水校尉、游擊將軍。正始中，除征虜將軍、中書舍人，以勤明見知。久不遷職，世宗謂之曰：「揚子雲爲黃門，頓歷三世。卿居此任始十年，不足辭也。」東豫州刺史 田益宗居邊貪穢，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。桃符還，具稱益宗既老耄，而諸子非理處物。世宗後欲代之，恐其背叛，拜桃符征虜將軍、豫州刺史，世宗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。語在益宗傳。桃符善恤蠻左，爲民吏所懷。久之，徵還。病卒，年五十一。贈後將軍、洛州刺史。

子景均，殿中侍御史。

劉道斌，武邑 灌津人，自云中山 靖王 勝之後也。幼而好學，有器幹。及長，腰帶十圍，鬚髯甚美。舉孝廉入京，拜校書郎，轉主書，頗爲高祖所知。從征南陽，還，加積射將軍，給事中。高祖謂黃門侍郎 邢巒曰：「道斌是段之舉，便異儕流矣。」世宗卽位，遷謁者僕射。轉步兵校尉、廣武將軍，領中書舍人。出爲武邑太守。時冀州 新經元 愉逆亂之後，加以連年

災儉，道斌頻爲表請，蠲其租賦，百姓賴之。罷郡還，除右將軍、太中大夫。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，遷岐州刺史，所在有清治之稱。正光四年，卒於州。贈平東將軍、滄州刺史，改贈濟州，諡曰康。道斌在恒農，修立學館，建孔子廟堂，圖畫形像。去郡之後，民故追思之，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。

子士長，武定中，碭郡太守。卒。

董紹，字興遠，新蔡 銅陽人也。少好學，頗有文義。起家四門博士，歷殿中侍御史、國子助教、積射將軍、兼中書舍人。辯於對問，爲世宗所賞。

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，詔紹慰勞。至上蔡，爲賊所襲，囚送江東，仍被鎖禁。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暫與紹言，便相器重。衍聞之，遣使勞紹云：「忠臣孝子，不可無人。今當聽卿還國。」紹對曰：「老母在洛，無復方寸，旣奉恩貸，實若更生。」衍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：「今放卿還，令卿通兩家之好，彼此息民，豈不善也。」對曰：「通好息民，乃兩國之事，旣蒙命及，輒當聞奏本朝。」衍賜紹衣物，引入見之，令其舍人周捨慰勞，并稱：「戰爭多年，民物塗炭，是以不耻先言，與魏朝通好。比亦有書，都無報旨。卿宜備申此意，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，遲有嘉問。」又令謂紹曰：「卿知所以得不死不？今者獲卿，乃天意也。夫千人之

聚，不散則亂，故須立君以治天下，不以天下養一人。凡在民上，胡不思此？若欲通好，今以宿豫還彼，彼當以漢中見歸。」先是，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，事在司馬悅傳。及紹還，世宗愍之，永平中，除給事中，仍兼舍人。紹雖陳說和計，朝廷不許。久之，加輕車將軍，正舍人，又除步兵校尉。

肅宗初，紹上御天馬頌，帝賞其辭，賜帛八十匹。又除龍驤將軍、中散大夫，舍人如故。加冠軍將軍，出除右將軍、洛州刺史。紹好行小惠，頗得民情。蕭衍將軍曹義宗、王玄真等寇荊州，據順陽馬圈，裴衍、王羆討之。既復順陽，進圍馬圈。城堅，裴王糧少，紹上書言其必敗。未幾，裴衍等果失利，順陽復爲義宗所據。紹有氣病，啓求解州，詔不許。

蕭寶夤反於長安也，紹上書求擊之，云：「臣當出瞎巴三千，生噉蜀子。」肅宗謂黃門徐紇曰：「此巴真瞎也。」紇曰：「此是紹之壯辭，云巴人勁勇，見敵無所畏懼，非實瞎也。」帝大笑，敕紹速行。又加平西將軍。以拒寶夤之功，賞新蔡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〔三〕

永安中，代還。於是除安西將軍、梁州刺史、假撫軍將軍、兼尚書，爲山南行臺，頗有清稱。前廢帝以元孚代之。紹至長安，時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，啓紹爲大行臺從事、兼吏部尚書，又除征西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天光赴洛，留紹於後。天光敗，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。永熙中，加車騎將軍。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，紹悲而賦詩曰：「走馬山之

阿，馬渴飲黃河，寧謂胡關下，復聞楚客歌。」後爲宇文黑獺所殺。

子敏，永安中，爲太尉西閣祭酒。

馮元興，字子盛，東魏郡肥鄉人也。其世父僧集，官至東清河、西平原二郡太守，贈濟州刺史。元興少有操尚，隨僧集在平原，因就中山張吾貴、常山房虬學，通禮傳，頗有文才。年二十三，還鄉教授，常數百人。領僚孝廉，對策高第，又舉秀才。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，元興奏記於顯，召爲檢校御史。尋轉殿中，除奉朝請，三使高麗。

江陽王繼爲司徒，元興爲記室參軍，遂爲元叉所知。叉秉朝政，引元興爲尙書殿中郎，領中書舍人，仍御史。元興居其腹心，預聞時事，卑身克己，人無恨焉。家素貧約，食客恒數十人，同其飢飽，曾無吝色，時人歎尚之。及太保崔光臨薨，薦元興爲侍讀。尙書賈思伯爲侍講，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，元興常爲摘句，儒者榮之。及叉欲解領軍，以訪元興。元興曰：「未知公意如何耳？」叉曰：「卿謂吾欲反也？」元興不敢言，因勸之。叉旣賜死，元興亦被廢。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：「有草生碧池，無根綠水上。脆弱惡風波，危微苦驚浪。」丞相、高陽王雍召爲兼屬。未幾，去任還鄉。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，以元興爲本郡太守。尋徵赴闕。以母憂還家，頻值鄉亂，數爲監軍，元興多所賞罰，鄉黨頗以此憾焉。上黨

王天穆之討邢杲，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。元顥入洛，復爲平北將軍、光祿大夫，領中書舍人。莊帝還宮，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，加征虜將軍。普泰初，安東將軍、光祿大夫，領中書舍人。太昌初，卒於家，贈征東將軍、齊州刺史。文集百餘篇。元興世寒，因元叉之勢，託其交道，相用爲州主簿，^{〔四〕}論者以爲非倫。

高祖時，有譙郡曹道，頗涉經史，有幹用。舉孝廉。太和中，東宮主書、門下錄事。景明中，尙書都令史，領主書。後轉中書舍人。行使，每稱旨。出除東郡太守。卒，贈儀同三司。

又有北海曹昇，亦以學識清立見知。歷治書侍御史。永安中，黃門郎、散騎常侍。出帝世，國子祭酒。不營家產，至以餒卒於鄴，時人傷歎之。

又齊郡曹昂，有學識，舉秀才。永安中，太學博士、兼尙書郎。而常徒步上省，以示清貧。忽遇盜，大失綾縑，時人鄙其矯詐。

鹿念，字永吉，濟陰人。父生，在良吏傳。念好兵書、陰陽、釋氏之學。太師、彭城王勰召爲館客。嘗詣徐州，馬疫，附船而至大梁。夜睡，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。船行數

里，念覺，問得禾之處，從者以告。念大忿，卽停船上岸，至取禾處，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。

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，恒勸以忠廉之節。嘗賦五言詩曰：「嶧山萬丈樹，雕鏤作琵琶。由此材高遠，弦響藹中華。」又曰：「援琴起何調？幽蘭與白雪。絲管韻未成，莫使弦響絕。」子直少有令問，念欲其善終，故以諷焉。母憂去職。服闋，仍卒任。子直出鎮梁州，念隨之州。州有兵糧和糴，和糴者靡不潤屋，念獨不取，子直強之，終不從命。

莊帝爲御史中尉，念兼殿中侍御史，監臨淮王彧軍。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，綜密信通彧，云欲歸款。綜時爲蕭衍愛子，衆議咸謂不然。彧募人入報，驗其虛實，念遂請行，曰：「若綜有誠心，與之盟約；如其詐也，豈惜一人命也。」時徐州始陷，邊方騷擾，綜部將成景儁、胡龍牙並總強兵，內外嚴固。念遂單馬間出，徑趣彭城。未至之間，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，問其來狀。念答曰：「兵交使在，自昔通言。我爲臨淮王所使，須有交易。」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。綜既有誠心，聞念被執，語景儁等曰：「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，將驗其虛實，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，喚彼一人，其使果至。可令人詐作略身，在一深室，詭爲患狀，呼使戶外，令人傳語。」時略始被衍追還。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念，密語意狀，令善酬答，引念入城，詣龍牙所。

時日已暮，龍牙列仗舉火，引念曰：「元中山甚欲相見，故令喚卿。」又曰：「安豐、臨淮將少弱卒，規復此城，容可得乎？」念曰：「彭城魏之東鄙，勢在必爭，得否在天，非人所測。」龍牙曰：「當如卿言。」復詣景儁住所，停念在外門，久而未入。時夜已久，星月甚明。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：「君年已長宿，又充今使，良有所達。」元法僧、魏之微子，拔城歸梁，梁主待物有道。」乃舉手上指：「今歲星在斗。斗，吳之分野，君何爲不歸梁國，我令君富貴。」念答曰：「君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法僧者，莒僕之流，而梁納之，無乃有愧於季孫也？今月建鶉首，斗牛受破，歲星木也，逆而克之。君吳國敗喪不久。且衣錦夜遊，有識不許。」言未及盡，引入見景儁，景儁曰：「元中山雖曰相喚，不懼而來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昔楚伐吳，吳遣繫由勞師，今者此行，略同於彼。」又曰：「遊歷多年，與卿先經相識。」仍敘由緣，景儁便記。引念同坐，謂念曰：「卿不爲刺客也？」答曰：「今者爲使，欲返命本朝，相刺之事，更卜後圖。」爲設飯食雜果，念強飲多食，向敵數人，微自夸矜。諸人相謂曰：「壯士哉！」乃引向元略所，一人引入戶內，指床令坐。一人別在室中，出謂念曰：「中山有教，與君相聞。」念遂起立。使人謂念曰：「君但坐。」念曰：「家國王子，豈有坐聽教命。」使人曰：「頓首君，我昔有以向南，且遣相喚，欲聞鄉事。晚來患動，不獲相見。」念曰：「且奉音旨，冒險祇赴，不得瞻見，內懷反側。」遂辭而退。

須臾天曉，綜軍主范昂、景儒、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。念云：「秦隴既平，三方靜晏，今有高車、白眼、羌、蜀五十萬，齊王、李陳留、^{〔五〕}崔延伯、李叔仁等分爲三道，徑趣江西；安樂王鑒、李神領冀、相、齊、濟、青、光羽林十萬，直向琅邪南出。」諸人相謂曰：「詎非華辭也？」念曰：「可驗崇朝，何華之有！」日晏令還。景儒送念上戲馬臺，北望城壘，曰：「何此城之固，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，卿可語二王，回師改計。」念曰：「金墉湯池，衝甲彌巧，貴守以人，何論險害。」還軍，於路與梁話誓盟。契約既固，未旬，綜果降。

詔曰：「日者，法僧父子，頑固自天，長惡不已，竊城外叛，職此亂階，遂使彭宋名藩，翻爲賊有。雖宗臣名將，揮戈於泗濱；虎士雄卒，竦劍於汴渚。然高墉峻堞，非可易登；廣浹深隍，實爲難踐。是用日昃忘食，中宵憤惋者也。而衍都督、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，欲歸有道，潛遣密信，送款於都督臨淮王。于時事同夜光，能不按劍。殿中侍御史監軍鹿念，不憚虎口，視險若夷，便能占募，入驗虛實。誓盟既固，所圖遂果。返地復城，息我兵甲，亦是念之力焉。若不酬以榮祿，何以勸厲將來，可封定陶縣開國子，食邑三百戶。」

除員外散騎常侍。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。尋解長兼。廣川人劉鈞、東清河人房須反，^{〔六〕}劭遣念監州軍討之，戰於商山，頗有所捷。將統皆劭左右，擅增首級，妄請賞帛，念面執不與，劭弗從。念勃然作色曰：「竭志立言，爲王爲國，豈念家事！」不辭而出，劭

追而謝焉。竊勦者放言噂嗜，欲加私害，愈聞而笑之，不以介意。

先是，蕭衍遣將彭羣、王辯率衆七萬圍琅邪。自春及秋，官軍不至，而兩青士馬，裁可萬餘，師次鄖城，^{〔七〕}久而未進。劭乃遣愈，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，並監勒諸將，徑赴賊壘，大破之，斬羣首，俘馘二千餘級。肅宗嘉之，璽書勞問。永安中，入爲左將軍、給事黃門侍郎，又以前賞愈入徐之功未盡，增邑二百戶，進爵爲侯。雖任居通顯，志在謙退，迎送親賓，加於疇昔，而自無室宅，常假賃居止，布衣糲食，寒暑不變。莊帝嘉其清素，時復賜以錢帛。

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，南引賊衆，屯柵曲術，詔愈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安東將軍，爲六州大使，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。文欣黨重以購之，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，魁帥同死者十二人。詔書褒慰。還，拜鎮東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尋詔爲使持節、兼尚書左僕射、東南道三徐行臺。至東郡，值余朱仲遠陷西兗，向滑臺，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。軍敗，還京。

普泰中，加征東將軍，轉衛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、兼度支尚書、河北五州和糴大使。天平中，除梁州刺史。時滎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，圍逼州城。愈不能固守，遂以城降。榮業送愈於關西。

張熠，〔字〕景世，自云南陽西鄂人，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。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。入除步兵校尉。

永寧寺塔大興，〔字〕經營務廣，靈太后曾幸作所，凡有顧問，熠敷陳指畫，無所遺闕，太后善之。久之，除冠軍將軍、中散大夫。後爲別將，隨長孫稚西征，轉平西將軍、太中大夫，爲關西都督。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永安初，除平西將軍、岐州刺史、假安西將軍，尋加撫軍將軍。矜恤貧弱，爲民所愛。代還，值元顥入洛，仍令復州，熠遂私還。莊帝還宮，出除鎮南將軍、東荊州刺史。尋加散騎常侍、征蠻大都督，轉荊州刺史。值余朱兆入洛，不行。普泰中，衛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

天平初，遷鄴草創，右僕射高隆之、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：「南京宮殿，毀撤送都，連筏竟河，首尾大至，自非賢明一人，專委受納，則恐材木耗損，有闕經構。」熠清貞素著，有稱一時，臣等輒舉爲大將。」詔從之。熠勤於其事。尋轉營構左都將。興和初，衛大將軍。宮殿成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。三年，卒於州，時年六十。贈驃騎大將軍、司空公、兗州刺史，諡曰懿。

子孝直，武定末，司空騎兵參軍。

史臣曰：成淹等身遭際會，俱得効其所能，以至於顯達，苟曰非才，亦何可以致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何得以朱衣入山庭。通鑑卷一三七四三〇七頁「山」作「凶」，當是。

〔二〕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。北史卷四六劉桃符傳「豫州」上有「東」字。按上文稱東豫州刺史田益宗，桃符此授，卽代益宗，當脫「東」字。

〔三〕食邑二百戶。三朝本、汲本脫「百」字，北本、殿本「百」作「千」，南本、局本作「百」。按下張燿傳稱「封長平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」，同一等級，封戶雖或有多少，不會相去懸殊，今從南、局本。

〔四〕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。按上文不云元興曾官州主簿，託附元叉時，他已由司徒記室參軍遷尙書殿中郎，領中書舍人，不得方因叉勢爲州主簿。疑上脫子某，託元叉之勢官州主簿的是元興之子。

〔五〕李陳留。諸本「李」字空格或注「闕」，冊府卷六五二七八〇九頁作「孝」。按「孝」乃「李」之訛。卷六六李崇傳，崇「襲爵陳留公」，後「例降爲侯」，死後，子神軌「受父爵陳留侯」，「李陳留」卽李崇。傳又稱封魏昌縣伯，乃是別封，通鑑卷一五〇四七〇〇頁稱「魏昌武康伯李崇卒」，實誤。卷九肅

宗紀孝昌元年五月戊子記李崇卒，是月乙巳朔，無戊子，上文記日是戊辰，乃二十四日，則崇死必在五月末。蕭綜降魏，肅宗紀在此年六月癸未，乃十日。鹿念入蕭綜軍當即在五月末，六月初，故下云「未旬，綜果降」。這時李崇或尚未死，或未知死訊，故鹿念列舉元魏諸將帥，蕭寶夤即齊王、崔延伯等，尙列入李崇。今據冊府改正補字。

〔六〕東清河人房須反 卷二一下彭城王邵傳、冊府卷一二一一四五頁「須」作「頃」，通鑑卷一五一四七二四頁作「頃」。參卷九校記〔二〇〕。

〔七〕師次鄖城 按鄖城遠在今湖北安陸，琅邪一帶不聞有此城名，「鄖」字疑訛。

〔八〕張熠 北史卷四六「熠」作「耀」。

〔九〕永寧寺塔大興 諸本「永寧」下有「中」字。按魏無「永寧」年號。永寧是寺名，屢見本書，「中」字衍，今刪。

魏書卷八十

列傳第六十八

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

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

朱瑞，字元龍，代郡桑乾人。祖就，字祖成，卒於沛縣令。父惠，字僧生，行太原太守，卒。永安中，瑞貴達，就贈平東將軍、齊州刺史，惠贈使持節、冠軍將軍、恒州刺史。

瑞長厚質直，敬愛人士。孝昌末，余朱榮引爲其府戶曹參軍，又爲大行臺郎中，甚爲榮所親任。建義初，除黃門侍郎，仍中書舍人。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，故居之門下，爲腹心之寄。錄前後勳，封陽邑縣開國公，食邑一千戶。未幾，又除散騎常侍、安南將軍，黃門如故。丁父憂，去官。詔起復任，除青州大中正。及元顥內逼，瑞啓勸北幸，乃從駕於河陽，除侍中、征南將軍、兼吏部尚書，改封北海郡開國公，增邑一千戶。莊帝還洛，加衛將軍、左

光祿大夫，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，仍侍中。瑞雖爲余朱榮所委，而善處朝廷之間，莊帝亦賞遇之，曾謂侍臣曰：「爲人臣當須忠實，至如朱元龍者，朕待之亦不異餘人。」

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，詔許之，仍轉滄州大中正。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，意欲歸之，故求爲青州中正；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，而心好河北，遂乞移屬焉。尋加車騎將軍。

余朱榮死，瑞與世隆俱北走。旣而以莊帝待之素厚，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，終當敗喪，於路乃還。帝大悅，執其手曰：「社稷忠臣，當須如此。」余朱天光擁衆關右，帝欲招納之，乃以瑞兼尙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。旣達長安，會余朱兆入洛，復還京師。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，數譖之於世隆。世隆性多忌，且以前日乖異，忿恨更甚，普泰元年七月，遂誅之，時年四十九。太昌初，贈使持節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諡曰恭穆。

子孟胤，襲封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瑞弟珍，字多寶。太尉、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。卒。

珍弟騰，字神龍。建義初，爲龍驤將軍、大都督司馬。又封涇陽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累遷中軍將軍、光祿大夫。與瑞同遇害。太昌初，贈滄州刺史。

騰弟慶賓，卒於光祿大夫。

子清，武定末，齊王開府中兵參軍。

叱列延慶，代西部人也，世爲酋帥。曾祖鎡石，世祖末從駕至瓜步，賜爵臨江伯。父億彌，襲祖爵，高祖時越騎校尉。

延慶少便弓馬，有膽力。正光末，除直後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。後隨尔朱榮入洛，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。延慶，世隆姊壻也，榮親遇之。葛榮既擒，除使持節、撫軍將軍、光祿大夫、假鎮東將軍、都督、西部第一領民酋長，封永寧縣開國伯，食邑五百戶。永安二年，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。普泰初，世隆得志，特見委重，遷散騎常侍、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又進驃騎大將軍、開府，餘如故。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、大都督、兼尚書左僕射、山東行臺，北海郡開國公，邑五百戶。

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，遂舉兵唱義，諸州豪右咸相結附。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，世隆白前廢帝，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，以討靈助。淵謂延慶曰：「靈助善於卜占，百姓信惑，所在響應，未易可圖，若萬一戰有利鈍，則大事去矣。未若還師西入，據

關拒險，以待其變。」延慶曰：「劉靈助，庸人也。天道深遠，豈其所識。大兵一臨，彼皆恃其妖術，坐看符厭，寧肯戮力致死，與吾爭勝負哉。如吾計者，政欲出營城外，詭言西歸，靈助聞之，必信而自寬，潛軍往襲，可一往而擒。」淵從之，乃出頓城西，聲云將還。簡精騎一千夜發，詰朝造靈助壘，戰於城北，遂破擒之。仍兼尚書左僕射，爲恒、雲、燕、朔四州行臺。又除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恒、雲、燕、朔定五州諸軍事、定州刺史，餘如故。

與余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，戰敗，延慶與余朱仲遠走渡石濟。仲遠南竄，延慶北降齊獻武王。王與之入洛，仍從王於并州。後赴洛，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。延慶既余朱親昵，又黨於權倖，出帝之西，齊獻武王入洛，以罪誅之。

延慶兄子平，武定末，儀同三司、右衛將軍、慶陶縣開國侯。

斛斯椿，字法壽，廣牧富昌人也。父敦，肅宗時爲左牧令。時河西賊起，牧民不安，椿乃將家投余朱榮，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。從榮征伐有功，表授厲威將軍。稍遷中散大夫，署外兵事。椿性佞巧，甚得榮心，軍之密謀，頗亦關預。

及肅宗崩，椿從榮入洛。莊帝初，封陽曲縣開國公，食邑千戶，遷散騎常侍、平北將軍。

司馬，尋除余朱榮大將軍府司馬。從平葛榮，以功除上黨太守。及元顥入洛，椿隨榮奉迎莊帝，遂從攻顥。顥敗，遷安北將軍、建州刺史，改封深澤縣，轉鎮東將軍、徐州刺史，又轉征東將軍、東徐州刺史。

及余朱榮死，椿甚憂懼。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主，資其士馬，次於境上。椿聞大喜，遂率所部棄州歸悅，悅授椿使持節、侍中、大將軍、領軍將軍、領左右、尚書左僕射、司空公，封靈丘郡開國公，邑萬戶，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。會余朱兆入洛，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。

余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，椿參其謀，以定策功，拜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京畿北面大都督，改封城陽郡開國公，增邑五百戶，并前一千五百戶，尋加開府。時椿父敦先在秀容，忽有傳敦死問，請減己階以贈之，自襄威將軍超贈車騎將軍、恒州刺史。尋知其父猶在，詔復椿官，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、揚州刺史。世隆之厚椿也如此。

椿與余朱度律、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，次陽平。會余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，語在兆傳。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，敗於韓陵。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：「若不先執余朱，我等死無類矣。」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，倍道兼行。椿入北中城，收余朱部曲盡殺之，令長孫稚、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余朱世隆、彥伯兄弟，斬於閭闔門外。椿入洛，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。椿父出見，謂椿曰：「汝與余朱約爲兄弟，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，寧不愧負天地乎！」

椿乃傳世隆等首，并囚度律、天光，送於齊獻武王。出帝拜椿侍中、儀同開府。

初，獻武王之入洛，頓於邙山，余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、張子期自滑臺而至。獻武王責寧等曰：「汝事仲遠，擅其榮利，盟契百重，許同生死。前仲遠自徐爲逆，汝爲戎首，今仲遠南走，汝復背之。於臣節則不忠，論事人則無信。犬馬尙識恩養，汝今犬馬之不如！」遂斬之。椿自以數爲反覆，見寧等之死，意常不安。遂密構間，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，又增武直人數，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，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。又說帝數出遊幸，號令部曲，別爲行陳，椿自約勒，指麾其間。從此以後，軍謀朝政，一決於椿。又勸帝徵兵，詭稱南討，將以伐齊獻武王，帝從之。遂陳兵城西，北接邙山，南至洛水，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焉。獻武王以椿亂政，欲誅之。椿譖說旣行，因此遂相恐動。出帝勒兵河橋，令椿爲前軍，營於邙山北。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。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，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。椿懼已不免，復啓出帝，假說遊聲以劫脅。帝信之，遂入關，椿亦西走長安。椿狡猾多事，好亂樂禍，干時敗國，朝野莫不讎疾之。元壽尋爲部下所殺。

賈顯度，中山無極人。父道監，沃野鎮長史。顯度形貌偉壯，有志氣。初爲別將，防守

薄骨律鎮。正光末，北鎮擾亂，爲賊攻圍。顯度拒守多時，以賊勢轉熾，不可久立，乃率鎮民浮河而下。既達秀容，爲余朱榮所留。尋表授直閣將軍、左中郎將。

建義初，除汲郡太守，假平東將軍。隨余朱榮破葛榮，又除撫軍將軍、光祿大夫、都督，封石艾縣開國公，邑一千戶。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。值元顥入洛，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。顥平，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、假鎮南將軍，轉南兗州刺史。余朱榮之死也，顯度情不自安，南奔蕭衍，衍厚待之。

普泰初，還朝，授衛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左光祿大夫，又行濟州事。復隨余朱度律等北拒義旗，敗於韓陵，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據河橋，誅余朱氏。出帝初，除尚書左僕射，尋加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定州大中正。未幾，以本官行徐州刺史、東道大行臺。永熙三年五月，轉雍州刺史、西道大行臺。歿於關中。

弟智，字顯智，少有膽決。孝昌中，告毛謐等逆，靈太后嘉之，除伏波將軍、冗從僕射，領直齋。

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，以智爲龍驤將軍、別將討之。至則夔退，智仍入城。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，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，相率歸闕。後爲都督，隸太宰、上

黨王天穆征邢杲，臨陳流矢中胸，仍戰不已。元顥入洛，仍隨天穆渡河，朝莊帝於河內。與余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，以勳除持節、征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封義陽縣開國伯，邑五百戶。假衛將軍，與行臺樊子鵠討呂文欣於東徐州，平之。加侍中、驃騎大將軍，增邑三百戶。尋行東中郎將，加散騎常侍。

及余朱仲遠爲徐州刺史，智隸仲遠赴彭城。余朱榮之死也，仲遠舉兵向洛，智不從之，遂擁部下出清水東，招勒州民，與相拒擊。莊帝聞而善之，除右光祿大夫、武衛將軍，進爵爲侯，增邑二百戶，通前一千，因鎮徐州。

普泰初，還洛。仲遠忿其乖背，議欲殺之。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，世隆爲解喻得全。時趙脩延起逆荊州，蕭衍遣兵接援，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，遣智討之，除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車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假驃騎大將軍、荊州大都督，進爵爲公。將發，會荊州斬送脩延首，不行。

又從余朱度律北拒義旗，合余朱兆於陽平。兆與度律自相疑阻，退還。除驃騎大將軍。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，智與兄顯度、斛斯椿謀誅余朱氏。椿、顯度據守北中，令智等入京，擒世隆兄弟。

出帝初，除散騎常侍、本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滄州刺史。在州貪縱，甚爲民害，出帝徵

還京師。尋加授侍中，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。率衆達東郡，仍停不進，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，還洛。天平初，赴晉陽。智去就多端，後坐事死，時年四十五。

子羅侯，祕書郎。

樊子鵠，代郡平城人。其先荊州蠻酋，被遷於代。父興，平城鎮長史，歸義侯。普泰中，子鵠貴顯，乃贈征虜將軍、荊州刺史。

子鵠值北鎮擾亂，南至并州，尔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。孝昌三年冬，榮使子鵠詣京師。靈太后見之，問榮兵勢，子鵠應對稱旨，太后嘉之。除直齋，封南和縣開國子，邑三百戶，令還赴榮。榮以爲行臺郎中，行上黨郡。及榮向洛，以爲假節、假平南將軍、都督河東、正平軍事、行唐州事。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，子鵠攻克之。

建義初，拜平北將軍、晉州刺史，封永安縣開國伯，食邑千戶，又兼尙書行臺。治有威信，山胡率服。元顥入洛，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，率衆攻州城。子鵠出與戰，大破之，又破脩義等於土門。以功拜撫軍將軍。尋徵授都官尙書、西荊州大中正。後兼右僕射，爲行臺，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，平之。還，除車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進封南陽郡

開國公，增戶六百，尙書如故，仍假驃騎大將軍，率所部爲都督。時朱榮在晉陽，京師之事，子鵠頗預委寄，故在臺閣，征官不解。後出除散騎常侍、本將軍、殷州刺史。屬歲旱儉，子鵠恐民流亡，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，并遣人牛易力，多種二麥，州內以此獲安。

及朱榮之死，世隆等遣書招子鵠，欲與同趣京師，子鵠不從。以母在晉陽，啓求移鎮河南。莊帝嘉之，除車騎大將軍、豫州刺史、假驃騎大將軍、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、兼尙書右僕射、二豫郢潁四州行臺。子鵠到相州，又敕賚絹五百匹。行達汲郡，聞朱兆入洛，乃渡河見仲遠，仲遠遣鎮汲郡。兆徵子鵠赴洛，既見，責以乖異之意，奪其部衆，將還晉陽。及紇豆陵步藩起，以子鵠爲都督，徵發糧仗。元曄以爲侍中、御史中尉、中軍大都督，隨曄向洛。普泰初，仍除舊任。及趙脩延叛於荊州，詔子鵠通三鶚道而還。遭母憂去職，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，凶費不周，賚絹四百匹、粟五百石，以本官起之。

太昌初，兼尙書左僕射、東南道大行臺，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朱仲遠。仲遠已奔蕭衍，收其兵馬甲仗。時蕭衍遣元樹入寇，陷據譙城。詔子鵠與德討之。樹屯兵梁國，欲來逆戰，見子鵠軍盛，夜退還譙。子鵠引兵追躡，樹又背城爲陳。子鵠勒兵直趣城下，縱騎衝突，樹衆大敗，奔入城門，城門隘塞，多自殺害。於是斬千餘級，獲馬數百匹，大收鎧仗，遂圍城。加儀同三司。樹勒兵出戰，輒被摧衄，遂不敢出，自守而已。子鵠恐蕭衍遣救，乃分

兵擊衍苞州、然州、宕州、大澗、蒙縣等五城，並望風逃散。樹既無外援，計無所出，子鵠又令人說之，樹遂請率衆歸南，以地還國。子鵠等許之，共結盟約。及樹衆半出，子鵠中擊，破之，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，俘馘甚多。班師，出帝賚馬匹。遷吏部尚書，轉尚書右僕射。尋加驃騎大將軍、開府，典選。

初，青州人耿翔聚衆反，亡奔蕭衍，衍資其兵，偷據膠州。除子鵠使持節、侍中、青膠大使，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。師達青州，翔拔城奔走。在軍遇病，詔遣醫給藥。仍除兗州刺史，餘官如故，便道之州。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，採察得失。及入境，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，子鵠責讓穆，并數其罪狀，穆皆引伏，於是州內震悚。

及出帝入關，子鵠據城爲逆。南青州刺史大野拔、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。天平初，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。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，昭攻陷之，仍引兵圍子鵠。城久不拔，昭以水灌城。靜帝欲招慰下之，遣散騎常侍陸琛、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，而大野拔因與相見，左右斬子鵠以降。

賀拔勝，字破胡，神武尖山人。祖爾逗，選充北防，家於武川。以窺覘蠕蠕，兼有戰功，

顯祖賜爵龍城男，爲本鎮軍主。父度拔，襲爵。正光末，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，度拔與三子、鄉中豪勇援懷朔鎮，殺賊王衛可瓌。度拔尋爲賊所害，孝昌中，追贈安遠將軍、肆州刺史。

度拔之死也，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。勝便弓馬，有武幹，淵厚待之，表爲强弩將軍，充帳內軍主。恒州陷，歸余朱榮，轉積射將軍，爲別將，又兼都督。及榮入洛，以預義之勳，封易陽縣開國伯，邑四百戶，除直閣將軍，尋加通直散騎常侍、平南將軍、光祿大夫，進號安南將軍。尋除撫軍將軍，爲大都督，出井陘，鎮中山。元顥入洛，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河梁。榮命勝與余朱兆先渡，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。莊帝還宮，以功增邑六百戶，復加通直散騎常侍、征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、武衛將軍，改封眞定縣開國公。尋除衛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

余朱榮之死也，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。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，怙等議卽攻門。勝止之曰：「天子旣行大事，必當更有奇謀，吾等衆旅不多，何可輕爾，但得出城，更爲他計。」怙乃止。及世隆夜走，勝遂不從，莊帝甚嘉之。仲遠逼東郡，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，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。爲先護所疑，置之營外，人馬未得休息。俄而仲遠兵至，勝與交戰不利，乃降之。

普泰初，除右衛將軍，進號車騎大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。共余朱仲遠、度律北拒義旗，相與奔退。事在余朱兆傳。後俱敗於韓陵，勝因降齊獻武王。太昌初，拜領軍將軍，餘官如故，又除侍中。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，將謀齊獻武王，以勝弟岳擁衆關西，仍欲廣爲勢援，除勝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刺史。

勝將圖襄陽，攻蕭衍下岷戍，克之，擒其戍主尹道玩、戍副庫義。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，道期率種起義。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，爲道期所敗，漢南大駭。勝又遣軍攻均口，擒衍將莊思延，又攻馮翊、安定、沔陽、鄠陽城，並平之。巴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，勝攻之不克，乃班師。沔北盪爲丘墟矣。衍書敕續云：「賀拔勝北間驍將，汝宜慎之，勿與爭鋒。」其見憚如此。進爵琅邪郡公。

出帝末，詔勝統衆北赴京師。軍次汝水，出帝入關。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。行至析陽，聞齊獻武王平潼關，擒毛鴻賓，勝懼，復走荊州，城人閉門不納。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、大都督高敖曹討之，勝戰敗，爲流矢所中，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。明年，從間道投寶炬。勝好行小數，志大膽薄，周章南北，終無所成，致歿於賊中。

勝兄可泥，永熙中，太尉公，封燕郡王。

勝弟岳，字阿斗泥。初爲太學生，長以弓馬爲事。與父兄赴援懷朔，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，岳乘城射之，箭中瓌臂，賊衆大駭。後歸恒州，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，表爲強弩將軍。州陷，投尔朱榮，榮以爲別將，進爲都督。

永安初，除安北將軍、光祿大夫、武衛將軍，賜爵樊城鄉男。坐事失官爵，二年，詔並復之。尋除使持節、假衛將軍、西道都督，隸尔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，討万俟醜奴。天光先知岳，喜得同行，每事論訪。尋加衛將軍、假車騎將軍，餘如故。岳屈長安，榮遣兵續至。〔五〕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，南渡渭水，攻圍趣柵。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，菩薩攻柵已克，還向岐州。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，令殺掠其民，以挑菩薩。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。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，岳稱揚國威，菩薩自言強盛，往復數返。菩薩乃自驕，令省事傳語。岳怒曰：「我與菩薩言，卿是何人，與我對話！」省事恃水，應答不遜。岳舉弓射之，應弦而倒。時已逼暮，於此各還。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，四十、五十以爲一所，隨地形便，駱驛置之。明日，自將百餘騎，隔水與賊相見，並且東行。岳漸前進，先所置騎隨岳而集。〔六〕騎旣漸增，賊不復測其多少。行二十里許，便至淺可濟，岳便馳馬東出，以示奔遁。賊謂岳走，乃棄步兵，南渡渭水，輕騎追岳。岳東行十

餘里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。賊以路險不得前進，前後繼至，半度崗東。岳乃回戰，身先士卒，急擊之，賊便退走。岳號令所部，賊下馬者皆不聽殺。賊顧見之，便悉投馬。俄而虜獲三千人，馬亦無遺。遂渡渭北，降步兵萬餘，收其輜重。其有土民，普皆勞遣。醜奴尋棄岐州，北走安定。

其後，破侯伏侯元進，降侯機長貴，擒醜奴、蕭寶夤、王慶雲、万俟道洛，走宿勤明達，事在尔朱天光傳。天光雖爲元帥，而岳功效居多。加車騎將軍，增邑二千戶，進封樊城縣開國伯。尋詔岳都督涇、北豳、二夏四州諸軍事，本將軍，涇州刺史，進爵爲公，改封清水郡公。

天光入洛，使岳行雍州事。元暉立，除驃騎大將軍，增邑五百戶，餘如故。普泰初，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、儀同三司、岐州刺史。尋加侍中，給後部鼓吹，仍詔開府。俄兼尙書左僕射、隴右行臺，仍停高平。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，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。二年，加岳都督三雍、三秦、二岐、二華諸軍事，雍州刺史，關西行臺，餘如故。及尔朱天光率衆赴洛，將抗齊獻武王，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，以應義旗。

永熙初，仍開府，兼僕射、大行臺、雍州刺史，增邑千戶。二年，詔岳都督雍、華、北華、東雍、二岐、豳、四梁、二益、巴、二夏、蔚、寧、南益、涇二十州諸軍事，大都督。岳自詣北境，

安置邊防，率部趣涇州平涼西界，布營數十里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。身將壯勇，託以牧馬，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干等，并遠近州鎮聚結者。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，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。彼民不促，^{〔七〕}擊破季海部下，獨聽季海。闕三年正月，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，將討之，令悅前驅，北趣靈州。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，將往趣之。

岳旣總大衆，據制關右，憑強驕恣，有不臣之心。齊獻武王惡其專擅，令悅圖之。悅素服威略，旣承密旨，便潛爲計。時岳遣悅先行，悅乃通夜東進，達明晦日，岳行軍前與悅相見。悅誘岳入營，坐論兵事。悅詐云腹痛，起而徐行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。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。六月，贈大將軍、太保、錄尚書事、都督、刺史、開國並如故。

侯莫陳悅，代郡人也。父婆羅門，爲駝牛都尉，故悅長於河西。好田獵，便騎射。會牧子逆亂，遂歸余朱榮，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，稍遷大都督。莊帝初，除征西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封栢人縣開國侯，邑五百戶。

余朱天光之討關西，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，本官如故。西伐克獲，皆與天光、賀拔岳略同勞效。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，餘如故。余朱榮死後，亦隨天光下隴。元暉立，除車

騎大將軍、渭州刺史，進爵爲公，改封白水郡，增邑五百戶。及天光向洛，使悅行華州事。普泰中，除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。天光之東出，將抗義旗，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，至雍州，會尔朱覆敗。永熙初，加開府、都督隴右諸軍事，仍秦州刺史。

永熙三年正月，岳召悅共討靈州。悅誘岳斬之，岳左右奔散，悅遣人安慰云：「我別稟意旨，止在一人，諸君勿怖。」衆皆畏服，無敢拒違。悅心猶豫，不卽撫納，乃還入隴，止水洛城。

岳之所部，聚於平涼，規還圖悅，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獺。黑獺至，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，以自安固。乃勒衆入隴征悅。悅聞之，棄城，南據山水之險，設陳候戰。黑獺至，遙望見悅，欲待明日決鬪。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，其夜，景和遣人詣黑獺，密許翻降。至暮，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，云「儀同有敕，欲還秦州，守以拒賊」，令軍人嚴備。景和復給悅帳下云：「儀同欲還秦州，汝等何不裝辦？」衆謂爲實，以次相驚，人情惶惑，不可復止，皆散走而趣秦州。景和先驅至城，據門以慰輯之。

悅部衆離散，猜畏傍人，不聽左右近己，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。數日之中，盤回往來，不知所趣。左右勸向靈州，而悅不決，言下隴之後，恐有人所見。乃於山中令從者悉步，自乘一騾，欲向靈州。中路，追騎將及，望見之，遂縊死野中，弟、息、部

下悉見擒殺，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，後奔晉陽。悅自殺岳後，神情恍惚，不復如常，恒言：「我僅睡即夢見岳語我『兄欲何處去』，隨我不相置。」因此彌不自安，而致敗滅。

侯淵，神武尖山人也。機警有膽略。肅宗末年，六鎮飢亂，淵隨杜洛周南寇。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。路中遇寇，身披苦褐，榮賜其衣帽，厚待之，以淵爲中軍副都督。常從征伐，屢有戰功。

孝莊卽位，除領左右，封厭次縣開國子，邑四百戶。後從榮討葛榮於濫口，戰功尤多。榮啓淵爲驃騎將軍、燕州刺史。時葛榮別帥韓樓、郝長等有衆數萬，屯據薊城，尒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。會元顥入洛，榮徵勝南赴大軍，留淵獨鎮中山。

及莊帝還宮，榮令淵進討韓樓，配卒甚少。或以爲言，榮曰：「侯淵臨機設變，是其所長，若總大衆，未必能用。今擊此賊，故當不足定也。」止給騎七百。淵遂廣張軍聲，多設供具，親率數百騎，深入樓境，欲執行人以問虛實。去薊百餘里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，淵遂潛伏以乘其背，大破之，虜其卒五千餘人。尋還其馬仗，縱令入城。左右諫曰：「旣獲賊衆，

何爲復資遣之也？」淵曰：「我兵旣少，不可力戰，事須爲計以離隙之。」淵度其已至，遂率騎夜集，昧旦，叩其城門。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，遂遁走，追擒之。以勳進爵爲侯，增邑八百戶。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、大都督，仍鎮范陽。

及余朱榮之死也，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，閉門拒之。淵率部曲屯於郡南，爲榮舉哀，勒兵南向。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，慰勞燕薊。淵乃詐降，貴平信之，遂執貴平自隨。進至中山，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，爲淵所敗。會元曄立，淵欲歸之。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，淵又擊破之。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左軍大都督、漁陽郡開國公，邑一千戶。前廢帝立，仍加開府，餘如故。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，屯於安國城，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。後隨余朱兆拒義旗於廣阿，兆旣敗走，淵降齊獻武王，後從王破余朱於韓陵。永熙初，除齊州刺史，餘如故。

出帝末，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、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，以相連結，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。及出帝入關，復懷顧望。汝陽王暹旣除齊州刺史，次於城西，淵擁部據城，不時迎納。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，淵爭門不克，率騎出奔，妻兒部曲爲暹所虜。行達廣里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。齊獻武王又遺淵書曰：「卿勿以部曲輕少，難於東邁。齊人澆薄，唯利是從，齊州城民尙能迎汝陽王，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。但當勉之。」淵乃復

還，遲始歸其部曲。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，亦不受代。淵進襲高陽郡，克之，置部曲家累於城中，身率輕騎遊掠於外。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，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。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。淵親率騎夜趣青州，詐餽糧人曰：「臺軍已至，殺戮都盡，我是世子下人，今已走還城，汝何爲復去也？」人信其言，棄糧奔走。比曉，復謂行人曰：「臺軍昨夜已至高陽，我是前鋒，今始到此，頗知侯公竟在何處？」城人兇懼，遂執貴平出降。淵自惟反覆，慮不獲安，遂斬貴平，傳首京師，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。

及子鵠平，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。淵既不獲州任，情又恐懼，行達廣川，遂劫光州庫兵反。遣騎詣平原，執前膠州刺史賈璐。夜襲青州南郭，劫前廷尉卿崔光詔，以惑人情。攻掠郡縣。其部下督帥叛拒之，淵率騎奔蕭衍，途中亡散，行達南青州南境，爲賣漿者斬之，傳首京師，家口配沒。

史臣曰：朱瑞以背本向義，責不見原。延慶黨舊違順，常刑所及。斛斯椿姦佞爲心，讒忒自口，取譬蒼蠅，交亂四國，投於豺虎，天實棄之。賈智、侯淵反覆取斃。破胡器小謀大，終於顛蹶。子鵠迷機寡算，竟以殲殄。岳負力無謀，制以一劍。悅果行慮淺，死不旋足。

觀其亡滅，自取之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自襄威將軍超贈車騎將軍 諸本「威」作「城」。按卷一一三官氏志無「襄城將軍」，太和後品令從第六品有「襄威將軍」，「城」字乃「威」的形訛，今改正。

〔二〕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 按梁書卷三九有元顯達傳，卽此人，梁書卷三高祖紀大通二年四月辛丑條、卷二八夏侯亶傳都作「顯達」。據梁書本傳，其人爲樂平王丕後裔，今魏書卷一七已闕，後人所補，丕傳不載子孫。梁書三處並作「顯達」，疑「顯」字訛。

〔三〕時趙脩延起逆荊州 諸本「延」作「巡」。殿本考證云：「按本卷樊子鵠傳云：『趙脩延叛於荊州。』又本書李琰之傳卷八二云：『南陽太守趙脩延誣琰之之規奔蕭衍，襲州城，仍自行州事。城內人斬脩延。則此與下文荊州斬送脩延，皆訛「延」爲「巡」也。』按考證說是，卷一〇莊帝紀末、卷一一前廢帝紀普泰元年五月記此事，都作「脩延」。「巡」字訛，今改正。

〔四〕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鄧陽城並平之 冊府卷三六八四三八二頁「鄧」下無「陽」字。按周書卷一四賀拔勝傳、卷二九宇文虬傳並作「歐陽、鄧城」。通鑑卷一五六四八三五頁但有「鄧城」，與冊府同。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襄陽郡陰城縣下云：「西魏置鄧城郡。」西魏當因梁舊名。歐陽，見本書卷五

八楊播附楊侃傳，地在合肥，壽春間，或河北別有此城。「鄧陽」不見紀載，這裏當衍「陽」字。如周書不誤，則也可能是「歐陽、鄧城」的倒脫。

〔五〕岳屈長安榮遣兵續至 諸本「兵」作「岳」。按既云「岳屈長安」，又云「遣岳續至」，語不可通。卷七五余朱天光傳稱「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」，卽指此事。這裏「岳」乃「兵」之訛，今改正。

〔六〕先所置騎隨岳而集 諸本「騎」上有「驛」字，周書卷一四、北史卷四九賀拔岳傳、通典卷一五四引退設伏取之條無。按「驛」字乃涉上文「駱驛置之」語而衍，今據刪。

〔七〕彼民不促 按「促」字不可解，疑是「從」之訛。

魏書卷八十一

〔三〕

列傳第六十九

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

綦儁，字擲顯，河南洛陽人也，其先代人。祖辰，并州刺史。儁，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，甚爲吏人畏悅。尋除太僕卿。

及余朱世隆等誅，齊獻武王赴洛，止於邙山。上召文武百司，下及士庶，令之曰：「余朱暴虐，矯弄天常，孤起義信都，罪人斯翦。今將翼戴親賢，以昌魏曆，誰主社稷，允愜天人？」申令頻煩，莫有應者。儁乃避席曰：「人主之體，必須度量深遠，明哲仁恕。廣陵王遇世難，不言淹載，以人謀察之，雖爲余朱扶戴，〔三〕當今之聖主也。」獻武王欣然是之。時黃門侍郎崔悺作色而前，謂儁曰：「廣陵王爲主，不能紹宣魏網，〔三〕布德天下，爲君如此，何聖之有！若言其聖，應待大王。」時高乾、邕、魏蘭根等固執悺言，遂立出帝。及出帝失德，齊獻武

王深思儁言，常以爲恨。

尋除御史中尉，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，顯度恃勳貴，排儁驕列倒，儁忿見於色，自入奏之。尋加散騎常侍、驃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。儁佞巧，能候當塗，斛斯椿、賀拔勝皆與友善。斛斯椿之構間也，出帝令儁奉詔晉陽，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，儁辭屈而退。

性多詐。賀拔勝出鎮荊州，過儁別，因辭儁母，儁故見敗氍弊被，勝更遺之錢物。後兼吏部尚書，復爲滄州刺史。徵還，兼中尉，章武縣伯。尋除殷州刺史，薨於州。贈司空公，諡曰文貞。

子洪寔，字巨正。位尚書左右郎，魏郡邑中正。嗜酒好色，無行檢。卒官。

山偉，字仲才，河南洛陽人也，其先代人。祖強，美容貌，身長八尺五寸，工騎射，彎弓五石。爲奏事中散，從顯祖獵方山，有兩狐起於御前，詔強射之，百步內二狐俱獲。位內行長。父稚之，營陵令。偉隨父之縣，遂師事縣人王惠，涉獵文史。稚之位金明太守。

肅宗初，元匡爲御史中尉，以偉兼侍御史。入臺五日，便遇正會。偉司神武門，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，撾直長於殿門，偉卽劾奏。匡善之，俄然奏正。帖國子助教，遷員外郎，廷

尉評。

時天下無事，進仕路難，代遷之人，多不霑預。及六鎮、隴西二方起逆，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，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。又欲杜之，因奏立勳附隊，令各依資出身。自是北人悉被收敘。偉遂奏記，贊叉德美。叉素不識偉，訪侍中安豐王延明、黃門郎元順，順等因是稱薦之。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，後正名士郎。^{〔四〕}修起居注。僕射元順領選，表薦爲諫議大夫。

尔朱榮之害朝士，偉時守直，故免禍。及莊帝入宮，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。先是，偉與儀曹郎袁昇、屯田郎李延孝、外兵郎李奂、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，^{〔五〕}偉少居後。路逢一尼，望之歎曰：「此輩緣業，同日而死。」謂偉曰：「君方近天子，當作好官。」而昇等四人，皆於河陰遇害，果如其言。俄領著作郎。前廢帝立，除安東將軍、祕書監，仍著作。

初，尔朱兆之人洛，官守奔散，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，故不遺落。偉自以爲功，訴求爵賞。偉挾附世隆，遂封東阿縣伯，而法顯止獲男爵。偉尋進侍中。孝靜初，除衛大將軍、中書令，監起居。後以本官復領著作，卒官。贈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、幽州刺史，諡曰文貞公。

國史自鄧淵、崔琛、崔浩、高允、李彪、崔光以還，諸人相繼撰錄，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

王天穆及余朱世隆，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，不宜委之餘人，是以儁、偉等更主大籍。守舊而已，初無述著。故自崔鴻死後，迄終偉身，二十許載，時事蕩然，萬不記一，後人執筆，無所憑據，史之遺闕，偉之由也。外示沉厚，內實矯競。與綦儁少甚相得，晚以名位之間，遂若水火。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，時賢畏惡之。而愛尙文史，老而彌篤。偉弟少亡，偉撫寡訓孤，同居二十餘載，恩義甚篤。不營產業，身亡之後，賣宅營葬，妻子不免飄泊，士友歎愍之。長子昂襲爵。

劉仁之，字山靜，河南洛陽人。其先代人，徙于洛。父爾頭，在外戚傳。仁之少有操尙，粗涉書史，眞草書迹，頗號工便。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。前廢帝時，兼黃門侍郎，深爲余朱世隆所信用。出帝初，爲著作郎，兼中書令，旣非其才，在史未嘗執筆。出除衛將軍、西兗州刺史，在州有當時之譽。武定二年卒，贈衛大將軍、吏部尙書、青州刺史，諡曰敬。

仁之外示長者，內懷矯詐。其對賓客，破牀弊席，粗飯冷菜，衣服故敗，乃過逼下。善候當途，能爲詭激。每於稠人廣衆之中，或撾一姦吏，或縱一孤貧，大言自眩，示己高明，矜物無知。淺識皆稱其美，公能之譽，動過其實。性又酷虐，在晉陽曾營城雉，仁之統監作

役，以小稽緩，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、并州刺史王綽，齊獻武王大加譴責。性好文字，吏書失體，便加鞭撻，言韻微訛，亦見捶楚，吏民苦之。而愛好文史，敬重人流。與齋帥馮元興交款，元興死後積年，仁之營視其家，常出隆厚。時人以此尙之。

宇文忠之，河南洛陽人也。其先南單于之遠屬，世據東部，後入居代都。祖阿生，安南將軍，巴西公。父侃，卒於治書侍御史。忠之獵涉文史，頗有筆札，釋褐太學博士。天平初，除中書侍郎。裴伯茂與之同省，常侮忽之，以忠之色黑，呼爲「黑字」。後敕修國史。元象初，兼通直散騎常侍，副鄭伯猷使蕭衍。武定初，爲安南將軍、尚書右丞，仍修史。未幾，以事除名。忠之好榮利，自爲中書郎，六七年矣，遇尚書省選右丞，預選者皆射策，忠之入試焉。既獲丞職，大爲忻滿，志氣囂然，有驕物之色，識者笑之。既失官爵，怏怏發病卒。子君山。

史臣曰：綦儁遭逢受職，山偉位行頗爽；仁之雖內懷矯詐，而交情自篤；忠之雖文史足用，而雅道蔑聞。謂全德者，其難矣哉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魏書卷八十一 諸本目錄此卷注「闕」。殿本考證云：「魏收書闕，後人所補。」按此卷以北史卷

五〇綦儁、山偉、宇文忠之三傳及卷二〇劉庫仁附劉仁之傳補。卷末無宋人校語，當是脫去。

〔二〕雖爲余朱扶戴 諸本「戴」訛「載」，今據北史卷五〇綦儁傳改。

〔三〕不能紹宣魏網 按文義「網」當是「綱」之訛。

〔四〕後正名士郎 張森楷云：「『名士』二字疑誤。」按墓誌集釋元湛墓誌圖版一五二稱「尋補尚書左士郎

中」，周書卷三四楊敷傳稱敷「歷尚書左士郎中」。左右士曹見晉書卷二四職官志。疑這裏「名」

字乃「右」字之訛。

〔五〕屯田郎李延孝 北史卷五〇山偉傳作李延考，卷一〇〇序傳作李延孝。按墓誌集釋元懿妃李媛

華墓誌圖版一八六言妃有弟名延考，妃即李沖之女，則作「考」是。

魏書卷八十二〔二〕

列傳第七十

李琰之 祖瑩 常景

李琰之，字景珍，小字默蠡，隴西狄道人，司空韶之族弟。早有盛名，時人號曰神童。從父司空冲雅所歎異，每曰：「興吾宗者，其此兒乎？」恒資給所須，愛同己子。

弱冠舉秀才，不行。曾遊河內北山，便欲有隱遁意。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臺參軍，〔三〕苦相敦引。尋爲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，修撰國史。稍遷國子博士，領尚書儀曹郎中，轉中書侍郎、司農少卿、黃門郎，修國史。遷國子祭酒，轉祕書監、兼七兵尚書。遷太常卿。孝莊初，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，以琰之兼御史中尉，爲北道軍司。還，除征東將軍，仍兼太常。

出爲衛將軍、荊州刺史。頃之，兼尚書左僕射、三荆二郢大行臺。尋加散騎常侍。琰之雖以儒素自業，而每語人言，吾家世將種，自云猶有關西風氣。及至州後，大好射獵，以示

威武。余朱兆入洛，南陽太守趙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，誣琰之規奔蕭衍，襲州城，遂被囚執，脩延仍自行州事。城內人斬脩延，還推琰之釐州任。出帝初，徵兼侍中、車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。永熙二年薨。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諡曰文簡。琰之少機警，善談，經史百家無所不覽，朝廷疑事多所訪質。每云：「崔博而不精，劉精而不博，我既精且博，學兼二子。」謂崔光、劉芳也。論者許其博，未許其精。當時物議，咸共宗之。又自誇文章，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。每休閒之際，恒閉門讀書，不交人事。嘗謂人曰：「吾所以好讀書，不求身後之名，但異見異聞，心之所願，是以孜孜搜討，欲罷不能。豈爲聲名勞七尺也？」此乃天性，非爲力强。」前後再居史職，無所編緝。安豐王延明，博聞多識，每有疑滯，恒就琰之辨析，自以爲不及也。二子綱、惠，並從出帝入關。

祖瑩，字元珍，范陽道人。曾祖敏，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。太祖定中山，賜爵安固子，拜尚書左丞。卒，贈并州刺史。祖疑，字元達。以從征平原功，進爵爲侯，位馮翊太守，贈幽州刺史。父季真，多識前言往行，位中書侍郎，卒於安遠將軍、鉅鹿太守。

瑩年八歲，能誦詩書，十二，爲中書學生。好學耽書，以晝繼夜，父母恐其成疾，禁之不能止，常密於灰中藏火，驅逐僮僕，父母寢睡之後，燃火讀書，以衣被蔽塞窗戶，恐漏光明，

爲家人所覺。由是聲譽甚盛，內外親屬呼爲「聖小兒」。尤好屬文，中書監高允每歎曰：「此子才器，非諸生所及，終當遠至。」

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尙書，選爲都講。生徒悉集，瑩夜讀書勞倦，不覺天曉。催講既切，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。博士嚴毅，不敢還取，乃置禮於前，誦尙書二篇，不遺一字。講罷，孝怡異之，向博士說，舉學盡驚。後高祖聞之，召入，令誦五經章句，並陳大義，帝嗟賞之。瑩出後，高祖戲盧昶曰：「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，那得忽有此子？」昶對曰：「當是才爲世生。」以才名拜太學博士。徵署司徒、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。高祖顧謂勰曰：「蕭蹟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，今爲汝用祖瑩，豈非倫匹也。」敕令掌勰書記。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，時人爲之語曰：「京師楚楚，袁與祖；洛中翩翩，祖與袁。」再遷尙書三公郎。尙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，云：「悲平城，驅馬入雲中。陰山常晦雪，荒松無罷風。」彭城王勰甚嗟其美，欲使肅更詠，乃失語云：「王公吟詠情性，聲律殊佳，可更爲誦悲彭城詩。」肅因戲勰云：「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？」勰有慚色。瑩在座，卽云：「所有悲彭城，王公自未見耳。」肅云：「可爲誦之。」瑩應聲云：「悲彭城，楚歌四面起，屍積石梁亭，血流睢水裏。」肅甚嗟賞之。勰亦大悅，退謂瑩曰：「卽定是神口。今日若不得卿，幾爲吳子所屈。」爲冀州鎮東府長史，以貨賄事發，除名。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，仍領尙書左戶部。

李崇爲都督北討，引瑩爲長吏。坐截沒軍資，除名。未幾，爲散騎侍郎。孝昌中，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，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。瑩云：「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。」乃以墨塗字觀之，果如瑩言，時人稱爲博物。累遷國子祭酒，領給事黃門侍郎，幽州大中正，監起居事，又監議事。元顥入洛，以瑩爲殿中尚書。莊帝還宮，坐爲顥作詔，罪狀余朱榮，免官。後除祕書監，中正如故。以參議律曆，賜爵容城縣子。坐事繫於廷尉。前廢帝遷車騎將軍。初，莊帝末，余朱兆入洛，軍人焚燒樂署，鍾石管弦，略無存者。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、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，三載乃就，事在樂志。遷車騎大將軍。及出帝登阼，瑩以太常行禮，封文安縣子。天平初，將遷鄴，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。以功遷儀同三司，進爵爲伯。薨，贈尚書左僕射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

瑩以文學見重，常語人云：「文章須自出機杼，成一家風骨，何能共人同生活也。」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，以爲己用。而瑩之筆札，亦無乏天才，但不能均調，玉石兼有，製裁之體，減於袁、常焉。性爽俠，有節氣，士有窮厄，以命歸之，必見存拯，時亦以此多之。其文集行於世。子斑，字孝徵，襲。

常景，字永昌，河內人也。父文通，天水太守。景少聰敏，初讀論語、毛詩，一受便覽。

及長，有才思，雅好文章。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，高祖親得其名，旣而用之。後爲門下錄事、太常博士。正始初，詔尙書、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，敕景參議。

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，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尙書邢巒、并州刺史高聰、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，並以呈御。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，光以景所造爲最，乃奏曰：「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，文出諸人之上。」遂以景文刊石。肇尙平陽公主，未幾主薨，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，付學官議正施行。尙書又以訪景，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，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，乃執議曰：「喪紀之本，實稱物以立情，輕重所因，亦緣情以制禮。雖理關盛衰，事經今古，而制作之本，降殺之宜，其實一焉。是故臣之爲君，所以資敬而崇重；爲君母妻，所以從服而制義。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，謂其有地土，有吏屬，無服文者，言其非世爵也。今王姬降適，雖加爵命，事非君邑，理異列土。何者？諸王開國，備立臣吏，生有趨奉之勤，死盡致喪之禮；而公主家令，唯有一人，其丞已下，命之屬官，旣無接事之儀，實闕爲臣之禮。原夫公主之貴，所以立家令者，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，理無自達，必也因人。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，及典主家之事耳，無關君臣之理，名義之分也。由是推之，家令不得爲純臣，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。且女人之爲君，男子之爲臣，古禮所不載，先朝所未議。而四門博士裴道廣、孫榮父等以公主爲之君，以家令爲之臣，制服以斬，乖謬彌甚。又張虛景、吾難羈等，不

推君臣之分，不尋致服之情，^{〔四〕}猶同其議，準母制齊，求之名實，理未爲允。竊謂公主之爵，旣非食菜之君，家令之官，又無純臣之式。若附如母，則情義罔施；若準小君，則從服無據。案如經禮，事無成文，卽之愚見，謂不應服。」朝廷從之。

景淹滯門下積歲，不至顯官，以蜀司馬相如、王褒、嚴君平、揚子雲等四賢，皆有高才而無重位，乃託意以讚之。其讚司馬相如曰：「長卿有艷才，直致不羣性。鬱若春煙舉，皎如秋月映。遊梁雖好仁，仕漢常稱病。清貞非我事，窮達委天命。」其讚王子淵曰：「王子挺秀質，逸氣干青雲。明珠旣絕俗，白鵠信驚羣。才世苟不合，遇否途自分。空枉碧鷄命，徒獻金馬文。」其讚嚴君平曰：「嚴公體沉靜，立志明霜雪。味道綜微言，端著演妙說。才屈羅仲口，位結李强舌。素尚邁金貞，清標陵玉徹。」其讚揚子雲曰：「蜀江導清流，揚子挹餘休。含光絕後彥，覃思邈前修。世輕久不賞，玄談物無求。當途謝權寵，置酒獨閑遊。」

景在樞密十有餘年，爲侍中崔光、盧昶、游肇、元暉尤所知賞。累遷積射將軍、給事中。延昌初，東宮建，兼太子屯騎校尉，錄事皆如故。其年受敕撰門下詔書，凡四十卷。尙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、雍州刺史，請景爲司馬，以景階次不及，除錄事參軍、襄威將軍，帶長安令。甚有惠政，民吏稱之。

先是，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，未及班行。別典儀注，多所草創，未成，芳卒，景纂成其

事。及世宗崩，召景赴京，還修儀注。拜謁者僕射，加寧遠將軍。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。後授步兵校尉，仍舍人。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，凡五十餘卷。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，親奉廟祀，與帝交獻。景乃據正，以定儀注，朝廷是之。

正光初，除龍驤將軍、中散大夫，舍人如故。時肅宗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，〔五〕司徒崔光執經，敕景與董紹、張徹、馮元興、王延業、鄭伯猷等俱爲錄義。事畢，又行釋奠之禮，並詔百官作釋奠詩，時以景作爲美。

是年九月，蠕蠕主阿那瓌歸闕，朝廷疑其位次。高陽王雍訪景，景曰：「昔咸寧中，南單于來朝，晉世處之王公、特進之下。今日爲班，宜在蕃王、儀同三司之間。」雍從之。朝廷典章，疑而不決，則時訪景而行。

初，平齊之後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，中書監高允爲之娉妻，給其資宅。聰後爲允立碑，每云：「吾以此文報德，足矣。」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。景尙允才器，先爲遺德頌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，尋味良久，乃云：「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，自許報允之德，今見常生此頌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。」侍中崔光、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，敕景參修其事。尋進號冠軍將軍。

阿那瓌之還國也，境上遷延，仍陳窘乏。遣尙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，阿那瓌執孚過柔

玄，奔于漠北。遣尚書令李崇、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，不及。乃令景出塞，經瓮山，臨瀚海，宣敕勒衆而返。景經涉山水，悵然懷古，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。

進號征虜將軍。孝昌初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。尋除左將軍、太府少卿，仍舍人。固辭少卿不拜，改授散騎常侍，將軍如故。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，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。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、大行臺，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。旣而蕭綜降附，徐州清復，遣景兼尚書，持節馳與行臺、都督觀機部分。景經洛汭，乃作銘焉。是時，尚書令蕭寶夤，都督崔延伯，都督、北海王顥，都督、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，詔景詣軍宣旨勞問。還，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。

杜洛周反於燕州，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，與幽州都督、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。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，山路有通賊之處，權發兵夫，隨宜置戍，以爲防遏。又以頃來差兵，不盡強壯，今之三長，皆是豪門多丁爲之，今求權發爲兵。肅宗皆從之。進號平北將軍。別敕譚西至軍都關，北從盧龍塞，據此二嶮，以杜賊出入之路。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，悉令捍塞。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，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。俄而安州石離、亢城、斛鹽三戍兵反，〔六〕結洛周，有衆二萬餘落，自松嶺赴賊。〔七〕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。仲哲戰沒，洛周又自外應之，腹背受敵，譚遂大敗，諸軍夜散。詔以景所

部別將李琚爲都督，代譚征下口，降景爲後將軍，解州任，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。賊旣南出，鈔掠薊城，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，破之，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。都督李琚爲賊所攻，薊城之北軍敗而死。率屬城人禦之，賊不敢逼。洛周還據上谷。授景平北將軍、光祿大夫，行臺如故。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，馬叱斤等率衆薊南，以掠人穀，乃遇連雨，賊衆疲勞。景與都督于榮、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園，邀其走路，大敗之，斬曹紇真。洛周率衆南趨范陽，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。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，擒斬及溺死者甚衆。後洛周南圍范陽，城人翻降，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。洛周尋爲葛榮所吞，景又入榮。榮破，景得還朝。

永安初，詔復本官，兼黃門侍郎，又攝著作，固辭不就。二年，除中軍將軍，正黃門。先是，參議正光壬子曆，至是賜爵高陽子。元顥內逼，莊帝北巡，景與侍中、大司馬、安豐王、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，安慰京師。顥入洛，景仍居本位。莊帝還宮，解黃門。普泰初，除車騎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、祕書監。以預詔命之勤，封濮陽縣子。後以例追。永熙二年，監議事。

景自少及老，恒居事任。清儉自守，不營產業，至於衣食，取濟而已。耽好經史，愛玩文詞，若遇新異之書，殷勤求訪，或復質買，不問價之貴賤，必以得爲期。友人刁整每謂曰：「卿清德自居，不事家業，雖儉約可尙，將何以自濟也？吾恐摯太常方餒於栢谷耳。」遂與衛

將軍羊深矜其所乏，乃率刁雙、司馬彥邕、李諧、畢祖彥、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。

天平初，遷鄴，景匹馬從駕。是時詔下三日，戶四十萬狼狽就道，收百官馬，尙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。齊獻武王以景清貧，特給車牛四乘，妻孥方得達鄴。後除儀同三司，仍本將軍。武定六年，以老疾去官。詔曰：「几杖爲禮，安車致養，敬齒尊賢，其來尙矣。」景藝業該通，文史淵洽，歷事三京，年彌五紀，朝章言歸，祿俸無餘，家徒壁立，宜從哀恤，以旌元老。可特給右光祿事力，終其身。」八年薨。

景善與人交，終始若一，其遊處者，皆服其深遠之度，未曾見其矜吝之心。好飲酒，澹於榮利，自得懷抱，不事權門。性和厚恭慎。每讀書，見韋弦之事，深薄之危，乃圖古昔可以鑒戒，指事爲象，讚而述之曰：

周雅云：「謂天蓋高，不敢不跼；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蹠。」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，乃惕焉而懼曰：「夫道喪則性傾，利重則身輕。是故乘和體遜，式銘方冊；防微慎獨，載象丹青。信哉辭人之賦，文晦而理明。仰瞻高天，聽卑視諦；俯測厚地，岳峻川渟。誰其戴之，不私不畏。誰其踐之，不陷不墜。故善惡是徵，物罔同異。論亢匪久，人咸敬忌。嗟乎！唯地厚矣，尙亦兢兢。浩浩名位，孰識其親。搏之弗得，聆之無聞。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。好爵是冒，聲奢是基。身陷於祿利，言溺於是非。或求欲而未厭，或知足

而不辭。是故位高而勢愈迫，正立而邪愈欺。安有位極而危不萃，邪榮而正不凋。故悔多於地厚，禍甚於天高。夫悔未結，誰肯曲躬？夫禍未加，誰肯累足？固機發而後思圖，車覆而後改躅。改之無及，故狡兔失穴；思之在後，故逆鱗易觸。

君子則不然，體舒則懷卷，視溺則思濟。原夫人□之度，二〇選於無階之天；勢位之危，深於不測之地。餌厚而躬不競，爵降而心不係。守善於已成，懼愆於未敗。雖盈而戒沖，通而慮滯。以知命爲遐齡，以樂天爲大惠，以戰智而從時，以懷愚而遊世。曲躬焉，累足焉。苟行之晝已決矣，猶夜則思其計。誦之口亦明矣，故心必賞其契。故能不同不誘，而弭謗於羣小；無毀無譽，而貽信於上帝。託身與金石俱堅，立名與天壤相弊。囂競無侵，優遊獨逝。夫如是，故綺閣金門，可安其宅；錦衣玉食，可頤其形。柳下三黜，不慍其色；子文三陟，不喜其情。

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，欲乘高以據榮。見直道可以修己，欲專道以邀聲。夫去聲，然後聲可立，豈矜道之所宜。慮危，然後安可固，豈假道之所全。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，故去聲而懷道；鑒專道不可以守勢，故去勢以崇道。何者？履道雖高，不得無亢；求聲雖道，不得無悔。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，功業進則身迹退。如此，則精靈遂越，驕侈自親。情與道絕，事與勢隣。方欲役思以持勢，乘勢以求津。故利欲誘其

情，禍難嬰其身。利欲交，則幽明以之變；禍難構，則智術無所陳。若然者，雖縻爵帝局，焉得而寧之？雖結珮皇庭，焉得而榮之？故身道未究，而崇邪之徑已形。成功未立，而修正之術已生。福祿交蹇於人事，屯難頓萃於時情。忠介剖心於白日，耿節沉骨於幽靈。因斯愚智之所機，倚伏之所係，全亡之所依，其在遜順而已哉。嗚呼鑒之！嗚呼鑒之！

景所著述數百篇，見行於世，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。

長子昶，少學識，有文才。早卒。

昶弟彪之，永安中，司空行參軍。

史臣曰：琰之好學博聞，鬱爲邦彥。祖瑩幹能藝用，實曰時良。常景以文義見宗，著美當代。覽其遺稿，可稱尙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魏書卷八十二 諸本目錄此卷注「闕」，百衲本卷末有宋人校語云「魏收書列傳七十」，語未完，當脫「亡」字。殿本考證云：「魏收書闕，後人所補。」按北史，祖瑩卷四七有傳，常景附卷四

二常爽傳，李琰之見卷一〇〇序傳。檢此卷傳文大體與北史同，間有溢出語。當是後人以北史相同諸人傳補，而增入高氏小史等他書中文句。

〔二〕彭城王勰辟爲行臺參軍。北史卷一〇〇序傳「臺」作「軍」。按彭城王勰未曾爲行臺，且行臺屬僚皆同尚書省，不聞有參軍。但「行軍參軍」也罕見。「臺」或「軍」字或是衍文。

〔三〕可更爲誦悲彭城詩。諸本「更」作「便」，北史卷四七祖瑩傳、冊府卷八五〇一〇一二頁作「更」。按上稱「勰欲使肅更詠」，「便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〔四〕不尋致服之情。北史卷四二常爽附常景傳、冊府卷五八一六九六二頁「致」作「制」。按所論卽在「制服」，疑作「制」是。

〔五〕時肅宗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。諸本「行」訛「以」，今據北史卷四二常爽附常景傳改。

〔六〕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。冊府卷三五四四一九九頁「冗城」作「宛城」。通鑑卷一五一四七一頁作「穴城」，胡注以見於水經注卷一四鮑丘水篇的「孔山」當之。按水經注稱孔山「上有洞穴開明」，其地與斛鹽戍鄰接。百衲本「冗」字末筆稍直，疑實是「穴」字缺上點，冊府作「宛」雖誤，上也作「穴」可證。

〔七〕自松岍赴賊。通鑑卷一五一四七二〇頁胡注：「或曰『岍』、『峒』字之誤也，讀作『陁』。唐志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下載入四夷道路營州西北有松陁嶺。」

〔八〕率屬城人禦之。通志卷一五〇上常景傳「率」上有「景」字。按此字不宜省，當是脫文。

〔九〕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園。諸本「栗園」作「栗國」，卷九肅宗紀孝昌二年七月作「栗園」，通鑑卷一五一四七二四頁作「栗園」。按「國」字必訛，今據改。「栗」疑亦當作「栗」，但諸本及紀皆同，今仍之。參卷九校記〔一四〕。

〔一〇〕原夫人□之度。諸本「人」下不空格，北史卷四二注「闕」字。按若如諸本，與下「勢位之危」句不相對，「人」下當闕一字，今作方圍。

魏書卷八十三上

〔二〕

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

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

李峻 李惠

夫右賢左戚，尙德尊功，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。殷肇王基，不藉莘氏爲佐；周成大業，未聞姒姓爲輔。及於漢世，外戚尤重，殺身傾族，相繼於兩京，乃至移其鼎璽，亂其邦國。魏文深以爲誡，明帝尙封頑駮。晉之楊駿，尋至夷宗。居上不以至公任物，在下徒用私寵要榮，繭犢引大車，弱質任厚棟，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。太祖初，賀訥有部衆之業，翼成皇祚，其餘或以勞勤，或緣恩澤，咸序其迹，舉外親之盛衰云爾。

賀訥，代人，太祖之元舅，獻明后之兄也。其先世爲君長，四方附國者數十部。祖紇，始有勳於國，尙平文女。父野干，尙昭成女遼西公主。昭成崩，諸部乖亂，獻明后與太祖及衛、秦二王依訥。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，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。訥總攝東部爲大人，遷居大寧，行其恩信，衆多歸之，侔於庫仁。苻堅假訥鷹揚將軍。

後劉顯之謀逆，太祖聞之，輕騎北歸訥。訥見太祖，驚喜拜曰：「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。」太祖笑答曰：「誠如舅言，要不忘也。」訥中弟染干粗暴，忌太祖，常圖爲逆，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，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。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爲主。染干曰：「在我國中，何得爾也？」訥曰：「帝，大國之世孫，興復先業，於我國中之福。常相持獎，」立繼統勳，汝尙異議，豈是臣節！」遂與諸人勸進，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。

及太祖討吐突隣部，訥兄弟遂懷異圖，率諸部救之。帝擊之，大潰，訥西遁。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。訥告急請降，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。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。訥又通於慕容垂，垂以訥爲歸善王。染干謀殺訥而代立，訥遂與染干相攻。垂遣子麟討之，敗染干於牛都，破訥於赤城。太祖遣師救訥，麟乃引退。訥從太祖平中原，拜安遠將軍。

其後離散諸部，分土定居，不聽遷徙，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。訥以元舅，甚見尊重，然無統領。以壽終於家。

訥弟盧，亦從平中原，以功賜爵遼西公。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，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，不肯受儀節度。太祖遣使責之，盧遂忿恨。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，彌加猜忌。會太祖敕儀去鄴，盧亦引歸。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。盧性雄豪，耻居冀州刺史王輔下，襲殺輔，奔慕容德。德以爲并州刺史，廣寧王。廣固敗，盧亦沒。

訥從父弟悅。初，太祖之居賀蘭部下，人情未甚附，唯悅舉部隨從。又密爲太祖祈禱天神，請成大業，出於誠至。太祖嘉之，甚見寵待。後平中原，以功賜爵鉅鹿侯，進爵北新公。〔三〕卒。

子泥，襲爵，後降爲肥如侯。太祖崩，京師草草，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，賀蘭部人皆往赴之。太宗卽位，乃罷。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。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，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，州郡肅然。後從世祖征赫連昌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，軍國大議，每參預焉。又征蠕蠕，爲別道將，坐逐賊不進，詐增虜級，〔四〕當斬，贖爲庶人。久之，拜光祿勳，爲外都大官，復本爵。卒於官。子醜，建襲。

劉羅辰，代人，宣穆皇后之兄也。父眷，爲北部大人，帥部落歸國。羅辰有智謀，謂眷

曰：「從兄顯，忍人也，願早圖之。」眷不以爲意。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，又謀逆。及太祖卽位，討顯于馬邑，追至彌澤，大破之。後奔慕容麟，麟徙之中山，羅辰率騎奔太祖。顯恃部衆之強，每謀爲逆，羅辰輒先聞奏，以此特蒙寵念。尋拜南部大人。從平中原，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，以軍功除征東將軍、定州刺史。卒，諡曰敬。

子殊暉，襲爵。位并州刺史。卒。

子求引，位武衛將軍。卒，諡曰貞。

子爾頭，位魏昌、慶陶二縣令，贈鉅鹿太守。子仁之，自有傳。

姚黃眉，姚興之子，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。姚泓滅，黃眉間來歸，太宗厚禮待之，賜爵隴西公，尙陽翟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賜隸戶二百。世祖卽位，遷內都大官，後拜太常卿。卒，贈雍州刺史、隴西王，諡曰獻，陪葬金陵。黃眉寬和溫厚，希言得失。世祖悼惜之，故贈有加禮。

杜超，字祖仁，魏郡鄴人，密皇后之兄也。少有節操。泰常中，爲相州別駕。奉使京師，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。始光中，世祖思念舅氏，以超爲陽平公，尙南安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位大鴻臚卿。車駕數幸其第，賞賜巨萬。神䴥三年，以超行征南大將軍、太宰，進爵爲王，鎮鄴；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、陽平景王，母曰鉅鹿惠君。眞君五年，超爲帳下所害，世祖臨其喪，哀慟者久之。諡曰威王。

長子道生，賜爵城陽侯。後爲秦州刺史，進爵河東公。

道生弟鳳皇，襲超爵，加侍中、特進。世祖追思超不已，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，鳳皇不願違離闕庭，乃止。

鳳皇弟道儁，賜爵發干侯，鎮枋頭，除兗州刺史。

超旣薨，復授超從弟遺侍中、安南將軍、開府、相州刺史。入爲內都大官，進爵廣平王。遺性忠厚，頻歷州郡，所在著稱。薨，贈太傅，諡曰宣王。

長子元寶，位司空。元寶弟胤寶，司隸校尉。元寶又進爵京兆王。及歸而父遺喪，〔五〕明當入謝，元寶欲以表聞。高宗未知遺薨，怪其遲，召之。元寶將入，時人止之曰：「宜以家憂自辭。」元寶欲見其寵，不從，遂冒哀而入。未幾，以謀反伏誅，親從皆斬，唯元寶子世衡逃免。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，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。

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儒遺愛在人，前從坐受誅，委骸土壤，求得收葬。書奏，詔義而聽之。贈散騎常侍、安南將軍、南康公，諡曰昭。世衡襲遺公爵。

賀迷，代人。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，皇后生恭宗。初，后少孤，無父兄近親，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。卒，贈光祿大夫、五原公。

閭毗，代人。本蠕蠕人，世祖時自其國來降。毗卽恭皇后之兄也。皇后生高宗。高宗太安二年，以毗爲平北將軍，賜爵河東公；弟紇爲寧北將軍，賜爵零陵公。其年，並加侍中，進爵爲王。毗，征東將軍、評尚書事；紇，征西將軍、中都大官。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，公五人，侯六人，子三人，同時受拜。所以隆崇舅氏，當世榮之。和平二年，追諡后祖父延定襄康公，〔六〕父辰定襄懿王。毗薨，贈太尉，追贈毗妻河東王妃。子惠襲。紇薨，贈司空。子豆，後賜名莊。太和中初立三長，以莊爲定戶籍大使，甚有時譽。十六年，例降爵，後爲七兵尚書，卒。

紇弟染，位外都大官、冀州刺史、江夏公。卒。

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，既卽位，尊爲保太后，後尊爲皇太后。興安二年，太后兄英，字世華，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、鎮軍大將軍，賜爵遼西公。弟喜，鎮東大將軍、祠曹尚書、帶方公。三妹皆封縣君，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、遼東公。追贈英祖、父，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、遼西簡公，勃海太守澄爲侍中、征東大將軍、太宰、遼西獻王，英母許氏博陵郡君。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，樹碑立廟，置守冢百家。

太安初，英爲侍中、征東大將軍、太宰，進爵爲王。喜，左光祿大夫，改封燕郡。從兄泰爲安東將軍、朝鮮侯。訢子伯夫，散騎常侍、選部尚書；次子員，金部尚書；喜子振，太子庶子。三年，英領太師、評尚書事、內都大官，伏、寶、泰等州刺史。五年，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。和平元年，喜爲洛州刺史。初，英事宋不能謹，而睹奉宋甚至。就食於和龍，無車牛，宋疲不進，睹負宋於笊。至是，宋於英等薄，不如睹之篤。謂太后曰：「何不王睹而黜英？」太后曰：「英爲長兄，門戶主也，家內小小不順，何足追計。睹雖盡力，故是他姓，奈何在英上？」本州、郡公，亦足報耳。」天安中，英爲平州刺史，訢爲幽州刺史，伯夫進爵范陽公。英黷貨，徙燉煌。

諸常自興安及至是，^{〔二〕}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，時爲隆盛。後伯夫爲洛州刺史，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。承明元年，徵英復官。薨，諡遼西平王。始英之徵也，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，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，英獨抱載而歸，聞者異之。

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，誣謗朝政。事發，有司執憲，刑及五族。高祖以昭太后故，罪止一門。訖年老，赦免歸家，恕其孫一人扶養之，給奴婢田宅。其家僮入者百人，金錦布帛數萬計，賜尚書以下，宿衛以上。其女壻及親從在朝，皆免官歸本鄉。十一年，高祖、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，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，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。卒。

馮熙，字晉昌，長樂信都人，文明太后之兄也。祖文通，語在海夷傳。世祖平遼海，熙父朗內徙，官至秦雍二州刺史、遼西郡公，^{〔三〕}坐事誅。文明太后臨朝，追贈假黃鉞、太宰、燕宣王，立廟長安。

熙生於長安，爲姚氏魏母所養。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，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。年十二，好弓馬，有勇幹，氐羌皆歸附之。魏母見其如此，將還長安。始就博士學問，從師受孝經、論語，好陰陽兵法。及長，游華陰、河東二郡間。性汎愛，不拘小節，人無

士庶，來則納之。

熙姑先入掖庭，爲世祖左昭儀。妹爲高宗文成帝后，卽文明太后也。使人外訪，知熙所在，徵赴京師，拜冠軍將軍，賜爵肥如侯。尙恭宗女博陵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出爲定州刺史，進爵昌黎王。顯祖卽位，爲太傅，累拜內都大官。

高祖卽位，文明太后臨朝，王公貴人登進者衆。高祖乃承旨皇太后，以熙爲侍中、太師、中書監、領祕書事。熙以頻履師傅，又中宮之寵，爲羣情所駭，心不自安，乞轉外任。文明太后亦以爲然。於是除車騎大將軍、開府、都督、洛州刺史，侍中、太師如故。洛陽雖經破亂，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，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，廢毀分用，大至頽落。熙爲政不能仁厚，而信佛法，自出家財，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，合七十二處，寫一十六部一切經。延致名德沙門，日與講論，精勤不倦，所費亦不貲。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，傷殺人牛。有沙門勸止之，熙曰：「成就後，人唯見佛圖，焉知殺人牛也。」其北邙寺碑文，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。高祖頻登北邙寺，親讀碑文，稱爲佳作。熙爲州，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，有容色者幸之爲妾。有子女數十人，號爲貪縱。後求入朝，授內都大官，太師如故。熙事魏母孝謹，如事所生。魏母卒，乃散髮徒跣，水漿不入口三日。詔不聽服，熙表求依趙氏之孤。高祖以熙情難奪，聽服齊衰期。後以例降，改封京兆郡公。

高祖納其女爲后，曰：「白虎通云：王所不臣，數有三焉。妻之父母，抑言其一。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。然吾季著於春秋，無臣證於往牒，既許通體之一，用開至尊之敬，比長秋配極，陰政既敷，未聞有司陳奏斯式，可詔太師輟臣從禮。」又勒集書造儀付外。高祖前後納熙三女，二爲后，一爲左昭儀。由是馮氏寵貴益隆，賞賜累巨萬。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，入朝不拜。熙上書如舊。

熙於後遇疾，綿寢四載。詔遣醫問，道路相望，車駕亦數臨幸焉。將遷洛，高祖親與熙別，見其困篤，歔歔流涕。密敕宕昌公王遇曰：「太師萬一，即可監護喪事。」十九年，薨於代。車駕在淮南，留臺表聞，還至徐州乃舉哀。爲制總服，詔有司豫辨凶儀，并開魏京之墓，^{〔二〕}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。凡所營送，皆公家爲備。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，以供凶用。皇后詣代都赴哭，太子恂亦赴代哭弔。將葬，贈假黃鉞、侍中、都督十州諸軍事、大司馬、太尉、冀州刺史，加黃屋左纛，備九錫，前後部羽葆鼓吹，皆依晉太宰、安平獻王故事。有司奏諡，詔曰：「可以威強恢遠曰『武』，奉諡於公。」柩至洛七里澗，高祖服衰往迎，叩靈悲慟而拜焉。葬日，送臨墓所，親作誌銘。主生二子，誕、脩。

誕字思政，脩字寶業，皆姿質妍麗。年纔十餘歲，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，申以教誡，然不

能習讀經史，故兄弟並無學術，徒整飾容儀，寬雅恭謹而已。誕與高祖同歲，幼侍書學，仍蒙親待。尚帝妹樂安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、侍中、征西大將軍、南平王。脩，侍中、鎮北大將軍、尚書、東平公。又除誕儀曹尚書，知殿中事。及罷庶姓王，誕爲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中軍將軍、特進，改封長樂郡公。誕拜官，高祖立於庭，遙受其拜，既訖還室。脩降爲侯。誕與脩雖並長宮禁，而性趣乖別。誕性淳篤，脩乃浮競。誕亦未能誨督其過，然時言於太后。高祖嚴責之，至於楚棰。由是陰懷毒恨，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，求藥，欲因食害誕。事覺，高祖自詰之，具得情狀。誕引過謝，乞全脩命。高祖以誕父老，又重其意，不致於法，撻之百餘，黜爲平城百姓。脩妻，司空穆亮女也，求離婚，請免官。高祖引管蔡事，皆不許。

高祖寵誕，每與誕同輿而載，同案而食，同席坐臥。彭城王勰、北海王詳，雖直禁中，然親近不及。十六年，以誕爲司徒。高祖既深愛誕，除官日，親爲制三讓表并啓，將拜，又爲其章謝。尋加車騎大將軍、太子太師。十八年，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，誕深自誨責。

從駕南伐。十九年，至鍾離，誕遇疾不能侍從。高祖日省問，醫藥備加。時高祖銳意臨江，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，與誕泣訣。左右皆入，無不掩涕。時誕已惙然，強坐，視高祖，悲而淚不能下，言夢太后來呼臣。高祖嗚咽，執手而出，遂行。是日，去鍾離五十里許。昏

時，告誕薨問，高祖哀不自勝。時崔慧景、裴叔業軍在中淮，去所次不過百里。高祖乃輕駕西還，從者數千人。夜至誕薨所，撫屍哀慟，若喪至戚，達旦聲淚不絕。從者亦迭舉音。明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休。惠休遣其太守奉慰。詔求棺於城中。及斂迭舉，^二高祖以所服衣帽充襚，親自臨視，撤樂去膳。宣敕六軍，止臨江之駕。高祖親北度，慟哭極哀。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，送柩至京。禮物輜儀，徐州備造，陵兆葬事，下洛候設。喪至洛陽，車駕猶在鍾離。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、穀五千斛，以供葬事。贈假黃鉞、使持節、大司馬，領司徒、侍中、都督、太師、駙馬、公如故。加以殊禮，備錫九命，依晉大司馬、齊王攸故事。有司奏諡，詔曰：「案諡法，善行仁德曰『元』，柔克有光曰『懿』。昔貞惠兼美，受三諡之榮；忠武雙徽，錫兩號之茂。式準前迹，宜契具瞻。既自少綢繆，知之惟朕。案行定名，諡曰元懿。」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，詞皆窮美盡哀，事過其厚。車駕還京，詔曰：「馮大司馬已就墳塋，永潛幽室，宿草之哭，何能忘之。」遂親臨誕墓，停車而哭。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，服單衣介幘，陪哭司徒，貴者示以朋友，微者示如僚佐。公主貞厚有禮度，產二男，長子穆。

穆，字孝和，襲熙爵。避皇子愉封，改扶風郡公。尙高祖女順陽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歷員外、通直散騎常侍。穆與叔輔興不和。輔興亡，贈相州刺史。祖載在庭，而穆方高車

良馬，恭受職命，言宴滿堂，忻笑自若，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。後位金紫光祿大夫，遇害河陰。贈司空、雍州刺史。

子問，字景昭，襲爵昌黎王。尋以庶姓罷王，仍襲扶風郡公。

子峭，字子漢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穆弟顥，襲父誕，長樂郡公。

脩弟聿，字寶興，廢后同產兄也。位黃門郎、信都伯。後坐妹廢，免爲長樂百姓。世宗時卒於河南尹。

聿同產弟風，^{〔三〕}幼養於宮，文明太后特加愛念。數歲，賜爵至北平王，拜太子中庶子，出入禁闥，寵侔二兄。高祖親政後，恩寵稍衰，降爵爲侯。幽后立，乃復敘用。后死，亦冗散。卒，贈青州刺史。

崔光之兼黃門也，與聿俱直。光每謂之曰：「君家富貴太盛，終必衰敗。」聿云：「我家何負四海，乃呪我也。」光云：「以古推之，不可不慎。」時熙爲太保，誕司徒、太子太傅，脩侍中、尚書，聿黃門。廢后在位，禮愛未弛。是後歲餘，脩以罪棄，熙、誕喪亡，后廢，聿退。時人以爲盛必衰也。

李峻，字珍之，梁國蒙縣人，元皇后兄也。父方叔，劉義隆濟陰太守。高宗遣間使諭之，峻與五弟誕、疑、雅、白、永等前後歸京師。拜峻鎮西將軍、涇州刺史、頓丘公。雅、疑、誕等皆封公位顯。後進峻爵爲王，徵爲太宰，薨。

李惠，中山人，思皇后之父也。父蓋，少知名，歷位殿中、都官二尚書，左將軍，南郡公。初，世祖妹武威長公主，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。世祖平涼州，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，故寵遇差隆。詔蓋尚焉。蓋妻與氏，以是而出。是後，蓋加侍中，駙馬都尉，殿中、都官尚書，左僕射，卒官。贈征南大將軍、定州刺史、中山王，諡曰莊。

惠弱冠襲父爵，妻襄城王韓頽女，生二女，長卽后也。惠歷位散騎常侍、侍中、征西大將軍、秦益二州刺史，進爵爲王，轉雍州刺史、征南大將軍，加長安鎮大將。

惠長於思察。雍州廳事，有燕爭巢，鬪已累日。惠令人掩獲，試命綱紀斷之，並辭曰：「此乃上智所測，非下愚所知。」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，旣而一去一留。惠笑謂吏屬曰：「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，彼去者旣經楚痛，理無留心。」羣下伏其聰察。人有負鹽負薪者，同

釋重擔，息於樹陰。二人將行，爭一羊皮，各言藉背之物。惠遣爭者出，顧謂州綱紀曰：「此羊皮可拷知主乎？」羣下以爲戲言，咸無答者。惠令人置羊皮席上，以杖擊之，見少鹽屑，曰：「得其實矣。」使爭者視之，負薪者乃伏而就罪。凡所察究，多如此類。由是吏民莫敢欺犯。

後爲開府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王如故。歷政有美績。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，誣惠將南叛，誅之。惠二弟，初、樂，與惠諸子同戮。後妻梁氏亦死青州。盡沒其家財。惠本無釁，故天下冤惜焉。

惠從弟鳳，爲定州刺史、安樂王長樂主簿。後長樂以罪賜死，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，云「長樂不軌，鳳爲謀主」，伏誅。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，後遇赦乃出。太和十二年，高祖將爵舅氏，詔訪存者。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，難於應命。唯道念敢先詣闕，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。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，安祖浮陽侯，興祖安喜侯，道念眞定侯，從弟寄生高邑子，皆加將軍。十五年，安祖昆弟四人，以外戚蒙見，詔謂曰：「卿之先世，內外有犯，得罪於時。然官必用才，以親非興邦之選。外氏之寵，超於末葉。從今已後，自非奇才，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。」既無殊能，今且可還。」後例降爵，安祖等改侯爲伯，並去軍號。高祖奉馮氏過厚，於李氏過薄，舅家了無敘用。朝野人士所以竊議，太常高

閭顯言于禁中。及世宗寵隆外家，並居顯位，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霑恩澤，^{〔七〕}景明末，特詔興祖爲中山太守。正始初，詔追崇惠爲使持節、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中山公。太常考行，上言，案諡法武而不遂曰「莊」，諡曰莊公。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。卒，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，襲。先封南郡王，後以庶姓罷王，改爲博陵郡公。

侃晞爲莊帝所親幸。拜散騎常侍、嘗食典御。帝之圖余朱榮，侃晞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，殺榮。及莊帝蒙塵，侃晞奔蕭衍。

校勘記

- 〔一〕魏書卷八十三上 諸本目錄此卷注「闕」，百衲本、南本、北本、汲本、局本卷末有宋人校記，云：「魏收書外戚傳上亡。」殿本入考證，云「後人所補」。按此卷大體以北史卷八〇外戚傳中相同諸傳補，但也有溢出北史文句。其序自首至「或緣恩澤」全同北史。劉羅辰、李峻二傳，北史外戚傳無。羅辰，北史卷二〇附劉庫仁傳，此卷羅辰傳前半或掇取本書卷二三劉庫仁附劉眷傳末數語，後半則取之北史。李峻傳不知所出。大致此卷亦是以北史補，而以高氏小史等他書附益之。
- 〔二〕常相持獎 按「常」疑是「當」之訛。

- 〔三〕進爵北新公 諸本及北史卷八〇賀訥附賀悅傳無「公」字，通志卷一六五賀訥傳有。按賀悅先

封鉅鹿侯，進爵自當爲公。這裏脫「公」字，今據補。

〔四〕詐增虜級 諸本及北史卷八〇賀訥附賀泥傳脫「級」字，不可通，今據通志卷一六五補。

〔五〕及歸而父遺喪 按上文不記元寶出外，「及歸」二字無着，上當有脫文。

〔六〕追諡后祖父延定襄康公 諸本及北史卷八〇閭毗傳無「定」字，通志卷一六五閭毗傳有。按下云「父辰，定襄懿王」，知脫「定」字，今據補。

〔七〕遼西簡公 諸本及北史卷八〇「簡」作「蘭」，通志卷一五六作「簡」。按諡法無「蘭」字，乃「簡」字形近而訛，今據改。

〔八〕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 通志卷一六五敍常氏事「泰」作「訢」。按此句下緊接「訢子伯夫」，「次子員」官位，而上却不舉訢名，不知爲常氏何人。如通志「泰」作「訢」，便無問題。但泰又見下文，且「泰」「訢」二字聲形俱遠，傳本何以「訢」字訛「泰」？疑通志以意改，非有他據。此句下當脫訢名及官位。

〔九〕伏寶泰等州刺史 按此句連上文似也是常英歷官。然伏、寶二州不見紀載。上稱英「從兄泰」，則伏、寶、泰皆人名而非地名。卷九四封津傳云：「父令德，娶黨寶女，寶伏誅，令德以連坐伏法。」北史卷九二封津傳「黨寶」作「常寶」。疑卽此爲「州刺史」之「寶」。

〔一〇〕伯夫進爵范陽公 張森楷云：「伯夫初無封爵之文，何得云『進』？疑『進』是『賜』之誤，否則前文

失載。」按此傳敘常氏事中多脫誤，恐非原文失載。

〔二〕諸常自興安及至是 諸本及北史卷八〇「安」作「公」。諸本於「及」下注「疑」字。通志卷一五六「公」作「安」，無「及」字。按上文稱常英兄弟於興安二年授官封爵，爲諸常貴盛之始，通志作「興安」是，今據改。「及」字贅，但也可通，今仍之。刪旁注「疑」字。

〔三〕遼西郡公 卷一三文成馮皇后傳「遼西」作「西城」，墓誌集釋元悅妃馮季華墓誌圖版八三作「西郡公」，疑誌是。參卷一三校記〔八〕。

〔三〕并開魏京之墓 按「魏京」罕見。據下文「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」，則公主當先死，葬亦必在代。但當時未見有稱代爲「魏京」之例，疑「魏」當作「代」。

〔四〕及斂迭舉 北史卷八〇無「迭舉」二字，疑涉上「從者亦迭舉音」而衍。

〔五〕聿同產弟風 按卷二一廣陵王羽傳見馮夙，以考績下下免中庶子官，自卽此「馮風」，疑作「夙」是。

〔六〕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 按文義「復」下疑脫「以」字。

〔七〕存已不霑恩澤 按「已」當是「亡」之訛。

魏書卷八十三下

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

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

高肇，字首文，文昭皇太后之兄也。自云本勃海蓊人，五世祖顧，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。父颺，字法脩。高祖初，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、冀富等入國，拜厲威將軍、河間子，乘信明威將軍，俱待以客禮，賜奴婢牛馬綵帛。遂納颺女，是爲文昭皇后，生世宗。

颺卒。景明初，世宗追思舅氏，徵肇兄弟等。錄尚書事、北海王詳等奏：「颺宜贈左光祿大夫，賜爵勃海公，諡曰敬。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。」詔可。又詔颺嫡孫猛襲勃海公爵，封肇平原郡公，肇弟顯澄城郡公。三人同日受封。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，將拜爵，乃賜衣幘引見肇、顯于華林都亭。皆甚惶懼，舉動失儀。數日之間，富貴赫奕。是年，咸陽王禧誅，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。未幾，肇爲尚書左僕射、領吏部、冀州大中正，尚世宗姑

高平公主，遷尙書令。

肇出自夷土，時望輕之。及在位居要，留心百揆，孜孜無倦，世咸謂之爲能。世宗初，六輔專政，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，由是遂委信肇。肇既無親族，頗結朋黨，附之者旬月超昇，背之者陷以大罪。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，構殺之。又說世宗防衛諸王，殆同囚禁。時順皇后暴崩，世議言肇爲之。皇子昌薨，僉謂王顯失於醫療，承肇意旨。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，畏肇恣擅，遂至不軌。肇又譖殺彭城王勰。由是朝野側目，咸畏惡之。因此專權，與奪任己。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，忽忿爭，大至紛紜。太尉、高陽王雍和止之。高后既立，愈見寵信。肇既當衡軸，每事任己，本無學識，動違禮度，好改先朝舊制，出情妄作，減削封秩，抑黜勳人。由是怨聲盈路矣。延昌初，遷司徒。雖貴登台鼎，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色。衆咸嗤笑之。父兄封贈雖久，竟不改瘞。三年，乃詔令遷葬。肇不自臨赴，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，遷葬於鄉。時人以肇無識，哂而不責也。

其年，大舉征蜀，以肇爲大將軍，都督諸軍爲之節度。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，親奉規略。是日，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，無故驚倒，轉臥渠中，鞍具瓦解，衆咸怪異。肇出，惡焉。

四年，世宗崩，赦罷征軍。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，稱諱言，以告凶問。肇承變

哀愕，非唯仰慕，亦私憂身禍，朝夕悲泣，至于羸悴。將至，宿漚澗驛亭，家人夜迎省之，皆不相視。直至闕下，褻服號哭，昇太極殿，奉喪盡哀。

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，專決庶事，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。潛備壯士直寢邢豹、伊瓮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。肇哭梓宮訖，於百官前引入西廊，清河王懌、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。肇入省，壯士搥而拉殺之。下詔暴其罪惡，又云刑書未及，便至自盡，自餘親黨，悉無追問，削除職爵，葬以士禮。及昏，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。初，肇西征，行至函谷，車軸中折。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。靈太后臨朝，令特贈營州刺史。永熙二年，出帝贈使持節、侍中、中外諸軍事、太師、大丞相、太尉公、錄尚書事、冀州刺史。

肇子植。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，率州軍討破元愉，別將有功。當蒙封賞，不受，云：「家荷重恩，爲國致效是其常節，何足以應進陟之報。」懇惻發於至誠。歷青、相、朔、恒四州刺史，卒。植頻莅五州，皆清能著稱，當時號爲良刺史。贈安北將軍、冀州刺史。

肇長兄琨，早卒。襲颺封勃海郡公，贈都督五州諸軍事、鎮東大將軍、冀州刺史。詔其子猛嗣。

猛，字豹兒。尚長樂公主，卽世宗同母妹也。拜駙馬都尉，歷位中書令。出爲雍州刺

史，有能名。入爲殿中尙書。卒，贈司空、冀州刺史。出帝時，復贈太師、大丞相、錄尙書事。公主無子。猛先在外有男，不敢令主知，臨終方言之，年幾三十矣。乃召爲喪主，尋卒，無後。

琨弟偃，字仲游。太和十年卒。正始中，贈安東將軍、都督、青州刺史，諡曰莊侯。景明四年，世宗納其女爲貴嬪。及于順皇后崩，永平元年立爲皇后。二年，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。

偃弟壽，早卒。壽弟卽肇也。

肇弟顯，侍中、高麗國大中正，早卒。

于勁，字鍾葵，太尉拔之子。頗有武略。以功臣子，又以功績，位沃野鎮將，賜爵富昌子，拜征虜將軍。世宗納其女爲后，封太原郡公。妻劉氏，爲章武郡君。後拜征北將軍、定州刺史。卒，贈司空，諡曰恭莊公。自栗磾至勁，累世貴盛，一皇后，四贈公，三領軍，二尙書令，三開國公。勁雖以后父，但以順后早崩，竟不居公輔。

子暉，字宣明，后母弟也。少有氣幹。襲爵，位汾州刺史。暉善事人，爲余朱榮所親，

以女妻其子長孺。歷侍中、河南尹，後兼尚書僕射、東南道行臺。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。元顥入洛，害之。

勁弟天恩，位內行長、遼西太守。卒，贈平東將軍、燕州刺史。

天恩子仁生，位太中大夫。

仁生子安定，平原郡太守、高平郡都將。〔三〕卒。

胡國珍，字世玉，安定臨涇人也。祖略，姚興渤海公姚達平北府諮議參軍。父淵，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。世祖克統萬，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。後拜河州刺史。

國珍少好學，雅尚清儉。太和十五年襲爵，例降爲伯。女以選入掖庭，生肅宗，卽靈太后也。

肅宗踐祚，以國珍爲光祿大夫。靈太后臨朝，加侍中，封安定郡公，給甲第，賜帛布

綿穀奴婢車馬牛甚厚。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，置守冢十戶。尚書令、任城王澄

奏，安定公屬尊望重，親賢羣矚，宜出入禁中，參諮大務。詔可。乃令入決萬幾。尋進位中

書監、儀同三司，侍中如故，賞賜累萬。又賜絹歲八百匹，妻梁四百匹，男女姊妹兄弟各有

差，皆極豐贍。國珍與太師、高陽王雍，太傅、清河王懌，太保、廣平王懷，入居門下，同釐庶

政。詔依漢車千秋、晉安平王故事，給步挽一乘，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，并備几杖。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，侍直禁中。國珍尋上表，陳刑政之宜。詔皆施行。熙平初，^{〔三〕}加國珍使持節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。靈太后以國珍年老，不欲令其在外，且欲示以方面之榮，竟不行。遷司徒公，侍中如故，就宅拜之。靈太后、肅宗率百僚幸其第，宴會極歡。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。^{〔四〕}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，於此十六年矣。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，更增廣，爲起塋域門闕碑表。侍中崔光等奏：「案漢高祖母始諡曰昭靈夫人，後爲昭靈后，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，皆置園邑三百家，長丞奉守。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諡，陵寢孤立，卽秦君名，宜上終稱，兼設掃衛，以慰情典。請上尊諡曰孝穆，權置園邑三十戶，立長丞奉守。」太后從之。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，元叉妻拜爲女侍中，封新平郡君，又徙封馮翊君。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，卽清河王懌女也。

國珍年雖篤老，而雅敬佛法，時事齋潔，自強禮拜。至於出入侍從，猶能跨馬據鞍。神龜元年四月七日，步從所建佛像，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。八日，又立觀像，晚乃肯坐。勞熱增甚，因遂寢疾。靈太后親侍藥膳。十二日薨，年八十。給東園溫明祕器、五時朝服各一具、衣一襲，贈布五千匹、錢一百萬、蠟千斤。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。太后還宮，成服於九龍殿，遂居九龍寢室。肅宗服小功服，舉哀於太極東堂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，皆爲設千僧

齋，令七人出家；百日設萬人齋，二七人出家。先是巫覡言將有凶，勸令爲厭勝之法。國珍拒而不從，云吉凶有定分，唯修德以禳之。臨死與太后訣云：「母子善治天下，以萬人之心，勿視大臣面也。」殷勤至於再三。又及其子祥，云：「我唯有一子，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。」靈太后以其好戲，時加威訓。國珍故以爲言。

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，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，有終洛之心。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：「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，爲歸長安？」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。及病危，太后請以後事，竟言還安定，語遂昏忽。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，議去留。懌等皆以病亂，請從先言。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，遂營墓於洛陽。太后雖外從衆議，而深追臨終之語，云：「我公之遠慕二親，亦吾之思父母也。」

追崇假黃鉞、使持節、侍中、相國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太師、領太尉公、司州牧，號太上秦公，加九錫。葬以殊禮，給九旒轎輅，虎賁、班劍百人，前後部羽葆鼓吹，輜輶車；諡文宣公，賜物三千段、粟一千五百石。又詔贈國珍祖父兄、父兄，下逮從子，皆有封職。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。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樞還第，與國珍俱葬，贈槨一與國珍同。及國珍神主入廟，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、六佾之舞。初國珍無男，養兄眞子僧洗爲後，後納趙平君，生子祥。

祥，字元吉，襲封。故事，世襲例皆減邑，唯祥獨得全封。趙平君薨，給東園祕器，肅宗服小功服，舉哀于東堂。靈太后服齊衰期。葬於太上君墓左，不得祔合。祥歷位殿中尚書、中書監、侍中，改封東平郡公。薨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諡曰孝景。

僧洗，字湛輝。封爰德縣公，位中書監、侍中，改封濮陽郡公。僧洗自永安後廢棄，不預朝政。天平四年薨，詔給東園祕器，贈太師、太尉公、錄尚書事、雍州刺史，諡曰孝。

眞長子寧，^{〔七〕}字惠歸。襲國珍先爵，改爲臨涇伯，後進爲公。歷岐涇二州刺史。卒，諡曰孝穆。女爲清河王亶妃，生孝靜皇帝。武定初，贈太師、太尉公、錄尚書事，諡曰孝昭。

子虔，字僧敬。元叉之廢靈太后，虔時爲千牛備身，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叉。事發，叉殺車渠等，虔坐遠徙。靈太后反政，徵爲吏部郎中。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，虔常致諫，由是後宴諱多不預焉。出爲涇州刺史，封安陽縣侯。興和三年，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。薨，贈太傅、太尉公、尚書僕射、徐州刺史，諡曰宣。葬日，百官會葬，乘輿送於郭外。子長粲。

李延寔，字禧，隴西人，尚書僕射沖之長子。性溫良，少爲太子舍人。世宗初，襲父爵

清泉縣侯。〔一〕累遷左將軍、光州刺史。莊帝卽位，以元舅之尊，超授侍中、太保，封濮陽郡王。延寔以太保犯祖諱，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，抗表固辭。徙封濮陽郡公，改授太傅。尋轉司徒公，出爲使持節、侍中、太傅、錄尚書事、青州刺史。余朱兆入洛，乘輿幽繫，以延寔外戚，見害於州館。出帝初，歸葬洛陽。贈使持節、侍中、太師、太尉公、錄尚書事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諡曰孝懿。

長子彧，字子文，尙莊帝姊豐亭公主。封東平郡公，位侍中、左光祿大夫、中書監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廣州刺史。彧任俠交遊，輕薄無行。余朱榮之死也，武毅之士皆彧所進。孝靜初，以罪棄市。

史臣曰：三五哲王，深防遠慮。舅甥之國，罕執鈞衡；母后之家，無聞傾敗。爰及後世，顛覆繼軌。蓋由進不以禮，故其斃亦速。其間或不泯舊基，〔二〕弗虧先構者，蓋處之以道，遠權之所致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魏書卷八十三下 諸本目錄此卷注「闕」字，卷末有宋人校語殷本入考證云：「魏收書外戚傳亡，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卷七九。」按此卷亦以北史卷八〇外戚傳補。其于勁傳採北史卷三一于栗碑附于勁傳，李延寔傳採卷一〇〇自序。諸傳均有溢出語，當是以高氏小史等他書附益之。

〔二〕自栗碑至勁至三開國公 按此數語魏書本在卷三一于栗碑附于忠傳後，北史卷二三于栗碑傳移在于勁傳中，則在後的于忠所歷官爵，不當計算在內，所舉贈公、領軍、尚書令、開國公便都少了一人，實誤。此傳以北史補，不記卷三一已有此語，以致複出。參卷三一校記〔九〕。

〔三〕高平郡都將 按郡無都將，「郡」當是「鎮」之訛。

〔四〕熙平初 諸本及北史卷八〇胡國珍傳「熙平」作「延和」，通志卷一六五胡國珍傳作「熙平中」。按事見卷九肅宗紀熙平元年八月乙巳，延和乃拓跋燾年號，遠在其前。今據通志改作「熙平」。事在元年，「初」字不誤。

〔五〕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 按「追」下當脫「贈」或「尊」「崇」字。

〔六〕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 按胡國珍死和葬都在洛陽，何故「就安定監護喪事」？下文云：「迎太上君神柩還第」，疑「安定」下脫「公第」二字。

〔七〕眞長子寧 諸本「眞」字連上段「諡曰孝」，「長子寧」提行。成爲胡僧洗諡「孝眞」，「寧」是僧洗

的長子。按真乃國珍兄，見上文，寧乃僧洗兄。北史原文本不提行，後人寫刻魏書則凡附見諸子孫無不提行，這裏由於誤讀，提行亦謬，致以兄爲子，今改正。

〔八〕襲父爵清泉縣侯 按卷五三李冲傳，冲封「清淵縣侯」。「清淵」爲漢以來舊縣，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，屬司州陽平郡。此傳以北史補，避唐諱改「泉」。

〔九〕其間或不泯舊基 諸本「泯」上有「斃」字。此傳本出北史，北史傳論又本隋書卷七九外戚傳論，今檢隋書、北史都作「今或不隕舊基」，這裏「今」作「其間」，「隕」作「泯」，均兩通，「斃」字則涉上「其斃亦速」而衍，今刪。

魏書卷八十四 〔二〕

列傳儒林第七十二

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
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冲 盧景裕
李同軌 李業興

自晉永嘉之後，運鍾喪亂，宇內分崩，羣兇肆禍，生民不見俎豆之容，黔首唯覩戎馬之跡，禮樂文章，掃地將盡。而契之所感，斯道猶存。高才有德之流，自強蓬華，鴻生碩儒之輩，抱器晦己。太祖初定中原，雖日不暇給，始建都邑，便以經術爲先，立太學，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。天興二年春，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。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，不可以馬上治之，爲國之道，文武兼用，毓才成務，意在茲乎？聖達經猷，蓋爲遠矣。四年春，命樂師入

學習舞，釋菜于先聖、先師。太宗世，改國子爲中書學，立教授博士。世祖始光三年春，別起太學於城東，後徵盧玄、高允等，而令州郡各舉才學。於是人多砥尚，儒林轉興。顯祖天安初，詔立鄉學，郡置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學生六十人。後詔：大郡立博士二人，助教四人，學生一百人；次郡立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學生八十人；中郡立博士一人，助教二人，學生六十人；下郡立博士一人，助教一人，學生四十人。太和中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，建明堂辟雍，尊三老五更，又開皇子之學。及遷都洛邑，詔立國子太學、四門小學。高祖欽明稽古，篤好墳典，坐輿據鞍，不忘講道。劉芳、李彪諸人以經書進，崔光、邢巒之徒以文史達，其餘涉獵典章，關歷詞翰，莫不縻以好爵，動貽賞眷。於是斯文鬱然，比隆周漢。世宗時，復詔營國學，樹小學於四門，大選儒生，以爲小學博士，員四十人。雖黌宇未立，而經術彌顯。時天下承平，學業大盛。故燕齊趙魏之間，橫經著錄，不可勝數。大者千餘人，小者猶數百。州舉茂異，郡貢孝廉，對揚王庭，每年逾衆。神龜中，將立國學，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。未及簡置，仍復停寢。正光二年，乃釋奠於國學，命祭酒崔光講孝經，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。暨孝昌之後，海內淆亂，四方校學所存無幾。永熙中，復釋奠於國學；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廐講孝經，黃門李郁說禮記，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；復置生七十二人。及遷都於鄴，國子置生三十六人。至於興和、武定之世，寇難旣平，儒業復

光矣。

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，服虔、何休各有所說。玄易、書、詩、禮、論語、孝經，虔左氏春秋，休公羊傳，大行於河北。王肅易亦間行焉。晉世杜預注左氏，預玄孫坦、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，傳其家業，故齊地多習之。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。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。

梁越，字玄覽，新興人也。少而好學，博綜經傳，無所不通。性純和篤信，行無擇善。國初爲禮經博士。太祖以其謹厚，舉動可則，拜上大夫，命授諸皇子經書。太宗卽祚，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。後出爲雁門太守，獲白雀以獻，拜光祿大夫。卒。子弼，早卒。

弼子恭，襲。降爲雲中子。無子，爵除。

盧醜，昌黎徒河人，襄城王魯元之族也。世祖之爲監國，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。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。除鎮軍將軍，拜尙書，加散騎常侍，出爲河內太守。延和二年冬卒。闕初，中山襲爵，太和中，以老疾自免。

子升頭，襲爵，後例降。

張偉，字仲業，小名翠螭，太原中都人也。高祖敏，晉祕書監。偉學通諸經，講授鄉里，受業者常數百人。儒謹汎納，勤於教訓，雖有頑固不曉，問至數十，偉告喻殷勤，曾無慍色。常依附經典，教以孝悌，門人感其仁化，事之如父。性恬平，不以夷嶮易操，清雅篤慎，非法不言。世祖時，與高允等俱被辟命，拜中書博士。轉侍郎、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、馮翊太守。還，仍爲中書侍郎、本國大中正。使酒泉，慰勞沮渠無諱。還，遷散騎侍郎。聘劉義隆，還，拜給事中、建威將軍，賜爵成臯子。出爲平東將軍、營州刺史，進爵建安公。卒，贈征南將軍、并州刺史，諡曰康。在州郡以仁德爲先，不任刑罰，清身率下，宰守不敢爲非。

子仲慮，太和初，假給事中、高麗副使，尋假散騎常侍、高麗使。後出爲章武太守，加寧遠將軍。

仲慮弟仲繼，學尙有父風，善倉、雅、林說。太和中，官至侍御長，坐事徙西裔，道死。

梁祚，北地泥陽人。父劭，皇始二年歸國，拜吏部郎，出爲濟陽太守。至祚，居趙郡。祚篤志好學，歷治諸經，尤善公羊春秋、鄭氏易，常以教授。有儒者風，而無當世之才。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，又姊先適范陽李氏，遂攜家人僑居於薊。積十餘年，雖羈旅貧窘而著述

不倦。恒時相請屈，與論經史。辟祕書中散，稍遷祕書令。爲李訢所排，擯退爲中書博士。後出爲統萬鎮司馬，徵爲散令。撰并陳壽三國志，名曰國統。又作代都賦，頗行於世。清貧守素，不交勢貴。年八十七，太和十二年卒。

子元吉，有父風。

少子重，歷碎職，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。

平恒，字繼叔，燕國薊人。祖視，父儒，並仕慕容爲通宦。恒耽勤讀誦，研綜經籍，鉤深致遠，多所博聞。自周以降，暨於魏世，帝王傳代之由，貴臣升降之緒，皆撰錄品第，商略是非，號曰略注，合百餘篇。好事者覽之，咸以爲善焉。安貧樂道，不以屢空改操。徵爲中書博士。久之，出爲幽州別駕。廉貞寡欲，不營資產，衣食至常不足，妻子不免飢寒。後拜著作佐郎，遷祕書丞。

時高允爲監，河間邢祐、北平陽嘏、河東裴定、廣平程駿、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，雖才學互有短長，然俱爲稱職，並號長者。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。

恒卽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。恒三子，並不率父業，好酒自棄。恒常忿其世衰，植杖巡舍側崗而哭，不爲營事婚宦，任意官娶，故仕聘濁碎，不得及其門流。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

孫玄明等每以爲言。恒曰：「此輩會是衰頓，何煩勞我。」乃別構精廬，并置經籍於其中，一奴自給，妻子莫得而往，酒食亦不與同。時有珍美，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，家人無得嘗焉。太和十年，以恒爲祕書令，而恒固請爲郡，未授而卒，時年七十六。贈平東將軍、幽州刺史、都昌侯，諡曰康。

子壽昌，太和初，祕書令史。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。

陳奇，字脩奇，河北人也，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。祖刃，仕慕容垂。奇少孤，家貧，而奉母至孝。齟齬聰識，有夙成之美。性氣剛亮，與俗不羣。愛玩經典，博通墳籍，常非馬融、鄭玄解經失旨，志在著述五經。始注孝經、論語，頗傳於世，爲搢紳所稱。

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。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，始頗好之，引入祕省，欲授以史職。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，雅贊扶馬鄭。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，雅曰：「自葱嶺以西，水皆西流，推此而言，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。」奇曰：「易理綿廣，包含宇宙。若如公言，自葱嶺以西，豈東向望天哉？」奇執義非雅，每如此類，終不苟從。雅性護短，因以爲嫌。嘗衆辱奇，或爾汝之，或指爲小人。奇曰：「公身爲君子，奇身且小人耳。」雅曰：「君言身且小人，君祖父是何人也？」奇曰：「祖，燕東部侯釐。」雅質奇曰：「侯釐何官也？」奇曰：「三皇不傳禮，

官名豈同哉？故昔有雲師、火正、鳥師之名。以斯而言，世革則官異，時易則禮變。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，侍長竟何職也？」由是雅深憾之。先是敕以奇付雅，令銓補祕書，雅旣惡之，遂不復敍用焉。

奇冗散數年，高允與奇讎溫古籍，嘉其遠致，稱奇通識，非凡學所窺。允微勸雅曰：「君朝望具瞻，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？」雅謂允有私於奇，曰：「君寧黨小人也！」乃取奇所注論語、孝經焚於坑內。奇曰：「公貴人，不乏樵薪，何乃燃奇論語？」雅愈怒，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。而奇無降志，亦評雅之失。雅製昭皇太后碑文，論后名字之美，比諡前魏之甄后。奇刺發其非，遂聞於上。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，乃郭后，雅有屈焉。

有人爲謗書，多怨時之言，頗稱奇不得志。雅乃諷在事云：「此書言奇不遂，當是奇假人爲之。如依律文，造謗書者皆及孥戮。」遂抵奇罪。時司徒、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，惜其才學，故得遷延經年，冀有寬宥。但執以獄成，竟致大戮，遂及其家。奇於易尤長，在獄嘗自筮卦，未及成，乃擘破而歎曰：「吾不度來年冬季！」及奇受害，如其所占。

奇初被召，夜夢星墜壓脚，明而告人曰：「星則好風，星則好雨，夢星壓脚，必無善徵。但時命峻切，不敢不赴耳。」奇妹適常氏，有子曰矯之，仕歷郡守。神龜中，上書陳時政所宜，言頗忠至，清河王懌稱美之。奇所注論語，矯之傳掌，未能行於世，其義多異鄭玄，往往

與司徒崔浩同。

常爽，字仕明，河內溫人，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。祖珍，苻堅南安太守，因世亂遂居涼州。父坦，乞伏世鎮遠將軍、大夏鎮將、顯美侯。爽少而聰敏，嚴正有志概，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。篤志好學，博聞強識，明習緯候，五經百家多所研綜。州郡禮命皆不就。

世祖西征涼土，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，世祖嘉之。賜仕國爵五品，顯美男；爽爲六品，拜宣威將軍。是時戎車屢駕，征伐爲事，貴遊子弟未遑學術，爽置館溫水之右，教授門徒七百餘人，京師學業，翕然復興。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，弟子事之若嚴君焉。尙書左僕射元贊、平原太守司馬眞安、著作郎程靈虬，皆是爽教所就。崔浩、高允並稱爽之嚴教，獎厲有方。允曰：「文翁柔勝，先生剛克，立教雖殊，成人一也。」其爲通識歎服如此。

因教授之暇，述六經略注，以廣制作，甚有條貫。其序曰：「傳稱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』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，經典者身之文也，皆以陶鑄神情，啓悟耳目，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，不由習而能利其業。是故季路勇士也，服道以成忠烈之概；甯越庸夫也，講藝以全高尚之節。蓋所由者習也，所因者本也，本立而道生，身文而德備焉。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，莫不導以詩書，教以禮樂，移其風俗，和其人民。」

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，教深於禮也；廣博易良而不奢者，教深於樂也；溫柔敦厚而不愚者，教深於詩也；疏通知遠而不誣者，教深於書也；潔靜精微而不賊者，教深於易也；屬辭比事而不亂者，教深於春秋也。夫樂以和神，詩以正言，禮以明體，書以廣聽，春秋以斷事，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，而易爲之源。故曰：「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。」由是言之，六經者先王之遺烈，聖人之盛事也。安可不遊心寓目，習性文身哉！頃因暇日，屬意藝林，略撰所聞，討論其本，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。」其略注行於世。

爽不事王侯，獨守閑靜，講肄經典二十餘年，時人號爲「儒林先生」。年六十三，卒於家。

子文通，歷官至鎮西司馬、南天冰太守、西翼校尉。文通子景，別有傳。

劉獻之，博陵饒陽人也。少而孤貧，雅好詩、傳，曾受業於勃海程玄，後遂博觀衆籍。見名法之言，掩卷而笑曰：「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，千載誰知其小也！」曾謂其所親曰：「觀屈原離騷之作，自是狂人，死其宜矣，何足惜也！吾常謂濯纓洗耳，有異人之迹，哺糟歠醢，有同物之志。而孔子曰：『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』誠哉斯言，實獲我心。」

時人有從獻之學者，獻之輒謂之曰：「人之立身，雖百行殊途，準之四科，要以德行爲

首。君若能入孝出悌，忠信仁讓，不待出戶，天下自知。儻不能然，雖復下帷針股，躡屣從師，正可博聞多識，不過爲土龍乞雨，眩惑將來，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？孔門之徒，初亦未悟，見臯魚之歎，方歸而養親。嗟乎先達，何自覺之晚也！束脩不易，受之亦難，敢布心腹，子其圖之。」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。

獻之善春秋、毛詩，每講左氏，盡隱公八年便止，云義例已了，不復須解。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。後本郡舉孝廉，非其好也，逼遣之，乃應命，至京，稱疾而還。高祖幸中山，詔徵典內校書，獻之喟然歎曰：「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！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。」固以疾辭。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，海內皆曰儒宗。吾貴每一講唱，門徒千數，其行業可稱者寡。獻之著錄，數百而已，皆經通之士。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。魏承喪亂之後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，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，咸決於獻之。六藝之文，雖不悉注，然所標宗旨，頗異舊義，撰三禮大義四卷，三傳略例三卷，注毛詩序義一卷，今行於世，并章句疏三卷。注涅槃經未就而卒。有四子，放古、爰古、參古、脩古。

放古，幼有人才。爲州從事，早亡。

爰古、參古，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。

張吾貴，字吳子，中山人。少聰惠口辯，身長八尺，容貌奇偉。年十八，本郡舉爲太學博士。吾貴先未多學，乃從酈詮受禮，牛天祐受易。詮、祐粗爲開發，而吾貴覽讀一遍，便卽別構戶牖。世人競歸之。曾在夏學，聚徒千數而不講傳，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。吾貴聞之，謂其徒曰：「我今夏講暫罷，後當說傳，君等來日皆當持本。」生徒怪之而已。吾貴謂劉蘭云：「君曾讀左氏，爲我一說。」蘭遂爲講。三句之中，吾貴兼讀杜、服，隱括兩家，異同悉舉。諸生後集，便爲講之，義例無窮，皆多新異。蘭乃伏聽。學者以此益奇之。而以辯能飾非，好爲詭說，由是業不久傳，而氣陵牧守，不屈王侯，竟不仕而終。

劉蘭，武邑人。年三十餘，始入小學，書急就篇。家人覺其聰敏，遂令從師，受春秋、詩、禮於中山王保安。家貧無以自資，且耕且學。三年之後，便白其兄：「蘭欲講書。」其兄笑而聽之，爲立黌舍，聚徒二百。蘭讀左氏，五日一遍，兼通五經。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，其所解說，不本先儒之旨。唯蘭推經、傳之由，本注者之意，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，甚爲精悉。自後經義審博，皆由於蘭。蘭又明陰陽，博物多識，爲儒者所宗。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，植爲學主，故生徒甚盛，海內稱焉。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。英引在館，令授其子熙、誘、略等。蘭學徒前後數千，成業者衆，而排毀公羊，又非董仲舒，由是見譏於

世。永平中，爲國子助教。延昌中，靜坐讀書，有人叩門，門人通焉，蘭命引入。其人葛巾單衣，入與蘭坐，謂蘭曰：「君自是學士，何爲每見毀辱，理義長短，竟知在誰，而過無禮見陵也。今欲相召，當與君正之。」言終而出。出後，蘭告家人。少時而患卒。

孫惠蔚，字叔炳，武邑武遂人也，小字陀羅。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，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。惠蔚年十三，粗通詩、書及孝經、論語；十八，師董道季講易；十九，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。周流儒肆，有名於冀方。

太和初，郡舉孝廉，對策於中書省。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，稱其英辯，因相談，薦爲中書博士。轉皇宗博士。閭被敕理定雅樂，惠蔚參其事。及樂成，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，共研是非。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，立難於其間，閭命惠蔚與彪抗論，彪不能屈。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，每表疏論事，多參訪焉。十七年，高祖南征，上議告類之禮。及太師馮熙薨，惠蔚監其喪禮，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。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，及彪位至尙書，惠蔚仍太廟令。高祖曾從容言曰：「道固旣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，朕常以爲負矣。」雖久滯小官，深體通塞，無孜孜之望，儒者以是尙焉。

二十二年，侍讀東宮。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，高祖議定祖宗，以道武爲太祖。祖宗

雖定，然昭穆未改。及高祖崩，祔神主於廟，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，以太祖既改，昭穆以次而易。兼御史中尉、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，昭穆仍不應易，乃立彈草欲按奏光。光謂惠蔚曰：「此乃禮也，而執法欲見彈劾，思獲助於碩學。」惠蔚曰：「此深得禮變。」尋爲書以與光，讚明其事。光以惠蔚書呈宰輔，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，尙書令王肅又助巒，而巒理終屈，彈事遂寢。

世宗卽位之後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，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、武邑郡中正。惠蔚旣入東觀，見典籍未周，乃上疏曰：「臣聞聖皇之御世也，必幽贊人經，參天二地，憲章典故，述遵鴻猷。故易曰：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』然則六經、百氏，圖書祕籍，乃承天之正術，治人之貞範。是以溫柔疏遠，詩書之教；恭儉易良，禮樂之道。爰彖以精微爲神，春秋以屬辭爲化。故大訓炳於東序，藝文光於麟閣。斯實太平之樞宗，勝殘之要道，有國之靈基，帝王之盛業。安上靖民，敦風美俗，其在茲乎？及秦棄學術，禮經泯絕。漢興求訪，典文載舉，先王遺訓，燦然復存。暨光武撥亂，日不暇給，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。魏晉之世，尤重典墳，收亡集逸，九流咸備。觀其鳩閱史篇，訪購經論，紙竹所載，略盡無遺。臣學闕通儒，思不及遠，徒循章句，片義無立。而慈造曲覃，厠班祕省，忝官承乏，唯書是司。而觀閣舊典，先無定目，新故雜糅，首尾不全。有者累帙數十，無者曠年不寫。或篇第褫

落，始末淪殘，或文壞字誤，謬爛相屬。篇目雖多，全定者少。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，欲裨殘補闕，損併有無，校練句讀，以爲定本，次第均寫，永爲常式。其省先無本者，廣加推尋，搜求令足。然經記浩博，諸子紛綸，部帙旣多，章篇紕繆，當非一二校書，歲月可了。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，在祕書省專精校考，參定字義。如蒙聽許，則典文允正，羣書大集。」詔許之。

又兼黃門侍郎，遷中散大夫，仍兼黃門。久之，正黃門侍郎，代崔光爲著作郎，才非文史，無所撰著，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。遷國子祭酒、祕書監，仍知史事。延昌二年，追賞侍講之勞，封棗強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肅宗初，出爲平東將軍、濟州刺史。還京，除光祿大夫。魏初已來，儒生寒宦，惠蔚最爲顯達。先單名蔚，正始中，侍講禁內，夜論佛經，有愜帝旨，詔使加「惠」，號惠蔚法師焉。神龜元年卒于官，時年六十七。賜帛五百匹，贈大將軍、瀛州刺史，諡曰戴。

子伯禮，襲封。伯禮善隸書。拜奉朝請、員外散騎侍郎、寧朔將軍、步兵校尉、國子博士。卒，贈輔國將軍、巴州刺史。

子產同，襲。少有才學，早亡，時人惜之。

徐遵明，字子判，華陰人也。身長八尺，幼孤好學。年十七，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。至上黨，乃師屯留王聰，受毛詩、尚書、禮記。一年，便辭聰詣燕趙，師事張吾貴。吾貴門徒甚盛，遵明伏膺數月，乃私謂其友人曰：「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，凡所講說，不愜吾心，請更從師。」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。一年，復欲去之。猛略謂遵明曰：「君年少從師，每不終業，千里負帙，何去就之甚。如此用意，終恐無成。」遵明曰：「吾今始知真師所在。」猛略曰：「何在？」遵明乃指心曰：「正在於此。」乃詣平原唐遷，納之，居於蠶舍。讀孝經、論語、毛詩、尚書、三禮，不出門院，凡經六年，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。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，是晉世永嘉舊本，遵明乃往讀之。復經數載，因手撰春秋義章，爲三十卷。

是後教授，門徒蓋寡，久之乃盛。遵明每臨講坐，必持經執疏，然後敷陳，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。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，海內莫不宗仰。頗好聚斂，有損儒者之風。

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。至而尋退，不好京輦。孝昌末，南渡河，客於任城。以兗州有舊，因徙居焉。永安初，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，竟無禮辟。二年，元顥入洛，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，遵明同其事。夜至民間，爲亂兵所害，時年五十五。

永熙二年，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：「臣聞行道樹德，非求利於當年；服義

履仁，豈邀恩於沒世。但天爵所存，果致式閭之禮；民望攸屬，終有祠墓之榮。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，弗因世族之基；長於原野，匪乘雕鏤之地。而託心淵曠，置情恬雅，處靜無悶，居約不憂。故能垂簾自精，下帷獨得，鑽經緯之微言，研聖賢之妙旨。莫不入其門戶，踐其堂奧，信以稱大儒於海內，擅明師於日下矣。是故眇眇四方，知音之類，延首慕德，跂踵依風。每精廬暫闢，杖策不遠千里；束脩受業，編錄將踰萬人。固已企盛烈於西河，擬高蹤於北海。若慕奇好士，愛客尊賢，罷吏遊梁，紛而成列。遵明以碩德重名，首蒙禮命，曳裾雅步，眷同置醴。黃門李郁具所知明，方申薦奏之恩，處心守壑之志，潛居樂道，遂往不歸。故北海王入洛之初，率土風靡，遵明確然守志，忠潔不渝，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。時有邂逅，受斃凶險。至誠高節，堙沒無聞，朝野人士，相與嗟悼。伏惟陛下遠應龍序，俯執天衷，每端聽而忘旻，常坐思而候曉。雖微功小善，片言一行，莫不衣裳加室，玉帛在門。況遵明冠蓋一時，師表當世，溘焉冥沒，旌紀寂寥。逝者長辭，無論榮價，文明敍物，敦厲斯在。臣託跡諸生，親承顧盼，惟伏膺之義，感在三之重，是以越分陳愚，上誼幄座。特乞加以顯諡，追以好爵，仰申朝廷尚德之風，下示學徒稽古之利。若宸鑒昭回，曲垂矜採，則荒墳千載，式貴生平。」卒無贈諡。

董徵，字文發，頓丘衛國人也。祖英，高平太守。父虬，郡功曹。徵身長七尺二寸，好古，學尚雅素。年十七，師清河監伯陽，受論語、毛詩、春秋、周易，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，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。數年之中，大義精練，講授生徒。太和末，爲四門小學博士。後世宗詔徵入璇華宮，令孫惠蔚問以六經，仍詔徵教授京兆、清河、廣平、汝南四王，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。清河王懌之爲司空、司徒，引徵爲長流參軍。懌遷太尉，徵爲倉曹參軍。出爲沛郡太守，加揚烈將軍。入爲太尉司馬，俄加輔國將軍。未幾，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。徵因述職，路次過家，置酒高會，大享邑老，乃言曰：「腰龜返國，昔人稱榮；仗節還家，云胡不樂。」因誡二三子弟曰：「此之富貴，匪自天降，乃勤學所致耳。」時人榮之。入爲司農少卿、光祿大夫。徵出州入卿，匪唯學業所致，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，爲之啓請焉。永安初，加平東將軍，尋以老解職。永熙二年卒。出帝以徵昔授父業，故優贈散騎常侍、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尚書左僕射、相州刺史，諡曰文烈。

子仲曜，武定末，儀同開府屬。

刁冲，字文朗，勃海饒安人也，鎮東將軍雍之曾孫。十三而孤，孝慕過人。其祖母司空高允女，聰明婦人也，哀其早孤，撫養尤篤。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，高氏泣涕留之，冲終

不止。雖家世貴達，乃從師於外，自同諸生。於時學制，諸生悉日直監厨，沖雖有僕隸，不令代己，身自炊爨。每師受之際，發情精專，不捨晝夜，殆忘寒暑。學通諸經，偏修鄭說，陰陽、圖緯、算數、天文、風氣之書莫不關綜，當世服其精博。刺史郭祚聞其盛名，訪以疑義，沖應機解辯，無不祛其久惑。後太守范陽盧尙之、刺史河東裴植並徵沖爲功曹、主簿，非所好也，受署而已，不關事務。惟以講學爲心，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。

沖雖儒生，而執心壯烈，不畏強禦。延昌中，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，沖乃抗表極言其事，辭旨懇直，文義忠憤。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。

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，稱：「古之葬者衣之以薪，不封不樹，後世聖人易之棺槨。其有生則不能致養，死則厚葬過度。及於末世，至蘧蔭裹尸，俛而葬者。確而爲論，並非折衷。既知二者之失，豈宜同之。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，高不過三尺，弗用繒綵，斂以時服。輜車止用白布爲幔，不加畫飾，名爲清素車。又去挽歌、方相，并盟器雜物。」及沖祖遵將卒，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。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，貽書於沖叔整議其進退。整令與通學議之，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，學官竟不能答。

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。京兆王繼爲司空也，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。肅宗將親釋奠，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、吏部尚書甄琛，舉其才學，奏而徵焉。及卒，

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、〔七〕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，議奏諡曰安憲先生，祭以太牢。子欽，字志儒。早亡。

盧景裕，字仲儒，小字白頭，范陽涿人也。章武伯同之兄子。少聰敏，專經爲學。居拒馬河，將一老婢作食，妻子不自隨從。又避地大寧山，不營世事，居無所業，惟在注解。其叔父同職居顯要，而景裕止於園舍，情均郊野，謙恭守道，貞素自得。由是世號居士。

前廢帝初，除國子博士，參議正聲，甚見親遇，待以不臣之禮。永熙初，以例解。天平中，還鄉里，與邢子才、魏季景、魏收、邢昕等同徵赴鄴。景裕寓託僧寺，講聽不已。未幾，歸本郡。

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，逼其同反，以應元寶炬。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。聞景裕經明行著，驛馬特徵，旣而舍之，使教諸子。在館十日一歸家，隨以鼎食。景裕風儀言行，雅見嗟賞。先是景裕注周易、尚書、孝經、論語、禮記、老子，其毛詩、春秋左氏未訖。齊文襄王入相，於第開講，招延時儒，令景裕解所注易。景裕理義精微，吐發閑雅。時有問難，或相詆訶，大聲厲色，言至不遜，而景裕神彩儼然，風調如一，從容往復，無際可尋。由是士君子嗟美之。

初，元顥入洛，〔云〕以爲中書郎。普泰初，復除國子博士。進退其間，未曾有得失之色。性清靜，淡於榮利，弊衣粗食，恬然自安，終日端嚴，如對賓客。興和中，補齊王開府屬，卒於晉陽，齊獻武王悼惜之。

景裕雖不聚徒教授，所注易大行於世。又好釋氏，通其大義。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論諸經論，輒託景裕爲之序。景裕之敗也，繫晉陽獄，至心誦經，枷鎖自脫。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，夢沙門教講經，覺時如所夢，默誦千遍，臨刑刀折，主者以聞，赦之。此經遂行於世，號曰高王觀世音。

李同軌，趙郡高邑人，陽夏太守義深之弟。體貌魁岸，腰帶十圍，學綜諸經，多所治誦，兼讀釋氏，又好醫術。年二十二，舉秀才，射策，除奉朝請，領國子助教。轉著作郎，典儀注，修國史，遷國子博士，加征虜將軍。永熙二年，出帝幸平等寺，僧徒講法，敕同軌論難，音韻閑朗，往復可觀，出帝善之。三年春，釋榮，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，敕祭酒劉廐講孝經，黃門李郁講禮記，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。時廣招儒學，引令預聽。同軌經義素優，辯析兼美，而不得執經，深爲慨恨。天平中，轉中書侍郎。興和中，兼通直散騎常侍，使蕭衍。衍深耽釋學，遂集名僧於其愛敬、同泰二寺，講涅槃大品經，引同軌預席。

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。同軌論難久之，道俗咸以爲善。盧景裕卒，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，甚加禮之。每旦入授，日暮始歸。縉素請業者，同軌夜爲說解，四時恒爾，不以爲倦。武定四年夏卒，年四十七。時人傷惜之，齊獻武王亦殊嗟悼，贈襚甚厚。贈驃騎大將軍、瀛州刺史，諡曰康。

李業興，上黨長子人也。祖虬，父玄紀，並以儒學舉孝廉。玄紀卒於金鄉令。業興少耿介，志學精力，負帙從師，不憚勤苦。耽思章句，好覽異說。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。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，而遵明聲譽未高，著錄尙寡。業興乃詣靈馥黌舍，類受業者。靈馥乃謂曰：「李生久逐羌博士，何所得也？」業興默爾不言。及靈馥說左傳，業興問其大義數條，靈馥不能對。於是振衣而起曰：「羌弟子正如此耳！」遂便徑還。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。遵明學徒大盛，業興之爲也。

後乃博涉百家，圖緯、風角、天文、占候無不詳練，尤長算歷。雖在貧賤，常自矜負，若禮待不足，縱於權貴，不爲之屈。後爲王遵業門客。舉孝廉，爲校書郎。以世行趙歐曆，節氣後辰下算，延昌中，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。於時屯騎校尉張洪、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曆，世宗詔令共爲一曆。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，成戊子曆，〔五〕正光三年奏行。

之。事在律曆志。累遷奉朝請。臨淮王彧征蠻，引爲騎兵參軍。後廣陽王淵北征，復爲外兵參軍。業興以殷曆甲寅，黃帝辛卯，徒有積元，術數亡缺，業興又修之，各爲一卷，傳於世。

建義初，敕典儀注，未幾除著作佐郎。永安二年，以前造曆之勳，賜爵長子伯。遭憂解任，尋起復本官。元曄之竊號也，除通直散騎侍郎。普泰元年，沙汰侍官，業興仍在通直，加寧朔將軍。又除征虜將軍、中散大夫，仍在通直。太昌初，轉散騎侍郎，仍以典儀之勤，特賞一階，除平東將軍、光祿大夫，尋加安西將軍。後以出帝登極之初，預行禮事，封屯留縣開國子，食邑五百戶。轉中軍將軍、通直散騎常侍。永熙三年二月，出帝釋奠，業興與魏季景、溫子昇、竇瑗爲摘句。後入爲侍讀。

遷鄴之始，起部郎中辛術奏曰：「今皇居徙御，百度創始，營構一興，必宜中制。上則憲章前代，下則模寫洛京。今鄴都雖舊，基址毀滅，又圖記參差，事宜審定。臣雖曰職司，學不稽古，國家大事非敢專之。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，博聞多識，萬門千戶，所宜訪詢。今求就之披圖案記，考定是非，參古雜今，折中爲制，召畫工并所須調度，具造新圖，申奏取定。庶經始之日，執事無疑。」詔從之。天平二年，除鎮南將軍，尋爲侍讀。於時尚書右僕射、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、衣服及百戲之屬，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。

四年，與兼散騎常侍李諧、周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。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：

「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？」業興曰：「委粟是圓丘，非南郊。」昇曰：「北間郊、丘異所，是用鄭義。我此中用王義。」業興曰：「然，洛京郊、丘之處專用鄭解。」昇曰：「若然，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？」業興曰：「此之一事，亦不專從。若卿此間用王義，除禪應用二十五月，何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？」昇遂不答。業興曰：「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，都無五九之室，當是裴頠所制。明堂上圓下方，裴唯除室耳。今此上不圓何也？」昇曰：「圓方之說，經典無文，何怪於方？」業興曰：「圓方之言，出處甚明，卿自不見。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，卿言豈非自相矛盾？」昇曰：「若然，圓方竟出何經？」業興曰：「出孝經援神契。」昇曰：「緯候之書，何用信也？」業興曰：「卿若不信，靈威仰、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，卿復信不？」昇不答。

蕭衍親問業興曰：「聞卿善於經義，儒、玄之中何所通達？」業興曰：「少爲書生，止讀五典，至於深義，不辨通釋。」衍問詩周南，王者之風，繫之周公；邵南，仁賢之風，繫之邵公。何名爲繫？」業興對曰：「鄭注儀禮云：昔大王、王季居于岐陽，躬行邵南之教，以興王業。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。作邑於鄠，分其故地，屬之二公。名爲繫。」衍又問：「若是故地，應自統攝，何由分封二公？」業興曰：「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，今既登九五之尊，不可復守諸侯之地，故分封二公。」衍又問：「乾卦初稱『潛龍』，二稱『見龍』，至五『飛龍』。初可名爲虎。」問意小乖。業興對：「學識膚淺，不足仰酬。」衍又問：「尚書『正月上日受終文

祖』，此是何正？」業興對：「此是夏正月。」衍言何以得知。業興曰：「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

『日月營始』，故知夏正。」衍又問：「堯時以何月爲正？」業興對：「自堯以上，書典不載，實所

不知。」衍又云：「寅賓出日」，卽是正月。『日中星鳥，以殷仲春』，卽是二月。此出堯典，何

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？」業興對：「雖三正不同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。周禮，仲春二月

會男女之無夫家者。雖自周書，月亦夏時。堯之日月，亦當如此。但所見不深，無以辨析

明問。」衍又曰：「禮，原壤之母死，孔子助其沐椁。原壤叩木而歌曰：『久矣夫，予之不託於

音也。』」狸首之班然，執女手之卷然。」孔子聖人，而與原壤爲友？」業興對：「孔子卽自解，

言親者不失其爲親，故者不失其爲故。」又問：「原壤何處人？」業興對曰：「鄭注云：原壤，孔

子幼少之舊。故是魯人。」衍又問：「孔子聖人，所存必可法。原壤不孝，有逆人倫，何以存

故舊之小節，廢不孝之大罪？」業興對曰：「原壤所行，事自彰著。幼少之交，非是今始，旣無

大故，何容棄之？」孔子深敦故舊之義，於理無失。」衍又問：「孔子聖人，何以書原壤之事，垂

法萬代？」業興對曰：「此是後人所錄，非孔子自制。猶合葬於防，如此之類，禮記之中動有

百數。」衍又問：「易曰太極，是有無？」業興對：「所傳太極是有，素不玄學，何敢輒酬。」

還，兼散騎常侍，加中軍大將軍。後罷議事省，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

尚書省議定五禮。興和初，又爲甲子元曆，時見施用。復預議麟趾新制。武定元年，除國

子祭酒，仍侍讀。三年，出除太原太守。齊獻武王每出征討，時有顧訪。五年，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。後坐事禁止。業與乃造九宮行基曆，以五百爲章，四千四十爲部，九百八十七爲斗分，還以己未爲元，始終相維，不復移轉，與今曆法術不同。至於氣序交分，景度盈縮，不異也。七年，死於禁所，年六十六。

業興愛好墳籍，鳩集不已，手自補治，躬加題帖，其家所有，垂將萬卷。覽讀不息，多有異聞，諸儒服其淵博。性豪俠，重意氣。人有急難，委之歸命，便能容匿。與其好合，傾身無吝。若有相乖忤，便卽疵毀，乃至聲色，加以謗罵。性又躁隘，至於論難之際，高聲攘振，無儒者之風。每語人云：「但道我好，雖知妄言，故勝道惡。」務進忌前，不顧後患，時人以此惡之。至於學術精微，當時莫及。

子崇祖，武定中，太尉外兵參軍。

崇祖弟遵祖，太昌中，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史臣曰：古語云：容體不足觀，勇力不足恃，族姓不足道，先祖不足稱，然而顯聞四方，流聲後裔者，其惟學乎。信哉斯言也。梁越之徒，篤志不倦，自求諸己，遂能聞道下風，稱珍席上，或聚徒千百，或服冕乘軒，咸稽古之力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魏書卷八十四 諸本目錄此卷注「不全」，卷末有宋人校語云：「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冲、盧景裕、李同軌三人，史目錄皆有之。此卷刁冲、盧景裕傳全錄北史，非魏收書，史臣論亦出北史，北史全用隋書傳論。」殿本以校語入考證，開頭一句又改成「魏收書儒林傳亡，用高氏小史補之」。按此卷常爽、刁冲、盧景裕、李同軌四傳，北史卷八一儒林傳所無。常爽，北史卷四二有專傳，刁冲附卷二六刁雍傳，盧景裕附卷三〇盧同傳，李同軌附卷三三李義深傳。今檢此卷常爽傳也全同北史，宋人漏舉。李同軌則魏書本已附卷三六李順傳，與此卷同軌傳幾乎全同，一人二傳，實爲重出北史同軌傳較簡。其他諸傳，凡北史儒林傳所有諸人都比北史詳備。其中徐遵明傳，北史多出勒索學生事，李業興傳多出語音不正和與孫騰、邢子才對答語，當是北史據其他材料增入，非魏書原文所有。傳序也像是北史傳序敘魏事一段所本。據上述情況，除常、刁、盧三傳及史論外，似皆魏書原文。宋人於目錄注「不全」，於校語只說刁、盧二傳「非魏收書」，史臣論「出北史」，則也認爲序和其他諸傳是魏書原文。且據校語，當時比對高氏小史，只說三傳此有彼無，沒有說其他諸傳以小史補。小史久亡，清人又何從知之？但也有可疑之處：一，若說此卷只是殘缺不全，除三傳外均魏書原文，何以所缺前後錯出，恰好是北史儒林傳所無之傳？

高氏小史節錄魏書，何以小史儒林傳所無的三傳也是北史儒林傳所無？二、李同軌，魏書已附李順傳，儒林傳目應無其名，何以校語說「史目錄有之」？或此所謂「史目錄」乃指宗諫史目等見卷八六孝感傳按語，則後人據目補傳，何以不據本書目錄而據他書？後人既已從李順傳中析出軌傳入儒林，何以不刪李順傳中所有？這些疑問頗難解釋。

〔二〕河間邢祐 諸本「祐」作「祐」，北史卷八一平恒傳作「祐」。按邢祐附本書卷六五、北史卷四三邢巒傳，都作「祐」。「祐」字訛，今據改。下同。

〔三〕燕東部侯釐 通鑑卷九八三一〇四頁見燕「中部侯釐慕輿句」。晉書卷一一〇慕容儁載記無文，通鑑當據十六國春秋或范享燕書。按突厥官有「俟利發」，契丹有「夷離堇」，並即此「俟釐」，這裏「侯」字當是「俟」的形訛。

〔四〕見臯魚之歎方歸而養親 諸本「臯」作「旱」。北史卷八一劉獻之傳南本、殿本「旱」作「臯」。按臯魚事見韓詩外傳卷九，云「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」，與此傳語合。「旱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〔五〕贈大將軍 北史卷八一孫惠蔚傳無「大將軍」三字。按大將軍甚重，以崔亮、崔光之顯貴，死後追贈亦只車騎、驃騎大將軍，孫惠蔚軍號爲平東將軍，豈能驟贈此官。疑是衍文，或「大」乃「本」之訛。

〔六〕刺史河東裴植並徵沖爲功曹 諸本和北史卷二六刁雍附刁冲傳「植」作「桓」。張森楷云：「『桓』當作『植』」，植傳附卷七一裴叔業傳除瀛州刺史，即此時事。」按前劉蘭傳亦見瀛州刺史裴植。刁冲

稱勃海饒安人。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滄州條和浮陽郡饒安條，熙平二年五一七分置滄州前，饒安屬瀛州浮陽郡，其稱「勃海」，乃因漢晉舊屬。裴植爲瀛州刺史在熙平前，饒安是瀛州縣，刁冲是本州人，故得爲功曹。張說是，今改正。

〔七〕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 張森楷云：「『涼』當作『諒』。據高佑傳卷五七，佑孫諒爲國子博士，在孝文、宣武間，與刁冲同時，當即其人。」

〔八〕初元顥入洛 諸本無「初」字，北史卷三〇盧同附盧景裕傳有。元顥事在前，前文敘事已至東魏末高澄當國時，李慈銘、張森楷均謂有誤。李且謂「除國子博士前已載之，何必複出，北史於『元顥』上加一『初』字亦非。」按這是追敘以前官位升退，刁冲「未曾有得失之色」，本非記歷官。此傳本出北史，乃是脫「初」字，遂似敘事顛倒，今據補。

〔九〕成戊子曆 按卷一〇七律曆志載崔光表云：「總合九家，共成一曆，元起壬子，律始黃鍾。」業興初造之曆起於戊子，爲戊子曆，至是「總合九家」則起於壬子，爲壬子曆。卷八二常景傳亦稱「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曆」可證。這裏「戊子」乃「壬子」之訛。

〔一〇〕與兼散騎常侍李諧 諸本脫「散」字，今據北史卷八一李業興傳補。

〔一一〕久矣夫子之不託於音也 諸本此句作「久矣，不託音」。冊府卷六五八七八七七頁如上摘句。按語出禮記檀弓下，諸本有脫文，今據補。

魏書卷八十五_{〔二〕}

列傳文苑第七十三

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

溫子昇

夫文之爲用，其來日久。自昔聖達之作，賢哲之書，莫不統理成章，蘊氣標致，其流廣變，諸非一貫，文質推移，與時俱化。淳于出齊，有雕龍之目；靈均逐楚，著嘉禍之章。_{〔三〕}漢之西京，馬揚爲首稱；東都之下，班張爲雄伯。曹植信魏世之英，陸機則晉朝之秀，雖同時並列，分途爭遠。永嘉之後，天下分崩，夷狄交馳，文章殄滅。昭成、太祖之世，南收燕趙，網羅俊乂。逮高祖馭天，銳情文學，蓋以頡頏漢徹，掩踔曹丕，氣韻高豔，才藻獨構。衣冠仰止，咸慕新風。肅宗歷位，文雅大盛，學者如牛毛，成者如麟角，孔子曰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？」

袁躍，字景騰，陳郡人，尚書翻弟也。博學儁才，性不矯俗，篤於交友。翻每謂人曰：「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。」釋褐司空行參軍，歷位尚書都兵郎中，加員外散騎常侍。將立明堂，躍乃上議，當時稱其博洽。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，朝廷矜之，送復其國。旣而每使朝貢，辭旨頗不盡禮。躍爲朝臣書與瓌，陳以禍福，言辭甚美。後遷車騎將軍、太傅、清河王 懌文學，雅爲懌所愛賞。懌之文表多出於躍。卒，贈冠軍將軍、吏部郎中。所制文集行於世。無子，兄翻以子聿脩繼。

聿脩，字叔德，七歲遭喪，居處禮若成人。九歲，州辟主簿。性深沉，有鑒識，清靖寡欲，與物無競。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。年十八，領本州中正，兼尚書度支郎中。齊受禪，除太子庶子，以本官行博陵太守。

裴敬憲，字孝虞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益州刺史宣第二子。少有志行，學博才清，撫訓諸弟，專以讀誦爲業。澹於榮利，風氣俊遠，郡徵功曹不就，諸府辟命，先進其弟，世人歎美之。司州牧、高陽王 雍舉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學博士。性和雅，未嘗失色於人。工隸草，解音律，五言之作，獨擅於時。名聲甚重，後進共宗慕之。中山王將之部，三朝賢送於河

梁，賦詩言別，皆以敬憲爲最。其文不能贍逸，而有清麗之美。少有氣病，年三十三卒，人物甚悼之。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。孝昌中，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，至敬憲宅，輒相約束，不得焚燒。爲物所伏如此。永興三年，^{〔四〕}贈中書侍郎，諡曰文。

盧觀，字伯舉，范陽涿人也。少好學，有儁才，舉秀才，射策甲科，除太學博士、著作佐郎。與太常少卿李神儁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，拜尚書儀曹郎中。孝昌元年卒。

封肅，字元邕，勃海人，尚書回之兄子也。早有文思，博涉經史，太傅崔光見而賞焉。位太學博士，修起居注，兼廷尉監。爲還園賦，其辭甚美。正光中，京兆王西征，引爲大行臺郎中，委以書記。還，除尚書左中兵郎中，卒。肅性恭儉，不妄交遊，唯與崔勵、勵從兄鴻尤相親善。所製文章多亡失，存者十餘卷。

邢臧，字子良，河間人，光祿少卿虬長孫也。幼孤，早立操尚，博學有藻思。年二十一，神龜中，舉秀才，問策五條，考上第，爲太學博士。正光中，議立明堂，臧爲裴頠一室之議，

事雖不行，當時稱其理博。出爲本州中從事，雅爲鄉情所附。永安初，徵爲金部郎中，以疾不赴，轉除東牟太守。時天下多事，在職少能廉白，臧獨清慎奉法，吏民愛之。隴西李延寔，莊帝之舅，以太傳出除青州，啓臧爲屬，領樂安內史，有惠政。後除濮陽太守，尋加安東將軍。臧和雅信厚，有長者之風，爲時人所愛敬。爲特進甄琛行狀，世稱其工。與裴敬憲、盧觀兄弟並結交分，曾共讀回文集，臧獨先通之。撰古來文章，并敍作者氏族，號曰文譜，未就，病卒，時賢悼惜之。其文筆凡百餘篇。贈鎮北將軍、定州刺史，諡曰文。

子恕，涉學有識悟。

裴伯茂，河東人，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。少有風望，學涉羣書，文藻富贍。釋褐奉朝請。大將軍、京兆王繼西討，引爲鎧曹參軍。南討絳蜀陳雙熾，〔書〕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。承業還京師，留伯茂仍知行臺事。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。再遷散騎常侍，典起居注。太昌初，爲中書侍郎。永熙中，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，以伯茂爲文學，後加中軍大將軍。

伯茂好飲酒，頗涉疏傲，久不徙官，曾爲豁情賦，其序略曰：「余攝養舛和，服餌寡術，自春徂夏，三嬰湊疾。雖桐君上藥，有時致効；而草木下性，實縈衿抱。故復究覽莊生，具體

齊物，物我兩忘，是非俱遣，斯人之達，吾所師焉。故作是賦，所以託名豁情，寄之風謠矣。」
天平初遷鄴，又爲遷都賦，文多不載。

二年，因內宴，伯茂侮慢殿中尙書、章武王景哲，景哲遂申啓，稱：「伯茂棄其本列，與監同行，以梨擊案，傍汙冠服，禁庭之內，令人挈衣。」詔付所司，後竟無坐。伯茂先出，後其伯仲，與兄景融別居。景融貧窘，伯茂了無賑恤，殆同行路，世以此貶薄之。卒年三十九，知舊歎惜焉。

伯茂末年劇飲不已，乃至傷性，多有愆失。未亡前數日，忽云：「吾得密信，將被收掩。」乃與婦乘車西逃避。後因顧指壁中，言有官人追逐，其妻方知其病。卒後，殯於家園，友人常景、李渾、王元景、盧元明、魏季景、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，哀哭涕泣，一飲一醉，曰：「裴中書魂而有靈，知吾曹也。」乃各賦詩一篇。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，寄以示收。收時在晉陽，乃同其作，論敘伯茂，其十字云：「臨風想玄度，對酒思公榮。」時人以伯茂性侮傲，謂收詩頗得事實。贈散騎常侍、衛將軍、度支尙書、雍州刺史，重贈吏部尙書，諡曰文。伯茂曾撰晉書，竟未能成。無子，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。

邢昕，字子明，河間人，尙書巒弟偉之子。幼孤，見愛於祖母李氏。好學，早有才情。

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，以子明爲東閣祭酒，委以文翰。在軍解褐盪寇將軍，累遷太尉記室參軍。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。太昌初，除中書侍郎，加平東將軍、光祿大夫。時言冒竊官級，爲中尉所劾，免官，乃爲述躬賦。未幾，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。出帝行釋奠禮，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。永熙末，昕入爲侍讀，與溫子昇、魏收參掌文詔。遷鄴，乃歸河間。天平初，與侍中從叔子才、魏季景、魏收同徵赴都。尋還鄉里。旣而復徵。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，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。司徒孫騰引爲中郎。尋除通直常侍，加中軍將軍。旣有才藻，兼長几案。自孝昌之後，天下多務，世人競以吏工取達，文學大衰。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，時與昕嘲謔。所謂之曰：「世事同知文學外。」遊道有慚色。興和中，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。昕好忤物，人謂之牛。是行也，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。齊文襄王攝選，擬昕爲司徒右長史，未奏，遇疾卒，士友悲之。贈車騎將軍、都官尚書、冀州刺史，諡曰文。所著文章，自有集錄。

溫子昇，字鵬舉，自云太原人，晉大將軍嶠之後也。世居江左。祖恭之，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，避難歸國，家于濟陰冤句，因爲其郡縣人焉。家世寒素。父暉，兗州左將軍府長史，行濟陰郡事。

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、劉蘭，精勤，以夜繼晝，晝夜不倦。長乃博覽百家，文章清婉。爲廣陽王淵賤客，在馬坊教諸奴子書。作侯山祠堂碑文，常景見而善之，故詣淵謝之。景曰：「頃見溫生。」淵怪問之，景曰：「溫生是大才士。」淵由是稍知之。

熙平初，中尉、東平王匡博召辭人，以充御史，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，子昇與盧仲宣、孫搢等二十四人爲高第。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，匡使子昇當之，皆受屈而去。搢謂人曰：「朝來靡旗亂轍者，皆子昇逐北。」遂補御史，時年二十二。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。以憂去任，服闋，還爲朝請。〔六〕後李神儁行荊州事，引兼錄事參軍。被徵赴省，神儁表留不遣。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，曰：「昔伯瑜之不應留，王朗所以發歎，宜速遣赴，無踵彥雲前失。」於是還省。〔七〕

正光末，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，召爲郎中，軍國文翰皆出其手。於是才名轉盛。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，答之敏速，於淵獨沉思曰：「彼有溫郎中，才藻可畏。」高車破走，珍寶盈滿，子昇取絹四十匹。及淵爲葛榮所害，子昇亦見羈執。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，以數十騎潛送子昇，得達冀州。還京，李楷執其手曰：「卿今得免，足使夷甫慚德。」自是無復宦情，閉門讀書，厲精不已。

建義初，爲南主客郎中，修起居注。曾一日不直，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，將加捶撻，

子昇遂逃遁。天穆甚怒，奏人代之。莊帝曰：「當世才子不過數人，豈容爲此，便相放黜。」乃寢其奏。及天穆將討邢杲，召子昇同行，子昇未敢應。天穆謂人曰：「吾欲收其才用，豈懷前忿也。今復不來，便須南走越，北走胡耳！」子昇不得已而見之。加伏波將軍，爲行臺郎中，天穆深加賞之。元顥入洛，天穆召子昇問曰：「卽欲向京師，爲隨我北渡？」對曰：「主上以虎牢失守，致此狼狽。元顥新入，人情未安，今往討之，必有征無戰。王若克復京師，奉迎大駕，桓文之舉也。捨此北渡，竊爲大王惜之。」天穆善之而不能用。遣子昇還洛，顥以爲中書舍人。莊帝還宮，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，而子昇復爲舍人。天穆每謂子昇曰：「恨不用卿前計。」除正員郎，仍舍人。

及帝殺朱榮也，子昇預謀，當時赦詔，子昇詞也。榮入內，遇子昇，把詔書問是何文書，子昇顏色不變，曰「敕」。榮不視之。余朱兆入洛，子昇懼禍逃匿。永熙中，爲侍讀兼舍人、鎮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遷散騎常侍、中軍大將軍，後領本州大中正。

蕭衍使張臯寫子昇文筆，傳於江外。衍稱之曰：「曹植、陸機復生於北土。恨我辭人，數窮百六。」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，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，乃是子昇文也。濟陰王暉業嘗云：「江左文人，宋有顏延之、謝靈運，梁有沈約、任昉，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，含任吐沈。」楊遵彥作文德論，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，澆薄險忌，唯邢子才、王元景、溫子昇彬彬有

德素。

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。子昇前爲中書郎，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，自以不修容止，謂人曰：「詩章易作，逋峭難爲。」文襄館客元僅曰：「諸人當賀。」〔一〕推子昇合陳辭。子昇久忸怩，乃推陸操焉。及元僅、劉思逸、荀濟等作亂，文襄疑子昇知其謀。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，既成，乃餓諸晉陽獄，食弊襦而死，棄尸路隅，沒其家口。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，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。子昇外恬靜，與物無競，言有準的，不妄毀譽，而內深險。事故之際，好預其間，所以終致禍敗。又撰永安記三卷。無子。

史臣曰：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，蓋重言之尙存，又加之以才名，其爲貴顯，固其宜也。自餘或位下人微，居常亦何能自達。及其靈蛇可握，天網俱頓，並編細素，咸貫儒林，雖其位可下，其身可殺，千載之後，貴賤一焉。非此道也，孰云能致。凡百士子，可不務乎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魏書卷八十五 諸本目錄此卷注「闕」，卷末脫宋人校語。殿本考證云：「魏收書闕，後人所補。」

按卷中只封肅傳稍詳於北史本傳附卷二四封懿傳，乃採之他書，他傳皆同北史，偶有溢出語，當是

採他書增入。考本書卷四七盧玄傳附見盧光宗，云：「子觀、觀弟仲宣，事在文苑傳。」卷四五裴駿附裴宣傳云：「子敬宣、莊伯並在文苑傳。」今此卷無盧仲宣、裴莊伯，當是後人據目補傳，仲宣、莊伯並附其兄，非正傳，故目錄不載，以致失補。

〔二〕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。按「嘉禍」未見所出，楚辭九章橘頌：「后皇嘉樹，橘徠服兮。」疑「嘉禍」乃「嘉橘」之訛。

〔三〕中山王將之部 諸本無「王」字，旁注「闕」。通志卷一七六裴敬憲傳作「王」，冊府卷八三九九六○頁此句作「中山鎮部」。按卷一九南安王楨附中山王熙傳云：「始熙之鎮鄴也，知友才學之士略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，賦詩告別。」中山下脫「王」字無疑，今據補。冊府「鎮」字，當亦有因，疑此句本作「中山王鎮鄴，將之部」。冊府所據本「鄴」訛「部」，和下「將之部」重出不辭，遂刪三字。

〔四〕永興三年 按永興乃拓跋嗣年號四〇九—四一三，遠在其前，元脩雖於太昌元年五三十二月改永興，即在此月改永熙，並無三年。北史卷三八裴駿附敬憲傳同作「永興」，而下文其弟莊伯傳，稱「永安三年，贈通直散騎侍郎」。兄弟當是同年追贈，這裏「永興」乃「永安」之訛。

〔五〕南討絳蜀陳雙熾 通志卷一七六裴伯茂傳「南」作「及」。按絳在洛陽西北，不得云「南討」，疑作「及」是。

〔六〕還爲朝請 通志卷一七六溫子昇傳「朝請」上有「奉」字。疑當有此字，但也可能是簡稱，今

不補。

〔七〕於是還省 諸本及北史卷八三「省」作「員」，通志卷一七六作「省」。按上云：「被徵赴省」，故下云「還省」，「還員」不可通，今據改。

〔八〕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 按何事當賀，敘述不明，疑「文襄」下有脫文。又「元僅」當作「元瑾」。瑾謀殺高澄，事見本書卷一二孝靜紀末、卷一四華山王鷲附子大器傳，北史卷六齊文襄紀，北齊書卷四七宋遊道傳，都作「瑾」。

魏書卷八十六 〔二〕

列傳孝感第七十四

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

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

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

經云「孝，德之本」，「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」。此蓋生人之大者。淳風既遠，世情雖薄，孔門有以責衣錦，詩人所以思素冠。且生盡色養之天，終極哀思之地，若乃誠達泉魚，感通鳥獸，事匪常倫，斯蓋希矣。至如溫床扇席，灌樹負土，時或加人，咸爲度俗，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。

趙琰，字叔起，天水人。父溫爲楊難當司馬。初，苻氏亂，琰爲乳母攜奔壽春，年十四乃歸。孝心色養，飪熟之節，必親調之。皇興中，京師儉，婢簡粟糶之，琰遇見切責，敕留輕糶。嘗送子應冀州娉室，從者於路偶得一羊，行三十里而琰知之，令送於本處。又過路傍，主人設羊羹，琰訪知盜殺，卒辭不食。遣人買耜刃，得剩六耜，卽令送還刃主。刃主高之，義而不受，琰命委之而去。初爲兗州司馬，轉團城鎮副將。還京，爲淮南王他府長史。時禁制甚嚴，不聽越關葬於舊兆。琰積三十餘年，不得葬二親。及蒸嘗拜獻，未曾不嬰慕卒事。每於時節，不受子孫慶賀。年餘耳順，而孝思彌篤。慨歲月推移，遷窆無期，乃絕鹽粟，斷諸滋味，食麥而已。年八十卒。遷都洛陽，子應等乃還鄉葬焉。

應弟煦，字寶育。好音律，以善歌聞於世。位秦州刺史。

長孫慮，代人也。母因飲酒，其父眞呵叱之，誤以杖擊，便卽致死。眞爲縣囚執，處以重坐。慮列辭尚書云：「父母忿爭，本無餘惡。直以謬誤，一朝橫禍。今母喪未殯，父命旦夕。慮兄弟五人，並各幼稚。慮身居長，今年十五，有一女弟，始向四歲，更相鞠養，不能保全。父若就刑，交墜溝壑，乞以身代老父命，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。」尚書奏云：「慮於父爲孝子，於弟爲仁兄。尋究情狀，特可矜感。」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，以從遠流。

乞伏保，高車部人也。父居，顯祖時爲散騎常侍，領牧曹尚書，賜爵寧國侯。以忠謹慎密，常在左右，出內詔命。賜宮人河南宗氏，亡後，賜以宮人申氏，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。歲餘，居卒，申撫養伏保。性嚴肅，捶罵切至，而伏保奉事孝謹，初無恨色。襲父侯爵，例降爲伯。稍遷左中郎將。每請祿賜，在外公私尺寸所用，無不白知。出爲鄯善鎮將。〔三〕申年餘八十，伏保手製馬輿，親自扶接，申欣然隨之。申亡，伏保解官，奉喪還洛。復爲長，兼南中郎將，卒。

孫益德，樂安人也。其母爲人所害，益德童幼爲母復仇。還家，哭於殯以待縣官。高祖、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，又不逃罪，特免之。

董洛生，代人也。居父喪過禮，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，令自抑割以全孝道。又詔其宗親，使相喻獎，勿令有滅性之譏。

楊引，鄉郡襄垣人也。三歲喪父，爲叔所養。母年九十三卒，引年七十五，哀毀過禮。

三年服畢，恨不識父，追服斬衰，食粥粗服，誓終身命。終十三年，哀慕不改，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。有司奏宜旌賞，復其一門，樹其純孝。詔別敕集書標楊引至行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。

閻元明，河東安邑人也。少而至孝，行著鄉閭。太和五年，除北隨郡太守。元明以違離親養，興言悲慕，母亦慈念，泣淚喪明。元明悲號上訴，許歸奉養。一見其母，母目便開。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，詔下州郡，表爲孝門，復其租調兵役，令終母年。母亡，服終，心喪積載，每忌日悲慟傍隣。昆弟雍和，尊卑諧穆，安貧樂道，白首同歸。

又猗氏縣人令狐仕，兄弟四人，早喪父，泣慕十載，奉養其母，孝著鄉邑。而力田積粟，博施不已。

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，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，雖沉屈兵伍而操尙彌高，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。

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、兄養，事親至孝，三世同居，閨門有禮。景明初，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，詔從之。

吳悉達，河東聞喜人也。弟兄三人，年並幼小，父母爲人所殺，四時號慕，悲感鄉隣。及長報仇，避地永安。昆弟同居四十餘載，閨門和睦，讓逸競勞。雖於儉年糊餽不繼，賓客經過，必傾所有。每守宰殯喪，私辦車牛，送終葬所。隣人孤貧窘困者，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。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。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。悉達後欲改葬，亡失墳墓，推尋弗獲，號哭之聲晝夜不止，叫訴神祇。忽於悉達足下地陷，得父銘記。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，傾盡資業，不假於人，哀感毀悴，有過初喪。有司奏聞，標閭復役，以彰孝義。

時有齊州人崔承宗，其父於宋世仕漢中，母喪，因殯彼。後青徐歸國，遂爲隔絕。承宗性至孝，萬里投險，偷路負喪還京師。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：「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。」於是弔贈盡禮，如舊相識。

王續生，滎陽京縣人也。遭繼母憂，居喪杖而後起。及終禮制，鬢髮盡落。有司奏聞，世宗詔標旌門閭，甄其徭役。

李顯達，潁川陽翟人也。父喪，水漿不入口七日，鬢髮墮落，形體枯悴。六年廬於墓。

側，哭不絕聲，殆於滅性。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，靈太后詔表其門閭。

張昇，滎陽人。居父母喪，鬢髮墜落，水漿不入口，吐血數升。詔表門閭。

倉跋，滎陽京縣人也。喪母，水漿不入口五日，吐血數升，居憂毀瘠，見稱州里。有司奏聞，出帝詔標門閭。

王崇，字乾邕，陽夏雍丘人也。兄弟並以孝稱。身勤稼穡，以養二親。仕梁州鎮南府主簿。母亡，杖而後起，鬢髮墜落。未及葬，權殯宅西。崇廬於殯所，晝夜哭泣，鳩鵲羣至。有一小鳥，素質墨眸，形大如雀，栖於崇廬，朝夕不去。母喪始闋，復丁父憂，哀毀過禮。是年，陽夏風雹，所過之處，禽獸暴死，草木摧折。至崇田畔，風雹便止，禾麥十頃，竟無損落，及過崇地，風雹如初。咸稱至行所感。崇雖除服，仍居墓側。於其室前生草一根，莖葉甚茂，人莫能識。至冬中，復有鳥巢於崇屋，乳養三子，毛羽成長，馴而不驚。守令聞之，親自臨視。州以聞奏，標其門閭。

郭文恭，太原平遙人也。仕爲太平縣令。年踰七十，父母喪亡。文恭孝慕罔極，乃居祖父墓次，晨夕拜跪。跣足負土，培祖父二墓，寒暑竭力，積年不已，見者莫不哀歎。尙書聞奏，標其門閭。

史臣曰：塞天地而橫四海者，唯孝而已矣。然則始敦孝敬之方，終極哀思之道，厥亦多緒，其心一焉。蓋上智稟自然之質，中庸有企及之義，及其成名，其美一也。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，籍禮教以資；或出茅簷之下，非獎勸所得。乃有負土成墳，致毀滅性，雖乖先王之典制，亦觀過而知仁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魏書卷八十六 諸本目錄注「闕」。卷末有宋人校語殿本入考證云：「魏收書孝感傳亡，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，與北史小異，高氏小史不載昇事迹。案小史孝感、節義、良吏、列女、閹官五傳敘目並傳，與正史及諸書目次序前後不同，惟楊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。九齡撰錄皆在殷仲藏、宗諫等後，是時正史已不完，往往取小史爲據，故同之。」按此傳序與北史卷八四孝行傳序不同，

諸傳只張昇傳出宗諫史目，見上宋人校語，他傳全同北史，論也出北史，而稍有刪節。北史序中記魏書此卷傳目，全同今本，只張昇、倉跋先後互易。

〔三〕從者於路偶得一羊 諸本及北史卷二四趙逸附趙琰傳「偶」都作「遇」，冊府卷七九三九四二頁作「偶」。按文義作「偶」是，今據改。

〔三〕出爲鄴善鎮將 諸本及北史卷八四乞伏保傳「鄴善」作「無善」，通志卷一六七乞伏保傳倒作「善無」。按墓誌集釋有乞伏寶墓誌圖版二八四，即此乞伏保，誌稱「遷鄴善鎮將，以母憂解任」。鄴善鎮屢見本書。元和郡縣志卷三九鄴州條云：「後魏以西平郡爲鄴善鎮，孝昌二年，改鎮立鄴州。」這裏「鄴」字訛「無」，而恒州的善無郡見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人所習知，通志遂以爲倒文，意爲改乙，其實善無並未立鎮。今據墓誌改。又墓誌記歷官較詳，保死在襄州刺史任上，非南中郎將。

魏書卷八十七

列傳節義第七十五

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

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

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

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

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。〔三〕慕之者蓋希，行之者實寡。至於輕生蹈節，臨難如歸，殺身成仁，死而無悔，自非耿介苦心之人，鬱快激氣之士，亦何能若斯。僉列之傳，名節義云。

于簡，字什門，代人也。太宗時爲謁者，使喻馮跋。及至和龍，住外舍不入，使人謂跋

曰：「大魏皇帝有詔，須馮主出受，然後敢入。」跋使人牽逼令入，見跋不拜，跋令人按其項。什門曰：「馮主拜受詔，吾自以賓主致敬，何須苦見逼也！」與跋往復，聲氣厲然，初不撓屈。既而跋止什門。什門於羣衆之中，回身背跋，被袴後襠以辱之。既見拘留，隨身衣裳敗壞略盡，蟣虱被體。跋遺以衣服，什門拒而不受。和龍人皆歎曰：「雖古烈士，無以過也！」歷二十四年，〔三〕後馮文通上表稱臣，乃送什門歸。拜治書侍御史。世祖下詔曰：「什門奉使和龍，值狂豎肆虐，勇志壯厲，不爲屈節，雖昔蘇武何以加之。」賜羊千口、帛千匹，進爲上大夫，策告宗廟，頒示天下，咸使聞也。

段進，不知何許人也。世祖初，爲白道守將。蠕蠕大檀入塞，圍之，力屈被執。進抗聲大罵，遂爲賊殺。世祖愍之，追贈安北將軍，賜爵顯美侯，諡曰莊。

石文德，河中蒲坂人也，〔四〕有行義。眞君初，縣令黃宣在任喪亡，宣單貧無期親，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，持服三年，奉養宣妻二十餘載。及亡，又衰經斂祔，率禮無闕。自苗逮文德，刺史守令卒官者，制服送之。五世同居，閨門雍睦。

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、孟蘭彊等，四世同居，行著州里。詔並標榜門閭。

汲固，東郡梁城人也。爲兗州從事。刺史李式坐事被收，吏民皆送至河上。時式子憲生始滿月，式大言於衆曰：「程嬰、杵臼何如人也！」固曰：「今古豈殊。」遂便潛還，不復回顧，徑來入城，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。及捕者收憲，屬有一婢產男，母以婢兒授之。事尋泄，固乃攜憲逃遁，遇赦始歸。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，恒呼固夫婦爲郎婆。後高祐爲兗州刺史，嘉固節義，以爲主簿。

王玄威，恒農北陝人也。顯祖崩，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，衰裳蔬粥，哭踊無時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。詔令問狀，玄威稱：「先帝統御萬國，慈澤被於蒼生，含氣之類莫不仰賴，玄威不勝悲慕，中心知此，不知禮式。」詔問玄威欲有所訴，聽爲表列。玄威云：「聞諱悲號，竊謂臣子同例，無所求謁。」及至百日，乃自竭家財，設四百人齋會，忌日，又設百僧供。至大除日，詔送白紬袴褶一具，與玄威釋服，下州令表異焉。

婁提，代人也。顯祖時爲內三郎。顯祖暴崩，提謂人曰：「聖主升遐，安用活爲！」遂引佩刀自刺，幾至於死。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。

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，坐盜食官馬，依制命死。拔寅自誣已殺，兄又云實非弟殺，兄弟爭死，辭不能定。高祖詔原之。

劉渴侯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稟性剛烈。太和中，爲徐州後軍，以力死戰，衆寡不敵，遂禽。瞋目大罵，終不降屈，爲賊所殺。高祖贈立忠將軍、平州刺史、上庸侯，賜絹千匹、穀千斛。有嚴季者，亦爲軍校尉，與渴侯同殿，勢窮被執，終不降屈，後得逃還。除立節將軍，賜爵五等男。

朱長生及于提，並代人也。高祖時，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，與提俱使高車。至其庭，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，長生拒之曰：「我天子使，安肯拜下土諸侯！」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。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，至羅既受獻，長生曰：「爲臣內附，宜盡臣禮，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！」呼出帳，命衆中拜。阿伏至羅慚其臣下，大怒曰：「帳中何不教我拜，而辱我於大衆！」奪長生等獻物，囚之叢石之中，兵脅之曰：「汝能爲我臣則活，如其不降，殺汝！」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：「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，我寧爲魏鬼，不爲汝臣！」至羅彌怒，絕其飲食。從行者三十人皆降，至羅乃給以肉酪，惟長生與提不從，乃各分徙之。積三歲，乃得

還。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，甚嘉之，拜長生河內太守，于提隴西太守，並賜爵五等男。從者皆爲令長。

馬八龍，武邑武強人也。輕財重義。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，八龍聞卽奔赴，負屍而歸，以家財殯葬，爲制總服。撫其孤遺，恩如所生。州郡表列，詔表門閭。

門文愛，汲郡山陽人也。早孤，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。伯父亡，服未終，伯母又亡。文愛居喪，持服六年，哀毀骨立。鄉人魏中賢等相與標其孝義。

晁清，遼東人也。祖暉，濟州刺史、潁川公。清襲祖爵，例降爲伯。爲梁城戍將。蕭衍攻圍，糧盡城陷，清抗節不屈，爲賊所殺。世宗褒美，贈樂陵太守，諡曰忠。子榮賓襲。

劉侯仁，豫州人也。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，據城南叛。悅息肅，走投侯仁。賊雖重加購募，又嚴其捶撻，侯仁終無漏泄，肅遂免禍。事寧，有司奏其操行，請免府籍，敍一小縣，詔可。

石祖興，常山九門人也。太守田文彪、縣令和眞等喪亡，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，營護喪事。州郡表列，高祖嘉之，賜爵二級，爲上造。後拜寧陵令，卒。吏部尙書李韶奏其節義，請加贈諡，以獎來者，靈太后令如所奏。有司諡曰恭。

邵洪哲，上谷沮陽人也。縣令范道榮先自胸城歸款以除縣令，道榮鄉人徐孔明，妄經公府，訟道榮非勳，道榮坐除名。羈旅孤貧，不能自理。洪哲不勝義憤，遂代道榮詣京師，明申曲直。經歷寒暑，不憚劬勞，道榮卒得復雪。又北鎮反亂，道榮孤單，無所歸附。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，送達幽州。道榮感其誠節，訴省申聞。詔下州郡，標其里閭。

王榮世，陽平館陶人也。爲三城戍主、方城縣子。蕭衍攻圍，力窮知不可全，乃先焚府庫，後殺妻妾。及賊陷城，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。肅宗下詔褒美忠節，進榮世爵爲伯，贈齊州刺史；元興開國子，贈洛州刺史。

胡小虎，河南河陰人也。少有武氣。正光末，爲統軍於晉壽。孝昌中，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，益州刺史郗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，文熾圍之。虬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。文熾掩襲小虎、珍寶，並擒之。文熾攻小劍未陷，乃將珍寶至城下，使謂和安曰：「南軍強盛，北救不來，豈若歸款，取其富貴。」和安命射之，乃退。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，小虎乃慷慨謂安曰：「我柵不防，爲賊所虜。觀其兵士，勢不足言，努力堅守。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。」賊以刀毆擊，言不得終，遂害之。三軍無不歎其壯節，哀其死亡。賊尋奔敗，禽其次將蕭世澄、陳文緒等一十一人。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概，啓以世澄購其屍柩，乃獲骸骨歸葬。

孫道登，彭城呂縣人也。永安初，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，面縛臨刃，巡遠村塢，令其招降鄉曲。道登厲聲唱呼：「但當努力，賊無所能。」賊遂屠戮之。

又荊州被圍，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，爲賊將所獲，執女等巡城，令其改辭。女等大言：「天軍垂至，堅守莫降。」賊忿，各刳其腹，然後斬首。二州表其節義，道登等並賜五品郡、五等子爵，聽子弟承襲。遣使詣所在弔祭。

李几，博陵安平人也。七世共居同財，家有二十二房，一百九十八口，長幼濟濟，風禮著聞，至於作役，卑幼競進。鄉里嗟美，標其門閭。

張安祖，河陽人也。襲世爵山北侯。時有元承貴，曾爲河陽令，家貧，且赴尚書求選，逢天寒甚，遂凍死路側。一子年幼，停屍門巷，棺斂無託。安祖悲哭盡禮，買木爲棺，手自營作，斂殯周給。朝野嘉歎。尚書聞奏，標其門閭。

王閭，北海密人也。數世同居，有百口。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，魯郡蓋儁六世同居，並共財產，家門雍睦。鄉里敬異。有司申奏，皆標門閭。

史臣曰：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，視死如歸；或赴險如夷，惟義所在。其大則光國隆家，其小則損己利物。故其盛烈所著，與河海而爭流；峻節所標，共松栢而俱茂。並蹈履之所致，身歿名立，豈徒然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魏書卷八十七 諸本目錄此卷注「闕」，卷末附宋人校語殿本入考證云：「魏收書節義傳亡。」按傳序與北史卷八五節義傳序不同，當自原序刪節。諸傳中只于什門傳稍詳於北史，王玄威傳所載詔書有溢出北史所載的文句，其他諸傳偶有一二字溢出，大抵全同北史。諸人事迹本無可述，原文也必甚簡略。此卷多數傳文全同北史，或由於所據的史鈔和北史都是直錄魏書，非必以北史補。

〔二〕大義重於至聞，自日人 殿本考證云：「首九字訛舛，不可推尋。」

〔三〕歷二十四年 通鑑卷一二二三八五三頁記于什門還魏於元嘉十一年，魏延和三年（四三四），「二十四」作「二十一」。考異云：「後魏本紀卷三神瑞元年四一四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，至此年二十一年矣。若二十四年，乃在太延三年，而太延二年馮氏亡矣。」按傳稱「馮文通上表稱臣，乃送什門歸」，卷四上世祖紀上延和三年三月記「文通遣尙書高顥上表稱藩」，故通鑑置於是年。疑「二十四」當作「二十一」。

〔四〕河中蒲坂人也 北史卷八五石文德傳「河中蒲坂」作「中山蒲陰」。按蒲坂自來屬河東郡，魏也無「河中」郡名。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定州北平郡有蒲陰縣，北平郡乃孝昌二年分中山置。若非「中」爲「東」字之訛，則「河中蒲坂」爲「中山蒲陰」之訛。

〔五〕縣令范道榮先自胸城歸款以除縣令 諸本「胸」作「胸」，北史卷八五邵洪哲傳作「胸」。冊府卷

一三八一六六頁、卷八〇三九五八頁並作「胸」。按「胸城歸款」事見卷八世宗紀永平四年四月、卷四七盧淵附盧昶傳、卷九八蕭衍傳、「胸城」亦作「胸山」。「胸」「昶」都是「胸」之訛，今據改。

〔六〕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 冊府卷三七二四四二七頁「傳」下有「檄」字。通鑑卷一五〇四七〇〇頁「傳」作「傳」，胡注：「傳梁州，豎眼。」按事在孝昌元年，卷七〇傳豎眼傳、卷九八蕭衍傳，豎眼此時正是梁州刺史，「傳」當是「傳」之訛。但卷一〇四自序，稱魏子建以行臺節度梁、巴、二益、兩秦，「傳豎眼子敬和以爲愧」，則行臺傳檄，命梁州遣將亦可通。今仍之。

魏書卷八十八

列傳良吏第七十六

張恂 鹿生 張應_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

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

罷侯置守，歷年永久，統以方牧，仍世相循，所以寬猛爲用，庇民調俗。但廉平常迹，聲問難高；適時應務，招響必速。是故搏擊爲侯，起不旋踵；懦弱貽咎，錄用無時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。後之爲吏，與世沉浮，季叔澆漓，姦巧多緒，所以蒲、密無爲之化，難見其人。有魏初拓中州，兼并疆域，河南、關右，遺黎未純，擁節分符，多出豐沛。政術治風，未能咸允，雖動貽大戮，而貪虐未悛，亦由網漏吞舟，時挂一目。高祖肅明綱紀，賞罰必行，肇革舊軌，時多奉法。世宗優遊而治，寬政遂往，太和之風，頗以陵替。肅宗馭運，天下淆然，其於移風革俗之美，浮虎還珠之政，九州百郡，無所聞焉。且書其爲時所稱者，以著良吏

云爾。

張恂，字洪讓，上谷沮陽人也。隨兄袞歸國，參代王軍事。恂言於太祖曰：「金運失御，劉石紛紜，慕容竊號山東，苻姚盜器秦隴，遂使三靈乏響，九域曠君。大王樹基玄朔，重明積聖，自北而南，化被燕趙。今中土遺民，望雲冀潤。宜因斯會，以建大業。」太祖深器異，厚加禮焉。皇始初，拜中書侍郎，韓曄密謀，頗預參議。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，拜鎮遠將軍，賜爵平臯子。出爲廣平太守。恂招集離散，勸課農桑，民歸之者千戶。遷常山太守。恂開建學校，優顯儒士。吏民歌詠之。於時喪亂之後，罕能克厲，惟恂當官清白，仁恕臨下，百姓親愛之，其治爲當時第一。太祖聞而嘉歎。太宗卽位，賜帛三百匹，徵拜太中大夫。神瑞三年卒，年六十九。恂性清儉，不營產業，身死之日，家無餘財。太宗悼惜之，贈征虜將軍、并州刺史、平臯侯，諡曰宣。

子純，字道尙，襲爵。鎮遠將軍、平臯子。坐事爵除。

純弟代，字定燕。陳留、北平二郡太守。卒，贈冠軍將軍、營州刺史，諡曰惠侯。代所歷著清稱，有父之遺風。

代子長年，中書博士。出爲寧遠將軍、汝南太守。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，家貧惟有

一牛，爭之不決，訟於郡庭。長年見之，悽然曰：「汝曹當以一牛，故致此競，脫有二牛，各應得一，豈有訟理。」卽以家牛一頭賜之。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，咸敦敬讓。太和初，卒於家。

子琛，字寶貴，少有孝行。歷武騎常侍、羽林監、太子翊軍校尉。卒。

子略，武定中，左光祿大夫。

鹿生，濟陰乘氏人。父壽興，沮渠牧犍庫部郎。生再爲濟南太守，有治稱。顯祖嘉其能，特徵赴季秋馬射，賜以驄馬，加以青服，彰其廉潔。前後在任十年。時三齊始附，人懷苟且，蒲博終朝，頗廢農業。生立制斷之，聞者嗟善。後歷徐州任城王澄、廣陵侯元衍征東、安南二府長史，帶淮陽太守、郟城鎮將。年七十四，正始中卒。追贈龍驤將軍、兗州刺史。

張應，不知何許人。延興中，爲魯郡太守。應履行貞素，聲績著聞。妻子樵采以自供。高祖深嘉其能，遷京兆太守。所在清白，得吏民之忻心焉。

宋世景，廣平人，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。少自修立，事親以孝聞。與弟道璵下帷誦讀，

博覽羣言，尤精經義。族兄弁甚重之。舉秀才，對策上第，拜國子助教，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。勰愛其才學，雅相器敬。高祖亦嘉之。遷司徒法曹行參軍。

世景明刑理，著律令，裁決疑獄，剖判如流。轉尚書祠部郎。彭城王勰每稱之曰：「宋世景精識，尚書僕射才也。」臺中疑事，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。世景既才長從政，加之夙勤不怠，兼領數曹，深著稱績。頻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。巡察州鎮十有餘所，黜陟賞罰莫不咸允。遷徙七鎮，別置諸戍，明設亭候，以備北虜。懷大相委重。還而薦之於世宗曰：「宋世景文武才略，當今寡儔，清平忠直，亦少其比。陛下若任之以機要，終不減李冲也。」世宗曰：「朕亦聞之。」尚書令廣陽王嘉，右僕射高肇，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，尋薦爲尚書右丞。王顯與宋弁有隙，毀之於世宗，故事寢不報。

尋加伏波將軍，行滎陽太守。鄭氏豪橫，號爲難治。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，多所受納，百姓患之。世景下車，召而謂之曰：「與卿親，宜假借。吾未至之前，一不相問，今日之後，終不相捨。」而遠慶行意自若。世景繩之以法，遠慶懼，棄官亡走。於是僚屬畏威，莫不改肅。終日坐於廳事，未嘗寢息。縣史三正及諸細民，至卽見之，無早晚之節。來者無不盡其情抱，皆假之恩顏，屏人密語。民間之事，巨細必知，發姦摘伏，有若神明。嘗有一吏，休滿還郡，食人鷄豚；又有一幹，受人一帽，又食二鷄。世景叱之曰：「汝何敢食甲

乙鷄豚，取丙丁之帽！吏幹叩頭伏罪。於是上下震悚，莫敢犯禁。坐弟道璵事除名。

世景友于之性，過絕於人，及道璵死，哭之哀切，酸感行路，形容毀悴，見者莫不歎愍。歲餘，母喪，遂不勝哀而卒。世景嘗撰晉書，竟未得就。

子季儒，遺腹生。弱冠，太守崔楷辟爲功曹，起家太學博士、明威將軍。曾至譙宋之間，爲文弔嵇康，甚有理致。後夜寢，室壞壓殞，年二十五，時人咸傷惜之。

路邕，陽平清淵人。世宗時，積功勞，除齊州東魏郡太守，有惠政。靈太后詔曰：「邕莅政清勤，善綏民俗。比經年儉，郡內饑饉，羣庶嗷嗷，將就溝壑，而邕自出家粟，賑賜貧窘，民以獲濟。雖古之良守，何以尙茲。宜見霑錫，以垂獎勸。可賜龍厯馬一匹、衣一襲、被褥一具。班宣州鎮，咸使聞知。」邕以善治民，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。

閭慶胤，不知何許人。三爲東秦州敷城太守。在政五年，清勤厲俗。頻年饑饉，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，民賴以濟。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，申訟美政。有司奏曰：「案慶胤自莅此郡，惠政有聞，又能自以己粟贍恤饑饉，乃有子愛百姓之義。如不少加優賚，無以厲彼貪殘。」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，在郡治能與之相埒，語其分贍又亦不殊，而

聖旨優隆，賜以衣馬，求情卽理，謂合同賞。」靈太后卒，無褒賞焉。

明亮，字文德，平原人。性方厚，有識幹。自給事中、歷員外常侍。延昌中，世宗臨朝堂，親自黜陟，授亮勇武將軍。亮進曰：「臣本官常侍，是第三清。今授臣勇武，其號至濁。且文武又殊，請更改授。」世宗曰：「今依勞行賞，不論清濁，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！」亮曰：「聖明在上，清濁故分。臣旣屬聖明，是以敢啓。」世宗曰：「九流之內，人咸君子，雖文武號殊，佐治一也。卿何得獨欲乖衆，妄相清濁。所請未可，但依前授。」亮曰：「今江左未賓，書軌宜一。方爲陛下授命前驅，拓定吳會。官爵陛下之所輕，賤命微臣之所重，陛下方收所重，何惜所輕。」世宗笑曰：「卿欲爲朕拓定江表，揃平蕭衍，揃平拓定，非勇武莫可。今之所授，是副卿言。辭勇及武，自相矛盾。」亮曰：「臣欲仰稟聖規，運籌而定，何假勇武，方乃成功。」世宗曰：「謀勇二事，體本相須。若勇而無謀，則勇不獨舉；若謀而無勇，則謀不孤行。必須兼兩，乃能制勝，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？」亮曰：「請改授平遠將軍。」世宗曰：「運籌用武，然後遠人始平，卿但用武平之，何患不得平遠也。」亮乃陳謝而退。

後除陽平太守，清白愛民，甚有惠政，聲績之美，顯著當時。朝廷嘉其風化。轉汲郡太守，爲治如前，譽宣遠近。二郡民吏，迄今追思之。卒。孝昌初，贈左將軍、南青州刺史。

初，亮之在陽平，屬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。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，密同熙謀。熙敗，亮詭其使辭，由是徽音獲免。〔四〕二年，詔追前效，重贈平東將軍、濟州刺史，拜其子希遠奉朝請。

亮從弟遠，儀同開府從事中郎。

杜纂，字榮孫，常山九門人也。少以清苦自立。時縣令齊羅喪亡，無親屬收瘞，纂以私財殯葬。由是郡縣標其門閭。後居父喪盡禮。郡舉孝廉，補豫州司士。

稍除積弩將軍。領衆詣淮，迎降民楊箱等。修立楚鎮，超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。從征新野，除騎都尉。又從駕壽春，敕纂緣淮慰勞。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，〔五〕使纂詣廣陵，安慰初附，賑給田廩。從征新野，及南陽平，以功賜爵并陘男，賞帛五百匹。數日之中，散之知友。時人稱之。又詣赭陽、武陰二郡，〔六〕課種公田，隨供軍費。除南秦州武都太守。正始中，遷漢陽太守，並以清白爲名。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，招慰逆氏。還，除虎賁中郎將，領太倉令。遭母憂去職。久之，除伏波將軍，復爲太倉令。尋除寧遠將軍、陰陵戍主。延昌中，京師儉，敕纂監京倉賑給民廩。肅宗初，拜征虜將軍、清河內史。性儉約，尤愛貧老，至能問民疾苦，對之泣涕。勸督農桑，親自檢視，勤者賞以物帛，惰者加以罪

譴。弔死問生，甚有恩紀。還，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。無御邊威略，羣氏反叛。以失民和徵還。遷太府少卿，除平陽太守、後將軍、太中大夫。

正光末，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，乞重臨郡。詔許之。孝昌中，爲葛榮圍逼，纂以郡降榮。榮令纂入信都慰喻，都督李瑾欲斬，刺史元孚德纂，還。出，又勸榮以水灌城，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。至郡未幾，榮滅。定州刺史薛曇尙以纂老舊，令護博陵、鉅鹿二郡，纂以疾辭。少時卒於家。

纂所歷任，好行小惠，蔬食弊衣，多涉誣矯，而輕財潔己，終無受納，爲百姓所思，號爲良守。永熙中，贈平北將軍、殷州刺史。天平四年，重贈本將軍、定州刺史。

裴佗，字元化，河東聞喜人。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。苻堅平河西，東歸桑梓，因居解縣焉。父景，惠州別駕。

佗容貌魁偉，隤然有器望。少治春秋杜氏、毛詩、周易，並舉其宗致。舉秀才，以高第除中書博士，轉司徒參軍、司空記室、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。入爲尙書倉部郎中，行河東郡事。所在有稱績。還，拜尙書考功郎中、河東邑中正。世宗親臨朝堂，拜員外散騎常侍，中正如故。轉司州治中，以風聞爲御史所彈，尋會赦免。轉征虜將軍、中散大夫。爲

趙郡太守，爲治有方，威惠甚著，猾吏姦民莫不改肅。所得俸祿，分恤貧窮。轉前將軍、東荊州刺史，郡民戀仰，傾境餞送，至今追思之。尋加平南將軍。蠻酋田盤石、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，恃衆阻險，不賓王命，前後牧守雖屢征討，未能降款。佗至州，單使宣慰，示以禍福。敬宗等聞佗宿德，相率歸附。於是闔境清晏，寇盜寢息，邊民懷之，襁負而至者千餘家。尋加撫軍將軍，又遷中軍將軍。在州數載，以疾乞還。永安二年卒。遺令不聽請贈，不受賻襚。諸子皆遵行之。

佗性剛直，不好俗人交游，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。清白任真，不事家產，宅不過三十步，又無田園。暑不張蓋，寒不衣裘，其貞儉若此。六子。

讓之，字士禮。武定末，中書侍郎。

讓之弟諤之，字士正，早有才學。司徒記室參軍。天平末，入於關西。

竇瑗，字世珍，遼西遼陽人。〔七〕自言本扶風平陵人，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，子孫遂家焉。曾祖堪，慕容氏漁陽太守。祖表，馮文通，成周太守，入國。父問，舉秀才，早卒。普泰初，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，詔贈征虜將軍、平州刺史。

瑗年十七，便荷帙從師。遊學十載，始爲御史。轉奉朝請、兼太常博士，拜大將軍、太

原王尔朱榮官，因是爲榮所知，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。以軍功賜爵陽洛男，除員外散騎常侍。瑗以拜榮官，賞新昌男。因從榮東討葛榮，事平，封容城縣開國伯，食邑五百戶。後除征虜將軍、通直散騎常侍，仍左丞。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，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，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。

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，南赴洛陽。至東郭外，世隆等遣瑗奏廢之。瑗執鞭獨入禁內，奏曰：「天人之望，皆在廣陵，願行堯舜之事。」曄遂禪焉。由是除征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敷奏侃然，前廢帝甚重之。出帝時，爲廷尉卿。及釋奠開講，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、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、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，並爲摘句。天平中，除鎮東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尋除廣宗太守，治有清白之稱。廣宗民情凶戾，前後累政咸見告訟。惟瑗一人，終始全潔。轉中山太守，加征東將軍。聲譽甚美，爲吏民所懷。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，誠約牧守令長，稱瑗政績，以爲勸厲焉。後授使持節、本將軍、平州刺史。在州政如治郡。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。瑗無軍府斷割之才，不甚稱職。又行晉州事。

既還京師，上表曰：

臣在平州之日，蒙班麟趾新制，卽依朝命宣示，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。臣聞法象巍巍，乃大舜之事；政道郁郁，亦隆周之軌。故元首股肱，可否相濟。聲教之聞，於

此爲證。伏惟陛下應圖臨宇，握紀承天，克構洪基，會昌寶歷，式張琴瑟，且調宮羽，去甚刪泰，革弊遷澆，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。畫一旣歌，萬國歡躍。

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，母殺其父，子不得告，告者死。再三反覆之，未得其門。何者？案律，子孫告父母、祖父母者死。又漢宣云：子匿父母，孫匿大父母，皆勿論。蓋謂父母、祖父母，小者攘羊，甚者殺害之類，恩須相隱，律抑不言。法理如是，足見其直。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。若父殺母，乃是夫殺妻，母卑於父，此子不告是也。而母殺父，不聽子告，臣誠下愚，輒以爲惑。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，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。〔〕對曰：「泄命重刑，臣不爲也。」王遂殺子南。其徒曰：「行乎？」〔〕吾與殺吾父，行將焉入！曰：「臣乎？」曰：「殺父事讎，吾不忍。」乃縊而死。注云：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，謂王爲讎，皆非禮，春秋譏焉。斯蓋門外之治，以義斷恩，知君殺父而子不告，是也。母之於父，同在門內，恩無可掩，義無斷割。知母將殺，理應告父；如其已殺，宜聽告官。今母殺父而子不告，便是知母而不知父。識比野人，義近禽獸。且母之於父，作合移天，旣殺已之天，復殺子之天，二天頓毀，豈容頓默！此母之罪，義在不赦。下手之日，母恩卽離，仍以母道不告，鄙臣所以致惑。

今聖化淳洽，穆如韶夏，食樵懷音，梟鏡猶變，況承風稟教，識善知惡之民哉。脫

下愚不移，事在言外，如或有之，可臨時議罪，何用豫制斯條，用爲訓誡。誠恐千載之下，談者誼譁，以明明大朝，有尊母卑父之論。以臣管見，實所不取。如在淳風厚俗，必欲行之。且君、父一也。父者子之天，被殺事重，宜附「父謀反大逆子得告」之條。父一而已，至情可見。竊惟聖主有作，明賢贊成，光國寧民，厥用爲大，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。但受恩深重，輒獻瞽言，儻蒙收察，乞付評議。

詔付尙書，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生我勞悴，續莫大焉。子於父母，同氣異息，終天靡報，在情一也。今忽欲論其尊卑，辨其優劣，推心未忍，訪古無據。母殺其父，子復告母，母由告死，便是子殺。天下未有無母之國，不知此子將欲何之！案春秋，莊公元年，不稱卽位，文姜出故。服虔注云：『文姜通兄齊襄，與殺公而不反。父殺母出，隱痛深諱。期而中練，思慕少殺，念至於母。故經書：三月夫人遜於齊。』既有念母深諱之文，明無讎疾告列之理。且聖人設法，所以防淫禁暴，極言善惡，使知而避之。若臨事議刑，則陷罪多矣。惡之甚者，殺父害君，著之律令，百王罔革。此制何嫌，獨求削去。旣於法無違，於事非害，宣布有年，謂不宜改。」瑗復難云：

尋局判云：「子於父母，同氣異息，終天靡報，在情一也。今欲論其尊卑，辨其優劣，推心未忍，訪古無據。」瑗以爲易曰：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」又曰：「乾天也，故稱

父；坤地也，故稱母。」又曰：乾爲天，爲父；坤爲地，爲母。禮喪服經曰：爲父斬衰三年，爲母齊衰期。尊卑優劣，顯在典章，何言訪古無據？

局判云：「母殺其父，子復告母，母由告死，便是子殺。天下未有無母之國，不知此子將欲何之？」援案典律，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。既不告母，便是與殺父，天下豈有無父之國，此子獨得有所之乎！

局判又云：「案春秋，莊公元年，不稱卽位，文姜出故。服虔注云：『文姜通於兄齊襄，與殺公而不反。父殺母出，隱痛深諱，期而中練，思慕少殺，念至於母。故經書：三月夫人遜於齊。』既有念母深諱之文，明無讎疾告列之理。」援尋注義，隱痛深諱者，以父爲齊所殺，而母與之。隱痛父死，深諱母出，故不稱卽位。非爲諱母與殺也。是以下文以義絕，其罪不爲與殺明矣。」公羊傳曰：「君殺，子不言卽位，隱之也。」期而中練，父憂少衰，始念於母，略書「夫人遜於齊」。是內諱出奔，猶爲罪文。傳曰：「不稱姜氏，絕不爲親，禮也。」注云：「夫人有與殺桓之罪，絕不爲親，得尊父之義。善莊公思大義，絕有罪，故曰禮也。」以大義絕有罪，得禮之衷，明有讎疾告列之理。但春秋桓、莊之際，齊爲大國，通于文姜，魯公謫之。文姜以告齊襄，使公子彭生殺之。魯既弱小而懼於齊。是時天子衰微，又無賢霸，故不敢讎之，又不敢告列，惟得告於齊曰：「無所歸

咎，惡於諸侯，請以公子彭生除之。」齊人殺公子彭生。案郎此斷，雖有援引，卽以情推理，尙未遣惑。

事遂停寢。

除大宗正卿，尋加衛將軍。宗室以其寒士，相與輕之。瑗案法推治，無所顧避，甚見讎疾。官雖通顯，貧窘如初，清尙之操，爲時所重。領本州大中正，以本官兼廷尉卿，卒官。贈本將軍、太僕卿、濟州刺史，諡曰明。

羊敦，字元禮，太山鉅平人，梁州刺史祉弟子也。性尙閑素，學涉書史。以父靈引死王事，除給事中。出爲本州別駕。公平正直，見有非法，敦終不判署。後爲尙書左侍郎、徐州撫軍長史。永安中，轉廷尉司直，不拜。拜洛陽令。後爲鎮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遷太府少卿，轉衛將軍、廣平太守。治有能名，姦吏跼蹐，秋毫無犯。雅性清儉，屬歲饑饉，家餽未至，使人外尋陂澤，採藕根而食之。遇有疾苦，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。然其爲治，亦尙威嚴。朝廷以其清白，賜穀一千斛、絹一百匹。興和初卒，年五十二。吏民奔哭，莫不悲慟。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、衛大將軍、吏部尙書、兗州刺史，諡曰貞。

武定初，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，清約自居，宜見追褒，以厲天下，乃

上言請加旌錄。詔曰：「昔五袴興謠，兩歧致詠，皆由仁覃千里，化洽一邦。故廣平太守羊敦、故中山太守蘇淑，並器業和隱，幹用貞濟，善政聞國，清譽在民。方藉良才，遂登高秩，先後凋亡，朝野傷悼。追旌清德，蓋惟舊章，可各賞帛一百匹、穀五百斛，班下郡國，咸使聞知。」

子隱，武定末，開府行參軍。

蘇淑，字仲和，武邑人也。立性敦謹，頗涉經傳。兄壽興，坐事爲閹官。壽興後爲河間太守，賜爵晉陽男。及壽興將卒，遂冒養淑爲子。淑，熙平中襲其爵，除司空士曹參軍。尋轉太學博士、厲威將軍、員外散騎侍郎。轉奉車都尉，領殿中侍御史。因使於冀州，會高乾、邕執刺史元寔據城起義，淑贊成其事。乾、邕以淑行武邑郡。未幾，余朱汝歸率兵將至，淑於郡逃還京師。後除左將軍、太中大夫、行河陰令。出除樂陵內史。淑在郡綏撫，甚有民譽。始逌二周，謝病乞解，有詔聽之，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。後歷滎陽太守，亦有能名。加中軍將軍、司徒從事中郎。興和二年，拜中山太守。三年，卒於郡。淑清心愛下，所歷三郡，皆爲吏民所思，當時稱爲良二千石。武定初，贈衛大將軍、都官尚書、瀛州刺史，諡曰懿。齊獻武王追美清操，與羊敦同見優賞。

子子且，襲。武定中，齊獻武王廟丞。

史臣曰。闕

校勘記

〔一〕張應 北史卷八六循吏傳目和傳文都作「張膺」。

〔二〕閻慶胤不知何許人 張森楷云：「按慶胤天水人，見裴叔業傳卷七一附載中。此既重出，又云『不知何許人』，何其善忘！」

〔三〕平原人 北史卷八六明亮傳「平原」下有「高昌」二字，冊府卷四三九五二〇八頁有「毫」字。按諸傳除不知何地人外，一般皆兼舉郡縣，冊府此條出本書而下有「毫」字，知傳本脫去。然平原無「毫縣」或「高昌縣」。據南齊書卷五四明僧紹傳、梁書卷二七明山賓傳並云「平原鬲人」。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冀州安德郡、齊州東平原郡並有鬲縣。漢晉之鬲本屬冀州平原，劉宋於青州僑置冀州，亦有平原郡鬲縣 宋書卷三六州郡志。魏取青州，分置齊州，以冀州自有平原，即地形志中之齊州平原郡，故加「東」字。卷八九高遵傳稱其妻明氏家在齊州，則明氏實居於齊州東平原之鬲縣。「毫」「高昌」皆「鬲」之訛，此傳脫「鬲」字。

〔四〕由是徽音獲免。按「音」字不可通，當是「竟」之訛。

〔五〕從征新野，除騎都尉。又從駕壽春，敕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，率戶歸國。按益宗歸魏事在太和十七年四月，上文元宏攻新野，在二十一年，所云「從駕壽春」，又在十九年二月。均見卷七下高祖紀下。此傳敘次先後顛倒，下文又重出「從征新野」。疑有錯簡及衍脫。

〔六〕又詣赭陽、武陰二郡。錢氏考異卷二八云：「武陰疑是舞陰之訛，地形志無此二郡，蓋後來省併。」洪頤煊《諸史考異》卷一〇云：「漢書地理志：南陽郡有堵陽、舞陰二縣。堵陽，水經、清水注卷三一引作『赭陽』，按戴校仍改作『堵陽』。『武陰』即『舞陰』，古字通用。地形志無此二郡名。高祖紀卷七下太和二十二年見赭陽、戌主、成公、期、舞陰、戌主、黃瑤起。當是暫置爲郡，故不言。」

〔七〕遼西遼陽人。殿本考證云：「遼陽」北史卷八六作『陽洛』。本書地形志卷一〇六上遼西郡領縣三，有『陽樂』，無『遼陽』。今以下文『以軍功賜爵陽洛男』證之，應從北史，但『陽樂』、『陽洛』不知孰是。按陽樂，漢書地理志屬遼東，續漢書郡國志屬玄菟。當時地名常用同音字，本字自當作「陽樂」。

〔八〕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。按事見左傳襄二十二年，這裏不是引原文，但「上告」無義，疑「上」乃「王」之訛，指楚康王以欲殺子南告棄疾。

〔九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。按竇瑗認爲服虔注「隱痛深諱」，乃是諱母出，「非爲諱母與殺也」。若作

「其罪不爲與殺」，則是說文姜本無參與殺桓公之罪，和他辯論的本題不合，且與下文引服注「夫人有與殺桓之罪」語相背。這裏「罪」當是「諱」字之訛，言「其諱不爲與殺」，和上下文相貫。

